

中學生文藝

中學生雜誌社編

== 1933年

中
學
生
文

中 學 生 雜 誌 社 編 輯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藝



序

編完了一九三三年的中學生文藝，心頭感到十分的快慰。展開在我們面前的近百篇作品，在內容和文字方面，都足以使人滿意，雖然小的忽略的地方也是不能免的。就大體上說，許多作品已經顯示了較前的進步。時代環境的激動，作者本身的努力，都可以說是這些進步的原因。

利用自己生活的實感以充實作品的內容，把深刻的觀念來代替浮淺的感覺，這些常常被用以勉勵青年作者的話，在本年的許多作品中可以看出是做到相當的地步了。有許多故事讀起來是很使人感動的；不是根據於生活的實感及得力於深刻的觀察，便不能寫得這樣的親切。希望大家能順着這方面再努力前去。

關於本集投稿者的地方的分配，這裏要略說一說。我們所感到的是投稿者以沿海的省分居多，內部的省分較少，男生居多，女生較少。或者這是由於我國中學校的地方分配和男女中學生的人數比例的關係。但是我們總希望各方面的比例能再接近些，因為青年的創作慾的旺盛到底是一樣的。如果各地中學校的教師能鼓勵學生多多寫作，幫助我們補救這種情形，那我們將感激不盡了。

爲了篇幅的關係，有許多作品沒有刊登出來，我們在這裏謹向作者諸君表示歉意。
最後，祝作者諸君進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編者。

目次

流散·····	禹平	一
沒有父親的老祖父·····	大珂	二
一封未署名的信·····	尹玉銘	六
輟學·····	文剛	三〇
兩天·····	佟天真	二四
林俊之死·····	陳也之	三〇
畢業·····	陸合丰	三三
叛徒·····	朱聲揚	四一
乞兒·····	遠毓榮	四四
秋收·····	胡盧	四九
蠶·····	苒蒂	六〇
友情·····	尹鏡巖	六四
祖母·····	尹玉銘	六六

回憶中的幾幅殘跡·····	王婉容	〇
蟋蟀的悲劇·····	余其華	六
鞭策·····	吉敏	六
書·····	陳特夫	九
山邊的幼桐·····	陳特夫	九
夕陽·····	姚慎機	九
黃昏·····	絲心	九
小學生活的回憶·····	黃富毅	一〇
在中學校·····	振振	一一
文憑·····	范國梅	一六
恩斯美先生·····	高琪	一三
教師的二型·····	碧星	一四
體育課·····	代羅	一六
畢業以後·····	淺白	一六
雨天的故事·····	談鎬生	一三
雨天·····	小英	一三

雨.....	易夢虹	一三九
春天的早晨.....	高琪	一四一
傷兵.....	奚惠英	一四四
一個兵士的自述.....	鋼夫	一四五
獄中朋友的信.....	霽雲	一四八
獻給摯友蒼.....	殷霞	一五二
一封關於失學的信.....	林華森	一五四
薔薇的刺.....	湘君	一五九
我的幼年.....	段龍田	一六二
觸發.....	薛寅	一六五
旅杭雜記.....	李斯人	一六八
春季旅行留痕.....	彼岸	一七五
明陵游記.....	楚振元	一八二
無錫崇安寺.....	霽雲	一八六
西山游記.....	大蛋	一九一
游痕.....	張仲純	一九二

前途·····	張仲純	一九四
重九前三日·····	李漁舟	一九五
東亞毛呢紡織廠參觀記·····	宏詞	一九九
楓橋畔的華盛紙板廠·····	吳贊廷	二〇〇
燕子的話·····	穆振飛	二〇四
風箏·····	單稼書	二〇八
淒風苦雨的秋夜·····	尹先榮	二一一
雪·····	赤炎	二二三
動搖·····	畢師萬	二二七
農村黃昏曲·····	張明南	二二九
周二嫂子的·····	紀書	二三三
八斤团·····	潘乃斌	二三六
小乞丐·····	絲心	二三〇
葛酒春·····	黎岑	二三五
開除·····	朱煙影	二三七
返鄉記·····	陳昌吉	二四三

還鄉瑣記·····	沈 謹	二四二
投考的早晨·····	朱鍾澤	二四六
日記之斷片·····	李源富	二五〇
奔喪日記·····	蒙 子	二五四
寒假雜記·····	許爲通	二六一
出了地獄·····	子 規	二六三
喜兒姑娘的一生·····	爲 剛	二七一
就業·····	明 子	二八一
學徒·····	周邦霖	二八五
練習生·····	陳長春	二八九
這是誰的罪過·····	徐聽聽	二九一
臨死前的一封信·····	時 鳴	二九五
我的父親·····	鍾森材	三〇二
這一學期·····	鍾雄材	三〇四
送朋友從軍·····	鍾雄材	三〇七
給哥哥·····	正 芽	三〇八

出獄者之歌	正芽	三〇九
夢	正芽	三〇
打禾曲	韻秋	三一
秋之曲	余其華	三四
勝利之歌	孫家驥	三四
給奴隸們	孫家驥	三五
我的家	唐英偉	三六
霞飛路上	蔣曉光	三六
謹獻於芳姑娘之前	夏仁麟	三七
青春的懺悔	冰輪	三八
午夜時分	林清遠	三九
小詩五首	王天佑	三〇
向何處去	袁亦偉	三一

流散

北平國文學校 禹 平

葉伯穎獨自呆坐着出神，望一望書架上散堆着的些書籍，歪歪斜斜的零亂不堪，入目。地板上星羅棋佈的紙屑和花生皮，一星期不曾整理過的牀鋪，俱都像曉曉不休的向人揭穿他們這位主人的陰私。潮也似的心境，激起了層層的浪花，「啊！我的生活竟陷於這樣狼狽！」可怕的憧憬撞上心頭，頹廢，墮落……一切醜態卑劣的灰影，都灼灼的映演在目前。學業，友愛，家庭……許多難題又都乘機襲人。數日來窮思苦慮的侵擾，疲憊的腦海，好似一盞乾涸了的油燈。雖然燈心仍掙扎着放出悠悠的火苗，但實際上已經是晦黯無光。不想，找老林談談去吧！

葉伯穎拖着兩隻腳，好容易一步三寸的推到門口，推門走進來的不多不少正是林瀾，兩道濃眉，一雙炯炯發光的慧眼，直釘在愁容滿面的伯穎身上。他眉頭微蹙，轉而又做了個鬼臉，似嘲笑的說道：「你看一看你這間貴屋，真的做了W.C.飯店？」

伯穎無意識的一笑，退坐在自己原來的坐位。

林瀾斜身躺在靠近伯穎的牀上。

「你若是儘管這樣的忐忑不安，還是回家的好。你想我們花費了父兄的血汗金錢，原為換點知

「像你這近一星期不尷不尬的樣子，真是無味。我很知道你的困難；但是我們男子漢應當拿出斬釘截鐵的剛強志氣，打破一切的難關，穿出層層的羅網。不要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的遇着點事兒，總是拖泥帶水的纏不清。你看我們處在這樣危險的境地，牽惹得父母朝夕掛慮。若是安心的讀點書，還算值得。若像閣下成天價沒有一絲的活潑氣，輾轉牀褥過着機械式的生活，何不乾脆收拾行李回家，死心塌地的讀點課外的書呢！」林瀾睜着沈默不語的伯穎，臉蛋兒浮出一層紅潤的玫瑰花，這也是他說的太快和太興奮激昂了的原故。

「你說的何嘗不對！」伯穎和林瀾原は無話不說的朋友，在伯穎已經跌入憂鬱的海的現在，他只希望林瀾來安慰他，體貼他，甚至撫摸着他，他都會像小孩子似的領受着。他決想不到林瀾這樣的直言指摘他，在伯穎看來，這完全是林瀾不了解他，所以他的答話滿含着反抗的成分。這自然是葉伯穎的錯誤。在他似乎省悟過來之後，也就躁釋於平，接續着說：「我的難題太多嘍！第一，我現在回家，暑期前決難返校，若一直的荒廢這一個半月。按着校例，來季無疑的是留級。這豈不是當前的障壁，最堪顧慮的難關嗎？第二，我們半年來互相策勵着努力前進，我的魂靈，整個的寄託在我們的情感樂園中。我的存在，總是覺得有無限的希望，使我如日熱心的快樂的追求。雖然所謂「希望」兩字是那樣的縹緲，啊！我真怕，怕這最近的將來，我們真會分散起來。慘黯，幻滅，怎樣的一幕慘劇在進行着。我現在除卻摸一摸我整個的肉體確乎存在着之外，幾乎不相信有我這個人，生在這樣的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中。我的理智已不能約束我自己。平常說遇事要用冷靜的頭腦，精密的審察。現在才知道談何容

易」伯穎嘆噓，顯示着無限的煩惱。

「人都是這個樣子，站乾岸兒說風涼話比誰都來的輕妙。事情擺在自己的份兒上就是「當局者迷」了。不過，伯穎你也太迷了。也許是你的好勝心過強。家裏三番五次的來電報催促回家，你還顧戀什麼呢？」林瀾站起身來想走。

「那裏去？」

「到操場繞一圈。」

「一同去！」伯穎懶懶的跟着林瀾走出。

李毓雲迎面踉蹌走來，手裏提着個紙包。紅紅綠綠的商標，老遠一望就知道是中原公司的貨包。見了伯穎，操着他那聒耳的天津腔：「喂！告訴你說，你要回家呀，就早早的走哇。現在東單，西單，王府井大街……堆了好些個沙土袋，眼看就是第二個上海啦！」毓雲咻咻的故意裝做慌慌張張的神色。

「誰說？」林瀾用了輕蔑的眼色看着這位頗不爲人所重的天津人。

「我親眼見的呀！」李毓雲表示讓步，但仍不肯示弱。

「走，我們看一看去！」伯穎挽着林瀾一溜烟似的走出校門。

黑夜吞沒了一切，操場旁邊一行一行的垂楊柳悠悠然的隨風動蕩。嫵娜輕盈的姿態，在黑暗中模模糊糊的尙可依稀的辨認。巍巍的樓房，矗立在一團黑漆死靜的周氛裏。遠處宿舍裏透出的燈光，幾隻狗伸長了脖子向着黑暗的地方神祕的狂吠。二樓東北角的一間，在燈光照耀之下，幾個青年熱

烈的談論着劇變的時局。主要人物李慕韓、葉伯穎、林瀾等。不但日間李毓雲的報告證實，並且還有人從各處聽了各色各樣的可怖的消息。謠言的流散，雖有的地方人人知道不可靠，但也同樣有嚇人的效驗。街市上滿城風雨，行人掛着的恐慌的臉色，和校內某某長的兒子某某的姪子被自用汽車接走的事實，像電影似的不住的在腦海裏換演着。當電燈受了鐘聲的支配熄滅後，這個會議也隨之宣告閉會。一枕黑甜，不多的時候，都沈沈的入睡了。只有幾個考畢業的同學在通宵達旦的招待室的燈光下低首靜靜的看書。

「達……」的機槍聲，很有節律的響起來。睡夢中醒來的同學，個個都覺察了是天空的飛機。

「日本飛機嘍！」一個同學站在樓窗口大聲的喊，「槍聲是高射機關。」

樓梯一陣山響，操場裏跑的，樓後大院子裏跑的，各人的臉上都浮現着似驚慌而又滿意的神情。太陽披着紅衫步出的時候，飛機冒着白烟走了。

上課之前，操場上圍攏着一堆堆的人，新聞的醞釀，經過造謠專家的增訂，更新奇動人，北城某處炸彈落於水壚中未響，西城某處遭機槍掃射斷屋瓦數片，諸如此類，等等皆是。學校自治會的佈告牌，不知什麼時候也貼上了張鮮紅的日本紙的大佈告，幾個龍飛鳳舞的中國字，墨色尙未乾。

「本日下午四時開特別緊急大會，要事待商，屆時望各班代表出席是荷。學生會」

上課鐘敲過了，一切照舊的進行着。

「哩！回家不？」

「走哇！」

「你等一兩天不成嗎？」

老師若無所睹的裝聾作啞，一天紛紛擾擾的度過。

葉伯穎林瀾出席代表會，半個鐘頭過去了，還只是最初跑進來的幾個人。主席咧開了小嘴慘笑：

「沒辦法！沒辦法！」伯穎滿心想從代表會得些安慰，結果仍是失望。

伯穎走出課室，看到一輛一輛的洋車滿載着行李拉出校門。

一一

天空陰雲密佈，一陣陣的雨，接續不斷的降落，陰暗、灰晦，令人呼吸不到一口適意的空氣。

林瀾昨夜得了伯穎回家的確信。一夜輾轉反側的不得好睡，心裏空空的若有所失，一種不快的感覺使他對一切都感到厭倦，無味。第二天早早的起來，拿着本書，很想靜靜的讀一讀，暫時驅走了惡魔的紛擾。書裏的字一個一個的射進眼簾，一行一行的閱過，待到翻過兩三頁之後，卻又茫然。伯穎走，慕韓也得走，真的都走了，我自己不知要如何的煩膩鬱悶呢！沙漠般的寂冷荒寒的生活，印上他的心頭，使他深深的感到失望。未來的生活，他簡直不敢往下揣想。

林瀾悽惻的走到慕韓房裏。

慕韓方才起身，手裏捧着本書，士氣如虹的正在閱讀，在往時林瀾最願偷偷地賞鑒他的幽靜美。

但現在這再也不會引起他的興趣。

「伯穎明天走，你何不搭個伴就和他一同走吧！」林瀾進門就這樣說。

「啊！我打算考完數學再規定。」慕韓一邊微笑一邊說。

「我真佩服你的精神！」林瀾一向羨慕慕韓讀書的精神。本來嗎？李慕韓讀書的本領，的確惹人羨愛。不論怎樣熱鬧的球賽，怎樣撩人興致的事件，在慕韓功課未處理清楚的時候，不會惹起他的熱心的。並且在沒人纏擾他的時候，他能整天的捧着本書，不會生厭，他對分數的淡然態度，尤為同學們所推崇。

林瀾送走了葉伯穎，由車站回來，已是黃昏時分。宿舍裏燈光較平常特別昏暗，慘淡的景況畢露，留聲機、胡琴雖仍是吱吱拉拉的響着，但較之往昔盛況卻大不相同。輕易不易聽到的凡啞林，也一聲兩聲的奏出那淒惻哀怨的腔調，林瀾對於這一切都像罔聞無覩。他只是倦倦的臥在牀上，無目的地追求他的心之所安的往事，寬慰他空虛縹緲的心境。一個峭立的障壁，影着那快樂的園地，使他不得不仍歸到他所不願想到的事。

「我們不要忘記了這次的慘別啊！我們的仇敵是日本，尤其是我，失卻了愉快的美滿的學校生活，荒廢了青春有限的光陰，都是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者。看啊！扶老攜幼的難民……十年後的我們，應牢記着此刻啊！」這話是伯穎在車站噙着淚說的。那時他的神情，簡直像個徬徨歧途失掉了母親的羔羊。他從新想起和伯穎認識的經過，一年來他的變幻簡直是判若兩人，剛毅、果決、勇敢、犧牲，那一

個不是如此的嘉許我們的伯穎。現在他竟會這樣的脆弱萎靡。步步踏上走向墳墓的途徑。最不可思議的就是他的父母，將兒子造成了這樣的田地，這是儘管來信干涉他的自由。看來中國青年的桎梏太多了。但是常聽伯穎訴說他哥哥被軍閥慘斃的慘狀，卻也夠使家長寒心的！血淋淋的人頭，慘刑下殘斃的志士，革命，犧牲，鮮血，骷髏，胚胎出一批新官僚再來坑殺青年……

「在屋呢！」陸仁龕嘻嘻的走進來。

林淵睜開兩眼惺忪不定，默無一語。

「嘉韓明天走！」

「啊！」

「今天送伯穎到車站人多不多？」仁龕搭越着問：

「多的很！那樣的景況，我實是創見，男女老幼，進到車箱裏有縫就鑽。亡國，真的亡了國也不至如此，的狠狠呀！」

「哼！我也不想走，我確也無處可走。」仁龕似乎想起自己異地飄零的苦狀，勉強做出個難堪的笑臉。說話間雖是故意帶出些幽默的聲韻，終掩不住他內心的哀怨。

林淵對這位平日頗不願親近的同學，這時也有些愛憐。「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亡國的滋味他似乎從這位無家可歸的青年領略到。他注視着低首緘默不語的陸仁龕和往時嘻笑的常態相對照，不覺愾然，他不願使空氣變化得更悲觀，也可說是他不願使他眼前這位活潑青年嘗受到更深刻的

悲哀，他很想找個題目打破這愁人的雲霧，急不擇言的疏失，他終於說到陸仁龜的病根上。這自然是林瀾的錯誤。

「有張伴着你，你自然不想走。」林瀾帶笑的說。

張是某女中的學生，和陸仁龜是老同鄉。香豔的戀愛史早已膾炙人口。平時林瀾小覷仁龜，常常拿話冷譏熱嘲的打趣他。陸仁龜雖是覺得這不是好意，但因為他羨慕林瀾的為人，總忍氣吞聲的耐下去。今天林瀾對仁龜的態度卻是和平日兩股味道。在陸仁龜自己也覺得這樣的局勢之下大非往昔可比。林瀾對自己似不應極盡侮蔑。在熱情的鼓動下，他不得不向林瀾大興問罪之師，雖然他所遭的侮蔑尚不及平時的十分之一。

「林瀾！你總是無理由的譏嘲我，似乎有損你自己的威嚴。東北人驕慢，粗野，一般人都是這樣的。但那也不過是少數的執袴之流，他們的氣餒，東北人都難忍受。東北平民，同是中國人，決不是特殊的。陸仁龜交朋友從不會有過半分的虛驕。你對我和張的態度，難免有許多的憶測，這你太看輕了戀愛了，你覺得每一對戀人都是飯店旅館的顧主嗎？不對的，朝秦暮楚的戀愛家，雖然充斥，但真能理解戀愛神聖是會露出他的清白的。」陸仁龜雖是氣咻咻的，但他委實太愛林瀾了，在他的表情中，滿給予林瀾一種神祕的啓示。

這時林瀾怎樣呢？他決不會惱他，他若是惱他那就不是林瀾了！他對陸仁龜只有懺悔，因為他很了解陸仁龜對自己的情緒。

「仁龜！你今天的確是誤會了，我決不是存心嗔你。」林瀾替自己解釋，唯恐不清楚。仁龜自然是釋然了。

他們快樂地談著，最後仁龜含著感情的淚，撲在林瀾牀上。

「林瀾！我真痛心，痛心我所經過的一切，當九一八的炮火振動東北的時候，那時我還在瀋陽，記得由瀋陽逃出的時候，凶神般的日本兵，一個個揹著槍，槍頭上插著雪亮的刺刀。囊囊的皮鞋聲，在站臺上踱來踱去。同胞們一個個戰慄著好像被他們的皮鞋聲揉碎了似的。車過了打虎山，大家輕舒了口氣，我悔恨當時爲什麼那樣的懦弱，現在我總想能再有個機會。我一定要和他拚一拚。他們是那樣的凶惡，有一天我會真的揣上個炸彈，跑到瀋陽日本站，炸他那麼一下，省的那羣囚囊的那般晏樂！唉！我只是缺少一股熱火，鼓不起我這點勇氣！」林瀾無聲，空氣特別的靜寂。

三二

古老陳舊的故都，包在一個香爐式的城垣裏，住在這裏的居民，有的終日照熙攘攘的奔走在塵烟障裏，爲了兩頓窩頭拚命。有的優游閒樂沉溺在紙醉金迷的娛樂場，過著飲酖止渴的麻醉生活。呆滯死板的周氣，醜陋卑劣的灰影，十足的象徵著個灰黯的墳墓。醜惡，卑鄙，一切都顯著式微垂落無生機。除卻衆目之的底古物，幾乎被人忘掉了的故都。因爲中日問題的輕輻，這才又惹起了世人的注意。天空的一角，淡灰色的雲霧中，軋軋的機聲，衝破了平靜的空氣。飛機，近些日子是常常光顧。但這

次來的特別的凶狂。

「九架呀！」

「嘿！第一行三個，第二行……啊！九架一般高呀！」

A校上午無形中停了課，午後又漸次恢復過來，洋車又不時的一輛一輛的拉進拉出。

「背城借一，和平絕望。敵軍進迫燕郊！」報紙用了頭號大字標出。風雲變幻，眼見情形很快的惡化。馬路上往來梭巡的警察，三三五五穿黃衣服的憲兵，荷槍實彈的軍隊，都用了偵察的眼色，投到每一個路人身上。各重要街口，民房有的被兵住了，說是便於防禦砲火的洗劫，陰暗驚懼的色彩染遍全市。A校一千二百同學走掉了三分之二，其餘都勉強的上着課，但準備走的也正不少着。

林瀾和陸仁龜夾著書剛走進宿舍，聽差便領進了位不速之客，這使林瀾非常的驚異。

「啊啊！三哥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才來，伯父見你不回家，特意叫我接你來了。」

林瀾昏昏的像是遭遇了什麼不測似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本能的望著陸仁龜發呆。

「仁龜！同我一同走吧！」林瀾最後這樣說。

「不！我們不客氣，我絕對不能走，你一定也知道。你走你的吧！你的父母不知如何的盼望你呢！但是你什麼時候走呢？」

「今天恰好還有一趟車，現在就走。」林瀾的堂兄代林瀾回答。

西車站南開的車，開車鈴響了之後，林瀾登上車，緊握着仁龜的手，他兩個人的腦海像是兩架汽機似的翻上翻下的沒個停息，所要說的，所要想的，能被這汽機攆出很遠很遠的。他們相視無語。車蠕動了，那無家可歸的東北人陸仁龜簌簌的落下淚來，車漸開漸快，直到那一縷一縷的烟都被隱沒後，陸仁龜才獨自蹣跚的走出車站。

沒有父親的老祖父

湖北省立第八中學 大 珂

一九三二年九月廿六日晨六點鐘。

殷紅的朝霞，從乳白色的雲邊射出，透過山腰縹緲的薄霧，隱約映出一座宏大的洋樓和山脚下一些木盒似的居室。

這是一條綿延幾百里的山脈，在好多年前，它就孤寂的僵在這裏，無人過問。自從有一次城裏人來過後，纔在它上面建築着洋樓和「木盒」。於是它也隨着幾百活動的生命而蘇甦起來。

這幾百生命，他們雖有同樣的命運；雖同樣在為別人的幸福而痛苦而死亡，但他們的來路是全然不同的。有些是來自農村的，紳士們所謂的地痞；有些是來自都市的，老爺們所謂的流氓；有些是在公安局服過務的，有些是離職的扒手，有些又是退伍的兵士，總之，都是為所謂上等階級所賤惡而鄙視的下等羣衆，這裏是有着他們小小的集團。在這集團之中，沒有虛偽，沒有假善，沒有上流社會的欺騙人的道德，沒有紳士老爺所用以籠絡人的信仰。一切道德信仰，他們都不用着。他們祇求能生活下

去，就算幸運了。他們意識着每個人都無死的必須，都有要求活下去的權力，而且還有生活得好些的慾望。所以在這雖是兩毛錢一天的炭礦苦工，他們也被飢寒迫脅而在黑暗的地底，消磨他們殘餘的生命，在必須生存的希冀中而死亡。

這種生活，是世界上大多數礦工普遍的處境。在他們之中，雖然有些想反抗，有些在反抗，而蹲踞於它領域之內的，卻也不少。這一部分人，並非不會意識到這種生活有絕對反抗的必要，他們都明白一切所謂合理的都不合理，一切所謂公允的都不公允，這個擺在眼前的社會，是非粉碎不可。但在這些人之中，誰也不敢先動手動腳，大家祇躲在人們背後，擠眉弄眼。

在別處，那些同命運的朋友如此，在這炭礦區的人們自然不會二樣，也祇沉默着作馴服的奴隸，在高貴紳士們兇惡的視線之下，過着苟安生活。他們也不問在這炭礦區以外的世界是有着怎樣的變化，每天祇是作工，喫飯，睡覺；此外就是酗酒，找女人。有時也為半截芋頭和兩個銅板而打起架來。這也許是被紳士們瞧不起的原因和認為卑鄙的事，但在他們心中的想法是兩樣的，他們祇要多掙幾個銅板，不必要人家瞧得起；祇要不餓死，不必講體面。因為金錢離他們很遠，所以這些事在他們也就不重要了。

「嗚……嗚……」汽笛在死寂的空氣中怒號。接着一羣羣的奴隸，帶着舊的疲倦，從「木盒」裏面鑽出來。

姚先貴站在塔沿上，望着正跨出門來的老人；他的背變得像一張弓；雪白而稀疏的髮蓋在頭上；

薄嘴邊蓬着慈根般的鬍鬚；低陷的眸子，也因為臉色的陰暗而失掉了生氣的光輝。

「老祖父，今天還上工的麼？」

在別人是稱他爲「沒有父親的老祖父」的。因為他有母親，但說不定誰是父親，而他又是五十三歲的老人，所以別人就這樣叫他。或者喊他最早的名字：「沒有父親的兒子。」起初他不願承認這行狀般的譚號，可是，經用年代一久，也就習慣了。

「不上工？——肚子是不能空着的喲！」

「是的，肚子不能空着。可是你病得太久而現在更厲害了喲。」是的，他病得厲害，而且太久。久得把周圍的同情都吸盡了，現在剩下來的，怕就祇剩姚先貴這點哀憐意了。

「可是，怎樣辦？我沒有餓死的義務呀。」粗大的筋脈，在多縐的額角暴跳。顯然的，曾奔流在這筋脈裏面的活力，是已被人生的暴風雨帶走了。

「說得好，老祖父，我們都沒有餓死的義務呵！」他搓一搓手，走到屋後去拉屎撒尿，馬上又消失在衆人之中了。

這其間：有男人，有女人，有龍鍾老漢，也有英銳少年。這些骯髒身體，有的包在灰色軍裝裏，有的包在青色制服裏，有些男人拿女人的服裝裹在身上，而女人卻把男人的長衫罩在外面。他們打着呼哨，唱着山歌和小調，洪水般的湧上山來，在巍峨的門前，匯成大海，於是一些舊呢帽，壞便帽，以及各式的頭，就在這大海中攢聚蠕動。

這是場警檢査禁品的所在。因爲現在幹着所謂危險運動的角色太多了。他們蒼蠅一般，帶着微菌，到處傳染。這傳染，使都市騷亂，使鄉村動搖，使千萬人的血沸騰起來。

老祖父雜在人羣中，抬頭望這警士，一個不大規則的頭，擺在細長的頸，不時搖晃，紅鼻子高挺在許多石榴皮湊成的臉孔的中央。依想像，這該是一副滑稽的面容吧，但不知怎樣倒是十分兇惡。這或者因爲還有一臉橫肉的原故。

他威風凜凜的站在鐵欄柵門口，儼然一個有權威的王子。這些奴才，輪流的把自己迎上去，受他搜索。縱然是女人，也是不能阻止阻那粗暴的手伸到任何處去的。

當那粗暴的手伸到老祖父懷裏時候，他嗆咳起來。

「鬼呀！——不是把涎水噴到人家臉上了麼？」

忿怒的火焰，從警士的細眼中冒出，大家驚愕。於是他覺得各種不同的眼光，好像鋒利的砭刺，刺到身上來，他連忙將膝蓋彎了幾彎。

「對不起老總，——因爲我病了。」他差不多要抱住那火叉般的腿了。

警士猛然一掌，「你不會忍一下麼？——滾，你這混蛋！」

他略一踉蹌，便即站穩。隨之低頭垂眉，跨進門檻，讓他麻煩別人去了。

他走到事務室門前，從許多肩膀的縫隙中，看那頰長癯瘦的事務員，正檢查別同伴，看有無什麼引火物。因每個人的袋子或懷裏，都要用手掏一掏的原故，所以雖是涼爽深秋，在那廣闊的額上

也汗粘粘地了。

過後，他從另一間房裏，領了蓋用鐵絲網罩着的安全燈，跨進黑暗的地窟中。摸索着一步步走下自然鑿成的台塔，穿過一些陰森的弄巷，在第七號的洞前伏下來，熊般的爬了進去。

現在，這些奴隸仰臥在礦洞中，把小鐵鋤永不停息的敲在無盡的洞壁上，發出砰砰的響聲，一塊一塊的煤就剝落下來，等到將要把自己掩沒的時候，就有小工來用籬筐盛起，安置到平台上，於是機械發出吼聲，這平台就時昇時降，將一筐筐的煤帶上去，裝到火車裏，運到各處。

幾點鐘後。

老祖父躺在洞裏，停止敲擊。他並非偷懶，他從來是比別人賣力些的，雖是派到別人名下的工作，他也毫不遲疑的去做，然而現在他不能繼續賣力了；力的泉源，已經枯竭。他緊緊握着伴隨了他一生的鶴嘴鏟，這鏟捏在手裏，雖是冰冷和堅硬，而他是十分喜歡它的。可是，一刻鐘後，也許五分鐘後，他就要永遠的離別它了。

他喘息着，喘喘着，在生命線將斷絕的刹那，覺得自己像要炸裂。

本來，死他並不怕，他知道總有這麼一天。但決想不到要死在這裏的。

「爲什麼要死在這裏？——我不是生在這裏的麼？」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從睫毛上輪轉下來。

姚先貴爬到他身邊說道：「怎麼？老祖父，——你不可請半天假麼？」

他和平的說道：「爲什麼要請假？我一生不會請過假，難道要死了，還給人家罵我懶麼？」口中泛

出白涎，呼吸急促得喘不過氣來。

「不，我想你總會好的。」

他抖動嘴唇，靜靜的微笑，「決不會好了的……但，那是一樣……橫直我已活夠了。你想，在這世界上，我有什麼可留戀？又有什麼在留戀我？爲什麼我不該死……死倒是於我有利益的事……」聲音漸漸低微下去，終於塞在喉裏了。泛着死光的眸子，凝視正在進行的四周。

姚先貴撫着他的肩，望着他劇烈震動的胸口。

一會兒，他忽然蘇醒轉來，移動枯澀而蒼白的手，握著他的朋友，「就是這樣永別了。——這是我所有的遺產，現在送給你。」慢慢把鶴翎塞到姚先貴的手心，「你總不要使它懶惰……它是最能幹的東西呵！」於是最後的淚水，從緊閉的眼瞼中滾出，轉到耳尖，打在姚先貴的手背上。

機械依然吼着，幾百小鋤依然響着，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祇晚上下山的時候，別的奴才，全用妒忌的眼，望着姚先貴手裏的另一把鋤，低聲說道，「唉，到底死了麼！」

一封未署名的信

平大高中 尹玉銘

男人真是無聊的東西！他們對女人們那種不知進退的追求，和在女人面前故意作出的醜態，實在叫人討厭死！

真的，我實在有些怕那討厭的男人們！他們好像蒼蠅似的在身旁追隨，驅逐不去。無論別人怎樣

急，怎樣厭煩，她們一點兒都不會想到！尤其是那些無聊的信，每天不斷的寄來，裏面寫滿了無聊的句子；有的述說他們的家庭環境怎樣富貴，有的向我訴苦，更有不自諒的人們，竟直接拿死來向我要挾，求我作他們的愛人。這些事，這種生活，我真厭倦了！但是，除了忿怒，除了悲傷，我又有什麼方法應付？

今年，「三八」那一天，我接到一封奇怪的信，當時，我想一定又是那一羣討厭的東西的信，我想立刻燒掉牠。但是，那粗舊的信封，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終於拆開信封，一字一字的讀完了！

信是這樣寫的：

……在很早以前，我就想寫信給你。但是恐怕引起你的誤會，所以遲延到現在才寫給你。

你終日看信，恐怕已經厭倦；或是正在喜歡地看那些讚美你的信，無暇來看這封無聊的信。但是，這封信縱然不能給你多少利益，也不致使你討厭，請你費幾分鐘看一次！

這封信我不希望你回覆，並且也不需要你回覆，所以也不必誤會我有什麼惡意！

我和你同學同班已經快兩年了，並沒有在一起談過一次話。但是，從迷戀着你的人們的談話中，聽到關於你的談話卻很多。我寫這封信的動機，也就在於那些談話。

若在別人，或者因為有許多人追求她，迷戀她而覺得榮幸。在你這樣覺悟的人，我想是很痛苦的。不，我知道你實在感到無限的痛苦。

在一年級時，便有許多不知自量的追求者向你進攻，抱着絕大的希望，用着種種的方法向你進攻。那時，你便感到了煩悶和痛苦。但是，你已經是一個覺悟者，自己很努力。同時你所接近的人們，又多

半是先覺者，你的痛苦，他們都幫助你克服了。你便勇敢地和他們一同沿着正路前進。

後來，我們那一班解散，從前追求你的人們，有一部分離校，一部分感到失望，自己退卻。向你進攻的人，已經減少。但是因為那些和你接近的先覺者被學校當局開除，你便迷失了路途，只是徘徊在歧路上，於是，便有痛苦和煩悶來侵襲。你終於埋在苦痛和煩悶中了！

有多少人給你寫信，有多少人追求你，我不如你知道的詳細；他們在暗中所談的關於你的話，你卻沒有我知道的多。其實這些卑鄙無聊的話，也值不得我們費時間去聽去重述。無疑的，那些都是侮辱女性，不堪入耳的話。最近還有許多人談到你的身價呢。多麼卑鄙無恥的人們呀？

你不要因為有許多人追求你，便覺得榮幸。那是虛榮心。女性不得解放，多半是因了虛榮心。如果有了虛榮心，便不可救藥了！但是，你也不要因此而苦悶，而悲傷——前天聽到許多人談着關於你的練習本中的對話，我知道你已經陷在苦悶和悲哀裏——苦悶悲傷是沒有用的。在現社會中，這種現象，是極平常的事！

在你，現在是處在無法擺脫一切痛苦，一切糾纏的時候了。其實，這是極容易擺脫的事，只看你肯不肯罷了！

你知道：現在已經不是從前的社會，女性只是受壓迫，受侮辱，受玩弄的時代了！婦女們再不應當懦弱的度過一生，任人壓迫，侮辱玩弄，最好也不過作一個貴婦人，住在高樓大廈裏，呼奴喚僕的一過生。在表面上看來，她們也足以自豪，自驕了。但是她們所過的生活，可比得上平常人？她們所受的痛苦，

可比平常人輕也？也許她們的虛榮心高於一切，痛苦被虛榮心壓下去了！我看，她們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

看！世界上有多少被壓迫的婦女？有多少等候解放的婦女？我們若不去解放自己，去作一個先覺者。怎能解放別人？

所以，你不要懦弱，不要猶豫。振起你的精神和勇氣，作一個先覺者。向着你的敵人反攻，不向着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的敵人反攻！這樣，婦女才能得到解放，才有出路，才能免去一切的壓迫，侮辱，玩弄！走向你應當走的路吧！路就在你身旁呢！莫恐懼，莫猶豫，莫徬徨！我們的同學中，有許多已經覺悟了。並且向着我們的敵人進攻呢！我們要立刻站在他們的隊中，尋我們的光明。

覺悟吧！到了覺悟的時候了！你現在所親近的人，不但不能援助你，而且還受了你的敵人的利用，向你進攻呢！你知道？

「只有奮鬥、反抗才有出路，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得到解放！」這是我最後告訴你的幾句話，希望你能接受。同時，我希望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們，也要接受這幾句平常的話，一致聯合起來，打倒我們的敵人，謀我們的解放。

這封信我不需要你回覆，所以不署名。但是你不要誤會，將牠認為普通的匿名信，因為我的姓名，將來你或會知道的。

雜亂的寫了許多，你也許看得厭煩了吧！但是，你看了這封信以後有什麼感想？無聊呢，還是同情

我的話…… *L'Espresso* 1933.

我讀着信，淚珠不禁落下來。讀完時，信紙一片片的濕了。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落淚，雖然我沒有感到悲哀。也許是因了興奮的緣故吧！

這封信雖然寫得抽象，但是每句話都指出我的弱點和痛苦。這些天，討厭無恥的訓育主任張××和地理教員李××都發了狂似的向我逼迫。我一回到家裏，他們便藉着找我弟弟，去和我糾纏。除了躲避，我再沒有方法擺脫了。

這封信，不但指出了我的痛苦，同時還指出了我應當走的路。使我知道我們這些被壓迫的人們，須要鬪爭，須要反抗，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得到解放！

我現在還保存着這一封信。我還時常讀這一封信，而且牠的內容，我都默記在心中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每一看到這封信，眼中的淚便不覺得落下來。同時，面前立刻使現出一條出路！

被壓迫的人們啊！只有奮鬥，反抗才有出路，才能得到自由，才能得到解放！我們要團結起來，打倒我們的敵人，謀我們的出路，自由，解放！

1933, 8, 1, 北京中南海

輟學

文 剛

從農村裏跑到都市，說得好聽一點是來讀書；其實不過來化費家庭的血汗，剝削已經衰落了

農村經濟罷了。我也就冒充美名的這樣混了五年，到現在弄得讀書未通——照許多人講讀書要讀到最後通為止——而家徒四壁不能再供給給我花費了。於是恐懼的末日到來，我不幸地輟學了。

爲了輟學，我十分的悲楚，但是家裏老母卻比我更悲楚，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心肝也掏出來去換錢來給我讀書，假如有人會出價收買她老人家這副心肝的話。

朋友親戚都不能幫我的忙了，最後的辦法也想不開來，我才用着畢業就是失業的意思來安慰自己而離開學校。我不怨恨把我驅逐出校門的人，我更不怨恨任何一個。是的，誰也未曾做錯事情。只有社會，我生存着的社會。

炎夏的末梢，我赤手空拳的從家鄉跑到這都市裏來，想變法來繳納我的學費。但是天只能落雨，那裏去找我所需要的錢。於是我不得不向學校要求，給我遲幾天繳費。答應的是准請假一個月。

抱着熱望，怔着一個月的期限，我惶惶的東西奔走，爲的是要走完我這段路。實在我不能不拚命，只覺得短短的一年，我就可以告一個段落的喘喘氣。我每天走過一百四十里路，我也住過荒涼的曠野中的古廟。結果卻只是失望，失望，完全黑色的絕望！

太陽一絲絲地向天幕的一角掠過去，季候從夏漸漸地挨進了秋。當初我開始奔走時，我看見阡陌間水塘中的荷花，聽着奇奇使我煥發的蟬聲。現在，我奔跑得疲乏了，周圍也就換了一個景象。秋蟲聲是這樣的淒其。尤其在深夜，使這浸在愁苦中的我聽了像挖去了心還難過。風吹來，窗前的樹枝飄落一片片黃葉。遠處高懸裏風吹過來一陣陣的桂花香。呵！秋深了，我的愁更深了。

一月的假期是這樣容易過，在假期最後的幾天，我整日的躺在牀上，不想什麼，也沒有什麼好想，橫豎我的希望是死了，早已被失望和侮辱葬在海底。我沒有哭，而且一點感傷的神氣也沒有。

假期滿了，在上課的同學都開始月考，我還住得牢嗎？這個貴族的書院，少爺公子的學校。

一個傍晚，秋風吹得特別緊，我倚在窗旁看一陣陣落下地去的黃葉。周圍靜得什麼似的，我好似已經埋在深深的泥底，在那荒郊的義塚裏。

校長叫我去，他說這不是辦法，不如請一年長期假。到明年夏季末梢可以允許我繼續讀，假如我願意，我能力辦得到。

這是仁慈的驅逐，我不能不接受。此外還有較可以的法子嗎？哼！等等看，看着未來的境遇。

夜漸漸深了，寂寞頓時重重地圍困了我。我才覺到這個地方的使我留戀，在我將離去的一刹那，痛楚刺傷了我的心，從心底裏我流出熱熱的淚。此後的生涯就隨着淚而向我的心襲來；我當怎樣呢？這裏住不牢了，回家是不願意。那末走什麼路？那條路？路在那裏？

我能夠立刻找到一個喫飯的地方嗎？我也能夠使明年今朝重新踏進這裏來嗎？不能，不能啊！前途是黑暗，渺茫；周圍早已鑄成了鐵牆。社會給窮苦人釘好了鎖鍊，你休想掙開。人是生活在社會裏的，社會並不是握在人的手裏。要掙脫苦痛的牢獄，除非毀滅了自己。

我開始痛哭了。窗外樹的暗影一聲一響地伴着我。突然一張可憐的淚痕狼藉的老臉湧上我的心頭。這是母親啊！我那年老多勞的母親。我覺得很對不起她；從離家起一個月沒有音信送給她過，於

是我悲痛羞地給老人家寫信。

洋燭光不十分亮，但已足使我久哭的眼睛昏花。看去在那火焰裏開着一朵燦爛的花。

「母親：

我空手離家，至今還是空手；空手進不得學校，我有什麼辦法呢？學校不肯收留未曾繳過學費的學生。

請了一個月的假，海邊堂叔那裏我也去過，但是他說沒有法可想，他自己一家也很艱難的過活。什麼法子都想遍了，母親，我只沒去做強盜和賊。乞丐的味道我想不會有我這樣辣。那種低聲下氣的去問人家的好，含含糊糊開口借錢。唉！他們當作兒戲，待理不理的一味敷衍，以及不屑回答的驕氣，我都吞在肚裏。

學校准我請假一年。有機會我明年還可以進校啊！放心，母親，你千萬放心。

我離開學校了，我卻不願意回家，這樣又要使你難過甚至生氣了。但是不必如此，我一定不會去做使你老人家傷心的事情。我只在外面試一試我的命運，就是學一點做人的本能。實在我太無用了，讀了書我就不像是人，至少已是另一種人了，因為我已失去了用自己的氣力來養活自己的本能。我已經開始存有需要別人來供養我的歹心思了。這是可以悲傷的現象，所以我再不願意自己來燒害自己，就誤自己。

我決心去開闢自己的道路，只要是工作，我都會做。用力換得飯喫，我很快活的。你不要不快活，我

知道你爲了只有這樣一個兒子而又在外流浪而憂愁的。放心，過一個時節我一定把你的獨生子帶到你跟前交還你，說不定還會比離開你時白胖些呢。

「明天就離開學校了，我親愛的母親。」

洋燭爲我流了不少的淚。我疲乏到了極點。

第二天的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世，我已經站在開往X埠的船埠上，內心極其平靜，望着脚下的江水，浩浩的流向海去。

許多同行人都莫明其妙的吵鬧，我受不住煩惱，無目的地向旁邊的僻徑踱去，好像就在那裏能夠尋出我的去路一樣。

兩天

北平市市立二中 佟天真

一月七日

早晨的時候。天氣不很清明，冷風直咬耳朵。街市上的冷靜，比榆關失陷的消息傳來那天還厲害。我到學校的時間較晚，但還沒有敲上課的鐘。

今天很特別：素日在清早未上課前必定在操場上運動的張李趙……諸同學，他們在今天卻不運動了。他們和那漆黑臉的施，雪白臉的羅，還有……很多人，在一堆兒津津有味的談話。他們有的坐着，也有的站着，還有的倚着，但是太不自然了；講的話不外這個：

「啊！檢關失守已經三四天了，我們平市怎樣？」

「五天內日軍一定要到來！」張說完臉上現出可憐的樣子，繼續又說：「怎辦？」

「什麼？那裏的話……日軍決不敢來的。」李攢了拳瞪了眼好像要打架似的說。

「不敢來，不敢來……你能保證嗎？」大家一同向李說。

「反正……」李說。

「……………」

直到上了課，這類的談話仍不能止。

早晨第三堂和第四堂考作文，這次的考試是提前的學期試驗。

在第二堂將下課，還沒有上第三堂的時間裏，班裏同學仍然照例的議論：

「聽吧！日本飛機在最近一定來轟炸北平。」

「不能，他們不敢來！你看，北平有多少外僑？他們——」

噲噲，噲噲……

班裏同學全擁了出去，擡着頭看天上的飛機。

「哈哈！」大家轉懼為喜的發出來了笑聲；跟着又全擁進班裏。

見。作故都新年的和作後邊這題目的同學，都寫不出一個字來。這時的班裏並不像從前的那樣不時

的騷動——安靜極了。

「請貴班代表到飲水室，有要事商量！」從外邊進來一位同學，身量很高，正是高級同學王君，他向我班同學說。

不久，黑而美的施君，受了多數同學的委託，便出去了。

同學們的心更不穩了。

「寫什麼……如果日軍立時擾亂平津的話，連大考都不能考了，日軍來了也好……」有的同學的腦中也許這樣想。

一部分同學的臉上，不時的轉變為喜；但終於不約而同的又轉喜為憂，而且加深的憂。

不一會施君回來了，說：「自治會當局以辦事慎重起見，決不輕意的召開臨時會議；×級同學不得已遂聯絡各級代表，向學校當局商量。當經學校允許，在第四時周會時間，全校同學商議。」施君說畢，不覺的喘了會兒。這時全班同學在歡喜之中又更加恐懼；因為平素是不能隨便在周會時間舉行全校同學大會議的；況且這次是由學校召集的，——一定是時局有大變化。

好慢的時間，彷彿經過了一年長的工夫，才敲下課鐘。

我們在禮堂內坐定了，大家興高采烈的通過了這條提案：

「本期期考免去，以平時分數計算各生成績；且自散會後，即行停課。」

同學們，也可以說是大部的同學們，滿足了個人的心願；但在講臺上的校長，卻引起了我們的

不快：他說的話，啊！好像是都德所作的最後一課。我們感到所處的環境，幾乎像莫泊桑在二漁夫裏所描寫的情形。

轟然，散了會，出了禮堂門。

天氣依然暗淡，風也加速的吹着。一個個的同學勇猛的走出了二門。啊，將走到大門的時候，卻有些徘徊莫之所向了！但是終於勇敢的走出了校門。

在歸家的路上，我想：今天的情形和最後一課所描寫的情形，卻「似似而不似」了。記得最後一課所描寫的是：因為不能再上課了，所以才停課；但是我們還有上課的可能，（還可以繼續上課）卻不上課了，卻自己放棄了這極寶貴的——或者是最後的——讀書機會！我羨慕法蘭西的學生的精神；我對於我們這種情形倒不敢自豪哩……

「剛才校長說：『等到二月開學時，（如果能開學的話）我們再見了面，一切事就都明白了……』」哦……」

下午一時半，我自己到學校去了一次。我們校中有三百多位同學，說聲停課，下午只有我等三人（那兩位是先去的）到學校裏玩。

這時肅靜的教室，表現死的寂寞，我們站在操場上，只有被風吹起來的砂屑，向我們身上打，像未來的槍林彈雨的象徵，我們在這裏掙扎着。

二月十日

今天又能「按步就班」的上課，總是可喜的一件事。

回想一月七日的事，真沒有臉再活。原來必須在危險急促的時候，才能看出人的個性來。俗語說：「世亂識忠臣，」這話真對呀！

班裏共有二十七人，其中有兩人退學，（一位是回籍的）其餘大概全到了。在第一堂先生點名時，才知道點名簿上只有兩個人的名字。原來沒有繳費的同學，在點名簿上是不錄名的。在座的二十多人，只有兩人繳了費，真有意思！沒繳費的同學，在點名簿上不錄名，——這好在是自去年就這樣。

沒有繳費的同學，有一種方便：他們可以隨便的，愛上課就上課，不愛上課就可以不上的。所以一般沒繳費的同學，就是耽誤了功課，他們也覺得不冤的。

剛一開學，心總有些浮，一堂一堂的上課總覺得時間太長了，好容易才到了十二時半。下學回家喫飯，喫完飯再上學去。

「李，繳費了嗎？」

「沒有！」

「代數溫習了麼？習題都作了麼？」

「沒有；我把牠忘了！哈哈！」

「假期中作何消遣？」

「無聊的唉。」

「現在總聽不見戰事的消息了……」

「唉，不要緊了！」

「……………」

在未上課前，班內只有兩位同學彼此談話。說了半天，怪無聊的，都閉上了嘴。一位閉了眼睛休息；一位伸了胳膊打個呵欠，走出了教室。

砰……：砰……：砰……的球聲和嘈雜的聲音，接連不斷的從操場上傳來。每個人都從容自在的，很像「有閒階級」的人們。

上課的鐘響了，半天，帶運動味的同學們才慢慢的走進教室來。

這一學期，因為遵照教育部新章，所以又在每天下午課畢後加上一堂「自習」，由級任教員看管。今天還沒有實行，大概從下星期一起才實行呢！

下學回家後，看了看中學生第三十一號的卷頭言，天行先生的請原諒你們的教師吧有這樣的話：

「最近教育部頒行『中等學校教職員服務待遇辦法』十四條……這辦法的第四條說：『初中專任教員每週課內教學時間為二十二至二十六小時，高中專任教員課內教學時間為二十至二十四小時……』按照這個規定……則每一專任教員每天平均擔負時間總計已經在十小時左右。但是請問，語文科教員改作文……等等時間將如何處置呢……『八小

「時工作」是肉體勞動者的經典，教員是精神勞動者，勞動的時間更應減低，這樣的加重教員的勞作簡直是不人道的……」

「中學生諸君，我們不願向教育行政當局獻萬言書……我們只請求你們，原諒你們的教師吧！……」

看完這段之後，我沒有作別的工作。忽然腦部的血管跳動得很速，臉燒了起來，我的病又犯了，不得已遂躺在牀上，心中只想天行先生的話和我校現在對於教員的待遇。

林俊之死

杭州民衆教育實驗學校 陳也之

林俊是我三年前初中裏的同學。他比我高一年級。在許多同學之中，他是最使我欽佩的一個人，並且我暗地裏是受了他極大的影響的。但他因為用功過度，不幸患肺病於今年暑假裏死去了！

在初中裏，林俊比我先進去一年半，因為我是插班的。我進那初中的時候，第一使我注意的就是林俊。他頭髮養得長長而蓬亂，看去至少總有兩個多月沒有理了；身上是一套短短的黑色斜紋布的制服，從他的破舊和不合身材看來，這大概是他在小學裏所穿的；腳上穿的也是自家做的尖尖的粗布鞋子。

那個初中在每星期日上午是要開講演會的。這個講演會由學生會主持，我第一次去參加的時候，出於意外的，在那講演會裏第一個登臺充當主席的卻是這個頭髮蓬亂，穿着破舊制服最不事修

飾的林俊。他從容不迫地說了幾句流暢的「開場白」以後，便開始指名講演了。

從這次講演會以後，我更加注意起他來。知道他讀書十分的用功，並且待人十分和氣，無論遇見那一個，他總是點首微笑。

第二個學期開學時，我因為進校過遲，和自己教室相近的寢室已給人佔滿了。只有隔得很遠的三年級所宿的寢室裏還有一二牀鋪空着。我於是就搬進去住了。因此，我得和林俊隔壁相處，使我對他更加明瞭起來。

每晚電燈熄了之後，我睡在牀上，總有「嗤嗤」的寫字聲，和「嚙嚙嚙」的翻紙聲在靜寂中從隔壁傳過來。我睜開眼睛看看，卻是仍舊被黑暗統治着的世界。我於是覺得有點奇怪了，不敢聽下去，便用棉被把頭部遮蓋起來。

每天夜裏都有這樣的聲音發生。一天，我忍不住便去請問隔壁的一個同學。那個同學告訴我說，這是林俊每晚寫日記和閱報時所發出的聲音。

「他寫日記和閱報怎麼沒有燈的呢？」我驚駭地問。

「夜裏做事那裏可以不用燈，他當然是有燈的。不過你沒有看見而已。」那同學說。

「那麼，他的燈我怎麼會看不見的呢？有燈，壁縫中總有燈光透射過來的。」我不信地再問。

「他的燈是特別裝置的，當然不會給人看得見燈光。假使燈光給人見得見，他豈不是要給學校當局知道，要受嚴厲禁止的嗎？他的燈名為『籌燈』，是用馬糞紙製成一個長四方形的東西，只缺了

一面，可以透出光來作為寫日記和閱報用的。紙箱的頂上是鑿着一個小孔，免得燭光燒到頂上。底部有玻璃墊着的，免得蠟燭在點完時發生危險……」

後來我才知道他每晚所讀的報紙是由他自己訂閱的。其實幾種較大的上海報紙學校裏都有訂閱；假使在別人一定要到閱報室裏去取閱，那麼在深夜沒人閱報，他要去借了來，對於全體同學並無一點兒的妨礙，何況他這個學期又是被同學所選為學生會的主席呢？可是他雖然身穿破舊的制服，頭髮蓬亂，腳上穿着自家做的粗布鞋子，而他自己所歡喜讀的報紙卻不惜化一筆鉅大的款子去訂了一份來。

那時我本來是個十分懶惰的人，每天都是過着渾渾沌沌的日子。這個學期看見林俊這樣孜孜不倦的求學精神，使我大大地受感動了。於是我也慢慢地學着看起書來。在次一個學期，我終於也鼓起勇氣跟着林俊寫起日記來。

在次一學期春假的時候，全校同學幾乎都回家去了。我和林俊兩人留在校中覺得有點寂寞，於是兩人便約着出去玩。在淡淡的陽光中，我們沿着海灘前進。一直走到一個鹽場的地方才停止下來。平坦的場上有層白色的東西，據說這層白色的東西就是經了幾次潮漲時所留下的鹽分。幾處低矮的茅篷底下都是築着燒鹽的土竈，一顆一顆的鹽粒，在竈上的鏟裏被燒得上下泛滾。

「也之，今天你覺得怎樣，玩得有趣嗎？」在歸途中林俊突然這樣問我。

「當然是很有趣的。」我簡短的回答說。

「我們做學生的人，天天都是過着書齋的生活，真是無聊乏味。假使我們能夠常常到這裏山野間去玩玩，那是多愉快的事呀。可是事實上我們……」

沉默了一些時，我驀然問他說：「林俊，你這個學期畢業以後，打算到那裏去？」

「還沒有定。」在他瘦削的臉上即刻有一陣陰雲閃過。

「大概總是升學罷？」

「現在還沒有決定。我心裏是很想升學的，只是家中經濟有點困難……」

我看見他悲傷起來，深自懊悔了：「我是不該問到這種問題上面去的，無端的引起他的悲傷使他難過。我於是便把話頭轉了方向。」

無情的歲月如流水般的逝去。不久，暑假便降臨了。在舉行畢業式的前一晚，畢業的同學們歡欣地演一夜戲。

狹小的劇場裏面擠滿了看熱鬧的男女觀衆，那晚，尤其是女的特別多，有小姐，有太太，有女學生……她們好像都是來參加「賽美會」似的，華麗的衣服，精美的裝飾，格外使人眩目。林俊是不會演劇的。那晚於是我就和他一道立在臺下觀光。第一齣戲已演完了。我剛起身要走的時候，立刻被林俊喊住說：「你幹什麼去？」

「沒有什麼，就在這附近走走。」我說。

「不要去罷。世界上的書是讀不盡的，世界上的女子也是不能都佔爲己有的。」

我的心理雖給他猜中了，我卻對他撒着謊，推託說：「那裏，那裏，我並不是去看女子的。」

但他卻和善地對我說：「你別來騙我了罷，我早已知道了你的心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書我們那裏看得盡呢？我們只有自己選擇自己所歡喜讀的，和有用的書來努力地讀，自己認爲不必要的書只好讓它去。女子也是一樣的……」

我終於被他和善的勸告征服了。

後來他的升學問題得到了解決。這是因爲他的叔父願意接濟他一部分的學費。那年暑假他便考入了浙江省立第四中學。

去年林俊也到杭州來了。這是因爲浙江財政困難，教育廳爲節省經費起見，把各處的省立中學高中部及師範科的三年級學生都歸併到杭州的省立高級中學。因此，使我和闊別二年的林俊又得重聚於西子湖畔了。

會面時，林俊依然是那麼的和藹可親，衣服依然是那麼的樸素，不善修飾。只有他瘦癯的臉上卻架上了一副光度不淺的近視眼鏡。

今年四月間我遇見一個和林俊同校的舊同學。我們後來談到林俊。那同學說：

「林俊現在比在初中裏還要用功。他連星期日外面都不大出來的……可是現在他已有肺病了。」

「哦！他已有肺病了？」我驚訝地問。

「是的，他已有肺病了。實在他過於用功……」
那同學並且告訴我，說林俊的肺病已經不輕，說話聲音也有點改變了。我聽了，只是驚愕，擔憂，一時說不出話來。

到畢業考試的時候，林俊的身體雖然已經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但他爲了三年中所化的金錢和時間所換得的這張紙——文憑——不肯犧牲，他終於也勉強去應試了。畢業考試剛纔完畢，他便扶病歸家去。不料他回到家中不到一個月，他的生命就跟着學業一同完畢了！

林俊雖然死了，永遠不會再見面了，但他刻苦勤勞的求學精神，對人的真誠和藹，他的生活態度，終使我佩服，使我起敬，使我永遠忘不去的。

林俊的印象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記憶中。

畢業

陸合丰

一

「牛郎！你到了外邊，爺娘已經看不到你了！你念書要用功點喲……身體要當心……」在牛郎每次出門上學時，娘總是這樣親熱地顫抖地叮囑着。

牛郎的爺在新鎮上開着一片攤頭樣的雜貨店，一個人在店內像老牛樣的工作着。早市上生意

忙碌時，牛郎的娘也站在櫃台邊幫助做生意。他倆老人家克勤克儉地做了二十多年的生意，到現在總算有了些小積蓄。牛郎是他倆中年所生的惟一的兒子，因此異樣的寵愛。爺常常暗自快活。到底我點路燈，拾字紙，初一月半燒天香，待人一副好心腸，天老爺有眼睛，老祖宗保佑，不使我家香煙斷絕。有時高興時，叫牛郎改叫犀牛，意思他的牛郎像「犀牛」角樣的寶貴值錢。

可是，這幾年來，捐稅一天加重一天，鄉下人一天窮似一天，牛郎店中的生意也一天淡似一天。二十多年省喫省用所存下的一筆積蓄，真像老鼠尾巴一勒就光了。牛郎在上海新陸師範讀到二年後，家中無論怎樣，再拿不出這筆供給牛郎讀書的錢了。終於家中負了三百多元的債。

但是，牛郎的爺想，只要身體好，年景好，生意好，像自己這樣的克勤克儉，目前雖然跌了一交，但還可以爬得起的。而且現在「糶子」已經喫到豆沙邊，再熬一年，兒子在上海學堂裏要畢業了。在上海小學堂裏一年可以教得到四五百塊大洋，這四五百塊大洋，可以抵得上近來店內一年的總共的生意。做生意到底要自己拿出本錢，給「貨色」人家。牛郎以後教書，一點「貨色」不要給學生，而每年穩穩當當的可以坐拿四五百塊大洋。這還不是像拾着的嗎？……現在所負的三百多元的債，將來牛郎一年可以還清。以後，以後牛郎拾到的錢可以放在店內，店內本錢一增加，生意也會好起來。……這一對陷於債，病……可憐的悲慘的境況下的老人家，現在完全沉醉在他的兒子畢業以後每年能拾到四五百塊大洋的黃金色的夢裏了！

牛郎在新陸師範這學期要畢業了。在距離畢業前二個月時，他便焦灼起來。怎麼辦呢？下半年升學吧，現在的大學，內容非常空虛，錢倒要繳得交關多。而況家中現在已經負了三百多元的債，這貴族化的大學之門怎麼能踏得進？唯一的出路，還是去做「糊猴王」，好在「糊猴王」的護符現在快要拿到了。於是決計寫信：一封，二封，三封……給他的師長，親戚，朋友，同學，內中說了許多平時所不願說的哀求話。隔了幾日，信也一封，二封，三封……的回來。牛郎接到每封信時，心先已卜卜地跳了，呼吸也急促了，顫抖的拆開看。啊！天哪！每封都給了他一個嘆息，失望，怨恨……

在焦灼失望，苦悶中，校內經過了一番「考試其名，抄書其實」的手續，說是畢業了。可是牛郎怎麼能回去呢？他位置還沒有找到，於是租借了一間黑，溼，臭的「鴿籠」，除了鼓起勇氣，他祇能老起臉皮繼續的一封，二封，三封……寫信哀求外，同時還親身到教育局，校長家，朋友處，報上「豆腐乾」大的徵聘處……奔跑求薦。爲了錢，牛郎或到大餅攤喫幾個大餅，或到麵店內喫一碗「陽春麵」，或到粥店內喫兩碗粥，或到小菜館內三百多錢喫一頓飯。在這些地方，他見到了許多裸胸，赤足，黃牙，直率，健壯，豪勇的朋友們。這些朋友的態度，在牛郎的先生同學中間是看不到的。

時期已是八月了，學校教職員的調動，大多定奪了。可是位置還沒有找到。現社會的冷酷，矛盾，醜惡，給了這個天真的青年，以極大的刺激與教訓。「啊，文憑有什麼用？它不能給我飯喫……教育已被

強盜們把持什麼規定畢業後在本市要服務二年，否則要追還學費；什麼小學教員登記；什麼……這些全是玩的欺騙的鬼把戲……嚇！朋友有什麼用？有些朋友找到了二三個位置，可是他那能給我一個……虛偽的「人道主義」的假同情對我壓根兒沒有用……」

一天，從市教育局懷喪地出來，他在「公衆閱報牌」處見到了「浙江省治蟲人員養成所」的招生廣告，內面說明學膳費免繳，畢業後由「建設廳」派往各縣服務三年……正弄得走頭無路的牛郎，被這廣告吸動了。經過了一日夜的思慮，他決計動身到杭州去投考。

在火車上望着那滿眼的綠色的田野，壯健的農夫，牛郎又燃起了一種新的火，新的力，新的憧憬。他想，以後置身於大自然的農村中，與直率的農友們來往，這是多麼有味的事。而且在天堂般的杭州住他一年，與美麗的奇異的昆蟲相接觸，無論如何總比住在家中喫苦飯要好些。

在西湖他見到那灰色的山，灰色的水，湖中小舟上蕩漾着公主，哥兒，紳士，太太……態度真是「有閒，有閒，第三個還是閒」！在岸上又看到一排一排短衣的搖船的男子，婦人，尖銳地噉着「喂！船要喂！」黃包車夫與公共汽車一樣價錢來兜生意，有時還兜不到。牛郎感到「啊！西湖！他媽的，還不是富人兒的天堂！」

在杭州經過了一番劇烈的競爭——考試——他總算勝利了！

到故鄉，已是薄暮。豆大的洋油燈已在人家低矮的屋內閃着眼。推牛郎的小車「嗚呀」嗚呀」經過街道時，乘風涼的人有些伸着頸，張着眼望着，有些叫喚着「牛郎回來哉！你的爺娘望得你夠了！」

「阿媽！」牛郎叫着。牛郎的娘正在後屋燒夜飯。聽見了叫聲，便急急地出來，在乾皺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慈祥的笑容。「回來哉！牛郎。」瑞姐也連忙倒來一碗茶。牛郎的爺，今年瘋溼特別發得利害，從清明後，除了早市上勉強扶了拐出來望望外，便一大半天躺在床上，喫飯有時也拿到床上喫。現在聽見了牛郎回來，便挾着拐，忍住了「啊唷唷」的喊痛聲，一拐一跛地出來。

做父母的初起還以為牛郎在上海找到了位置才回來，後來牛郎說明了下半年位置沒有，還要到杭州讀一年書啊，他倆老人家數年來天天熱望着每年拾到四五百塊大洋鈔的希望幻滅了！當晚牛郎的爺躺在床上接連的嘆着「沒頭氣」娘坐在床沿上落淚，埋怨着牛郎的爺，當年硬叫牛郎讀書，羨慕「書包翻身」不然，在店內也好做做生意，三百多元的債也不負了。牛郎的娘現在更加羨慕河西張阿大，一年書也沒有讀過，到上海替外國人看房子，現在有大小老婆，瓦房也造起來了。

家裏因為已經負了三百多元的債，而且寒天牛郎的姊姊瑞龍馬上得出嫁，所以多年請個人包種的六七畝棉花田，今年要了回來由牛郎的娘自己種，希望從田裏多抓點棉花，好多織些粗布。田離開牛郎家有五六里路，娘漲着腿三日兩頭向田裏去跑。娘的年紀已經五十開外，平常時有頭暈，肚痛，的小毛病，今年又受了種田勞力的摧殘，牛郎爺給瘋溼毛病，的暴發，債務，瑞龍出嫁，牛郎出路……等

等的憂慮，時常流淚，臉上的皺紋也愈多了。

在牛郎回家後第三天的晚上，娘悽慘地對牛郎說：「牛……牛郎，你……你年紀勿算小了！……」
爺娘，你看看這個樣子，「今朝勿曉得明朝事」……現在還有瑞龍在家，我……我還可以向田裏去
跑跑……冬天……冬天瑞龍出嫁了……家中……家中照顧勿全了……牛郎……牛郎……品貞，
……品貞還是早點叫伊來吧……」

品貞是牛郎的未婚妻，年紀較牛郎大二歲，鄉下人，字一個也不識的。在牛郎六歲時，爺娘便已替他喫「小喜酒」……牛郎對品貞，在二三年前便已感到不滿意，但是這個時候因為年紀還小，事情還沒有做，所以牛郎的爺娘催他結婚時，總是欺騙似的說：「等我畢業了業，做了先生再說」今年牛郎畢業了，事情沒有找到，但是這件事情牛郎的爺娘想完結牠，好了卻爺娘的一樁責任。但是牛郎怎麼能答應呢？他已經深深地了解機會主義的舊式婚姻的危險。經過了爺娘幾次的嚴重的催迫，牛郎終於說出了「要離婚」的話。「離婚」這真是天大的事，還了得？牛郎的娘眼淚紛紛地落下了，悽恨地說：「都是你老頭子害人，要叫伊讀書，現在銅板一個也尋不着，娘子倒要嫌比哉！我沒有銅錢給你離婚，我沒有銅錢再替你定一個！唉！唉！自喫苦哉，我這家人家……唉！唉！」牛郎的爺躺在床上嘆着氣說：「作孽……作孽……人家滿好個小姐，不要銅鈿尋不到還想離婚……唉！唉！勿想飯喫，勿想飯喫……唉！唉！」

牛郎見了爺娘的流淚，怨恨，在爺娘面前雖然還是個強着，可是背着面眼淚也像泉水的湧出來。

了！

四

牛郎到了養成所又近一年了！投考時燃起的新的火，新的力，新的憧憬，跟着日子一天一天縮小，動搖，而息滅。

尤其是去年，雖然豐收而農村經濟仍在急激的崩潰着的鐵般的事實，引起了牛郎對於所學的功課——治蟲——的懷疑。嚇！治蟲有什麼用？即使你增加了生產，農民還是不能過活的。而況所學的治蟲技術，還根本不能對付控制，消滅這些害蟲。而況現在的治蟲人員還是官氣十足啊！這個年頭，治蟲是救不了廣大的勞苦民衆！

現在浙省人士提議取消「治蟲經費」的聲浪甚高。教務主任冷冷地說：「下半年即使『治蟲經費』不取消，你們這班中，恐也難完全派出！」

去年暑假牛郎所受的刺激，創痛，現又一齊湧上了心頭。牛郎眼睛一閉，便現出了一副「血紅的飢餓的野景！」

叛徒

上海中學 朱聲揚

一 是在恐怖的五月的一个下午，他終於鼓了勇氣踏進了C校的大門。

C校給他以一個新的印象，兩扇重大的鐵門新添了一層油漆，時時發出一種特殊的激刺的臭味來。因為是在星期日，校裏面充滿着死一般的岑寂，祇有養在鐵絲籠裏的小鳥兒們，不住地吱吱地叫着，歡迎着這個熟識的陌生客。

他這次來，是來拜訪這個他曾經肄業過七年的母校，和來搜尋他曾經在這裏留下過的七年的生活的痕跡。

是三年來的第一次，他的足又踏到了C校的土地，初夏的微風，依依的綠柳，嚶嚶的鳥鳴，都不能陶醉他這個麻木的心房；他祇覺到他的身軀在些微地顫抖着。

偶然也有幾個同學走過，可是這些都是他所不認識的，他們祇是互相拿奇異的眼光注視着，他們懷疑地觀察着這個陌生人的奇異的舉動。

順着步子走去，這時，他已到了學校的揭示處下面，那裏面大的玻璃框子，綠的呢，白的紙，黑的字。這是一種襲擊，他顫抖着的心房裏三年前負了傷的創痕又劇烈地作痛起來。

一種模糊的回憶又印上了他的腦海；

「查學生×××……等平素品行惡劣……今經第……次……會議……着即除名……」

校長×××

是三年前的一幕了。

在初中一年級裏，差不多是十四五歲天真未脫的小孩子們，這時，獨有了他，已有了十八年生

活的歷史和一個長大的有力的身軀。他很聰敏，學問也不差。這樣，他在一年級裏有了相當的地位，他是級長。

C校的校長，有一個日本人的身材和英國人的腦子，有人說他他的校長的位置是靠了校長夫人的「牌頭」得來的，可是校裏無論什麼人總是叫他做「校長先生」，學生們看見了他總得行一個禮，於是校長先生在一副深而厚的玻璃框子裏，瞪了瞪他的白眼。

而這時教他們一級裏的國文的，卻是一個長身材的人，他常着背後被學生們叫做「油條」。他的學問不大好，可是教法很特別，他教學生們以中國文法，考試時候最注重的也是文法。可是大家對於中國文法正和外國文法一樣的害怕，於是考試的時候很多人常是要不及格。

國文不及格是要「留級」的，留級給學生們以一個恐怖的印像。有很多學生們知道他們的學業是站在地殼的縫隙上，地殼裏的溶岩隨時可是從他們的足下噴出來。

於是他們開始想到另外一條新的路面上去。

在大考的前一天，一年級的同學們開了個級會，他們議決了全級同學罷考國文。

在考國文的時候，一年級的同學大家一齊不到指定的地點去考試，安靜地坐在課堂裏。

國文教師去稟了教務長，教務長告訴了校長。事情擴大了。校長的兩只短小的腿搬了他短小的身軀到一年級的教室裏來，教務長，訓育主任，大胖子的訓育員都到一年級的教室來，教室外面擠了許多別級的同學，有的在扮鬼臉。

校長先生至少在動着怒，他承認這是C校十六年前鬧過了一次大風潮後的第一次，一年級，班子最低而人數最多的一年級，居然會鬧風潮，罷考。一顆顆的汗珠從校長多角形的面上直流着，校長先生的確是動怒了，雖然天氣是很冷。

「一定要去考，誰敢罷考！」

「快點去考，不去考——每人一個零分！」

「校長先生，我們不能去考，因為考得太難了，簡直使我們不懂，——現在，我們要求改良考試的題目和材料……」他起來發言了，這是第一聲，震破了一年級同學們的沉默。

校長翻了翻點名簿，查了他的名字和書號。

他們，在強大的壓力下，終於是完全屈服了，他們整個的團結破壞了；他們的熱忱消失了；他們的堅強的意志，被恐怖所懾服了。他們像是一羣羊，被牧人一隻隻地驅進了他們的刑場。

他祇感到失敗的悲哀；他幻像着自己是一個失敗的英雄，他的英雄的意志和野心是不會湮沒的，他相信。那個英雄是被一些不忠實的信徒們賣了，但是他忘記了自己的危險。

第二天，校長揭示處裏面多了一張新的佈告，他和幾個同學一同被開除了。他感到一個失敗的英雄的光榮。

這一個小小的風潮終於是這樣地被解決了，漸漸，這樁事情也在C校同學們的腦子裏淡了過去。

校長、教務長、訓育主任都換了，一年級的同學們如今也畢業了，他的名字再不會在同學們口中咀嚼着了。

.....

失敗英雄的光榮頃刻消失了，這一次事情所給與他的痛苦使他害怕——去回憶。

回過頭去，他看到有幾個天真爛漫的小同學在望着自己發呆的樣子笑。這使他回憶到過去生活的痕跡，而悲悼着如今黃金的童年的消逝。

初夏的微風，小鳥的嚶鳴，綠柳的嫵舞，組成了一部初夏的交響曲，這使他的麻木的心房裏，展開了淺悅的笑容。

六四日上午作於仲愷里三室。

乞兒

北平市立四中 遠毓榮

冷。

刮風，

下雪。

黃昏包圍了這荒村，風吹遍了這荒村，雪落滿了這荒村。

在這荒村外，他——十二歲的乞兒——提着個破籃子，挾着條小鞭子，踉蹌的走回寓所去。肚子

裏餓得不住的叫。

他的寓所是村外的一個孤獨的小破廟，沒有窗紙，沒有風門，更沒有草簾，在那陰黯的灰白的光亮中，你問我能夠見到什麼東西嗎？

傾斜的供桌，殘破的神像，還有，灰白的頭髮，蒼黃的臉，消瘦的手，深陷的眼睛。繞在廟四周的，除掉幾個土丘子，便是荒渺的原野。

「要了多少——來？」他那凍得只知顫抖的老祖母，有氣無力的問。

他把兩隻小手伸到嘴邊用力的暖，祖母顫抖着手替他打掃身上的雪。

「怎麼——一塊——餠餠都沒要來？」她摸着空籃子。

「下着大雪，喊叫半天誰家也不理。」他好似是哭了。

「哭——有什麼用，還是得想法子去討。」

他用兩手暖他的耳朵，鼻子，和臉。

兩個肚子的鳴聲。

「在這兒立着是不成的，餓着肚子過這樣冷的天氣，等不到天明便……可憐的孩子，還去試試吧。」祖母的心裏感到無限的酸楚。

「喊半天老爺太太人家不理呢；又黑了，更不成了。」他在屋裏來回的頓腳。

「反正不能在這裏等死，你去偷點東西吧。」

他不得已的跑出廟來，一面走着一面想想，偷不算賊嗎？若被人家捉住，那可喫了苦了，像那天那個老花子，偷人家的雞，被人捉住，又是嘴把，又是拳頭，把他打得鼻子裏血直向外流，還倒細着手在樹上吊了一夜……像那樣事誰敢去幹……

他想到這裏，脚步停了。回去吧，祖母又要嘮叨，偷，我能偷什麼呢……肚子餓得難過，於是又不得不向前走。

他走向一條極黑的小巷去，在那裏沒有一個人來往，沒有狗，又沒有一點聲音。

他見一個門還在敞着，向裏一望，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院裏的雪微微發白。他站住，向四圍一望，輕輕的步兒走進去，他的心突突地跳了起來，血管似乎爆裂了，腳有點立不住，全身發抖，他又想到了偷雞的老花子……但回去嗎……

他壯着膽子走進院裏去。

刮風，外屋的風門刮開了，他乘着機會爬進去。瓜打風門又關上。

哇！哇！屋裏的小孩驚醒了。

「搖搖，狼來了，虎來了，娘乖乖，小寶睡着了。」

他在門後聽着，簡直嚇癱了。悔自己膽太大，不應該到這裏來冒險，假若有人出來的話……唉。反正不過一個死。悄悄地，半步半步地，用手摸，輕輕的摸。嘩啦！幸而沒有碰倒。

他嚇得打了一個寒噤，出了一身冷汗，喉頭像被塞住似的喘不過氣來。

屋裏沒有言語，他放了心。他以為既摸着了碗架，餛飩籃子也許就掛在上面，伸手正要摸時，忽聽得外面門響。

他喫了一驚，屏住氣連忙躲到門後。

主人走進來，直闖到屋裏去。

「雪還在下嗎？好冷的天，快脫了睡覺吧，不早了。」

他噓出了一口氣，又是一身冷汗，雖然是冬天，他的臉孔卻和剛出籠的饅頭一般的熱氣騰騰。好險，好險，趕快跑吧。

他悄悄地走到門洞裏一摸，原來已上了門。小小的心靈越想越怕，眼睛裏不由的滴出眼淚。約半點鐘的工夫，他終於輕輕的弄開，很快的跑了出來。

汪汪！一陣狗叫。

他走到村外，雪還在下着，風還在刮着，和從前一樣的寂靜。

他抓起了一大把雪，團成雪球大把的喫了，但還是覺得餓得難過。

他又想起了祖母，顫抖着，等候着，希望着。

「除了偷還有什麼方法呢。」一面想着又走到街上。

遠處幾聲狗叫，清冷。

他嚇得蹲在牆跟不動。手冷，腳冷，全身顫抖。

他又想到了剛才的事，如果被人捉住……不但我要被人打死，祖母也反會難過，流淚，並且失掉了她惟一的給養者。

夜已深了。

他想想假若自己已長大成人，有高的身體，大的力量，那我什麼不能幹：打短，作小買賣，當兵……一面想着一面暖自己的小手。「唉，這麼細瘦的臂腕幾時能夠拿鋤鋤地……」

呼呼的一陣狂風，又是一陣大雪。

他的小靈魂似乎懸在空中，飄飄蕩蕩，雪花一樣的飛舞。

這可怕的風雪什麼時候停止呢？

第二天早晨，有人發現他倚着牆跟死了。左手緊緊的握持着右臂腕，憂愁的小臉孔，好似還希望着自己長大成人。

十月十五日於北平圖書館。

秋 收

南通中學 胡 盧

這幾天來，涼快得多，天也漸漸地高起來，疾跑的狗，也不再伸出舌子喘氣了；微風不時地吹來，帶着陣陣輕鬆的涼意，樹枝上的蟬鳴也好像在顫動，一般人們都被這清快的涼風，從炎熱的疲勞裏吹醒；但紅色的洋房和堂皇的高廳裏的人們，仍在喫喝着冰淇淋，汽水和各種鮮美的水果，雖然電扇已

變慢了它搖擻的速度。

這季候，正是初秋天氣。自然完全恢復了她的肥胖，林樹的濃綠，密綴得漏不出一絲空隙，茸草也蓬鬆得很，濃碧的大地，也漸漸地變做一片金黃。

田野裏的稻，從一粒穀子抽出了苗條的秧根，現在更結上了許多金珠似的種子，她們披着金黃的外衣，只含羞地俯着頭在隨風舞蕩，一種輕俏的神態裏，充分的表現出她們在熱情地期待着她們的主人的讚美。——她們的主人卻不是用汗滴灌溉她們的人們，反而是一般住在高樓大廈裏，風兒也吹得倒的貴官公子，或者，便是那班滿身銅臭的大腹商人了。

但，她們並不悲怨這遭遇的不幸，她們只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從那班神聖偉大的人們，黧黑的皮下的汗腺裏分泌出來的，她們深信，這班人們絕對的擁有支配她們的權力。

她們相信，這世界裏本來是光明的；但，卻又有着這許多驚人的黑暗的，反常的事實給她們看到；有時，她們爲着自己真正的主人不平，常氣憤地將自己生命的結晶——穀粒——在低首的舞蕩裏，投到水底的污泥裏去——免得純潔的身子，染上人間的惡臭。

何九家搬來安樂村居住，從現在最老的人們口裏，再也問不出是什麼年代了；但是，他一家子靠着門前城裏馬二爺家的十來畝寶產打稻子麥子過活，這是村裏的人誰都知道的事。

何九從小便在牛矢堆和荒草叢裏活着；在濃鬱的樹蔭和溫柔的草地的美的氣息裏，他曾充分

地受過大自然教育的洗禮；因此，他的兩眼裏看來，人間的一切，原來還是那一切，他平凡的腦膜上，也只映着一個只有喫飯和工作的生活底觀念。

他這樣平凡地過了二十四歲。他爹媽便替他接了一房媳婦；那時，一家人忙好了田事，還幫人家做些零碎的傭工，喫了人家潮的，還拿些乾的；等穀子收割了，納過田主家的租，剩些的便留給自己家裏受用，這樣，四口兒倒也快快活活地飽暖地過年度月。他們自己享受着自己的精力和汗滴，良心上倒也落得舒適得很。

誰知接着四五年來，天上不斷地降下災殃——匪和水，兵和病，鬧得整個的社會經濟，起了反常的動搖，這本來困窘的小家庭，因此更感到了日常生活的恐慌，一家子只有格外用力的工作，這纔勉強一天天地挨過。

可是，年邁的老夫婦倆，實在熬不住這過分的勞苦了；在前年秋天，約才五十高年的何老婆子，便帶了一副枯骨，這樣迅速地完了她的人生；接着在一個白雪圍包着大地的殘年之夜，何老兒便也就抖顫着身子，餓着肚子病死了。

在他瞑目的一息，他鼓起他最後的力氣來，顫聲地向他兒子說道：

「九兒……我死後，你的工作得分外地努力啊！人生了就得要做工，不做工的人們，將來總會餓死的……」這幾句話，至今還深刻地映在何九腦裏。

老人倆是這樣一口氣的死去了，只剩下年青的何九夫妻，和他倆的小兒子——這孩子是在他

備婚後的第二年生產的。

老人死的時候，他備爲着料理後事和自己的喫飯，曾負了不少的債，總打算着去年的秋收還了的；去年的秋天，偏會碰着這樣大的水災。

這水災裏，整個的安樂村，全沈浸在水底，只剩一方方的屋角，浮出了水面，屋旁的樹頂上，繫着些小船的繩纜，這些屋頂上，便成了一般水國裏的人們暫時的憩息之地。

何九的家，當然不會例外。一些簡單的家具，早由他夫妻倆搬送到梁鎮的古廟裏去了，只有兩口沉重的老人的棺木，不得已便架在屋後林樹裏的枝間；這樣，他們便暫時地棲身於梁鎮的古廟裏，他們和同村裏的一般朋友們，同在這破廟裏度着渴望着拯濟的難民的生活。

不消說的，這年頭，當然欠了馬二爺家的租穀；卻是天保佑，還苦着臉皮哀懇着向馬二爺借得了兩擔麥子；但，借麥的時候，曾大膽的答應過，今年秋天，準一起繳完兩季的租，並歸還兩倍的麥子的話。現在已是今年的秋天了。因着夏季的雨水還多，加之我們一般種田的朋友們，拚命的努力，今年的田禾，總算是很好的。

在清涼的微風吹過這無際的田野時，一片金黃的稻穗，常湧起如浪的搖漾；當豔彩的晚霞映在田裏，更會閃出了絲絲的光之波動。

這時，我們一般種田的朋友們，常三個兩個的扶了泥鍬，攜了短煙桿，在陌道上徘徊着。他們比較地估量着各塊田裏穀子的產量；他們讚美着上帝賜給他們的恩惠，暗地裏，各人更在追味着過去自

已用在田裏的力氣和汗滴；一種期待的光明的獲得，從他們粗禿的鬚髮裏，露出得意的微笑和成功的快慰來。

何九家種的田，因着少年夫妻倆青春的神力，更長出了有人樣高的肥胖的稻棵；一般人都眼熱的估量着，勤苦的何九，今年該享有豐滿的收穫，一冬的飽暖，當然不會擔憂了。他們自家，雖也一樣地享有豐收，但總因為「支配問題」給了他們十足的恐慌；他們都十分地羨慕着，並含有多量的妬意地常給何九叫許多使人聽了難受的快活話。

何九看到自己田裏的稻子這樣滿好，心裏也老快活得很；當每個薄暮，他女人在家正忙着燒飯的時候，他總是抱了他四歲的兒子，微笑地在田邊上跑來跑去，眼睛不住的從稻子看到懷裏的兒子身上，又輕輕地從兒子的小臉上，看到熟了的穀田裏去；一陣陣帶有涼意的風，直從田裏吹進了他的心裏，他感到自己的心在得意的跳動。

這幾天來，穀子是一天天地結實了；他們一家的心，全塗滿了快樂的顏色；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聽到四壁的秋蟲亂鳴，和傳說裏挾有着宰制人間生命權力的「九頭鳥」的啼聲；他們覺得這成熟的季候的愉快，他們一家人，全沈浸在快樂的夢境裏。

一天跟着一天的過去了，這村裏的稻田，全都漸漸地垂下了他們沈重的穗頭，一般農家也都忙着收割了。

這幾天早晨，一早起便看到這一片金黃的田裏，蹲着一堆堆皮膚赭黑的割稻的朋友，陌道上也

不斷地走着挑着已割下的稻把子的人們；快樂的歌聲，沖破了這田野裏一向的沈寂。

何九家也打算着明朝開刀收割了；這天下午，馬爺家派了阿三從城上下來，他一到，這村家便忙着燒茶，拿煙，煮雞子，侍奉得他如祖宗一般；等他享受夠了，他這纔板着面孔，向何九說道：

「家爺今朝派我來好好的給你說，今年的收成是很好的，再不准短租了；教你一朝收好，便將兩季的租穀和積欠的麥價，一起送上城去……他媽的，你頑皮了，可勿怪他爺手辣……」說着，看來他實在有着比狗跟着他主人搖尾巴的時候還厲害的威風。

「還有，張二老板和趙家布店的小東家，也教我給個信你，說是你的船欠和銀利，得也靠着這季田裏。」他兩隻睜大着的白眼，死瞪着他們一家子，對他底女人看得可更兇，接着又說：

「他們都說，你一向是很有信用的……」

「並且……不然的話，他們也有辦法……他們說：他媽的將本營利，誰也不能客氣……」

他囁嚅地，十分威武地說完了這番話，更硬着臉皮，向何九強索了五十枚銅子，這才回城去。

從此，何九的眉頭陡的緊蹙起來，兩粒巨大的神氣的眸子，也完全失卻了生的光彩；並且，不時的從他沈重的嘆息聲裏，可以想見有一股不可解決的憂思，正在壓束着他的心靈。

這天下午，他女人又在燒飯了，他仍抱了他兒子向金黃色的田裏跑去；這回，他不再……了，他只兩眼凝視着空際的浮雲，呆立着在癡想着什麼似的，他心裏只感到恐懼和空虛。

一陣陣的晚風，將愁人的秋意，不斷地吹送他已經充滿了憂鬱的情緒的心裏；在這荒寂的田

野裏，他佇立了好久，他如忘去了他自己底生命一般；直到他女人的喊聲傳來，引起了他的懷裏的孩子
的哭聲，才將他從一個空虛的惡夢裏驚醒，他才恢復了他原來的意識。

回家來，他看到他女人的臉上，好像也失去了青春的顏色；並且他偶然地發見了她在灶後，用她
暗藍的老布衣角，在掩拭着兩眼，這使得他更不自主地憂傷起來。

他從憂傷裏陡的興奮了，一會兒，興奮又給他引到更深的創痛裏去。

這次夜飯，他們一家人在沈暝裏度過，屋裏也滿是冷靜和恐怖的空氣；想起了昨天的這時，各人
心裏的愉快，這屋子裏也曾充滿了成功的快慰和熱烈的情愛的情景。昨天和今天，直是兩個絕異的
季候！

飯後，女人忙着伴孩子去睡，他又無意識地跑向田間去。

他緊握着雙拳，低垂着頭在陌道上沈重地緩步着；這時候，已到了夜的腋下，他感到週遭只是異
常的暗黑和沈寂，堅脆的稻穗，觸着他粗厚的衣角，發出了沙沙的聲音，這刺得他緊束的心，劇痛得直
要裂了開來。

秋風更緊地吹起，吹得林間的枝葉，哭出了淒冷的哀曲，吹得何九劇痛的心，更猛烈地震搖起來。
週遭的黑暗和沈寂，更加上肅殺的秋風的狂吹，很有力地引起了何九許多悲哀的回憶和可怖的
幻想。

他想起了他過去的人生：想起了自己，從生下來便喫喝着媽的血夜，還不夠，長了牙齒，更喫的是

爹的肌肉；從兩個老人身上的血汗、淚水和肉塊揉成的自己，不能好好地孝養老人家，讓他們安逸地死去，啊！該是怎樣的罪過……

可是從七八歲起到現在，自己的汗血，流到田裏去的，可也着實不少了。他細想起了自己一生喫過的，不全是父母和自己的身子嗎？那麼，季候成熟了，爲什麼又得將自己汗血換來的穀子，白白地給他們——那班安坐在家裏，毫不動彈的人們受用呢？

啊！他們不全是在假着權威喫人嗎？

他恨毒了這班喫人的人們了，他要挺起身子來，用他結實的拳頭，將這班實在不算是「人」的人們，全都打死，更用力地用他的腳踏平這世上的不平。

驀然地他覺到自己的弱小無力，他只感到一種空虛的失望的悲哀；他底眼前，又清清地泛出了許多不同的世界來。

他的稻全都收割了，約有二十多擔金顆似的穀子，全堆在門前的曬場上。他，卻被幾個攆着皮帶穿灰色衫子的人，拘到一所森嚴的大屋子裏；那兒，馬二爺漲紅了面皮，躺在睡椅上，張二老板和趙家布店的人，還有睜大着白眼的阿三和一班揸皮帶穿灰色衫子的朋友們，全都紅着兩眼在狠狠地看着他，他們的眼裏，看着有可怕的火星冒了出來……

他仍回到何村了，他的田裏，已長滿了野草；場上的穀子，彷彿有人告訴他，都早已運到別人家的倉棧裏去了……

一個衣服破爛憔悴不堪的女人，懷裏緊抱着一個緊閉着眼皮的孩子，在割人的北風裏，餓倒在一座荒塚旁邊……

忽然，他又覺得自己穿着厚暖的棉衣，女人抱着肥白的兒子坐在身邊；香噴噴的大白米飯，和各種的魚肉蔬菜熱騰騰地擺了滿桌，但他的肚裏，卻飽得不要喫也似的。

他看到各個種田的朋友家裏，都堆滿了穀子，棉花和炊草；各人赭紅的臉上，也都放出了驚人的得意的光彩。

他又覺得自己好像被囚在牢獄裏，他還隱隱地聽到許多悽楚的呻吟，是他的朋友們的諛熟的聲音。

後來，他更咀咒他的父親死的時候說的話了。

「人生了就要做工，不做工的人，終會餓死的。」

他想，除了他兒子還小，他和女人不都是做了一世的工，現在將眼看着仍要餓死嗎？他又想起了那班終日只管着塗脂抹粉，打牌，喝葡萄酒的太太小姐們，不都是「喫的油的，穿的綢的」嗎？爲什麼呢？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最後，他只覺得這人世裏是只有黑暗和不平了；他更覺得他的朋友們，全都只是奴隸的命運，他們現在還只正在做着豬仔做的好夢。他感到現實的一切，完全是空虛，他想要到另一個世界裏，尋求人生的「真」和「愛」去。

這時，夜意是格外地深濃了，他的週遭，更暗黑得使他看不出自己的身體來；他想起了女人、兒子和自己，將來終會餓死的，就這樣的下去，他的朋友們，一般做工的朋友們，將來一定也都要和自己一樣的餓死，不然，也得給喫人的人們宰割死的。

想到這裏，他恐懼極了，他心想，他的軀體現在是已經全到了喫人的人們手裏了，只待他的嘴唇振動，他就會這樣地完了。

他只有逃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他完全忘記了他自己，一個女人的丈夫，一個孩子的父親；他的腦膜上溜動着許多大的，小的黑點和黑團，他的靈魂是整個的浸到黑色的魔水裏了；這時，一種「死」的衝動，使他忘去了猶疑和一切。

他這樣癡迷地已信步跑到一片荒塚裏，他的身體正倚在一株老楊樹上，夜是這樣的沉寂和漆黑，只聽到可怕的秋風，在樹枝稻棵裏不住地嘆息。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做着不同的惡夢。

他腰裏圍着的草繩，是解下來了；老樹的枝頭，已懸着一個剛能繫着人頸項的活結。

他又在沈寤了，兩手如冰一樣的冷，心也在起着反常的跳動；結果，這衝動終歸捉住了他破碎的心，他的眼前，只幻現出幾幅威嚴的狠惡的冷得可怕的索債的面孔。

最後，他的頸項，是沒有遲疑的套上了那活結，沉重的滿是鐵樣的肌肉的身體，使這活結緊束起來，窒息了他的呼吸。

這時，一班種田的朋友們，已點着燈籠起來，開始他們第二天的工作了；當他還有着最後的意識，

他模糊地看到這無邊的黑暗裏，已閃灼着有力的光明，並隱隱地聽得朋友們的驅牛聲，轆軸滾動的聲音，和他們心底叫出的得意的歌；這一切正象徵着一個光明的將來，他的唇邊，自然地吐出了最後的微笑。

不久，他已脫離了這個世界；但他的兩眼卻還睜着，狠狠地看着他田裏的稻禾，和他女人和兒子正酣睡着的家裏，始終有些不甘心似的。

可憐的何九，就這樣地永遠離開這黑暗而不平的人世了。

第二天一早，女人醒了起床來，以為她男人早已出去，還正期待着他回來，開始收割那田裏金黃色的穀子呢；就從那時辰起，不幸的消息，已從村裏的人們口裏不斷地傳來。

在那一片荒塚裏，老樹上懸着一個死了的漢子，樹蔭下圍了許多工作倦了的人們；死屍旁邊，立着一個中年婦人，哭着臉眼望着大衆，他的臉色如死人一樣的慘白，她好像忘去了她丈夫的死，是什麼一回事樣的；懷裏抱着的孩子，正用着他的小手，拽住死人的衣角，在哭着「爸爸！……爸爸！……」的叫個不休，那洪亮的天真的啼哭，可正是這孩子嘗到這人世裏的第一次的悲哀了。

各人的靈魂，好像都受了沈重的打擊，大家都呆立着，暫時沈浸到死的寂靜裏；田裏熟了的稻子，也發出了沙沙的聲音，如在深痛地感傷着他們真正的主人的慘死。

聽說這天下午，勤苦了一生的何九，便長埋在黃土裏了；淒冷的秋風裏，只聽到一聲聲的女人和

孩子的哀哭——啊！這就是仁慈的上帝給我們的恩惠吧！

蠶

苡 蒂

順發娘站在蠶臺前面頭一暈，幾乎跌下去。顯然地，她是乏力到極點了。也真難怪她，一個人究竟是一個人，那有這許多精力呢？捉「大眠」就有兩整日夜沒有睡半個時辰，何況自「窠種」以來，家裏重要工作完全是在她一個人身上。真的，從「烏娘」蠕動之後，她就沒有好好安息過。只有在「寶寶」二眠的當口，她纔輪班睡上了五個鐘頭覺，此後就沒一次睡的再好的了。今天餓好葉，寶寶們沙沙地直吞起來。順發娘心略一安定，眼皮就不由自主地合下來，頭跟着一沉，身子也跟着晃了晃，一把抓住蠶臺柱子，纔算沒有跌下去。

「瞌睡來得真急呢。」順發娘經了這一嚇，纔驚醒了，嘴裏自語着。寶寶沙沙地嚙着昨天順發爹把堯峯山脚下祖墳上的八畝祭田去作押賒來的三十擔葉子，聲音像向桌面上撒着綠豆似的響着。這聲音傳到順發娘耳朵裏，把她心都咬碎了。寶寶不是在喫葉子，而的確是在喫她的肉，喫她的血呢。不，寶寶是在喫她全家底肉，全家的血呢。她真要後悔這次爲什麼又要養蠶了。但是——

「這次蠶，不出什麼岔子，繭子總能採到六百斤。就算四十塊錢一擔，那末四六也有二百四十塊。並且繭子那里會便宜到這樣價錢呢？說不定能五十開外啦！」這是順發爹昨晚晚上講的，還在順發娘耳邊繞着；於是這沙沙的聲音，在她腦海裏，變成雪白大洋錢的聲音了。淺笑在營養不良，淡黃而疲勞

過度的臉上浮起來；佈滿着因缺乏睡眠而起的紅絲的無力的眼睛裏，也閃耀了得意的光亮。精神陡然地又充滿了全身，暗暗地笑着自己剛纔的不中用，面頰上更浮起了微微的紅色，害臊似的。

正這時候，兒子阿寶從天井裏跑進蠶房裏來，叫着「媽，爹爹怎麼還不回來？他不是答應我帶棧子糖給我的？」

阿寶這句話，卻把順發娘的想頭引進另一個景像裏去了。他想起順發爹爲什麼清早五點鐘就到城裏去，並且猜想他爲什麼直到現在還不回來。

二十擔葉子頂多喫二天，到寶寶「上山」起碼還要三十擔纔能敷衍過去。到明天下午不把接濟的葉子買來，寶寶只好餓死。不但以前的葉子白買了，全家連七歲的阿寶都要白白瘦了一圈，那八畝田也沒法子贖回來了。所以這三十擔葉，就是要拿性命作抵，也得去想法子弄來的，何況今年的「蠶花」又看得這樣好呢！順發爹今早上就爲這個，帶了家裏傳了十幾代的六間房子的「房契」，向城裏去找放債的王老爺，借三十擔桑葉錢去了。去的時候是抱着這種主義的，只要錢借到，利息重一點是沒有關係的；反正繭子一賣出馬上可以還了的。

「別吵，爹爹就要回來了，作興就乘紹興阿二的快班鑼鑼船，快出去望望吧！」順發娘感到需要散散了。其實她也是等急了要曉得她男人出去所得的結果怎樣。這是關係她一家的命運的。無怪她是這樣的着急的。她把坐在灶前打瞌睡的女兒阿巧喊醒，叮嚀她看顧好寶寶，便走出天井朝門外去了。她忘記了手裏攪着的阿寶，直到她第二次喚媽的時候，她纔記起他。

橋頭快班船到了，順發爹沒有回來。阿寶幾乎哭了出來，他想到他爹答應他的糖，直急了。這是他幫助捉「大眠」捉了大半夜的酬勞。順發爹在當時就許給他的，所以在寶寶大眠那天，阿寶像別人一樣不睡覺有大半夜啦。

「爹爹怎麼不坐船回來呀！」這是順發娘所要問的，阿寶卻拿來問順發娘了。

「爹給你買糖，所以脫了班，要從城裏走回來了。」話聲顫慄地，順發娘心頭展開着另一幅景象，順發爹空着手從王家黑漆大門裏走出來，本來六間房子去抵押七八十塊葉錢，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去年秋稻當兒已經去借過四十塊，講定賣了米就還的；可是因去年米賣不出錢，蝕了本，所以到今天還沒還一塊錢，連利息金總有五十多塊，現在又去抵押，王老爺說不定就不肯借了。那末順發家一家就只有餓死。從去年秋收之後就只指望這次蠶熟，好還點債，把抵出去過的田契收回來。這種希望都要被王老爺打破了。不過王老爺總不至於這樣刻薄吧！何況每年順發爹總要帶點雞蛋，鮮蠶豆，去城裏孝敬他。雖然王老爺的刻薄是遠近有了名的，也不會這樣沒有人情。他爹不回來準是順便往東村買葉子了。想到這裏，順發娘心裏安靜得多了，另一面順發爹垂頭喪氣回家的影像又在腦子裏映現了。

順發爹夜裏回來了。

「怎樣了？」順發娘第一個瞧見，喘喘地。

「葉子是買來的！」吐了一口氣，大家也都吐了一口氣，只要葉子買來就沒有事了，別的還管牠什麼。

靈房裏沙沙地，空氣裏滿佈着葉青氣，寶寶又肥又大喫得夠利害呢。真的順發家只有這點是安慰了。

事情是這樣的，據順發爹講，王老爺果然爲了前賬未清，不肯再抵。講了好半天，王老爺纔答應六間房子抵八十塊錢，只給五十塊，其餘三十塊，算還去年秋天那筆債的一半。並且講定今年繭子一賣，馬上得連去年的一起還清，不然房契就不能贖取。

葉行裏去定了三十擔葉子，二洋一擔，還剩十塊，答應他等買了繭子還他們十五塊。由東村二表叔作保，纔算成了交易。葉子是明天下午送來。

他們朝靈屋裏一望，白白地不至於斷食而死了？雖然眼前喫了點虧，可是無窮的希望仍然像野火似的燎起來了。

「聽王老爺家少爺說，今年蠶好也賣不來錢的，什麼外國人都開不起廠了，別談我們中國人了。就是開廠的也都把人造絲來代用啦！」順發爹忍不住的說。

「那裏會呀！我活了三四十年，世變也經過多次了，可沒有聽見過太太平平的世界，絲廠會不開工，繭行會不收繭子，」順發娘武斷地說。

「王家少爺從無錫來說，那邊五十多家絲廠，只有三家是開工的，其餘都貼上條子，說不定那天開工啦！」他辯着，可是心中卻不想辯，他不能不說地說了，他希望誰能再辯下去，他不希望這次辯論勝利。

「那裏會呀，天下養蠶的都只有餓死了不成。」順發娘講着，心裏也在想繭行裏出來收繭子的人，怎麼到今天還沒見一個來這村裏，往年不是老早就向人家來定收了麼？順發爹聽來的話也有點可信呢，不過誰敢這樣想呀！

「爹爹糖呢？」阿寶在這時候，看見爹爹媽都不作聲了，便講出了老早要講的話。

「糖？」爹從沒有這樣兇狠過的，阿寶的淚淌出來了。

「在蠶房裏哭，不討個吉利，你這小鬼愈來愈不是了。」順發爹真動氣了，他想把今天一天所受的委屈，完全出在他兒子身上，阿寶識相地走開。

寶寶都伸起了頭，又該要上葉子了。

友情

浦東中學 尹鏡巖

一
住在這條古銅色的長巷裏，寂寞真像無數的小蛇，時時侵襲我們年青怕冷的心。

就這樣的過去了許多天——這被孤獨與寂寞安排下平凡的夢底夏天。記得是夾竹桃開得最盛的朝晨，我們徘徊在後花園內。夏天底清晨是怪柔和的，踏着軟軟的草在漫步，心如一片靜水。

坐在假山石上，看小池中的金魚游來游去，感到一種恬適的美。忽然聽得誰唱着「雷夢娜」那麼輕輕地，銀鈴似地。

於是衡悄悄地走到亭邊，偷着瞧，向我們搖搖手，劃着「十六」兩個字。知道了，是雲姑娘哪。看他採下一朵夾竹桃，一揚手，一道拋物線。

「誰呀？」

衡又溜了回來，微笑着，做一個鬼臉。

沉默了許久。

突然「劈」的一聲，正是衡着了一下。看看碎了的夾竹桃，他放在衣袋裏。立刻我們就跳起來，四處尋找，那裏有呢？失望着。

楊柳樹上的知了「噓」的一聲叫起來了。

夜裏，偷偷地翻開了衡的備忘錄，寫着：「小眼睛，短髮，沒有粉，沒有口紅，天藍色旗袍，淡黃色高跟鞋，第一次印象……」我笑了笑，放在原處。

帶着幾分欣喜，走進後花園內。我深想着，表兄弟四人：衡、進、和梁都在杭州，只有我獨在上海。每次都帶着寂寞的心離開他們。又帶着寂寞的心回到這裏。然而這一次，知道了他們中間來了個雲。生活隨着掀起了波浪……靜靜地想着，月影移上了花牆，夜的風吹着，徐徐地。

又是那銀鈴似地歌聲，我的心一跳，隱在芭蕉樹後。

月光下，她是那麼柔和地，一種淡淡的風姿，給我一個忘不了的印象。

「誰？」

真想不到她的眼睛那麼地銳利，我更近的貼住樹身，屏住呼吸。

「誰呀，在芭蕉樹下？」

於是我慚愧似地走到她面前。

「我呢？」

「哦……」

「不認得吧？」

「認得的。」

「還只第一次見面呢。」

「一個月前，衡他們告訴了我的！」

這樣的夜，美麗的夜。在月光下，對着這年輕可愛的姑娘，柔聲地說話，真是荒唐的夢呢！

「衡他們呢？」

「這樣記着嗎？」

「噢，第一次就沒有好話！」舉起手，動了一動。像是要打下來的。「打下來吧」——心裏想着，貪婪地看着那雙玲瓏的手，悠然的笑了。

「笑什麼？」

「笑你呢？」

「有什麼好笑的？」

「笑你不敢打我。」

「不敢打嗎？」

「打下來吧」——可真的說出來了！

「拍」打在我左肩，卻給我的右手握住了，那麼柔嫩地，滑膩地。

對着雲，這麼一個帶有天真的野性的孩子，心裏懷喪着——「我怎麼沒有這麼一個妹妹呢！」
亭子裏的電燈亮了，我們一跳。

「啊——」

三個鬼影跳出來了，黑冬冬地在草地上滾着。

一怔。

「衝啲！」雲笑着，像燕子一般地飛過去，黑的假面具撕碎了。

三

划子很輕捷地滑過去，西湖的夜，幽美的，星月清明，當着夜風吹起我們的柔情時，真的感着年青的幸福。

「雲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呢！」梁說。

「可是帶有粗野的氣息，像野貓那麼的。」進一些嘆息。

「這就是她的個性美！」衝停住了划槳，對於他弟弟的嘆息卻是一個攻擊。我微笑着。

划到平湖秋月，我們上了岸，靠湖沿的茶桌邊坐了下來，喝着茶，剝着瓜子。

「衝，告訴我一些關於雲的事吧，」我說。

「這麼一個活潑頑皮的姑娘，你不但說過話，而且握過手，有什麼可講的！」

「起什麼化學作用呢，」梁笑着。

「是我們的 Great Lover，不是誰可以占有的！」進大聲說。Great Lover 兩個字吹進鄰座兩

個西洋女人的耳內，她們轉過臉來，很年輕他啞聲微笑！

衛惱怒了。

沉默了一霎，只聽到飄着的歌聲，那麼尖銳地，顫抖地。

「花兔子，不要生氣了，明天大禮堂開映璇宮豔史，我請客。」

又說了幾句奉承的話，我居然造成一個溫和的局面。

四

衛於是紅着臉，慢慢地告訴我故事的開始，用富有天才的口舌講出，故事是很詩意的。

「自你走後，我們老是孤寂着。想想春天去了，那麼寂寞地，悄悄地，即使西湖開遍桃花，綠滿楊柳，瘋狂了多少青年女人，然而我們仍是一顆顆空虛的心！

記不清那天，大概是桃花謝盡的四月初吧。我們各自校裏回來，在花園內散步，園景頗冷落的，還留得幾朵薔薇花，也像前次那樣地聽得「雷夢娜」底歌聲，那麼輕輕地，銀鈴似地。我們滑過草地，看見一個天藍色的背影，和一叢長長的髮。

「Oharming dir!」進叫着。

回轉頭來，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張沒有粉的臉，沒有口紅的嘴，和夜星兒般的眼睛。瞧了我們一下，像罵一句什麼話似的，一扭身，跑了。

「還是小孩子呢！」我說。

「十六歲吧？」梁估計着。

「她罵我們什麼呢……」進興奮地，悵悵的影子飛在他的口角邊。

以後，每天由校內回來，徘徊在花園內，希望能夠再見一次那天藍色的背影，和唱着「雷夢娜」底歌聲。可是，那能夠呢？一天，兩天，過去了，我們真有點心焦。

一天傍晚，我們在園內，依舊帶着失望的心情，漫無歸宿地又看。忽然看見一個穿着海軍裝的小孩，坐在草坪上，自個兒拿着皮球玩。

我跑上前去。

「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

「家驊。」那麼稚氣地，天真地，像她一樣的令人喜愛。

「今年幾歲？」

「七歲。」

「你是那裏人？」

「松江人。」

「你們從那裏搬來的？」

「爸爸到這裏教育廳辦事，我們從上海搬來的。」

「杭州比上海好玩吧？」

他點點頭笑着。

「你家裏有幾個人呢？」

「爸爸，媽媽，姊姊，我，小弟弟，還有娘姨……」

「那個穿天藍色旗袍的就是你的姊姊吧？」

「是的。」

這麼說着，還希望再去問一些他的家庭情形。可是她忽然從後門出來了，像怕羞似的。我們肅然地立正，微笑着。

「是令弟吧？很可愛呢！」我說。

「是的，好說……」

「如果不嫌冒昧的話，我很希望和這位小弟弟做個朋友。」

「好說，好說，你們儘可和他玩，不過頑皮得很……」她笑着，溫柔中又十分活潑，這樣一個會

「做假」的女孩，真迷亂我們的心了！

「那裏……」

「再會吧！」又笑了一笑，笑得白的牙齒都給輕風吻遍了。望着漸漸消逝了的背影，心又悵惘起

故事的開始就是這樣，可惜，只少了你！……」

「離開這裏吧，坐久了。」進和梁都有些懶懶的了。

五

在夜風中，我們舒快地搖着槳，夜的天空，明月疏星，照着穿梭似的在湖上的划子，在三潭印月，我們又上去遊玩。

夜景幽靜得很，走過九曲橋，對着印在水中的月，和飄着清香的荷花，我們徘徊久久。

四周是蟲聲，那麼清幽地，螢火蟲到處飛，像流星般的，滿佈在黑暗的角落，似乎也聽得悄悄人語，該是情人幽會吧。

「要是雲也在這裏，多快樂呢！」進說。

「可是，夢話呢，」我說。「衡，再說些吧，後來……」

「後來，我們就成了好朋友，知道她還只有十六歲，因為她的野性，我們就依着她家的門牌叫她「第十六號女性。」

時間這麼快的過去，那種嬌憨與頑皮的態度，真夠迷戀的。

「像對待自己妹妹般的對待她，然而又有些慚愧與自責，至少我們有一些帶有壞意的念頭，輕薄了這個小姑娘的。」衡在追憶中懺悔着。

「這樣的下去，怎麼得了呢？」進的嘆嘆。

「不要吧，我們還是這麼地年青，誰的命運都快樂的！爲什麼一定要戀愛呢……」梁的忠實的流聲。

「真的，聰明些吧！她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我們都憑着命運的手，抓住我們幾顆不同的心，暫時的湊在一起。過着快樂的日子。以後呢，一朝分離，又將怎樣懊悔已經過去的事蹟呢……」被梁引起我的心音，我有些心悸。

暫時的沉默，一層淡淡的陰影爬上了我們的心頭。我們知道人世的冷寂，先前不純潔的慾念都在夜色中死去，珍重着友誼的愛情，和我們天青色的心！

在廣闊的沙石路上走着，螢火蟲在我們的前面引着。夜的天空，明月疏星，深深地感動了他們和我。

離開這小島，我們又在清風擁抱中盪漾在湖上，划子一寸一寸地前進着，我們對於雲的純潔的友情更一寸一寸地加深了。

六

次日的清晨，我們遇見了她，在紫薇樹下。

「雲啊！」向她招招手。

「叫我幹麼呢？」

「來吧。」

跑到我們跟前，一雙打着問號的眼睛，不懂事似地望着。

衡苦惱似地瞧着我，猶豫着，帶着憂鬱的臉色，剖解了我們四顆純潔的心。

「願意你們都是我的好哥哥！」晶瑩的大眼，感激的表情，這種天使似的聖潔，真給我們一種無上的慰藉。

沉默着，接受了她親愛的稱呼，經過洗刷後的靈魂，比新雨初晴的天還美麗清淨的。挽着手，走到池邊，看金魚嘲弄萍藻在水面游戲。

「唱曲「雷夢娜」吧，小妹妹。」

「不唱！」

「跳次卻而斯登舞吧。」

「不會！」

「那麼夜裏遊湖去。」

「不去！」

衡懊惱了，這三個「不」字打傷了他的感情，慢慢地走向假山後去，淡然雲也跟着跑去，兩人隱在花叢中，我們懶懶等着他們倆，哀求聲，寬恕聲，未了大概是一個香吻（？）。

於是衡嘻嘻地走了出來，雲像一根手杖似的掛在他的胳膊上，

七

這麼純潔的友情生活，誰都希望永遠繼續下去，過着這「春天」似的光陰，要不是有樹梢熱風送來的蟬聲，我們又何曾感覺到這是炎熱的夏天呢。

然而「秋天」來了！

雲就在一天的清晨離開了我們，回到她要去的地方去。含了淚的眼睛，悲哀在她的唇邊強笑，幾聲珍重，從今又是道旁人！

我們不能挽回這「秋天」的命運，只是恍恍惚惚的，像是一個春夢。在青春的旅途上走着，偶然的相逢，卻又悄悄地離別，這中間不知揉碎了多少高貴的友情。

人生真是像飛絮一般的，憑着風的吹送，一會兒到東，一會兒到西，然而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生多少值得流淚的事呢？

不能忘記的是雲整個的身心，幾乎是世界上所有的聰明、美麗、活潑，都藏在她身上，有時候是野性的，粗暴，頑皮；有時候是馴良的，溫柔，嫺靜；含了這兩種不同的個性，就做成這麼一個誰都愛的姑娘。同想起來，她那時常打着問號的眼睛，和說着「好說好說」的芳唇，真是令人迷醉的。一見了她，哀愁會化做春風，憂慮會變作快樂的。而今，跟着命運的足跡做了天際飛鳥了！

不久的將來，我又要離開他們，飄零到海邊去。希望以後的生命史上充滿悲壯果敢的故事。不要再遇見雲或者像雲一般迷人的好孩子，讓她在記憶中漸漸地淡忘了吧！阿們！

祖母

平大高中 尹玉銘

「姐姐你看！」小妹哭喪着臉，鼓着小嘴，指着母親腳上穿的白鞋對我說。

以前每次回到家裏，我都感覺到這離開一星期的家庭，充滿了快樂的氣象。只有今天，快樂的氣象沒有了，卻變成一個淒涼黯淡的家庭。我詫異，我的頭有些暈了！心臟像被什麼東西緊壓着似的。

「爲誰？」我不知不覺的問了這麼一句。

「你的祖母去世了！」母親用微顫的聲音回答，她的眼有些紅了。「昨天夜裏，家中發來電報，說你的祖母去世，你父親接到電報，今天早車就回去了。」

我覺得奇怪！若在前兩年，我聽到這樣不幸，這樣驚人的消息，一定要放聲大哭。但是今天卻沒有。我聽了母親這樣的回答，一個淚珠都不曾落下來；只是直立的站着，頭昏亂得更厲害了。

我的心裏並不是不難過，實在是這兩年所受的刺激太多，我的心已經麻木了。前年和去年，最愛我的祖父、外祖父相繼逝世。現在，啊！現在又輪到我的祖母了！這樣一次次的刺激，使我脆弱的心上佈滿了死去的疤痕。再不覺得痛了，無論再遇到任何重大的刺激。

我癱立在地上。祖母的事蹟不斷的侵入我的腦中。

我能記事的時候，祖母已經快到六十歲了。她一共有七八個孫子和孫女，我是她的最小的孫女。因為她最愛我的父母，我的年歲又小，所以她愛我的程度比愛我的姊姊們好得多，無論食物、玩具、衣服，總是讓我佔先。

那時她的身體還健康，每日在母親做工或是到田裏去時，她總是不倦的哄着我玩耍。我餓了的時候，她便給我做種種的食物；煩悶的時候，她便教給我剪紙花，捏麵人，織蓆箕……我又常常的糾纏着她給我講笑話，講那些鬼怪嚇人和惹笑的笑話。她總不願意讓我有的一些不滿意，有一些不快活。可惜她不認識字，不然她一定會教我讀書。

我在祖母慈愛的懷抱中，受着她的愛撫，一直到九歲，一直到我進了村中的小學校。以後，我便不能常常的和她在一起了；不能常常的在她左右追隨着遊戲了。不能常常的在她的懷抱中撒嬌了！

因為讀書，在我的家庭裏，添了一種新的樂趣——每天晚上，她看着我念一遍學校裏所學的功課，也許是羨慕我的生活吧！她雖然不認識字，但是她非常喜歡聽我念書，喜歡聽我講學校裏的事。

她等我念完了書，講完了在學校遇到的趣事，便開始給我講故事。但是現在她不講那些無聊的笑話了，她講起她親身經歷的故事來——她會給我講過太平天國的故事，她告訴我「長毛」佔阜城時她逃難的情形，她給我講過義和團燒教堂的故事，她講過她會經過一個荒年，在那年人們喫盡了野菜和樹皮，人們餓死了一大半，因為那時的人不開化，寧肯餓死，都不肯離開家鄉去謀生。所以後來誰都不能維持生活，以至於有東西都換不到食物。

她會給我講過從前她怎樣過着困苦的生活——她每天夜裏要織布換錢，她忍受着一切富人們給她的白眼、壓迫。她所經過的艱險，受過的痛苦，一天天的說完了。每到一個段落，她便拿她從前所過的生活和我比較，勉勵我用功讀書，將來好給祖先爭光！

在我九歲的後半年，因為荒年，我和父親、母親來到北京。祖母因為不願捨掉家產，不願離開姑母，所以留住家裏。從此，我便和她分別了！雖然每年能和父親回家去看她一次。但是，回去幾天，還不能和祖母親熱夠，就要分離。那有什麼用？只是多添些想念的材料罷了！

一年年的過去，祖母依然和姑母住在鄉間。我每年回去的時候，總是講些北平的事給她聽，我告訴她北平多麼繁榮；北平的富人多麼奢侈。窮人多麼困苦，受壓迫。我告訴她皇宮多麼富麗，城牆怎樣高大。說到入神的時候，我便勸她到北平遊逛一次。她雖然很高興的答應着，但是她終於沒有到北平來，因為那時候，她已經七十多歲了。雖說她的身體還康健，但是她的頭髮已經白了，牙齒落盡了，背已經彎曲下去。她的確是老了！

最可紀念的，要算去年我回家的時候了。她雖然是那樣大的年紀，還因為我回家而親自去到一里多遠的市集，為我買菜；還因為我患病，親自到廟中拈香求籤呢！祖母多麼愛我！

舊曆年到了。我給祖母磕頭辭歲。她微微的嘆口氣說道：

「唉！磕吧！磕一次少一次！」

聽了她的話，我覺得黯然了！黯然的過了新年！

暑假將盡，我又和祖母分離了。當我走出村頭時，她將會經告訴我許多次的話，又鄭重的叮嚀一
次：

「這次不要再等一年纔回來，暑假時就回來吧！多回來一次是一次……」

她的聲音顫了；眼睛紅了我呢，強忍住流在眼邊的淚珠，笑着答應了她的話，安慰了她幾句，硬着
心走開。一出村時，強制在眼中的淚珠，竟無窮盡的瀉出來。走了幾步，再回頭看時，祖母也在拭淚。

漸漸的走遠了！祖母的身體，也漸漸的被朝霧樹林遮住。從此，我再不能看見祖母的和藹的面目，
再不能得到她的愛撫了。現在我纔知道，那便是我和祖母永訣的一天！

因為病，暑假時我沒有回家，不能履行祖母囑咐了許多次的話。她知道我病了，不斷的來信安慰
我，叫我寒假時一定要早些回家去看她。在前一月長功叔從家裏來的時候，她還給我帶信來，說不要
惦念她，她的身體康健呢！但是以後的信，便不是這樣了。每封信裏都是這樣寫着：

「……鄉間很不安靖，今年不用回來了！不用惦念我，也不用給我買東西，無論是食物，是衣服，我
都不需要……」

像這樣的信，我還是最近才見到。我不知道她爲什麼要這樣寫。是怪我沒有回家看她是怪我沒
有給她買東西？她不會怪我。愛還來不及呢，還能怪？是因爲家裏不安靖？長功叔卻說家裏很太平啊，
現在我知道了！到年終時，她已經不在人間，就是自己最愛的人，都不能隨意愛撫了。要別的東西何用？
不久，電報便帶着她故去的噩耗傳來，祖母已經離開人間了！

我直立在地上，默默地想。祖母的話，使我生了疑心，她告訴我要努力讀書，要忍耐，要為祖先爭光。但是我是不是應當按照她的話去做呢？

「努力讀書。」從小學到中學，我沒有一天不在努力用功。但是我不知道我學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我進學校有什麼用。現在，中學又快過完了！我還是我，出了學校以後，仍舊要依賴着別人生活。

談到「忍耐」，我更不敢相信了！她倒是忍耐了一生，無論別人怎樣壓迫，怎樣剝削，她向來沒有反抗過。她就懦弱的走完了一生，結果，她得了什麼反應呢？我難道也去學她的忍耐，再作一世被壓迫，被剝削的人……

疑雲漸漸濃起來，將想祖母的心遮住了。

一九三三，雙十節於平大高中。

回憶中的幾幅殘跡

蘇州華振女中 王婉容

輕輕地珍重地在靈海邊的雪地上緩行，偶然回顧我身後的足痕，有深深的，有模糊的，立刻感到喝了一杯清爽的醇酒一般甜蜜，但又悽惶地滴出惆悵之淚。在靈海中泛出一個水渦，由小而擴大，終於模糊，每一顆淚珠中，都含着無限追悔，留戀的情緒。珍重地收拾起來吧，把我生命道上的足痕！留戀的是過去，甜蜜的是回憶，往日的歡笑呵，就是現在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興奮

餐室裏的燈光下，我和父親在對酌，母親坐在旁邊用牙籤剔牙齒，一面和我們閒談；小弟弟伏在桌上剝一隻大福橘；桌子中央的一盆綠梅，吐著幽香！

父親放下了酒杯，右手支着頭在沉思，我夾着一塊鹹鷄放在口中細嚼，也無暇開口。全室中靜寂得很。只有祖母抽水煙的聲音，從廂房裏傳到餐室裏來。

「我在計劃一件事，父親開口了。昨天你說要把拜年錢捐助軍餉，我現在想犯不著把好好的錢去餵那班縣黨部的狗頭，現在翠報館在徵求炒米，你姑姑捐助的年糕，我想我家也炒幾石米托翠報館輸送到前線去，也盡一分我們的心，不過阿根又回去了，幾個女傭人那有這樣大的力氣做這般辛苦的事，所以還在遲疑。」

「真的，阿根已回去了兩天了，怎麼今天還不來？等一會到電影院去找案目阿金，托他帶個信叫阿根明天出來吧！」母親說。

「我去找阿金，爸爸！」我站起來，往外就走。

「孩子！披了外套去呵！顧媽！快些帶了電筒跟上去！這孩子要瘋了！」母親在後面喊。我沒有回答她！

街上委實冷得很，北風吹到臉上，好似一把刀，比剛才出來時還冷上幾倍。我把頭縮在外套裏，酒是早已吹醒了。跨進大門，穿過院子，走盡長廊，踏進餐室，把外套向藤椅裏一擲，疲乏地倒在椅裏。

「怎麼了？孩子！沒有找到麼？」父再注視着我問，和驕地，

「電影早已散了，阿金不知到什麼飯店裏去喫晚飯了。爸爸，阿根不來也罷了！炒幾石米費什麼力？有我呢！」我又忍不住從椅上跳起來，真興奮極了。

小弟弟從後面遞過半隻橘子來，我嚼着橘子。母親站起來替我添上一杯熱酒。父親在對我微笑地點頭。

清早跳下床，拉開窗簾，呵！好大的雪花呵！屋宇，樹叢，還有鄰家園子裏的茅亭上，都堆着積雪。天氣雖然冷極了，可是不能凍住我一顆火熱的心！

早餐也沒心緒用了，換上皮鞋，裹起圍巾，呆立在父親身旁，看他洗臉，嗽口。大人們真有耐性，無論什麼大事要降臨到身上來，還是那般鎮靜，那般安閒。

踏着積雪，走到西城外，向一家米行裏糶了五石米，叮囑夥計送到家去。再跟爸爸在寺前芝陽觀裏買了十五個放麵粉的空又袋，回到家就開始工作了。

顧媽的力氣最大，炒大鍋子，龍弟的奶媽炒中間的一隻，小鍋子是留給我了；宜兒擔任燒火，我把米放在鍋子裏，拿鐵刮用力地炒，看見米發黃了，便把它盛在淘籬裏，再把白米倒在鍋子裏；爸爸和玲玲擔任的把籬裏的米倒在又袋裏；母親拿着線和針兒縫袋口，芳妹和小弟弟跳跳縱縱像小麻雀一般，在人羣中竄來竄去瞧熱鬧。每個人都興奮地，米屑也在空中飛舞，又落下來停留在人家的髮上，衣服上。

「孩子，你息一會吧！當心累了！」祖母托着水烟筒顛顛地走到廚房裏來。

「我在樓裏才累呢！又要讀書，又要自己洗衣服，還要自己吊水，炒幾石米那裏會累了。」我想不過話兒沒有說出口，恐怕祖母知道了，又要心痛。在我的腦海中，跳躍着的是一個個武裝的戰士，在號角聲裏，大家蹲在草地上，左手擎着一杯水，右手在叉袋裏抓一把黃黃的米，往口裏送，喫得又香又有味兒！

當母親在縫最發一個袋時，芳妹寫了一張紙條，放在裏面：「勇敢的戰士們！拼着死命向前呀！」當車夫拉了許多米袋，隱沒在銀光中時，我的心兒才寧靜下來。到了晚上，才覺得右臂酸得不得了，我不懂爲甚麼我會這般嬌弱起來了！

午 後

今年春季，我們一級的同學，都沉醉在看電影，讀小說，唱歌和繡花中。

午餐後，從宿舍中走進教室。室中靜悄悄地沒有一些聲息，只有飛鳥的影子，時時飛過窗前。蜜蜂迴旋在花朵叢旁，嗡嗡的鳴聲，正像遠處大風琴的沉音一樣。英倩低着頭在繡枕衣上的花朵，蘊在看一本病夫的魯男子；梅在看一張慧帶到校裏來的電影說明書。

「怎麼這般勤？不是趕嫁？」張先生在研究院還沒畢業呢！難道你們的婚期提早了？我和你是同鄉，喜酒有得喫吧！」我坐在英的身旁，和她取笑，她沒有和我分辯，只對我瞪了一眼。

「你老是喜歡紅花綠葉的，何不用這雪白的軟綢，繡上淡藍的花朵呢？你看我的不是比你的淡雅得多了？不過我的手真不行，總是熱烘烘的容易出汗，鮮豔的絨線，經不起一捏就變成黯淡了，所以只能在比較涼爽的清晨繡一會兒。我看英的穿針引線，真溫柔可愛。」

「所以大家稱你是熱情的姑娘呵！」英報復了。

「她不但熱情，血也是沸着的，血管將要爆裂了，所以手也常熱得不得了！不信讓我來摸！」倩知道我最怕癢，所以利用這弱點來作弄我。

「你們不知道呢！我的血早已凝成冰塊了，心也碎了！」我故意苦着臉說，又忍不住好笑起來！

「文學家總帶憂鬱色彩的！」梅也幫她倆來欺負我。我知道不是她們的對手，所以不再開口，卻對他們裝了個鬼臉。

「來吧！常熟姑娘！誰叫你離開我呢？所以她們欺負你了。來講魯男子我聽吧！這件事發生在你故鄉的，你總有些知道的吧！唉！雲鳳死得好慘！」這是蘊說的。

「你是我生命的安慰者。我怎能一刻離開你，我以後不再離開你了，好姑娘……雲鳳死得可憐麼？我卻不愛太平凡的死，在床上病了好久才死，有什麼意思？小雄其實姓周，雲鳳姓楊，和我家親戚呢！我祖母常把這件悲慘的故事講給我們聽，逗得我們常潤溼了眼皮……」大家都靜悄悄地聽我講，忽然一陣和諧的口琴聲，在後面吹起，我才停止了講話。同時一陣尖銳的歌聲，從五個人口中發出來，合着口琴的音調，在全室中盪漾。

宴會

「今天我們的級友會要在四時後開一個結束會，請諸位準時出席，會場是在花廳上。」級友會長克桂站起來報告。

「討厭！我國文還沒有讀熟哩！」

「真的，佛脚也來不及抱了，聚會，聚會一次，至少要二小時，管它的，我要溜了！」不知那裏兩位在咕嚕。

「我來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霞言站起來說：「等一會說不定有喫的哩！元旦日季昭先生本來要請我們喫糖菓的，後來因為人數不全，所以沒有成功，我想她不會失信的。」我們聽了，都快活地笑了，在每人的腦筋中，現出許多糖菓，在圓圓的盤子裏。

四時後，大家在花廳上的火爐邊坐定了，一個也沒有溜走，桌子上雖然還是空空的。不過季昭先生還沒有來哩，來了自然會把糖菓帶來的。

「努力努力前進莫觀望……」不由自主的大家高聲的唱起級歌來了，每個人的口邊，現着希冀和頑皮的輕笑。

「怎麼還不來？恐怕喫不成了吧！讓我來瞧瞧！」梅耐不住了，一把拉了我就走到窗邊去張望，雖然後面我們的大姊萍茵在笑我們孩子氣，我們卻顧不得了。

「啊，來了！手中還托着一隻盤子呢！大約裏面是餅乾了！」我們聽見級任先生來了，連忙悄悄

地溜到了原來的座位上，全室頓時寂靜下來。

唉！有什麼盤子？季昭先生不是空着兩手走進來了麼？那麼大約是我們眼花，沒有看清。坐在我右邊的茗文，低低地說了一聲：「失望！」

失望比剛才快活的程度更高，大家無精打彩的討論了一會關於級會的事，不過季昭先生不知爲甚麼是望着窗外。

「有什麼好的意見快些發表吧！時間不早了，何況在考試期中的光陰，更應當寶貴！」蕙麗站起來說。她意思是「有什麼好吃的快些拿出來吧，否則我們要走了」的話。

「對不住！請等一會兒，讓我走一走出去。」季昭先生出去了，進來時手中托着一盤匙。

「送我們每人一把匙麼？也好帶回去好酒釀喫。」這是我說的。

出人意料之外的，接着進來了幾位傭人，手中托着一碗碗熱騰騰的餛飩。

「請用吧，這是粗點心。」主人儘管謙讓，我們大家都沒有回答，因爲誰都沒有空的嘴！

蟋蟀的悲劇

蘇州私立女職中師一 余其華

「弟弟，你快來！」

他不知在做什麼。鉛沉沉的雲，濕的風吹着人，沉悶，迷濛，模糊。雨點從葉子上慢慢地一滴一滴地掛

下地來。地上是潮的泥；沒有一絲聲息；細細的聽，只有泥土在喘氣。

「什麼地方？」弟弟手裏拿着裝蟋蟀的竹管和蟋蟀草，躡着腳走來，低低地問我。

「我們找找看，」我說。

濕的風，灰色的天空，蟋蟀的嘶號，我們沉默着。

弟弟輕輕地走到牆下，把東西放在地上，翻開一塊磚來。兩只蟋蟀一先一後的亂跳。我趕着一只捉，三跳兩跳，終究被它逃走了！而弟弟卻在那邊得勝地笑起來。

「不要弄折了腿，」我也笑看說：「我的一只逃了。」弟弟把新的俘虜裝到竹管裏去。

到張上燈的屋子裏，我們才知道這個新俘虜的一條腿已經拐了，然而它在泥盤裏爬走的時候，又怡然自得地張着翅膀叫起來。

「鬥鬥吧，」我說。

於是弟弟就拿了另一個養着蟋蟀的泥盆，把那個俘虜放進去。兩個先是沿着盤壁向相反的方向跑，兩條弧線漸漸接近，那個新俘虜急急迴身避讓。

弟弟似乎感到失望，喃喃地說：

「準要折了腿，準要折了腿！」

果然，飄歌的音波在盆的壁上畫出了悠遠而淒清的符號。拐了腿的失敗者，跳竄和擊撞亂在一起，一條小小的腿，靜靜地很舒適地躺在盆裏。

我愕然了，我想這位可憐的英雄，正得意它的戰績，決不知道自己也是泥盆中的囚犯。我又不爲失敗者難過，羞恥，我祇厭惡那種當事者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戰爭。

颯的風吹着人，迷濛，模糊。那悠遠的淒清的音波，像平靜的池水投入了一塊石子，向四方盪漾開來。

鞭策

蘇州景海女校
吉 敏

足足下了一天的雪了。今天被黃澄澄的陽光照着，街的兩旁屋檐上的雪水，好似雨點一般落到地上。車輪在雪已溶成水的街上旋轉，濺起了無數污濁的飛沫，啊，好一個純潔的白銀世界，爲什麼這樣迅速的變成了一個處處令人厭惡的所在呢！

我坐在冰冷的車子裏，默默地想着。看了車夫的一雙赤紅色的脚在污泥及水潭中亂跑，心中覺得起了一陣的心酸與不忍。

「『』……」

「甚麼聲音」心中這樣的想。

「笨東西，再不快一點走，哼！討打。」車夫帶了譏諷的語氣說着。

他那譏諷的話刺進了我的心，把全身的寒冷，戰慄都給捲了去。我側了頭向後看着：「唔，原來是這個東西——一羣豬。」

唔，原來是這個東西——一根鞭策。

唔，原來是這個人——趕豬的。

一羣豬，在嚴厲的鞭策下，只得暫時極馴良的屈服於主人威嚴的指揮下。雖然牠們感到痛——不可忍耐的痛——但終究不敢回過頭來奪了那根鞭子，將給牠們痛苦喫的人一些報復啊！牠們也是有生命的吧！牠們的生命與趕牠們走的人的生命究竟有甚麼異樣？況且，那人是一個人，一個人只有一隻手及兩隻腳；牠們是成羣的，一羣中有許多的前腳及後腳；牠們的力量該比他大，牠們的能力該比他多，但爲什麼只見他的壓迫牠們，而不見牠們的反抗呢？是的，牠們不能反抗，因爲他手中有鞭策。空手白白的牠們到底敵不過滿握着權柄的他哪！

我對於那些可憐的豬暗暗地抱着不平，但這有甚麼用處呢？心中的暗暗抱不平與牠們有什麼相干呢！

車子跟着車夫的氣力向前進，豬羣受着鞭子的驅打也向前進。豬哪，猛醒啊！別做熨斗下的衣服，別在威權之下睡覺。把你們的腳將那根鞭子抓來，用你們的齒將那根鞭子咬斷，咬斷，從此纔不再受鞭策。

書

湖北省立師範 陳特夫

一 我喜歡書，我看見一本書時，恨不得一下就知道牠的名字和作者；然後，假使可能的話，就翻翻牠

的目錄，一頁兩頁地把它翻完，再就讀其序文。因此，有許多朋友讀書正到高興的當兒，一被我看見了，總要從他們的手中奪過來。甚至我看了的書，一見別人手中有這本，我也有興致奪過來翻翻。這種癖性，我從未計較牠的好壞，一直繼續到現在。

我愛逛書店，這唯一的原因，不待說是因為牠裏面藏着許多書。但是，我進去一次，總要下決心買一本書，或者至少買一份小刊物。實在，伙計們的銳利眼光，會刺激得人臉兒通紅，汗流浹背；買書了，就是在店內多逗留一會，似乎也問心無愧。不然，那陳列窗裏也夠飽眼福了。舊書舖裏似乎自由點，價錢也公道些，大家都到舊書店裏去呀！但是，並無敝親友在開舊書店，敬此聲明。

一個人最好沒有什麼嗜好，就是說，一個人最好一切都嗜好，一切都不嗜好；否則你真的酷愛某一件事物時，未有不發生悲劇者。即如我愛書一道，也嘗了許多辛酸的滋味。

四年前，我日夜做夢，在那裏拾得一束鈔票，把各種我所要的書都一齊配全；或者寫一篇稿子，一鳴驚人之後，於是連做幾篇，投到各書局裏去兌書。夢雖未成，夢雖已醒，卻從自己的腰包裏掏出錢來製了兩籃書，願已償矣，書又無處可放。搬回鄉裏，革命家來了，要的拿走了，餘下的付之一焚，現在到那裏去尋出牠的灰燼？

秦始皇焚書坑儒，後來有許多人做文章罵他。時代進化了，現在要找出仁君如他者，不可得矣。他焚書，固然未必是他自己動手，卻不是藏書者自己拿出來焚。現在是自己焚自己心愛的書的時代了。一次，一個朋友，放了一捆書在我那裏，着人來取，我留着了；及後，還書的時候到了，卻找不着他的住址，

便把這些書伴着一塊冷石長沒在水裏。

人是聚散無常，書也如此。一本新書還沒有看過一遍，朋友來借，你能不答應嗎？借去了，多半從此永別矣；就是一本放在箱中久不過問的書，別來也覺相思苦，非友人健忘也。實因其更有大於還書之事也。

嘴要飯來餵，眼睛要文字來刺激。時代的落伍者，電影偏代替不了書本。一次同友人L君路經沙市，因為他帶了一本光慈詩選，竟連帶我坐了五天公安局。天乎，命也，書竟不能與我脫離關係也耶？

年紀漸漸地大了，經驗也逐漸地豐富了，什麼事情都淡薄了，買一本書也必得瞻前顧後。朋友從異地寫信來要書時，也不吝惜了。從此一切熱情，一切豪興都去矣。

啊，黑煤，

一度的燃燒，

便失去了一切的活力，

雖然你只蒼白了些許！

二十二年三月九日

山 邊 的 幼 桐

湖北省立師範

陳特夫

在一個小山之邊，站着一顆年青的桐樹，兩丈多高，一雙人手差不多就能握着般的粗細——這

麼一段苗條的身材，在它覺得是高雅不過的。

從山脚走上山頂，有一條白路，也僅僅只有這一條路。這顆幼桐是站在路之中央，想上山的人們先得經過這裏。它高傲地站着，穿着四季青的衣裳，上面刻着許多花紋，頭上是輕鬆的髮，隨風舞蕩。

「啊，那最初的一刀呀，那刺傷我心的一刀！」輕風吹過後，它回憶，歡樂中帶着苦笑。

人是一個自私的、怕死的動物，這短短的一生委實使他們有點難捨。爲了不能挽回這種命運，於是拿起鋼叉，鋒利的白刃，拚命地向大地上刻出他們的痕迹。於是這顆樹遭了殃，在它那樣年幼的時候，實在找不出抵抗的辦法來。它忍受着，幾乎痛死了。

「爲什麼刀叉來得這麼多呢？」這真是不能解釋的謎，它簡直的體無完膚。

太陽很多情，月姊也太有意了，他倆安慰它，給它以食物。人們也放棄了它，它得了自由，慢慢地甦生過來了。但它不知它的成長就是人們所最希望的。

苦痛的影子一天淡薄一天，它反而覺得人們刻了它，足以自負。也許不如此，它就不能成長了。

「我是一個成功者的模範呀！」

他高傲地站在那裏，身上滿刊着新舊的格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還有王八，有些字是倒立着。幼小者喲，一個人，特別是年青的，不登山是不行的；因爲山是那樣的富於神祕性和引誘力啊。可是它，這顆幼桐，站在路之中央，帶着輕蔑的味道，俯視下面，說着，復說着：

「你們要就不上山，否則先得來我這裏受一頓教訓！」

夕陽

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上海正始中學 姚慎機

夕陽染紅了西邊的天，黃昏又緩緩地來了。

一天的功課已經上完；我悠閒的站立在樓頭，向着窗外的景物閒眺。秋風已經起了，吹老了年青的天；吹落了嫩綠的樹葉；也吹涼了溫暖的空氣。從樹林裏飛出來的烏鴉，一聲不響地在天空迴旋，迴旋。沈浸在暮靄裏的一切，都帶上了幾分憔悴。這是一個惱人的秋天的黃昏啊！

對着這秋天的黃昏，對着這黃昏的夕陽。我的腦子裏又是在做夢了：做着那些旖旎可愛的夢，黃金色的甜蜜的夢，一旦去了就再也不回頭的童年的夢。

從我這許多祕密的又是寶貴的夢境中，立刻喚醒了我多年來的一段記憶。

那時，我還只十三歲，在自己家鄉的一個縣立初中裏讀書。爲了我底天性笨拙，對於學校裏那些有用的功課，感到嚼蠟一般的無味。反而對於那天才學生所不屑學的圖畫，卻覺得有深切的嗜好和興趣。這樣，畫筆和顏料便成了我親切的伴侶，家鄉的山麓湖邊便成了我底家。

一天，也是這樣的秋天，也是這樣的黃昏。我又從學校裏帶了幾張畫紙，幾枝畫筆，一盆顏色，到附近的郊外寫生去了。

那是一個很廣大然而並不荒涼的郊外。在那裏，有一座玲瓏的小山，山上有蒼翠欲滴的樹林，紅

得淒豔的楓葉，古色古香的佛廟，又新又舊的茅亭。登上山去，可以望見滾滾東流的江水和在江水上飄來飄去的船帆。那裏，真是作野外寫生的典型的地方。

當我走得剛到遠未到那裏的時候，我已經看見山脚下放着一個畫架，在畫架旁邊坐着一個人，低着頭在那兒作畫了。好奇心驅使我走得快些。但一到那兒，我並沒有冒昧地走到那人背後去望，並且一點也沒有驚動他。因為我忽然想起教我畫圖先生的話：「當別人正在用心作畫的時候，你們最好不要去觀望他，尤其不能隨便批評他。」

於是，我就靜悄悄地在草地上坐下了。將用具拿出來，用心畫自己的。然而奇怪得很，這顆心無論怎樣定不下來，眼睛尤其要想落在那人的身上，就是短促的一瞬也好。後來我就一面作畫，一面望他。畫的成績很壞，許久，紙上祇有兩朵路旁的野花。可是望的結果倒很好。我望見他是一位年紀已經在五十歲以上的老人。穿着一套銀灰色的舊式西裝，戴了一頂充滿了雨跡和灰跡的呢帽。身體雖然微微的發胖，可是並不健康，這是從他那不紅潤的臉上可以看出來的。我老是望見他向着西方凝視，料到他是在望落日。果然，我再望他的畫紙，那上面是有一片通紅的夕陽。

最後，不知是一種什麼奇緣，使他掉轉頭來，望見了我；他很柔和的向我笑了一下。接着我就聽見他親暱地問我：「孩子，你來做什麼的啊？」

我是很怕人看我這幼稚的畫的。所以，並不忙着答他的話，而先忙着收拾起自己的畫。誰知這老人眼睛非常靈敏，早已發覺我在做什麼了。

「好孩子！你原來也是在作畫。給我看看吧！不要緊的。」說着他就走到我身邊來。

我也跟着站了起來這時，我感覺到非常的羞澀。一個十三歲孩子的畫，也配闖進老畫家的眼簾嗎？那時我這樣想。誰知他看了之後，非但沒有譏笑我一句，而且和我的圖畫教師一樣，還帶着溫和的口吻讚美了幾聲：「很好，很好！」

「老先生，你也很喜歡寫生嗎？」我說。

他不做聲，祇笑着向我點了點頭。

等到他後來發覺我注意着他底畫，就鼓起精神來向我談話了。他說的是：

「我現在不行了，畫得沒有從前好。不但畫的精神沒有年青時活潑，就是用筆也不像那時愉快圓活了。你看，就在這張畫上看來，已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證明了。沒有情緒，沒有生氣，僅僅是一張塗得五顏六色的紙。孩子，你以為是不是呢？」

那時，我怎麼回答他？可憐我什麼也不知道。

「你看也是這樣嗎？」他追問了。

「不，一點也不，老先生的畫很好哩！」我說這樣的話，並不是虛偽的恭維他。因為我在他的畫上，找不出什麼不滿意來。

「孩子，你真好啊！」他快樂的說，還摸着我的頭。

「我喜歡你，我佩服你，你真是一個好的孩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接着一口氣講：「你非常

的聰明，尤其是有繪畫的聰明。是將來最偉大的畫家。孩子，我現在希望你努力，努力！」

「你今年才幾歲？」他接下去問。

「十三歲。」我說出這三個字，覺得很難為情。

「很好，很好，前途未可限量。」他一面說着，一面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跟着換了一副態度，繼續講了下去：「我是老了，我無用了。你們年紀很輕，好像是朝晨初昇的太陽。而我，真可憐啊！已經像行將逝世的夕陽。」

「孩子，你可知道，朝晨是一天最有作爲的時間，青年是人生最美麗的一段嗎？你現在年紀很輕，正好比是初出的太陽，沒有悲哀，只有快樂；沒有感慨，只有希望。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一切都使你感到圓滿，便利，還有比這更值得驕傲的嗎？」

「可是，一到中年，苦痛便加多了，啊！滿眼都是障礙，滿眼都是荆棘。本來，你要這樣的，徧徧使你不能，你理想中是一定勝利，結果往往變做悽慘的失敗。」

「再到了像我這樣的老年，那更不值得一說了。明明想發憤做一件心願的事，不是受自己的體力限制，便是受客觀的時間限制，結果總不會成功，常常是失敗的。啊！人生一到了老年，就祇有回憶着過往的快樂，來安慰孤寂的靈魂；或者祇有做人生戰場上的旁觀者了。物質上享受比較優越些的，也只有希望再多享受些時候，否則，就只能盼望着，盼望着早些和這淒涼的人世別離啊！」

「現在，我是老了，我無用了。幸虧年青時曾學了這玩意兒——你不要笑，孩子！像我這樣人心目

中的圖畫，已經是一種消遣的玩意兒了。所以閒來無事，尚可拿牠來消磨光陰，安慰心裏的寂寞。

「孩子！我很幸福，今天在這動人的郊外，能夠看到年青的你，使我那死去已久的童心，得了一剎那的復活，我覺得你非常的可愛，你底圖畫尤其是可愛，好好的向前努力吧！乘着你這年紀輕輕，好像初昇的朝陽一樣！」

說完，他就用那一隻怪可愛的手，在我的肩上輕微的拍了兩下。我擡起頭來，癡呆地望着他面部的表情——啊，在他那憔悴的臉上，是有着無限的沈鬱，無限的傷感，無限的繃縮。我的幼稚的心上，也無緣無故的蒙上一層灰暗的網了。

我是在想：他既不是我家的什麼人，又不是我的先生，並且，他連認也不認識我。爲什麼向我講那許多話呢？爲什麼向我發那許多感慨，又希望我努力呢？因爲那時我年幼無知經驗薄弱，多少總將這會事當作一種意外的奇遇。

「天要晚了，還不去嗎？孩子！他那慈祥的問話，將我從無謂的沉思中驚醒起來。

是的，天色漸漸的黑了，西方的夕陽，已經從鮮紅而淡紅，而變做一條黃光了。這時我應該回學校喫晚飯去了。於是我便有禮地向他一鞠躬，並且嘴裏說着：「我永遠地記得老先生的話，」和他告別。年幼的時候，總是非常忙碌的，今天跑到這兒，明天跑到那兒，一顆野馬似的心，更不知道要分多少地方來放置，那裏還會記得他，和他那一片真誠熱烈的教訓呢？

一天的黃昏容易消逝，一年的秋天容易來到，彷彿夢一般的，四五年的光陰悄悄地過去了！

今天，我偶然地站立在樓頭閒眺，望着這秋天的黃昏，望着這黃昏的夕陽，使我聯想起這古老的記憶，我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慚愧，因為從那時起，非但因為弄着自己不願意的功課，而沒有能夠再握書筆，就是別的學問也是一「塌糊塗」。啊！然而青年時代已經一天天地向我告別，告別？金色的朝陽已經東裝，距離夕陽時代還會遠嗎！

黃昏

絲心

心明從××公司辦公回來，坐了一路電車，又等了半天火車，才算到了江灣。回到家裏，換件便服，喫一個蘋果，踱到洋台上來。

新鮮的空氣，混合着樹木的清香，隨風迎面吹來。他深深的一口，好像一直吸到肚裏。精神即刻清爽不少，感到異常的清醒和愉快。他斜倚着綠油油的鐵欄杆，向外遠眺。

夕陽已經靠近地面，血紅色的光輝，照耀着天空，將那如帶一般的雲，映成黃金色。靠近地平面，有一層紫色的霧，在輕輕的上升。濃綠的樹木，薄薄地掩着枝條，在夕陽斜輝裏，微微地搖動。地上長得可怕的黑影也隨着亂晃。遍野的秋蟲在合奏着歌曲，牆角下的金鈴子在彈着曼它鈴。時候已近中秋了。一種無名的情緒，輕輕的——好像霧一般——濛在心明的心上。他感覺到一點兒鄉愁，一點兒寂寞，一點兒空虛，一點兒回憶……但細細的分析起來，卻似乎什麼情緒也不像。只覺得有些難過罷了。忽然這情緒在不知不覺中，又隱匿了去。再也勾不起來。心明鬆了一口氣，開始回憶舊事：「從前

在中學校裏，這時候我在幹些什麼事呢？」他這樣問着自己，於是那中學時代的生活一幕一幕的在他眼前展開。

他初進學校的時候，只覺得人地生疏，沒人談話，沒地方玩。於是他看看書，看得悶了，倚在樓梯上面的欄杆上閒眺。多半在黃昏時候——正像現在一般。但那時他在想家，他想着家裏的姊弟和母親。他似乎看見繫着藍圍裙的母親，從廚房裏出來，端着一盤炒麪，慈愛的笑着叫他喫，他竟好像聽見母親的呼聲。他又想到自己向母親糾纏的時候，母親是多末的傷心失望，不禁悔恨得流淚，幾至失聲哭出來；他又想起自己曾經打過姊姊，姊姊躲在門後，怕得像什麼似的。那姊姊可憐的態度，浮在他眼前，他又深深的懊悔，嘆氣。有時他傷心極了，就回房間寫一封充滿熱情的家信寄回去。而他最快樂的一件事，也就是接到一封家信。

過了半年，他慢慢的在學校裏混熟了，也就不大想家。家信一封一封的少下去。他常常躲在房間裏用功，什麼幾何啦，代數啦，英文啦。他寫了這樣，又要念那樣。本來自己的程度低淺，不得不用點功。

每日黃昏的時候，他已看得頭昏了，就跑到操場上去看看，有沒有機會打球。那多半是沒有機會的，幾個老資格的運動員佔據着球，只顧自己傳遞着打，誰來理會他？於是他又回來，站在樓梯轉角上，倚着欄杆，望着那光彩四射的夕陽幻想。這時他的心情有點兒寂寞和沉悶。

他升了一級後，各門功課都有基礎，都跟得上，也會邀兩三個同學去打球，資格漸漸老起來。但是

因此自大起來，對於「老學生」再不像從前那樣處處肯喫虧，肯退讓。偏偏同房間的一個老學生脾氣很壞，於是吵鬧了半年。最初只爲了一件小事——也記不得什麼事了，他倆感情交惡。此後那位同學在房間裏走路故意踏得地板蹬蹬作響，房門「碰」「碰」的用力關，吸香煙的時候，把煙灰向心明這邊吹，處處都是挑撥的舉動。心明於是生氣，煩躁，他想搬開，卻沒有地方搬，想忍耐又忍耐不住。有一天，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倆大聲吵罵幾至動武。附近的同學都跑來看，有的上來解勸，才算勸住。

那半年他一直過着這種煩躁不安的生活，天天吵罵，生氣，簡直沒心讀書。如今回想起來，要算那時最倒霉了。

但是也就是從那半年起，他才懂得怎樣擇朋友和交朋友，怎樣修養自己的品行，怎樣避免兩人間感情交惡。他在日記簿上寫着刻苦自勵的話，如：「要寬洪大量」「不要計算別人的錯處，要常常想自己的過失」「處處肯喫虧的人，才是最聰明的人」「要同情別人」……雖然這幾句話到現在也不見得能做到，但是從此以後，沒同誰吵過嘴，大概是這種自勵的結果吧。

在無意中，他遇到一個終身忘不掉的同學。這同學名叫L，年紀比他長兩歲，身體瘦長，鼻大髮稀，眼睛凹入，射出一道堅決、倔強和熱情的光。他走起路來，總是搖擺着身體。心明一遇見他，如有夙緣，馬上便接近他。心明用最謙虛最誠懇的態度同他談話，同他接近。於是他倆成了知己之交。而此後的一年，心明就是同他住的。

不久，心明知道他的朋友是一個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他曾熟讀各種社會科學的書，明瞭各種

社會主義比教授「社會學」的教員知道得多。他的書架上滿是社會科學的書，找不出一本小說。他反對各種攔殘人們個性的規律及事制。他主張以信用和互助的精神來建造理想的社會。他信仰××主義。心明受他那高超的思想的薰陶，開始了一種新生活。

那時正值一般青年大談社會主義，組織會社互相討論、研究、辯論、吵鬧。書坊間社會科學的書一時風起雲湧的出版。心明看了這本，又看那本，想想這個道理，又想那個道理，總是弄不清楚。他常常質問他的朋友——Z I，經過Z I的一番解釋後，他才恍然大悟。但是再多看幾本書，又糊塗了。書越看得多，越糊塗。

那一年，在這種社會科學的迷霧中度過去了。

再度開學的時候，心明接到Z I的一封信，信裏說他感覺得現代的教育無意義，不再讀書，到福建去了。

心明失去了Z I，卻又交上一位新朋友——G S。兩人情意相投，過得很好。

這時，社會科學的思潮，漸漸的消弱下去——大概是一般青年越研究越糊塗，終於放棄的緣故。心明對於社會科學也隨着冷淡起來。

這時，已是最後的一學期。心明念着哲學和經史子集一類的書了。他終日與G S辯論各種哲學問題，人生問題，也弄得莫名其妙。

在不知不覺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卻隱隱的躲在他們所常辯論的人生問題後面，隨着來了。那是

「出路問題。」

每值黃昏，他獨自倚在教室前的欄杆上，沉思着。他的心頭時常被將來的出路問題所縈繞。「幹什麼事呢？叔父說過，假如我要當教員，他可以在××小學校設法，那末我去當教員嗎？不，那種喫粉筆灰的苦生活，實在幹不來。那小學校的經費又不充足，拿不到多少薪水。何況我口才又不行。」他想到這裏，只是頻頻搖頭。

「那末到舅父開的小店裏當賬房先生嗎？這事也不大好，一個中學畢業生，當一個寫賬的，被別的同學知道，遭他們譏笑。但是這事不幹，那事不做，沒有出路……算了，且看吧，如果實在沒有辦法，還是當賬房先生去吧！在舅父家裏住着也很適意的。」他有時這樣嘆幾口氣，說幾句自慰的話走開了。

畢業考試完後，同學們互相問着將來幹什麼事，心明處處只聽見大家吵着要升學，於是別人問他的時候，他也假說「考××大學。」其實他那裏有錢進大學呢？

畢業後，心明再也料不到既沒當賬房先生，也沒作教員，卻考進××公司當辦事員。親戚們談論起來，好像很體面，其實他細想起來，比當賬房先生或作教員也沒好多少，原來各種職業都各有其好處與壞處的。

心明想到這裏，不禁笑了。「在學校裏爲了出路問題，天天發愁，如今想來，真是傻子。」他這樣微笑着自語。

夕陽已落下，只剩一些紫色的光輝浮在地平線上，慢慢的模糊下去，天色暗曠起來，霧氣逐漸加重。心明倚着的欄杆，不知在什麼時候潮溼了，有一點兒涼意。

他慢慢的從洋台上縮回身，忽聽得客廳裏一陣碗筷聲和弟妹的吵鬧聲，才知道已是晚餐的時候了。

小學生活的回憶

黃富毅

一

在一間狹窄黑暗的房子裏，中間陳列着幾張高而且大的桌子，十幾個蒙童圍坐着，帶着恐怖的眼光反視着對面坐在籐椅上抽着水烟的年高的先生，口裏不住地念着書，好像和尚念經一樣地急促。桌面上的硯臺和書本非常狼藉，薄薄地被蒙上了一層灰絲。先生是一個人佔一桌的，他所處的位置是靠看窗子，最爲明亮。他桌上的東西比較多些。靠左角上放了一部康熙字典，這就是我們先生的先生了。上面押着幾塊大小不等的教方，算是維持秩序的工具。據說，我們這位先生是前清時進過學的老秀才，小袖子高領頭的青布大馬褂，他從不輕易更換的；更有一條很長的辮子，吊在他的背上。據說：「這條辮子是容易才留下來的；革命黨入了城，警察在街上拿着快剪舉行強迫剪辮的工作，爲了這他足足在家裏躲藏了好幾月，不曾上城過一次……」所以他對於這條辮子便覺得無上的珍

奇，到現在還是每天由師母費上一個鐘頭的光陰，梳得光光的，更添上了一條元色絲繩助美。這一切就是我開始讀書時的遭遇。

記得上學的那天早晨，日光已照滿了窗格，母親幾次的來喊我起來，我都假裝着熟睡避過了。最後母親便把我硬拉起來，我只得躊躇地抵抗着；因為我平時常聽到在那裏念書的小朋友說，他們爲了一句「馮秦褚衛」讀做「洪家姊妹」時，就會受先生重大的打罰。這些話早已給我一個莫大的恐慌。現在一旦叫我也到這個牢獄裏去受刑，自然是十二分的不願意。我忸怩地鬧着，最後使平日最愛我的爸爸，也引起了怒火，他拿木柄不由分說地在我的頭上亂敲，頭上立刻起了一個大紫塊。媽媽忙把水粉給我搽上了，並且暗暗地給我十幾個銅子，買糖喫。爸爸卻還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鐵青着臉發氣。我終於抽抽咽咽地上學去了。拜過了孔老夫子，再拜先生師母，回頭看看和善仁慈孔老夫子的像，似乎正對着我微笑，大概是嘲笑我的頭上的紅腫塊吧！可是卻又爲什麼笑得這樣的柔和呢？

時間是迅速的，很快的已給了我半年讀百家姓的經驗。天氣逐漸的增加了溫度，照例的，每日先生一面抽着水烟，一面帶着嚴厲的目光在我們的身上打旋。他偶然向窗外遠處的田野上望，看見他所切望的禾稻已由嫩綠而變成青黃色了，臉上不由得現出一種安慰的微笑。室內已是寂靜了，同學們竊竊私議着計劃着放「稻假」後的玩所。「讀書呀！」先生忽然發出嚴厲的喝叱聲。同學們急忙歸正了坐，挺起了身，立刻唧唧唔唔地起了比前更高的聲浪。

午後先生照例要午睡，我們在這個時間自是專門練習寫字，不敢發聲，祇有先生熟睡的鼾聲，點

跟着室內的靜默。忽然阿土和阿福爲了桌面上的地位佔得不平均，引起了爭吵，先生被他們喚醒了。正把頭抬起來時，不料他的那條珍貴的長辮子卻被籐椅吊住了，發生阻礙。先生一陣慌亂，同學們引起了一種得意的暗笑。這是老學生所做的事，誰也不敢吐露一句。老學生用一種暗號，意思是叫我們快讀，於是室內怒潮般的聲浪，又復活起來。當先生耐性兒把他的辮子從睡椅上解開後，他便拿起教方在桌上沉重地一擲，讀書的聲音像夏雨般的忽而住了。大家知道先生又要開始審堂了。結果長辮子繫在睡椅上的事，終久查不出，只苦了阿土和阿福多受了一種意外的刑罪；先生氣極了，嘴角上的肉微微地顫動，臉變爲青白色，向着窗外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日光已移到西山上，我們把課對完了，就回家去。阿土爲了肚子的「肚」字對上了一個褲帶的「褲」字，又受了關夜學的處罰。

今天先生有些兩樣了，他已把小袖高領的青布大馬褂，換上了一件天青大團花的了；同學們早經得了這個好消息，心裏都喜氣洋洋。先生教完了幾個人的書，就出去了。原來先生受李家的聘，去做結婚的經理先生去了。書房內臨時的治安權由老同學操持，於是賭錢的賭錢，做戲的做戲，唱高調的唱高調，平日的牢獄，頓時變成一個熱鬧的遊戲場了。但是對於老同學的運動禮物是不可省的；否則就不能得到這個自由，或是竟會對你不客氣。

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幾個狡猾的同學，在稻田間摘了幾枝最成熟的稻穗，供在水盂裏，這是要求

放「稻假」的暗示。先生看見了，拈着斑白的鬚也是微微地笑：「那末你們的東修金，也得早一些繳來呀！」他帶着慈祥的情調，說話不像平日那麼嚴厲了。晚上的課題就是「稻已成熟」四個字。

同學們急於放假，把家裏境況困難的同學，幾乎逼死了。終於設法將東修湊成了數，繳給先生。第二天就把書包擱在高處，這算是散學了。

一一

是民國十六年的時候，我們的鄉間（定海西鄉）居然創設了一座初級小學。這優美的初級小學，在我們鄉間不能不算是一個創舉，一件奇事了！中西合璧的校舍是新造的，窗戶開得很多，空氣可以自由流通。雖然規模不大，可是教室卻是很寬敞的。這學校的位置又處在優美的所在，前面是一片青青的田野，後面靠着小丘，風景非常清雅，很有自然的樂趣，確是讀書的好地方。

當裏面還正在油漆的時候，我們幾個同伴都抱着無限的熱誠，不時前去探看；在牢獄式的索然無味的私塾裏，被關了四五年的我，就想轉到這個新闢的樂園裏去了；雖然我也是像母親一樣的不明白「學校」裏的究竟。

三年前失去了我所愛的父親，我的讀書問題全由母親把握，當我提起我這個小小的建議時，她似乎有些不願意；她以為洋學堂裏讀的是洋書，有什麼用呢？但是經我再三的苦求，終於母親覺得她的最親愛的孩子太可憐了吧！就答應了。

像喫喜酒那樣的快樂，跑到這個新的樂園裏去。學校是開學了，震動了全鄉的人們。裏面的一個大的禮堂，擠滿了瞧新花樣的人，臺上的中央也懸着一個像，一樣的是柔和微笑的像。但卻不是孔老夫子的了，因為他的頭髮是對分開的，穿的是一套西裝；有人說這是基督教裏的耶穌，但又找不着十字架的標記；是袁世凱吧，或許是宣統皇帝？後來經一個先生的解釋，說是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可是這名字對我是太生疎了。

正式上課了。這一天的清晨，教室內早已充滿了講話的雜聲，教室寬敞而明亮，桌子是小小的一個佔一桌，很適合我們的身材，還有一個屜抽可以放書。阿土和阿福尤其是龍活虎跳地談論着他們打架的事情。教室內有男的，女的，總共約四五十人，先生依着我們的學識的高下分成三級，我是三年級裏的一個。那時我已十四歲了，算是班中最長大的學生。

開始授課了，我發覺我們的一級裏也有幾個女學生。平素不容易看見的「閨閣千金」居然也和我們一處讀起書來，這使我感到侷促不安。同時她們也羞怯地紅着臉避開我們，當我們的眼光偶然接觸的時候，爲了這件男女同學的事，全鄉起了一個重大的風波，都議論紛紛地說：「這樣清不清，濁不濁的，將來定會鬧出亂子來的……」

終於學校是勝利了，因爲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

漸漸我們認識了女同學，漸漸由認識而講話而合作起來。「呵！女子也不過是一個人，會說話，會做事，同樣也會讀書；但爲甚麼從前卻把她們看做一個神祕的怪物似的把她們躲藏起來，而不輕易

出閨房一步呢！」這個疑問，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十分了解。也許到將來依然是一個不了解的疑問吧！起初我們對於男女同學是互相尊敬的，大家很客氣，可是後來爲了「值日生」和「分數問題」兩件事，竟使我們起了重大的糾紛；其實平心而論，「值日生」一件事，確是我們男同學太自尊太懶惰了，我們常以爲這樣掃地抹桌的事，是女子應練習的家常事務。「分數」一件事也是她們太看得鄭重了。她們時常在先生的面前撒嬌，或是說幾句花言巧語的俏皮話，這樣就加些分數。先生們總有些袒護女學生，因爲她們受了虧或是分數不及格時，就會哭起來。

這「集會」、「上課」、「運動」、「演講」、「娛樂」等，都是我新近聽到的名字，我不能完全了解牠們的意思，祇是當作玩具的名字一樣地記着。

在上算術課時，我新近認識了1 2 3 4 5等數目字；在唱歌課裏，卻以同樣的字，變做Do, La, M^o, Fa, So的怪聲音。當時我只覺得洋文具是難研究，一個字竟有千變萬化。這個疑問直等到了上星期一星期課以後，唱會了一隻歌，才使我了解。原來這裏是借來當作工，尺，上，四，化用的。我喜歡學唱歌，因爲我唱慣了鄉下的山歌，腔調雖不同，可是發音終究是一樣的。

女同學們很寶貴她們的悅耳的歌聲，只是在月考時才有聽到的機會。她們的嗓子是嬌嬌的，柔和的，婉轉的，活潑的，真悅耳清心呢！每在歌罷之後，必能博得許多男同學的手掌聲。

可是運動卻是我們男同學們的拿手好戲了。每在課餘之暇，總能看見一堆堆浮動着的影子，在操場跳、跑、滾，尤其我簡直比什麼都開心，放學的時候總是帶着一身臭汗回家。先生說我是好學生，身

體好；母親卻埋怨我太太不掙氣，太頑皮！

是一個溫和的清晨，太陽帶着羞怯的心理，在山頂上透出了半個頭，向着大地偷視。叢樹的葉，反映着如美麗的三色畫；農夫們赤着腳負着鋤出門了；牧童們騎着牛橫着小笛，也出門了；三三兩兩的小學生們帶跳帶跑地唱着「晨之歌」，也向着大道上進行；樹上的小鳥們被驚動了，他們似乎也感到晨的可愛，奏着自然微妙的音樂應和着。這是何等幽閑和安適呵！世情似乎和我們無緣。

走到了學校裏，覺得今天的空氣有些異樣了。同學們帶着驚奇的眼光，站在告白板前，朗誦聲和嘻笑聲錯落可聞，從人堆擠出來的面上都露着微笑向着女同學們。我很用力的擠入了他們的羣裏，看見告白板上貼着一張密排着字的佈告：「……凡是本校的女生，一律要剪辮放足……」接着是一篇關於纏足蓄髮的利害的長論。一個問號立刻浮起在我的心頭——我懷疑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

上課以後，同級的金女士，帶着很遲疑的神情，在凝思，好像沒有聽課。餘外的兩位女同學英和芬也在竊竊私議，但似乎有些得意的喜色。

下午的自修科裏，校長先生來了，誠懇的勸着我們一級裏的僅有的三位女同學，結果英和芬興奮地表示同意，而金始終保守着誠默。

「你呢？」先生終於對她個人發問了。

「先生的話是對的。」她遲疑的立了起來，「可是母親不允許我……她說放大了是和男子一樣怪難看的，剪了辮就會嫁……」

「怎麼，剪了怕嫁不到一位如意郎君嗎？」這是小老鼠阿命的聲音，他把金的話接了下來，全室內頓時都大笑起來！

第二天的早晨，每個女學生的背上少了一條龍尾巴，只有金的一條「青龍」終久沒有剪。我知道她的母親是怎樣的人，當你違背了她的命令時，就會把你打個死。金爲這件事雖笑過了幾場，但是沒有結果。惡作劇的同學們，給了她一個「千金小姐」的美稱。

路旁的人，看見了剪髮的女同學，都投以一個驚奇的眼光；並且指手劃足議論着，「這樣男不男，女不女，簡直是個『變不了』」但逐漸看慣了，也不以爲奇，偶然注意到她們的頭上時，會得說：「雖然不美些，便倒便當了！」

三二

「畢業了！」這三個字，印入了我們一級人的心裏。雖則是短短的二年，可是在教師的竭力的指導下，我們的程度等於一個高級小學的畢業生。於是和幾位同學，抱着極端的野心，投考取了離鄉三十里的城中的中學校裏。「別離」的生活，開始嘗着了！

第一夜裏孤獨地住在學校的宿舍裏，我把被褥整理好了之後，預備就寢，忽然在箱子角裏發現

了一個小方包，是臨行時母親給我路上做點心的糕。母親的慈愛的面孔，立刻湧現在我的腦中。故鄉，家庭，是這樣的使人難捨！可是命運注定了我可憐的一生，我最親愛的母親，也於我沒有修畢中學校三年的時光而逝去了！我最愛的母親，我偉大的母親，也離了我而去。從此我感到我孤獨的身世是更孤獨了！

美麗的故鄉，清雅的母校，雖然是在遠隔的異鄉，還有重見的日子。可是，死去了的媽呀，我將何時何地再有重見你的機會呢！……

在私塾裏度了四五年渾渾噩噩的生活，二年初級小學的課程，又完結了我的小學生活——最寶貴的小學生活。這樣竟把我的可愛的童年消盡了。

作於滬濱之斗室中

在中學校

振 振

中學生在中學校裏的生活，只有中學生自己知道的出，我謹將我個人所體驗到的寫出來，別人的觀察或許與我不同。

從早上寫起罷。

普通大家都要在起身鐘打過一刻鐘或半點鐘才起身。我校有早操，所以起得還不算遲。有少數是起得早的，如打一套太極拳，來幾下深呼吸；不是便急，便是要開早車。

早操雖只有一刻鐘，但搖過鈴後往往隔五六分鐘，才正式開始。這當兒，有的是鋪被，有的是洗臉，有的是如廁，還有的是正式起身。到了上早操時，便可看出全體同學的各個形態：男同學到操場鈕鈕子，拔鞋子；女同學多是沒有化裝，非常樸素。最普遍的是抹眼睛，排在前面的最受拘束，後面的長子大都只在「裝腔作勢」。

早操要點名的，於是沒有趕上的便乘「解散」時補到；再遲的便索性把房門關緊，再睡一刻兒。喫早飯的人不大多，喫的人很少不買粥菜的，大都喫「大餅油條」和「油花生」，所以茶房的「大餅油條」消費合作社的「油花生」銷路特大，往往是「捷者先得，遲者向隅」。

早飯後到上課前，約有三刻鐘，是中學生的 Busy Hour。今天要繳的簿子，要背的文章，這當兒要趕緊努力報來了，又想看報；房間裏還得整理一番。除此以外，大便處十二只馬桶，宣告客滿，總有著三五人忍著臭味在候補。

於是，要上課了，大家一個個離了宿舍，校工也才能嘆一口氣。

講到上課，又是另一個調兒了。上課之前十分鐘，如果什麼要背要繳的工作沒有完，這便是最後的「臨時抱佛脚」，否則便大家都在教室外的欄干上，一面談笑，一面望住教員室，等教員之來，

上課之前，還有一件大事：如果上課的教室活動，必有搶位子之小風波。像我們校裏，上數理化諸課時，大家總是向前搶，反之，如史地諸科，就要向後縮了。否則便另有副作用。機警的同學會在課前拿一本舊簿子去放在他的理想坐位上，名曰「定位子」。

考試時之位子，大概搶坐後面的居多。但要「自明心跡」的都坐在前面。

上課了，大家心才一定。這時各人的態度要視所上的課和上課的先生來定了。歷史地理之類，大家都是坐在後面，或看小說，或寫文章，練習簿要補的就補補，沒事就看看女生（女生不大看男生）否則一張張的紙條子寫來寫去，寫得光怪陸離，看過了就擲在檯板內由他去。至於重要的功課，在我們校內，都不敢怎樣荒疏。

至於先生如果很兇，或是講得不錯，大家也就安分了。反之，馬馬虎虎地或是客客氣氣地，可就不管。

外面如有參觀的，大概收斂一點。至於聽講得有滋味時，打鐘只嫌其快。到了聽厭時，才半個鐘便得看錶了。

九十點鐘之間的十分鐘休息，很多是溜到閱報室去看報，大抵是望一個大概，或是專看「體育」。十二點前的一課，大家都徧重喫飯問題了。滑頭的先生往往馬上就走，爲了學生，也爲了自己。假如再拖下去，大家也無心聽下去，末了，先生的書闔一關，大家便哄散了。

喫飯別是一番風光，這裏只能略言其大概。合食，等總是要等的，但如開了菜，可就各行其道了；開了葷菜，更是不得了。談天，大概都要等到菜所剩不多時用之，因可助長飯量。菜裏發現蒼蠅，真要視爲無價之寶，可逼廚房調一樣菜，又可多喫一碗飯。喫飯的時間普通是十分鐘。

飯後，有人歡喜晝寢的就可晝寢，有人歡喜閒遊的就閒遊。也有晝寢過久，閒遊誤時，因而耽誤上

課的事情發生。

飯後的上課與上午一般。課沒有了就可開始運動了。午後四時是運動的時光。所以下午最後一課，歡喜運動的人更興奮，如果有什麼比賽，更是心不在焉。課一下，便如脫韁之馬，換好衣裳，到操場去了。

在操場上，各人可擺出各人的作風來了。有人歡喜同女生一起運動（女生不怎麼歡迎男生），有人就拿排球當足球踢，有人只在旁觀，熱心的吶喊。大家都在極端興奮中。

達到比賽，對外的特別的熱鬧。對內只有級際決賽最有滋味。據說決賽敗了，晚上的晚飯喫不下，胸中一股鬱鬱之氣；而勝者亦趾高氣揚，也喫不下飯。只要贏，這頓飯可以犧牲。

五點多鐘要洗浴了。浴室內，有的是談「球經」，有的是哼高調，談笑風生。晚飯和午飯一般。

晚上可是自修的時候了。我們大家大都一邊談談笑話，做做功課或是理理個人的私事。疲倦了，就提早上牀看小說，否則都要到十點鐘才睡。

睡了，可還沒有睡着。那是談天的好時光。

談天，是中學生上課以外的一個大功課。它的範圍，在談教職員，談同學私事，談考試的分數，談個人奇遇。還有，男同學談女同學，女同學談男同學。

火熄後也有開夜車的，寫情書是必需開夜車，做功課是不得已而開夜車。

讓我們再擴充到一個星期來講吧。星期一有紀念週，這是值得敘述的。十一點鐘，大家就一個個鑽入禮堂，大家都隨便談著。我，校，每，次，都，有，外，人，演，講，等，到，校，長，把，演，講，者，引，到，門，口，我，們，也，不，知，道，他，是，誰，總，是，一，齊，鼓，掌。鼓，掌，一，分，鐘，講，者，也，坐，定，了。行，禮，畢，就，是，校，長，上，台，講，此，時，聽，著，的，固，然，有，也，有，幹，別，的，事，的，用，功，的，朋，友，看，看，功，課，有，閒，的，朋，友，不，是，喫，喫，東，西，就，是，看，小，說，聲，音，是，很，靜，的。

演講者上台後，如果他講得有興味，他會把全體從各種功課上奪回來的，如果口才不好，內容又不好，可就聽者藐藐了，但聲音還是很靜的。

星期三有全體會操。大家都有點怕，但又不敢不上，只有幾個膽大的三年級生缺席。

星期六下午沒有課，有家在本埠的就挾了一包東西或拿了一只小提箱歸去。沒有家的也都走了出去，普通是買東西或是看電影，大概都看二角大洋的戲院。晚上沒有自修，宿舍裏亦是冷清的，八九點鐘回來了一半。

星期日上午都在做點正經事。下午運動的居多，昨天沒有出去玩的今天就出去玩玩。同時要剃頭的，也都在這一天。

假日，我，校，都，是，要，開，了，會，才，放，半，天，假，的，不，能，怎，樣，出，去，玩。逢，到，校，慶，日，的，午，膳，我，們，可，以，有，一，頓，好，的，喫。

考試的時候最緊張。開夜車者佔十之四五，這時操場上也沒有什麼人了。但才完全考過，便又全體竄出去玩了，算是自己辛苦的安慰。

開學的時候最熱鬧，放寒暑假的時候頂淒涼，但大家都還歡迎他。平時的生活如此，但除此以外也有幾點值得說說，那便是課餘生活。

運動是課餘生活的主腦，但也有從事課外活動的，那便是自治會，級友會，研究會，別的團體這裏是不容組織的。

有很多是抱了出風頭主義而參加課外活動的。這樣的參加，本來沒有多大的價值和效果。自治會不過是大家敷衍，名義是很好聽的，級會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研究會則重於開會，定章程。

有很多的壁報，但很空虛，幼稚。

中學生在中學校裏只有生活，沒有思想。有多少人肯管到國家大事和國際形勢的呢？書本子是唯一的法寶，別的只要不與自己切身有關，什麼都不管。但爲了自己文章與說話的美觀，救國是用得到的；在中學生，救國的功用亦僅止於此。

今日的中學校只能製出一批書呆子，病夫，我敢斷言，現在是這樣，將來或許還是這樣。

文憑

無錫師範 范國梅

王逸民死了，孤另另的死在破廟裏。他生病時聽說不會喫藥，也沒有湯喝，更不會蓋被，顯然地，他是被生活的苦難嚴刻地磨折死了。

「王逸民死了！王逸民被生活的苦難磨折死了！」這消息傳來，人們依舊在歡笑，不會激起半點

悲哀的波瀾，有些人很輕鬆的不負責任的道：「那種人死了也罷，倒省了些痛苦！」

我最先不認識王逸民，祇聽見同學曾談起有這麼一個患着神經病的人：手裏總挾着一張破碎的文憑，穿着件破爛的長衫，蓬鬆的頭髮和一臉鬍鬚，嘴裏常說些莫名其妙的話。我聽見同學們的傳述，對他感到很興趣，想和他相見，卻沒有機緣。

一天，濛濛地下着春雨，我有事到印刷室去，經過校長室，瞥見一個像乞丐般的人挾着個紙包癡立在門口，茫然地望着正在揮筆直書的校長。我想：「這是什麼人呢？」

剛走進印刷室，那位乞丐樣的人跑到門口羞澀地低着頭想跨進門來，但當印刷講義的校工向他看了一眼時，他卻又把伸進來的半隻腳縮了回去。但我看他皺着眉躊躇幾次之後，他終挺起了胸，仍舊跨進門來。

這時我看清了他：黃皺而滿長着鬍鬚的臉，長而且亂的頭髮，一件破舊的竹布長衫下面已裂成幾片了，滿身灑着黃泥，鞋子也是破爛不堪，一隻不會穿襪的腳縮在袴腳管裏，腋下的紙包依舊挾着他。他對我看了看，搭訕地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來，謹慎地把腋下的紙包放在桌上。

「根福，有白紙嗎？」他輕聲地叫喚。

「到那邊自己去拿！」校工傲慢的回答，似理不理的向他微笑。

他自己過去拿了幾張紙，回來就解那紙包。我爲好奇心驅使，就跑去瞧着。他取出了幾封信，又拿出了一張破碎的文憑，拚合在桌上搖頭擺尾的讀着文憑上的字，好像在對我賣弄。我看那文憑確是

本校發出的。在這幕景況下，我頓憶時起了同學的話：「這要不就是王逸民先生吧？」剛想開口，卻不料他仰着頭注視着我。

「靠了文憑能喫飯嗎？」他奇異地問，注意着文憑又注視着我。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我匆促地怔住了，竟回答不出，祇能微笑着點了點頭算代替了回答。他見我不響，低下頭拿起筆來在寫信了，字跡很雄健，那信上的稱呼是寫給我們學校裏一位教師的「……弟兩日未得飽餐，將往餓鄉，可否假我五百文，以維弟命……」這些字都很活躍的跳入我的眼簾。

「根福，你肯給我送一次信嗎？」他低聲地含着眼淚在哀求。

「誰有閒工夫替你送信！」校工顯然有些憤恨了。「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嘴臉，還擺什麼架子，你自己不會送去嗎？」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捧着胸站了起來，眼淚流出來了；他很小心地把文憑包了，低着頭挾了包跨出門去。「你自己不會送去嗎？」他恨恨地重述着校工的話。校工的一聲冷笑掩蓋了他的嘆息。

「這是什麼人？」我雖然已知道，但還想採取一點更確實的消息。

「本校的畢業生，」校工不經意地回答，「以前是做教員的，但近年來卻失業了，弄成這樣兒！每隔幾時總要到這裏來討厭，我不知他怎麼還有嘴臉來見人，他倒想請校長找事，但像他那樣兒可能嗎？」

「但他寫的字很好啊！」我說。

「字好，學問好，現在有什麼用？王逸民在這裏畢業時的名次是第一，可是他不會走門路，看風色，心裏想着話就說，那種人能夠做事嗎？」老世故的校工竟對我發起議論來，同時把一疊印好的講義遞給了我。一陣悲哀陡然地湧上心來，我匆匆地離開了印刷室。

當我在宿舍中取了些錢，在校中再也找不到他，據說已被一位事務員趕出門去了。我很憤恨，但憤恨僅是憤恨而已！以後，我有好幾個月沒有看見他，不過腦中卻始終記憶着這受社會磨難遺棄的王逸民先生——他的同學在做我們的教師呢！我幾次探聽他的消息，但人們都搖頭；直到他死前一月，我在一所破廟裏又遇見了他。

「王先生，」我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歡喜，迎上前去喚他。但他依舊闔着眼坐在階沿上不響，再喚一聲，他還不睜開眼來。我那時幾乎疑心他不是王逸民先生，而是另一位乞丐了。

「你是王逸民先生嗎？」我最後問。

他總算張開眼來了，微微地對我點了點頭，依舊一聲不響的安坐在階沿上。

「王先生，」我又是一聲，「你幹麼一聲不響？我們不是先後同學嗎？」

他開口了；「你看我這副嘴臉還像人嗎？還有臉見人嗎？」深深地嘆了口氣，低下頭去。

「這有什麼關係呢？你的情形我知道得很多，全是這社會害了你！」

「社會害了我；我也害了這社會！老兄，你知道我失業已四年了？在這四年我是想怎樣努力做個社會上的所謂好人，但社會拒絕了我！他們都不當我人看待，當我是豬，是狗，從來不用溫和的微笑的

臉面來看我，他們始終當我是另一世界的人！他的聲音逐漸地由低而高，他這時挺着胸立了起來。

「老兄，我最近四年是嚴厲地被現社會所審判過的，雖然我不會犯罪！老兄，你是知道我在畢業時的名次是第一，到社會上教書也是努力的，可是社會上卻爲了我說實話而屏棄了我！朋友，一個人心裏有了話難道應該放在肚裏嗎？」他憤慨地等我回答。

「是如此的！因爲社會上的人都已戴上了了一個假面具！王先生，你受了「直率正直」的害了。」我輕輕地說。

「是的，現社會害了我了！我以前總想投身入這社會中去，但這幻夢我已覺醒了！今後我要反抗這社會，我要爲了我，爲了大眾的幸福推進這時代的輪子，朋友，這又是癡話嗎？」

「朋友，你能夠找一個乞丐談話是可敬佩的！但你總知道我是受了社會遺棄才會如此的，我何嘗不想穿漂亮的衣服？我何嘗不想喫好的東西？我等待牠們已不少時候了，但沒辦法啊！我在幾年磨難中已覺得生活的權利是應自己去找的，低了頭向人哀求是沒有希望的，朋友，我們要努力奮鬥！」他愈說愈興奮了，臉上的肉激動着，我祇望着他靜聽。

「朋友，我問你我們和那班住得舒服喫得舒服的，不是同是人類嗎？爲什麼生活上要有極大的差異？朋友，這是不公平的……」他最後告訴我要去從事革命，幹一些實際的工作，一線光明的希望浮在他瘦削的臉上，他對我笑了笑，大踏步的走出了廟門。當然，我是想和他多談一會話，但他向前走了。此後，我一直沒有看見他。

誰料，這覺悟的人在一個月後就脫離了這世界了呢？王逸民死了，但他的話卻響亮的在我耳朵裏，不曾消滅。

恩 斯 美 先 生

蘇州景海女中 高 琪

正酣睡的我，忽然被一陣吱吱的婉轉聲驚醒。天還沒有十分亮足，室外的一切，仍和死一樣的沈寂。只有鳥兒們的清歌，衝破這陰靜的空氣，和悅地飄向我的耳中來！

我輕輕地爬下牀來，也不去扭亮那電燈，用足尖走着路，一直下了扶梯！

走出這幢房子的門，就有一陣曉風撲向我的面上來，爽適得令人快慰。太陽還沒有起來，校園裏寂靜得像坟山一樣。曉風吹着那些枯黃的楓葉，活動得到處亂跑，幾隻老鴉撲撲的從這樹飛到那樹，張開牠枯澀久了的喉嚨，喊出一二聲惹人厭的乾噪。

我踱到習琴室，我登上這樓。除了太陽的紫光線不能射進這室內外，大體上可說是很適意的。站在窗前也可遠眺。有時這美景竟能迷戀得使我忘了我自己。

這天天氣格外晴朗，曉風慢而又急的吹——吹——吹，清澄的小溪被吹起了波紋，牠底潺潺聲又是如何的悅耳。黃了的葉和碎紙片兒飛舞着，快跑着，好像在比牠們那無窮盡長的賽跑。太陽漸漸兒的升起來，帶着微笑的臉兒，牠努力地曬熱人們的血，要叫人們鼓起熱血來與這濁世奮鬥。一陣鈴聲——急而響，把我從大自然中拉回來。這是早餐的鈴聲。光陰逃去了，琴沒練成。

上午第四課是我上琴的時間。我的心緊急而又恐怖。推開門，恩斯美先生還沒來。這是一個好機會，我趕緊練習起來。但在一課末了的時候，先生還是沒來。

知道先生在發着心臟病，並且很利害。醫生告訴她要臥四個月，若沒有變動便好。不是這樣——在四個月以內有什麼變動，那醫生便不負責任了。

放學後聽見琴聲，我便憶起在病着的恩斯美先生。

她住的房間最不好，貼近琴間。但是她——斯美恩先生喜歡這樣！

我走去望她，她面色有些不平凡的紅，臥在一隻大鐵床上。見我進去，眼略擡了擡，並且拿手指指着旁邊的一隻凳子，意思叫我坐下。和我講話的時候，時時咳嗽着。

她時時側耳細聽那面有沒有琴聲，看她的臉部的表情，便可知道她對學生們的關切。

最後，她忽然要我把這次的功課彈給她聽。這是怎樣快樂的一日事呵，假使我能一字不遺的背出來！但是，我在第一節的末了，就纏錯了，轉了許多念頭，總也想不出。我的臉色有些尷尬了，我的心跳得厲害。我聽得恩斯美先生用輕而顫抖的聲調對我說：「琦惠爾！我不來來責備，你自己也足夠消受了！每次你們總推托着：『早呢，下次用心練得好些罷！』這是人們頂大的困難！不過，琦惠爾！你過去的成績很好，你的所以不上進，或是先生教得不好吧。」一陣咳嗽聲打斷了她的話頭。等了一會，她接續說：「現在我在世的時候也不多了，我……我敢斷定，以前我教你的那隻 Minuet，你明天來彈給我

聽，現在，你去罷，趕快離開，久坐了怕我的病要傳染給你！」

「我不久於人世了……」這句話又映上我的腦海來。難道像這次一樣的談話是不可再得了嗎？不會的，決計不會，她一定會好！用心練那隻 Minnet，給她一服興奮劑，讓她快好！

先生的房間裏冷寂得異常，有許多白帽子的女人圍坐着，我幾乎不得進去。

還有一個穿白袍子的男人，時時把像鐵圈樣的東西，塞入自己的耳中，且把那像鐵圈樣的東西，放在病人的胸前。這動作重複了好幾次，我看得呆了。那白帽子女人拉拉我問：「這是你的先生嗎？她的病已到了最後一步了！」我聽了幾乎要哭，但被她壓住了。

先生——最疼愛我的先生真要離我而去嗎？「死！」我真怕聽見這死字！我的先生真要死嗎？唉！我以前爲什麼不用心些練呢？爲什麼要用我的耳目去追那跳動着的紅楓葉，看那魚鱗似的小溪，聽那婉轉的鳥兒們的清歌呢？爲什麼和同學在草地上打做一團，或整天的匿在火爐間裏和她們鬼混呢？現在——完了！這是末一次了！這耐人尋味的……

「琦惠爾！你去彈給我聽！」

我坐到琴前去。那時我的心哀傷得要裂開來！好好的那悅樂的調子變成幽淒了，先生和一切的人都淒然嗚咽。我更擡不起頭來！

先生對我說：「你努力罷！你是有希望的。人們若懂得音樂，好像對於快樂之門，有一個鑰匙一樣！」

先生的頭靠在枕上，面上發光！呵！先生多麼偉大！我從來不曾見先生有這樣偉大的。末了，她的嘴動了一動，顏面上現着微笑，似乎說：「去了，琦惠爾！珍重！願你永遠快活！」

教師的二型

碧 星

噹噹噹……，下課鐘響了，然而還沒退班。起先是沒有什麼，一秒一秒地過去，過了三分鐘還沒有退，於是以下的情境照例地又作起來了。

朴，朴……，閤書的聲音從教室角落裏發散出來，零落地傳到教師耳中，他知道這是他過分討好的反作用。然而爲了良心，不能再講下去，這裏停止並不是段落，不能給學生們一個明白結束。他只當作沒有聽到，再講下去。

不自然的咳嗽聲，又零落地排槍似的開放了，他也知道，這是不滿意的進一步的表示。可是還沒有到可告段落的地方，爲了良心只好再裝沒有聽見，接着講解下去。

終於一個人起來吐痰了，接着就是另一個。接着又是一個，接着又是一個……

教師在這腳步、咳嗽、閤書的交響樂中，簡約的，急速地，擇要地講解着功課，到最近可能的結束的地方。雖然他自己也知道，這時所講的，對於學生已是毫無用處的了。學生早已不在課室中了，可是爲了良心，還是閉着眼，閉着耳地講下去。

好容易到最近可告段落的地方了，於是宣告退班。

教師在特別響的拋書聲，走路聲和唏唏的喘氣聲中聽到了這樣一句想得到的話：「豬獠連下課鐘都聽不見！」

這痛心的刺刀也似的一句話，深深地刺進了教師的心中。

□

又遲到了的教師，在上課之後十分鐘，纔慢慢地踱進教室去上課，學生們靜止下來。點名了，到！到！各種方言的「到」趣味地叫出來，有時還交雜着 *Here Present* 等含有滑稽意味的回應，於是五分鐘又消磨去了。

教師照例問學生上次教到那裏，於是這個說教到這裏，那個說教到那裏，最後不是取了個折中的地方，便是學生們公共議決了一個地方，便從那裏講下去。

在學生方面是這樣的，有的覺到今天講的確是新東西，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有的確實記得在上星期早已講到了的；有的是沒有感覺，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在聽講，而是在等下課鈴。

教師呢？嘴裏是在講的，確實是在不斷的講解，可是心卻在記着昨天約好的光陸大戲院，臉上因此浮起了微笑。學生們覺到先生是非常和善可親的。

兩點鐘從這裏去，路上只有一小時，也許時間不夠的，何況我總得早一點去，纔表示了我底多情。早點下課吧！

沒有上滿半小時課，宣告早退了。

教師滿意着，學生更滿意了，一室的人都浮上了笑容。教師在一個個的笑容裏，好像看到了這樣一句話：

「你只上半點鐘都不到的課，可對得住良心麼？」

然而這僅如輕煙似的在教師心頭一飄就過去了。

體育課

代 蕪

第一課體育課。

鐘響了，我帶了高興的心走到運動場上。

我底眼光向四面找尋教師；但是，有的是同學，是灰色的地面，是綠的樹林，沒有教師，

一分，兩分，……，過去了。

五分，六分，……，過去了。

過了十分鐘，他來了。白的西裝，桃紅的領帶，發亮的皮鞋，發亮的頭髮；帶着一本點名冊一枝鉛筆。

——點名！

他底嘴在動，我們底嘴一個一個輪着動。

——你們自己打球去！

點完了，他大踏步地走進休息室；我們散到球場去。

第二課體育課。

他遲到十五分鐘。點了名，他又走進休息室去。

又是白的西裝，桃紅的領帶，發亮的頭髮和皮鞋；又是帶着一本點名冊，一枝鉛筆。

第三課，第四課……，第七課。

又是遲到。點了名，又走進休息室。

最後的一課體育課。

學校出了佈告：體育隨堂大考。

還沒上課，我們就在運動場上等着。

——鐘，鐘，鐘，鐘！

我擔心：沒教，考什麼呢？

等五分，十分……

再等二十分，二十五分……沒來。

有人說：他領着選手們參加××杯比賽了。

三十分鐘過了，我們散開，心裏糊塗。

大考以後二十天，我接到成績報告表。

表上是：體育，七十三分。

我明白了。

畢業以後

淺白

費了三年光陰，居然一張初中文憑騙到了手。

在我未畢業之前，合家的人都替我籌劃着畢業後做些什麼事或是繼續求學。在我自然是歡迎讀書的，但困人的經濟是不允許我的希望，何況我又是個笨孩子。

爲了讀書或就業這件事，我想過千百遍。讀書麼？學校裏不接到你一大堆白花花的錢，是不准你進校門的。就業麼？僅僅一個初中畢業生能做些什麼？去當一個學徒吧？去做小生意吧？都非我所願，並且我還抱着一個大志向呢！

有了空暇，便常常和爸爸叔叔討論着。我認爲就業實在沒有相當的地位，堅定要求爸爸給我再繼續讀書；然而爸爸是這樣的說：

「讀書是應該讀的；不過讀書不一定要到學校裏去的，在家裏難道不能自習的麼？就是有了職

業一方面也仍可以自習的。這樣和在學校裏讀書不是一樣。或者還可以比學校裏進步得快……」眼淚已在我眼眶裏盤旋了……。

叔叔也說：「現在的學校，難有幾個好的，並且你家境况又不好。如你有了職業，能夠生產，家裏也得了幫助，不是好麼……？」

這在他總算是勸我，其實比罵我還難受，所以我終於哭了。

第二天爸爸對我說，他已托了我一個伯伯，托他代我設法找事，也已滿口答應。又說，我畢業後，馬上可以有事做。那時我不情願也只得答應了。默默的預備畢業考試，想騙到一張初中文憑到社會上去混飯喫。

文憑畢竟騙到了；然而我求學的前途，從這張文憑到手後，便再不能進任何一個學校的大門了！我長嘆，我哭泣！最後因為已決定了不再求學的計劃而失去了許多學校招考的機會，成了個既不讀書又不就業的人，終日坐在家裏，靜候着有一把職業的交椅來喚我去坐。

然而在千百萬個失業的人競爭着搶奪職業的中國，要找到一個僅能混飯喫的地位，非用九牛二虎之力，是難以如願的；加之我是一個學問既不淵博，經驗又屬毫無，馬屁工夫還未拍到家的人，那自然只能看着人家的成功，自然只得落後，望洋興嘆，終日徘徊而已！

徘徊復徘徊，三月可貴的光陰飛去了！

我忽記起了那位允許替我找事的伯伯，便去向他哀求，要求他替我立刻找個職業。但因我不會

妻，不懂馬屁，所以他只懶懶的說：「找事沒有這樣容易！」

「伯伯，我已等了三個月了！」我怪自己不好，不該去駁他，以致受了他一句氣話。

「莫說你，就是大學畢業生，也許要等一二年才有事做！」

當時，我氣得沒話說，只怪自己沒有錢，不能讀到大學畢業，更不能留學回來；僅僅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不會低聲下氣，不會馬屁、牛皮，受人家的話，那是活該！

到家裏，和爸爸交涉也是白饒舌！只對了文憑哭泣一場，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徘徊復徘徊，一月可貴的光陰又飛去了！

一位朋友來幫助我了，替我介紹到一個初級小學裏去代一個因患了梅毒而死了的教員的課。雖然我厭惡這碗被人稱爲「叫化生活」的小學教員的飯，雖然我不滿那欠了幾月纔發一次打九折的些微的薪水，但，承了朋友的情，義不容辭；而且以一個初中畢業生的資格，去當一個初級小學教員，倒也恰稱其位。再，我也總算有了職業。與其在家裏終日徘徊，倒不如幹一下「叫化生活」。

所以，我臉上帶了苦笑，到了那個校裏。

校裏，教員共有五個，見了我都笑嘻嘻的。

於是，我跟着校裏的鈴聲，度那小學教員的生活。

三星期的光陰，荒廢在教鞭和粉筆上。那五位教師的惡劣行爲，被我發見了；在日裏，他們都是君子；晚上，不是酩酊大醉，便是尋花問柳；不是竹林之遊，便是拉了嗓子，大唱其高調。第二天早上，有時九

點過後，還不見他們的踪跡！自然，我那能安居於此呢？

漸漸的我厭惡他們了，也許他們也厭惡了我，慢慢的與我發生了惡感，言語上的衝突已非一次。那，或者我的資格夠不上和他們為伍的緣故吧？

乘了一個假期，我悄悄的捲了行李，溜回家來。

這無異說，我失了業。接着，我又在家裏徘徊，靜候着一把職業的交椅來喚我坐。

在徘徊的時間裏，溜去了一年最後的一日的光陰；接着今年開始了，但我已荒廢了半年了！我祈禱着今年有好運，有配我胃口合我資格的職業來喚我去做，使我不再做失業的人，而做一個能自立而有職業的人！

果然，那位伯伯忽然來對我說，現在有個地方，要叫我去。——我沒有聽清他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已歡喜得很了，幾乎眼睛也要笑出聲來，豎了耳朵，生怕他的話逃過我的耳朵似的靜聽他說：

「××鐵路在招考職員，你去也不去？」

「去……」那有不去的道理？

在他的話沒有出口的時候，我以為是有什麼好位置要我去做現成職員，原來他只通知一聲，尚要我自己去努力考試，這在他大概是算代為找事已替我找着了吧？我想，他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懷了鬼胎——不錄取的鬼胎，到了考試的地方；同考的有三百多人，個個都是生面孔；我不認得誰，誰也不認得我。我很想他們之中有半數放棄考權，也讓我得個錄取，讓我有職業。

考過了國文、英文，又在考地理了。我很用心的在做答案，忽然，身旁兩位同考的朋友在談話了：

「喂，王兄，第三問，第三問，怎樣做？」一個朋友急促的在問前座的那一位朋友。

「翻中國地圖，湖北省使對。」那個朋友回轉頭來說。

嚇了我一跳，那位朋友公然的把一本地圖放在桌上細翻；一位監考員走過，向他瞥了一眼，若無其事的走過去；那位朋友也若無其事的照常細翻地圖。

接着，左邊的朋友，也實行這「錦囊妙計」了！

考後，考場的四周充滿了談話聲。

「題目太難，我怕不取了！」

「說你的洋話，誰不知你是××站站長薦的！」

那邊也在說，

「你準取，××車長的姪子！」

「呸！你纔取呢！」

啊呀，所謂考試也者，原來是一套掩面子的把戲，所以我知道，我的名字自然不會在那錄取諸人的姓名中軌着的！唉！這有什麼可說呢？自然只得怪自己沒有站長大腳力的推薦，不是車長的姪子，那自該不取！

回到家裏，不聲不響，只喫飯睡覺，不敢出大門一步。因為小學教員既當不長，投考又復不取，還有

何顏面見人嗚呼！天呀，你爲什麼不幫助我這困難的人呢？

現在我又復徘徊了，靜候着有一把職業的交椅來喚我去坐！
唉！天哪！

二，四，一，於嘉興。

雨天的故事

談鎬生

我不能說對雨天是懷着好意或是敵意的。有時我喜歡，但有時也頗討厭牠。這大約要看當時的心境如何而定了。

這兩天下雨，毫沒有停的意思，心裏的幽暗，也就像雨天一樣的陰沉。

聽人說，今年一定又是荒年。想來必有許多文人和詩人正在揣想着農人的痛苦，趁這時機來發表一些所謂「悲天憫人」的文章了。但是我既沒有這種經驗，就連描寫這種景況的書，也看得有限。與其費了力氣寫一點喫力不討好的文章，叫人打惡心，倒不如坐着想想小時在鄉下逢到雨天作樂的情景，來得有趣味些。

前幾年住在鄉下，頗有過幾次好雨。記得有一次是正在場上和小朋友們趕着廝打的時候，忽然天就暗下來，風也一霎間刮大了。滿天盡是黑雲，長工一面搶了在場上曬着的麥子向屋子裏奔，一面招呼我們進去，但是我們沒有一個睬他。不一刻，果然雷在遠處隱隱地發響，雨也跟着清清楚楚從老

這灑過來了。搭搭的打着桑葉的聲音，和格格亂叫着的蛙聲，頗有幾分詩意；雨打到身上，點子大得很，我們就向大廳裏一竄，於是又在裏面玩起虎偷子來。等到玩完，雨還沒有停，不曉得是誰早已在積到滿三寸厚的水潭裏放着紙摺船了。

又一次，還是在鄉下，大約春天時候，雨連下了幾天，卻總不肯停。外面當然沒有人行走，因為鄉下的路和城裏不同，全是泥的，一經雨便像漿糊一樣滯得不能走了。那時和弟弟在屋子裏既沒有事做，又不好出去，只得蹲在積了水的廳裏面呆望。後來終於給我們想出一條計策，用小凳搭了一條堤，在上面顛巍巍的竟挨到門口。可是外面縱然比較空曠了許多，但到底因了雨天，一點也沒是什麼可看的東西。遠處的樹木和屋子都浸潤在烟霧的中間，模糊得很。河裏面的水也因為太遠了看不到，只有一條狗在那邊寂寞地徘徊。這樣我們便重回到家裏去悶坐了。

以後沒有在鄉下再住久，便回蘇州。在這裏對雨天就沒有從前這樣好興致了。不知是因為人長大了呢，還是地方換了的緣故。記得較有趣味的還是那次陣雨正來的頃刻，大家都聚在一塊說看掛龍，那時候其實完全看不到什麼龍，只有墨色的天上一捲捲泛着白濁色而已。風刮得很緊，倒確有些飄飄之感，那真是最有趣的一次了。

此後，雖然在前年曾有過一次大水，但是感不到什麼興味。大約親近自然的心情是跟着年齡作反比例的，抑是因為城市生活的習慣而益發脫離了野蠻民族好水的天性能。那倒是很難說的。

至於這次的雨，倒並不怎樣壞，但也不怎樣好。總之，看了這次的雨，就想起周作人雨天坐烏篷船

雨
的趣味了。不知將來也能有這種清福否？

雨天

小英

天氣是再沒有像這樣的惱人的了，連綿着陰雨了一個多禮拜。望望天空裏，還是灰黯地沒有一點晴意，好像這世界以後的日子永遠是雨天了。空氣裏飽和着水分，連較舒暢的一個呼吸都得不到，腦子又暈又漲，似乎要爆裂着，不管器具上書本上都沾上水點，濕濕地，潮潮地，只要手一觸到，心裏就難過。

站起來，走向沿窗，窗外絲絲的垂柳也都點滴着雨水，在哭罷！地上植的花，纔放苞不久，可是也被這長脚雨浸打得委靡不振。看到了，就覺不快和傷感。顆顆的雨點，打着簷頭雨落，發出驟急驟緩的細聲，聽得實在太厭了。時而還交響着遙遠淒迷的火車汽笛聲，火車叫得也更悲慘了，像在訴怨。

總之，什麼都給你灰色的恐懼，死的恐懼，人生的厭煩。青春的歡笑，朝氣的感想，老早被這不休不止的雨珠打走了。這裏，現在只有老年，幻滅，死亡，消極，沉痛，和窒息。

書讀不下，正似腦子的全部已被那些可怕的成分佔滿。那麼想吧，幻想，亂想，也不過只是加重加深這倒霉的氣分而已。

135
那常被我席地而坐的墳堆，現在該泥濘得不知怎樣了。那長眠其中的，我知道是一個死去已久的少女，她已經現露了的白骨，想更被這雨水所沖潔淨了吧？那條長長的不時被我踐踏着的往林中

去的小徑，這時該被水淹沒了吧？可是那常到她丈夫墓旁，痛哭訴苦的少年寡婦再怎樣去發洩她胸中的不平呢？就是那條通到S市的煤屑馬路，大概一個走路的人都沒有了吧！即使在好天氣，那條路上也沒有多少行人的呀！

呵！討厭的霖雨！四週太沉寂了啊！

「大餅，油炸槍！」

「大餅，油炸槍！」

這連續的叫賣聲，滿貯着悲哀和希望的氣息在那永遠冷清的馬路上漸漸喊近了。一個瘦弱的衰老的老人的印象，在我沉痛着的腦子裏映起了。

平時，只要你走出去，你就能看見他。提着籃子滿裝着大餅和油條，在那沒有人的馬路上來回地叫賣着。可是每次每次，籃子裏是永遠的滿滿着，買他底餅的一個人也沒有，好像誰也不敢買他底餅。因此每次的叫喚，都比前一次更尖銳了，更顫抖了。他永遠地用滿含淚水的眼睛，用可憐祈求的眼光，向每一個走過他身傍的人瞧着，瞧着他是不是需要一塊餅或是一根油條。

自然，正和我永遠看見他籃子是滿滿的一樣，我從沒有看見過有一個人買他底餅。可是他還是不論寒暑，從晨光微曦裏就開始了他那叫賣，他那生命的求援，一直到黃昏裏夕陽消滅的時候。有幾天，在深夜裏，還聽到他沉重的腳步和更難聽的呼喚。

有一次的確，真有那末一次的，我在馬路上散着步，他也在叫賣，籃裏滿滿的。忽然從路旁屋子裏

跑出一個孩子來，喊住了他。「賣餅的！」他突然地把身子轉過去了，他不相信有這麼一件事，他疑惑怎麼會有人要買他底餅，但是他很快地跑上去了。

「哥兒買餅麼？」柔和地問。

「買一塊大餅！」小手裏握着銅元，舉起着，是真的要買他底餅呢。

於是他正伸手預備去接孩子給他底銅元，突然屋裏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來，嘴裏喊着：「別快買他的餅，你看那老頭子多憐，誰都不買他底餅，他底餅都是不新鮮的。」把孩子拉進去了。

老人的成功又幻滅了，他一切希望也都丟去了，這刺激使他走都走不動了。他呆看着那關起的門，半天半天，大概在思索剛纔的一線希望吧！我知道，無窮的淚水是在他昏花的眼眶裏噴發了。我沒有思索，也沒有考慮，我走上去。

「賣餅的買餅！」

他又急轉過身來。他乾枯縐紋的臉上，又展露了笑容，可是，只一剎那，只一閃，隨着又消失了。他得到過的教訓，使他記起了自己的地位，他當我在取笑他。

「買餅！」

「先生！你也喫餅？」他知道是真的了。

「喫給我五塊，這裏是錢！」我抓了一把銅元給他，他選了五塊餅給我，順手把錢接去數了數。
「先生！多啦！你多給了九個子兒啦！」他把多的錢還我。

「算了吧！我拿了餅就走。」

「不，不！我不多拿人家的錢！」他追上來了。」

「啊，不要緊的，你拿去好了。」

「不！不！」

「那末再拿三塊餅給我好了。」我見他不肯，又拿了三塊餅。

我捧了餅回去。走不遠，他又在叫喚了。可是這聲氣我從未聽見過的，居然帶着點喜歡的音調了。我看了看手中的餅。

「買這許多餅作什麼？快打喫飯鈴了。」同學們問。

「噢呀！」我回答，可是事實上，餅確實不能喫了，不新鮮，至少是四五天以前的。於是餓老鼠，省得牠們嚼書，咬衣裳，很有功效。

這是我第一次買他底餅，是他一生第幾個買主，可不知道了。但我相信不是我第一個，因為至少那被他母親拉回去的小孩，是比我先了。此後我又買過他幾次，每次都給了我一些喜歡，一些悲哀。

「大餅，油炸檜！」

「大餅，油炸檜！」

聲音又漸漸遠去了，沿着那沒有人走的馬路，可是永遠沒有……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細雨還是不止地下着，罪惡和醜陋底思想，永遠閃個不住。

雨大了，窗前有人打着傘走過，雨點落在傘上發出古樸沉遠的調子，更悶人了。我自恨怎麼沒有戴望舒的心情，在雨天發現些美，發現羅曼斯呢？我在讀他底雨巷。

雨

易夢虹

「雨是可愛的。」自小我就有了這樣一個意識。

他一絲絲的落下來，潤澤了山林，潤澤了田園，潤澤了愁人的心地，只一剎那間，宇宙就給他洗新了。那雨時的天空，雨時的大地，雨時的河流，雨時的房屋，山林，無一不是旖旎的，嶄新的，潔淨的，人間的一切罪惡，好像都給帶了去。

四時中的雨，要算「春雨」頂可愛，下的時候沒有風，大氣很安靜，山的峯軸被了白的煙雲，山色變得很秀潤，草木特別青葱，鮮嫩的芽兒上的雨珠，田中泛起的水泡，增加了大自然無限的美意，要是你有機會到我們鄉間去看看，你會知道我的話並不假，你會感到那風光，那景色，是如何的令人留戀。

在暑天，有的是傾盆似的「暴雨」，人們多半都恐怖他，但是那飛奔的電閃，隆隆的雷鳴，大風的狂吼，滿佈黑色圓頭大雲的天空，粗大的雨滴，都呈現着悲壯，雄偉和一種異樣的神祕的美，確乎是值得領識的。尤其在雨停了的那一剎，怪鬆散，怪舒適。秋天的雨，是短短的紛紛的「毛毛雨」，下時有點寒意，最易引起人的悲思，尤其是在夜裏，那瀟瀟的小雨聲，不知引出了多少遊子，嫠婦的眼淚。有人說「秋天林黛玉多。」這話有理，秋雨雖然是怨的恨的，但是牠卻富於詩趣。

兩天頂美妙的景緻，是在一面落雨一面仍有太陽的時候。太陽光通過天空的雨滴，屈折出七種鮮明的色彩來，形成了橫亙天際的壯麗的「虹」。

太陽高的時候，虹似乎就在森林上，但是等我們走進森林，他又逃到對面山上去了。這個現象，鄉間人誤認虹是有神主管的，凡人不得接近。他們不知道虹的移動是由於眼睛隨着身子移動而移動的，他們呼虹爲「門」，到了一定日子，他們還祭「門神」。古人把虹看爲一種「祥瑞之物」，我的名字取叫「夢虹」，大概爲此。明彭友信譬他爲一座「彩橋」。

要想充分的領略雨的美妙，要到鄉間去，都市是領略不到好多的。

都市中遇着下雨就糟糕，路上堆着深深的爛泥濘，一陷就陷下去寸把深，空氣又醜，夾雜了許多汽車的煤油氣，老遠還不見一點樹木，天光給高大的房屋遮去許多，他們無從領略大自然，雨當然不會給他們以好感。

「都市中的人是無從——恐怕也不會——領略雨的美的！」

落雨的時候，農人們都高興。

「謝謝老天，給我們降下甘霖哪！」大家暫時得了閒暇，照例都集在一家的堂屋裏，抽旱煙，談笑，他們心裏的愉快，不時從他們的臉上，話中流露出來。「秧田水足慰農心」他們自然快樂囉——除非是他們不望雨的時候。在都市裏可不然，他們四時都不望下雨，因爲下雨足以減少他們閒浪遊樂的興致，街上只有爲生活壓迫不得不出來找生活的車夫，小販。

「都市中的人是無從——恐怕也不會——領略雨的美的！」

看雨最暢快的是到三中去玩的那晚。正站在渡二中校門口的南明河的船中，大雨忽然來了，有閃電，有雷鳴，大雨點打着木篷，船身在水中動盪，有昏昏的月光，我們隱約能看出河岸兩旁罩着黑霧的房舍，朦朧的城郭，平坦的沙灘，捕魚的燈火，激起的波光，都帶着一種幻覺似的美妙。我的心境空虛虛的，沒有一點兒想念。不多一會，雨停了，河面平靜了，月兒恢復了光輝，天空恢復了整朗，有紅燈籠的捕魚船開始了划動。就像一個充滿詩趣的夢境，人飄飄的想飛起來。身子輕輕的，心裏似乎有一點微微的悲哀，恰如受了一點小刺激一樣。悲哀什麼，我也不知道。

後來不知在什麼時候回來了。

回憶起來，就像做了一場快意的夢。這回憶使我更討厭了都市的生活，更想回我的老家去。怕再住住會消失或減少我這點愛雨的情緒。

春 的 早 晨

高 琪

春神送來了紫燕，大地上也充滿了春的氣息。柔和的朝氣從紙糊了的窗眼裏透進來，吹亂了我的睡思。揉開那隱在睫毛叢中的貪睡的眼，撐起那倦癯了的身子，爬下牀來。

魚肚白色的曙光鑽進我的眼簾。隱約的星光在我們的明瓦做成的窗外開始閃爍。從天窗內望出去，天是一塊塊的，每塊都幻成不同的色彩。

走出門外去，想領略一下野花們的妍豔，享受一回野紫蘭的幽香。

循着那被草遮沒了的阡陌，踏過那狹狹的泥路，帶着露珠兒的碧青的叢草，先後地，有次序地抹上我的足來。

輕柔的春風，微微的吹，慢慢的搖。幽香的野紫蘭，嬌媚的豆花，粉紅色的桃花，金冠似的蒲公英，都彎着身兒，脫了帽兒，向我點頭，向我示意，向我微笑。

我整個的身子，魂魄，意識都沒入牠們的中間。把我點翠，我被映成綠色了。

蹣跚的脚步聲和流水的淙淙聲相應着，作和諧的調節。我坐在河邊憩息，柳絮輕輕的拂着我的髮兒，河水奏出甜美，柔膩之曲，使我沈醉，催我入睡。

太陽臥在我的背上，河水流過我的足邊。岸邊的鬆的細泥，被河波誘引着不住的往下落，在水中又激起微笑的圓渦。小魚們忙碌地，穿梭似地來往，在和煦的春光中沐着浴。

微風拂上水面，吹起一縷縷的微波，前俯後仰的隨着牠——風兒跑，度牠們自由、優美的生活。河面上振盪着盪漾的柔波，又透起紫紅色的明漪，在這明漪裏，似乎發射出生命之光。

有剪子尾巴的鳥，用着嬌柔的呢喃軟語和河邊的青青的蘆葦握着手，並着頭密語着。微波抹向蘆葦的身來，給牠沐浴，給牠洗澡，使牠清潔，又增牠的風光。

臥在河面上的被陽光染成薔薇色的浮萍，自由地、悅樂地隨波飄盪。水邊的草和飄浮上來的葉兒，勾着肩，並着足尖，在跳牠們的舞。

柳絮們彎着腰兒，伸着臂兒，退退縮縮地，含羞地像要和對岸的孤高的蘆葦去握手。在薄薄的朝霧裏，透起一絲絲的青烟，衝過柳梢頭，彎過屋角，漸漸的在無形中消失。

太陽從茅草的屋角的隙處，探起微笑的臉兒，發射出萬道金光，把茅屋、嬌美的野花、疏疏密密高高低低的樹木都給染上一層玫瑰色。

鳥兒們展開婉轉的嬌喉，歌上幾只清脆的歌兒，把沈寂、幽靜的空氣，點綴出春的甜蜜。

鐘！鐘！禮拜堂裏傳來的鐘聲，衝破這沈寂而安恬的朝氣，遲緩地、神祕地鑽進我的耳管中來。

黃澄澄的菜花田中，襯上無數的細柔、潔白的小點，明顯地襯托出春的詩意來。

棕黃的泥土上滿嵌着翠綠色的絲絨般的麥子和青草。在短而純潔的綠茵中，間或夾雜着紫色的小點，成就春的詩意上和諧的美。

綠的麥子旁長着肥嫩的金花菜。天真、活潑的沒城市氣的小孩們，穿着粗布的衣服，膝彎以下全露着，赤着他們的足，用手在田中不住的亂抓。看他們白腳兒進去，卻換了一雙泥腳兒出來。這樣的動作重複了多次後，籃中就滿滿的裝滿了金花菜。心高氣昂地催促着同伴快走，好去趕他們的朝市。

太陽漸漸在不知不覺中從我背上爬上我的頭來。翠綠色的河波，嬌美的柳絮也被鍍上了一層金色。屋角邊的炊烟衝過這金色的春光，趕他們無目標的旅途。

被溫馨的雲絲們簇擁着的朝霞，被陽光染成奇異的斑點，好像是春之神的眼睛。在紫紅色的明潑裏，幻出明亮的圓的梨渦，這也許就是春神踏過的足跡了。

黃的茅草屋，紅的桃花，綠的楊柳，紫的野花，在地平線處混成一片，好像一條人造的虹。是回家去早餐的時候了，只是被太陽幅射來的熱，把我的身子吸住，動彈不得。經了許久的掙扎，才左腳拖着右腳與這使我興奮，使我留戀，使我忘憂的可愛的大自然美景作暫時的辭別。

傷兵

武進女師 奚惠英

天氣晴朗的一日，我離開學校，回故鄉去。

車兒慢慢的動了，這無際的平野和乳白色的天，一幕一幕跟着轉動，微風陣陣吹入心房，我不禁說：「好快活的天氣呀！」

一站一站的過去，「無錫」兩個字已映在目前，車門開了，走進來三個衣衫襤褸的兵。第一個面目憔悴輪在樞底下呻吟，是病兵。第二個少一隻手，拉着袖管和第三個少一隻脚的兵談話，都立在車門前。我默默的凝視着他們。

隔壁車廂裏來了一位兵丁，烏黑的臉，短小的身材，臂上纏了一塊紅布，上面寫着「淞滬總車軍警稽查」幾個黑字；他的視線對着車門，「往那裏去，」到……常……州去……」兩個殘廢的兵顫聲回答：「你們這輩討厭的東西，坐白車，到橫林就下去……」先生可憐我們吧，半年不發餉了，到常州投奔親戚去……」一隻手的兵說。稽查動怒了，「不許多嘴，」打了那兵一個耳光。紫糖色的面孔加了顏色，嘴就覺得加了鎖，大家默然，我的心沉重了。橫林到後，稽查把傷兵推下車去，也慢慢的打着

調兒走了。我推開窗，看見那被棄的傷兵，倒在月台上。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躲在櫃底下的一個傷兵，連呻吟也不敢了，只微微的嘆氣，向乘客要求一點兒坐位。「誰相點，不出錢，也有坐位麼？你問稽查要去。」一個八字鬚的大先生高聲說着。一隻手抹着鬍子，他只好輪下，氣也不敢嘆了。

我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立時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我哀傷地懊悔了。幾年來看了書報的記載，對於兵士只有鄙視，想不到這三個傷兵這樣服從不抵抗。文學家呀！你的靈魂上佩了刀，這樣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兵士的血淚卻向何處流去。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兵士，從此嚴肅的兵服變了被罵的幟標，在人們的心目中，沒有光明的一日了。

可憐中國的青年呀，你們從幸福的田地，走上了那黑暗殘虐的路，摧滅你們友愛憐憫的本能，助長殘殺同類的氣焰，在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出路？

嗚嗚一聲，車兒停了，我寂然的下車，反復想到這件事，好像一塊重重的石頭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不知世界上還有我否？

廿二年春作

一個兵士的自述

鋼夫

就是那一年上，咱們打死的鬍匪算頂多；活捉來的也上百數；大概袋裏有銀子的，打過軍棍子就

賣點慈悲放了生；有許多窮鬍子是老老實實的就被咱們劃上刺刀送命的。

大爺高興的時候，也喝上幾口那些帶着泡兒的鮮血，味道又鹹又甜，上好的湯水呢！有時口味轉淡了，便叫老百姓送上些豬肉狗肉，在空地上起個灶，尋些枯枝兒就燒起火來；半生半熟，就大家搶個精光。那才是好味兒呢！

碰着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落到大鬍子手中的時候，咱們就運氣來了。用盡心計把那些鬼子搶回來，祇要他們性命保全，就少不得賞咱們一千、五百的，大爺就得玩個氣出了。咱們倒也不大愛玩女人，反正天天有女人親近着。不過有些時候，那就更有味兒了，喝酒、打牌、鬧着玩，許多人爭一個姑娘。說到這裏咱又記起吳排長了。這傢伙頂喜歡女人，自己的臉兒也還不差，老是按了按八字鬍鬚就哈哈大笑的。弟兄們對他都沒有怕懼，因為他也着實俏皮。記得有一晚上，在銀香家裏，醉旋風竟和排長爭了起來；第二天，醉旋風就給槍斃了。其實呢，先前吳排長也是弟兄，後來得了上官的歡心高陞了的。

時勢終於變了。沒有多少日子，咱們的元帥和東裏吳宮元帥鬧了個不合，就打起仗來了。「兄弟們，你們上前線去，殺一個快活！那邊姑娘兒頂標緻，又最多銅錢。」張大元帥熱熱烈烈對咱們演說：「攻進克城，每人賞洋廿元，放假十天。」於是咱們就趕上了前線。火線下，刺刀晃來晃去，彈子呼呼地飛着。這一仗，咱們這邊死得少，敵方就死的多得駭人了。後來，咱們的兄弟在臨時醫院裏又死去了許多。

這次開火，說起來最是痛心，許多結拜兄弟就在這時完結。三哥，桂堂叔，也被咱們趁勝打死了。進

了克城，賞銀一直沒有發下來，算多放了五天假補償。三嫂就在那年重嫁，桂嬭嬭是得了桂叔的死信就上吊的。

哦！咱記起了。小伙子，讓咱告訴你一件有勁的事兒，前年咱們殺倭鬼子。你曉得倭鬼子是怎樣的？不是黃頭髮，不是高個兒，長鼻子，不像馬路上常常跑過的洋鬼子。那是同咱們一點沒有二樣的。鬍鬚，單是說話兒有點嘍哩咕嚕。嘿！那次真是爲國殺賊了。在××鐵路旁邊，有一帶樹林，林背後就是咱們駐紮的村子。媽的，倭鬼子肚裏多疙瘩，說咱們的老家是他們的生命線。九月下半邊的一天，竟神鬼不知的襲到咱們這裏，團團圍住，說什麼瀋陽已被他們佔領了。逼咱們投降，逼咱們換旗，逼咱們繳過槍去。哼！咱們那裏肯呢！咱們是中國人，個個是好漢，誰都預備着殺鬼子。媽的，倒是鄭連長沒良心，這傢伙一向鬼鬼祟祟，他說輕舉妄動是要不得的，說咱們的槍不好，子彈也不多，打是打他們不過的。媽的，誰去聽這沒良心的壞蛋，老董——咱們的班長——竟猝然不容氣地把這壞蛋一槍打死了。董班長一向是稱爲勇敢的，如今做了這勇敢的事。於是大家蜂湧了上去，刺刀、短棍齊集在那壞傢伙身上；一霎時，鄭連長變成一堆肉泥了。大爺割得一隻膀子，咬了幾個窟窿。接着舉了老董做司令，聽他的主張，大家就一口氣衝鋒出去。那時候，咱們的血熱得像沸透了，誰都像瘋狂似的。說也奇怪，雖然是極危險的時候，卻有說不出的暢快。倭鬼子是機關槍、盒子砲，咱們是刺刀、拳頭；在荒涼的田壠上，互相衝擊着。咱忘記了性命，忘記了痛苦，無次數地向倭鬼子撲擊，咱的刺刀上終於染滿了腥血，臭的肉漿也塗滿咱的面了。咱們都照樣地衝殺，咱們有許多人倒下去了。

鬼子死的不少，受了咱們拼死的衝鋒，隊伍已是七零八落支撐不住了，後來就向西北的一條路上遁了開去。丟棄了機關槍、鋼盔，丟棄了他們同伴的屍身。

咱們連向老百姓道別也沒有功夫，就由老董帶着隊伍向南奔縣城裏去。在路上，咱們就互相地發現了咱們自己的創傷：耳朵削去了的，肚子戳穿了的，手折斷了的，腿上湧着血的。咱們中間找不出一個完好的兵，可是誰也沒有感覺到半點痛苦。

到了縣城裏，許多幾分整齊幾分零亂的軍隊也各處調動着，形色很慌張。咱們實在再站立不住了，但究竟沒有倒下來的。

不知在什麼時候，許多官長——王營長、陸團長——都站在咱們面前了，態度似乎在歡迎我們，可是陸團長卻大聲說着：「諸位健兒，你們毅然抗戰，敬佩得很，但是總司令來過命令，說日本兵打來，不准抵抗，免得闖下大禍，他們要什麼就給他們什麼。諸位……」

陸團長的話還沒說完，咱們的心就開始酸苦起來，咱们的肉開始劇痛起來了。

一九三三，三，十二夜。

獄中朋友的信

無錫師範 霽 雲

霽雲我友：

請恕我這樣稱呼你吧。我明知天下還有何人肯做我的朋友，我還配做何人的朋友！然而，我的靈

魂太苦了，假若你也不允許我這樣稱呼你，那我只有自殺。（中略）你又要問我到此以後的情形了嗎？這你太殘忍了！我不是已經託人傳言你多次，說我除了只有淌淚的分兒外，我不能告訴你一句。但你還是這樣殘忍下去，定要得我一封親筆信才甘心……其實你也真太傻了。我不會寫些好聽的話給你，而使你不再殘忍嗎？然而你的來信太多了，未滿百日，有了十多封了吧？而且二封比一封長，一封比一封驚嚇我，不憐憫我而熱情的慰問我……到最近一封信，你塗上了許多的淚和血，你極度的震撼了我，迫得我不能不將實情相告了。明知只有使你多流一點淚和血。但你要使你自己這樣，我也沒法好，我現在已是一個惡棍，惡棍有惡棍的勇氣！告訴你罷，我來此僅僅百日，已變成了惡棍。然而還只過了所有的刑期的十三分之一！假若我竟不死，我竟能平安地出獄，那末，朋友，在三年半後的社會裏，你將看見一隻喫人的惡狼。那就是我……不要再提我這件說的無辜不無辜罷！國家有意要造就壞蛋，我們有什麼法想呢？當我鏗鏘鏘地走向這里來時，我還存着姑且忍受法律的殘酷而勉力自勵一番的信念，老實說，我還有着愛國的良心的。然而，朋友，這真是誰也不能料到的一個急劇轉變啊！到這里不滿半小時，那信念那良心都立刻消滅盡淨了！我所打入的是不可臆測到的萬惡的地獄，我的周遭盡是些青面獠牙的魔鬼。那班魔鬼（同獄的犯人）叢集在我一身，要錢咧！剝衣服咧！打石頭般的砍我的腦袋咧！踢屁股咧……那時我成了一隻被宰割的狗。僅說了一句「沒有錢」之後就沒有再開口的機會。對他們訴說哀情，只有增加他們的嘲弄和拳腳……天又那麼冷，磕了千百個頭方求得沒有將內衣剝去，沒有將尿糞澆在頭上，畢竟還陪了尿桶圍在一角過了兩夜。朋友，我真不相信

那時的青天世界上還會有我存在啊！我那時真想立刻自殺，把頭顱猛向牆壁上一撞，不是就完了嗎？然而，想到六十餘歲的雙親，想起愛我的朋友，我終於沒有做。你不笑我嗎？……一間數方尺的「號子」裏，關上十多個犯人……飯食嗎？每餐一盆十幾兩糠糝砂子草屑堆滿了的糙米飯，一根腥臭的蘿蔔乾……同伴嗎？有殺人的兇手，有搶劫的強盜，有偷竊的賊，有強奸犯，有拐逃犯，還有著名的流氓……所看到的是賭錢，抽煙，相罵，打架……所聽到的是卑污的言辭，猥褻的小調……這裏不是人間！這裏是三十層地獄！

數天後，我似乎和他們熟識（在這里，其實任何兩個犯人之間永遠不會真的熟識的）了些。我委實不能再忍了，於是我冒着險把我久已擁擠在口頭的話低聲下氣地開始和他們接談，我剛說上題目：「你們應該如何自悔自愛……」極大的反響來了：「凡是好人不會到這里來，到這里來了即使也是好人也該學壞！看我們喫的、睡的、玩的，不是他們特地叫我們到這壞地方來做壞事的嗎？你這隻狗算什麼東西？最壞不過的是讀書人……」我還不忍于休，我又第二次這樣試做，他們非但仍是不聽勸導，而且反逼我跟着他們做，拿拳頭鐵尺絕對禁止我對他們再有那種隨意侮辱（我的勸導，他們認為侮辱）……獄吏也偶或（真是僅有的偶或）來檢察，可是除了找兩個人像打狗一樣打一陣外，再沒有什麼的……一天天過去，到今也一百天了，除了看他們做邪惡的事情，毒辣的打算，還能找到什麼呢？我既不能感化他們，便不得不脫離他們，然而，冷天總算挨過了，熱天又已到來，前兩天熱得利害，於是黴溼的地氣和尿臭，汗臭的交攻，已不堪一日居了。酷熱的暑天馬上就到。朋友，我真擔憂

着沒有命活了！……矮小的「號子」裏沒有日光，沒有空氣，分別不出白天和夜晚，更無從知道夏天或秋天（除了天氣寒暑的轉變）。洗不到浴，更談不到運動。朋友，這就是國家定要無辜逼我窒息三年又半的地方！我還要說，聽不到鳥的歌唱，受不到風的吹拂，就這樣，三年半永無變更的這樣過下去。可是絕對沒有變動卻又不能說，半個月前，這裡少了兩個人，至今沒有回來，事情怎樣我不敢多想。還有，前天又多了一個，也同樣遭受到和我初到這里一樣的待遇。然而，這真是僅有的慘酷的變動了。……所以，朋友，我雖要脫離同伴，但一想到國家既把我無辜的入了獄，還要強迫我過這非人的生活（其實又豈止非人生活而已），身心兩方面都深切感受到莫大的痛苦。我實在不願（而且根本不可能）再看高自己，從僅有的書本上去下苦功，去救自己。然而已熄的情焰不免復燃，已死的心不免再跳，有時不得不企求着活的事物的安慰，以暫時延續我的生命。可是兇暴的獄吏現在把慰問我的親友也拒絕了！……唉！國家待我何苛？到了無底的悲楚時，我非但痛恨國家，我簡直有些嫉妒比我快樂的人們。……朋友，你不要驚奇，這轉變是很自然的，我和同伴妥協了！他們是我的周遭僅有的活的動物，他們天天做着新鮮的活的事情。誰說他們遭受了這種非人的待遇而這樣做法是不對的呢？我的確追悔先前對他們所說的錯誤了！我現在已從他們那里學得了許多功課，而且熟練到至少和他們一樣的程度。明白點說，我已將我僅餘的心血去努力低壓自己，和他們同化，學得一切惡劣的行為。假若三年半後我還不死，（我想我是不會再死了）我還能平安地出獄，我一定把這全部邪惡的行為兇狠地殘酷地施展出來，對國家作有力的報復……朋友，親愛的朋友，我將實情完全告訴你了。

謝謝你！我很好！雖是我還只能喫腥爛的蘿蔔乾，睡黴溼的地牀，聞尿臭和汗臭……請安待三年又半，那時的社會裏，將有一隻喫人的惡狼出現，那就是你底朋友我！（下略）

你的朋友——鶴泣書。

獻給摯友蒼

常州中學 殷霞

朋友：

我們是多麼不幸呢？匆匆地聚在一起，又匆匆地分離了！呀！那慘別的情況，至今你還記到嗎？過去的歡樂，在回憶中不過更引起無名的惆悵。暑假中我回到瀾漫着封建思想的故鄉，我寧願痛苦我自己，成天地不開口。真的，寂寞的味兒嘗夠了，但我永不願裝着假面具，虛偽地自謙和諂媚。那許多值得我們注意嗎？朋友，我總沒有使你過分的失望，我仍舊是勇敢的霞。

在章處聽到你的消息，據說你已經找到一個職業了。本來，在現在的時候，找到一個職業是很幸福的。你看，世界上有多少的失業者受苦在街角裏，在飢餓寒冷中掙扎着。但是，話又要說轉來了。你已踏進社會，朋友，你不要快樂，以為得到了新環境。起先你會感覺到興趣的；不久，你自己會驚奇。爲什麼呢？因爲你不能深刻地瞭解社會，或者連淺薄的認識也沒有。那末，你會失敗的。因爲理想和事實距離得太遠了。

「馬屁和金錢的社會——是人類出賣魂靈的場所；許多人出賣肉體，許多人出賣汗和血；最卑鄙

的是廉價地出賣魂靈。社會上生存的要素是什麼？說幾句露骨話罷！虛偽就是天經地義的第一要素。現在，大多數的人，靠着虛偽生活享樂，一舉一動都不是內心所願意做的，一言一語都不是內心所願說的。該哭的時候只好苦笑，或者連苦笑都不能。雖然上點年紀的人們，他已經麻木了！他們會以為這種生活是最適當的；換句話說，這種人的魂靈早已售出了。這世界上的人是什麼？僅是一個骨肉合成的軀體，形狀像人，但是絕對不是人。萬物之靈的人，竟是如此殘酷和虛偽的，這不是人，是社會的幸運兒。

所以有人說，社會是一所大熔爐，火焰所到的地方，許多人就溶化了！偶而有不溶化的，他就是傻子，他就是時代的落伍者。朋友，你不要笑我。我說社會是一個大燒瓶，許多不幸的人放在瓶子裏；觸媒劑是什麼，是肉，是金錢，是虛榮！本生燈所生的高溫度就是他們的環境。哈哈，這樣的裝置，怎樣會不起作用呢！於是許多人就這樣的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哲學，一批批的混入社會，沉醉在迷夢裏，結果幻滅了。

朋友，嘈嘈囂囂地說了許多沒有系統的話，你會不耐煩罷？你是志向堅決的青年。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常說：「這才是朋友呀！」現在你已被放在燒瓶裏去了！你應當勇敢地奮鬥，不要被你的環境腐化。總之，真理雖然不能容易被人了解，我相信會得到最後勝利的。用不折不撓的精神幹去，不要像廉價一樣使我失望！

暑假期內接到芬一封信，她告訴我：多喫了冰淇淋在生病，護理會得這許多？我信也沒覆她，媽

的，她喫冰淇淋生病，鄉下人在八十度的時候，還要在半沸的田裏插稻，她偏就沒想到；看影戲才是她心上事。清說她愛我，真是笑話。如果要說她愛我，還不如說她愛分數，因為這樣說漂亮得多。

你是知道我底家境的。我底父親年紀已經這麼老了，但是爲了生活的負擔，不得不連年漂泊千里外，忍受痛苦，忍受譏笑，追求着生存。呀！朋友，現在我心裏多麼難過呢？暑假裏遇到幾位同學的伯父大人，他們都是過着很安適的封君生活，只有……只有我底父親才這樣！前天晚上接到父親的信，心酸酸的，跳得很快，信看完了，信紙上流滿了眼淚。他老人家說：「希望你快快用功，不要使我失望。」這幾句話提起了我的勇氣。我還是走光明之途！

朋友，不要失望，快堅定你的意志，真理不會失敗的。

祝你衝破環境，創造新生！

你的朋友霞 | 十月四日

一封關於失學的信

林華森

譚翰：

你接着這封信的時候，我已不在學校裏了；並不是被學校開除，或者是要轉學；這是因爲我現在已失學了。現在我已與「學生」這名詞脫離關係了。這當然要使你驚異，你或者要問我爲什麼在這時停學，所以我要把詳情寫在後面。

在這裏我簡單的向你說一句，失學的原因就是因為經濟。也許你聽了這一句，會當我在說謊。這也不能怪你。因為我們雖然不是怎麼富有，但也堪稱為小康之家，為什麼會缺乏經濟而失學呢？這固然要使你奇怪，但是說起來卻是該然的！

在這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裏，我們的國家當然是受了很大的影響。加之連年軍閥的內戰，與剿匪的軍事行動，使農村漸趨崩潰，商業蕭條。而且我們又住在剿匪區域內，影響當然更大。你是知道的，去年紅軍陷漳州的時候，本市商業是如何的凋疲；單在那時候的損失也就不少。所以我們雖是小康之家，也免不了要受經濟的壓迫。

上學期的升學已經是很勉強的。因為只要這一學期就可在初中畢業，所以東拼西借湊足了學費。然而本學期再也不能勉強，放暑假以後，父親就這樣向我說：

「森，現在的生意很清淡，所賺的利益充作家用還有些不夠，那裏再有這許多錢去繳學費，我想只好停了罷。」

我當時默默的沒說些什麼。父親見這樣就繼續向我道：

「你不要煩惱，也不要怨你的爸爸，真的是很難弄到錢；下學期若是有辦法的話，再繼續升學罷！差一級也沒什麼打緊。」父親憂鬱的面上掛着兩個大淚珠。

輸，我怎樣能怨父親呢！父親血汗所換來的金錢都被我這不肖子花去。年已衰老的父親我不能供養，還要他花錢來培養這沒出息於兒子。我只有詛咒這矛盾的社會，與萬惡的金錢。父親雖然拿這

話安慰我，但是我極希望能繼續升學。你是知道的，T校的學費爲本市最高的，最貴族化的，所以我便想舉出一學費很低的學校來要求我的父親。但是使我很失望，本市雖然有學費很低的學校，但都只辦到初中。

從朋友那裏知道龍溪中學的學費較省一點，而且若是成績較好點的話，可以享受免學費的權利。這使我非常的喜歡！於是我向爸爸說：

「爸，龍溪中學的學費省得很呢！給我去學吧！」

「省些也是要錢的，沒有錢怎麼辦？」爸爸還是說沒有錢，而且有意思要搬家到漳州去。

我只好默默的走開，但是有些捨不得。經過幾番要求之後，纔得到一個答應：

「若是在近幾日內可以借到些錢，是可以的。」

我感到很大的希望與喜悅，以爲我可免嘗失學的滋味了。真的，過了幾日，父親向我說在他的朋友處可以借到四十元錢；最後這樣說：

「再添上十塊錢便夠了，你去報名罷。」

我喜歡極了，趕忙到T校領了證明書；又到龍溪中學的本市報名處，花了五角錢報了名。接着又忙着預備入學考試。

輪，在這時候的我真是喜歡得不能形容，在這時候什麼事都是愉快的！那裏料想到悲劇會在後面發生呢！考期終於到了，我含着愉快的神情赴考；本市的代考處是省立A校，一天要跑四次很長的

路，我也不感得疲乏。考後我心裏在忐忑着，恐怕不會被錄取。假若這樣，那我怎樣對得住父親呢！

考後四天，郵差送來一封信，我接來一看，信封署有「福建省立龍溪中學」。我心裏知道有些希望了，果然，信裏說我已錄取，要在開學前三天到校註冊，學校是八月二十八日開學，應該二十五日便要到校；但是在這幾日內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這便是我失學的原因。

在接信後的五天，父親把錢借到；這使我更是愉快。但是在同日的晚上，我的伯父死了。你是知道的，我的伯父沒有子女；所以喪事當然是我父親給他料理。翰，你想在這連讀書費都沒有的時候，還要料理喪事，那裏來的錢呢？真是湊巧，借來的四十塊錢的讀書費也就添入喪事費裏。這時我真的便失學了。

翰，這不過是一部份的原因；主要的是那萬惡的金錢。我要怨恨什麼呢？爸爸嗎？伯父嗎？這不是我應該所怨恨的。只有那萬惡的金錢與矛盾的社會。你看目前中國的教育是這樣的！勞動階級休想入學校，只有資本家的子弟纔有這樣的福份。你說這話對嗎？或者是我因為失學而過火的咀咒呢！真的，中國目前的教育是腐敗到極點了，非澈底改革不可，然而現在的教育執政者卻不見得在注意到這些呢！

翰，我自失學之後，不知怎地常有一種悵鬱在心頭；我只感到無名的悲哀與憤怒，我的心永遠沉淪在悲哀裏。在起初幾天，我像發狂似的亂嚷，狂叫，不知怎樣纔好。現在雖然稍好一些，但是苦悶卻時常侵襲我的心。

薔薇的刺

上海市立勸業中學 湘 君

測是那樣痛苦地自殺了。

當我得到了測自殺的死耗以後，自己正像是失去了什麼似的，每日每日的都在苦悶地過去。不但是我，也許就是我們這一班裏的同學，就是只要是見過測的，認識過測的朋友們，誰又不是同樣的在深深地爲測惋惜着呢！測是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在我們這一班裏——而且是全校，也要算是文藝上的健者。測在校裏，每天大半的時間，差不多都是消磨在研究文學上面。要是測不自殺時，我相信，測在將來的文壇上，定有一些建樹，但可惜，事實上測是死了。

測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爲了想起念這死去的好朋友的文學天才，和不幸的遭遇，別的沒有方法，只是在自己的舊信堆裏，找着了這麼一封長的信，這信是測最後寄給我的一封信，拿來盲目地發表了，想死者在九泉之下，也總可以寬恕我吧？

——湘君。 七二〇。

湘君：

別後又匆匆的過了一個多星期了，本來我想到西子湖邊寫一點創作，所以沒有回到故鄉去，現在我雖然在西子湖邊住了一個多星期，可是我連一個字都不會落筆，從上海帶來的幾卷稿紙，依舊原封未動。湘君，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變到這個樣子。

你問我近來的生活如何，湘君，再莫提起這些了，談到生活，雖說不很寂寞，但是我的心，我的情緒啊，從來沒有感覺到過這樣的擾亂。晚上睡在牀上，總是想來想去不能入睡，一直等到隔壁姑母們的

肝聲隨着空氣的波動傳進我的耳朵裏來，我仍然是醒着，醒着，不能入睡，陷在矛盾的心理之中！

這一次到杭州來，是和我的姑母，還有我姑母的同學靜娟兩位女士一同來的，我們住在離靈隱不多遠的地方，這裏非常的幽雅，最適宜於我們的生活了，尤其在夜間，除了蟲聲唧唧地在奏着自然的音樂以外，什麼聲音都沒有了。有時候我們在房間裏談一些瑣碎的事情，或再討論一些不要重的問題；有時候我們各人帶着一本愛讀的詩，跑到山陰去誦讀！也有時候，當夕陽含羞地落在山後，我們就僱一隻小艇在湖上盪漾……

照理這種生活該是十二分的舒適了，但是在我，唯其因為這樣，我的情緒卻變得十二分的混亂。湘君，你是我的好友，讓我告訴你這裏面的原因吧，我的一切，原不該在好友面前隱瞞的。

說起我的情緒之所以不安定的原因來，那麼靜女士是不能推去這個責任，湘君，你知道嗎？當我第一次在車站上姑母為我們介紹的時候，我就猜度到她一定會帶給我以許多的不幸啊。湘君，我的好友，靜真是太可愛了，她那蘋果似的臉蛋，白的顏色當中泛出一層落霞般的粉紅色，第一次我見到她，我不知怎樣會幻想到在她臉上接個吻，該是怎樣的愉快；加以她的身材又是那般的活潑，像燕子一般的活潑，走起路來，總是帶着幾分跳躍；她說話的聲音，像是有節拍的音樂一般，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女郎。湘君，我們校裏的華，要算是美麗的了，不是嗎？大家都公認華是我們校裏的 Queen，但是我想假使叫華來和靜站在一起，無疑的，華要變成不知怎樣醜的人了。

你知道我是有了妻子的人，我自從和超結婚以來，我的心就有了寄託！就開始安定着不會想過

別的念頭，但是這次我遇見了靜以後，我的心旌啊，卻按捺不住地又開始搖蕩起來了，情的噴泉又在我化石的胸中飛迸，雖然自己不時會想到自己沒有再愛別人的資格了，再不應該起這種非分的妄想。

但是，朋友，女人畢竟是禍水，一切罪惡都是從女人身上生出來的，縱然我是那樣地在警誡着自己，然而那種警誡又能生出什麼效果呢？我又怎能抑制住自己的愛的火焰呢？

啊啊，我因此跌入了煩悶的深淵裏了。湘君，我明知道在這裏多住一日，我的不幸更會加甚一日，然而叫我離開這裏吧，我卻又沒有那種勇氣和決心。靜的笑渦，舉動和一切，好像對於我有說不出的力量一般，她抓住我整個的心靈，使我留戀着她，留戀着她。啊！好友！我只有聽着命運的支配了，以後的事情，我真不願意再想下去！

幸而——你以為我這兩個字用得很離奇吧，然而在我，這兩個字用得卻很適當的，我的確在這樣僥倖——靜並沒有知道我的祕密，她不知道我有了妻子，她只以為我還是獨身的人呢！湘君，我的好友，你會罵我嗎？

昨天我接到超從故鄉寄來的信，她問我為什麼暑假不回到故鄉去，她說她們校裏放假了，她天天在盼望着我回去，她又說她讀到我那封告訴她不回來的信以後，她哭了，最後她寫着：「親愛的涵哥，這個漫長的暑期，我正不知道怎樣才能度過哩……」

我帶着顫抖的心情，把超的來信讀完，我竟也流下淚來了。唉，湘君！純潔的超，她還那樣地信任我，

她不知道我半個心房，已經被另一個女人——靜，所佔據了，假使被她知道的時候她又該怎樣的失望和傷心，我是欺騙了超，我是太對不起超了啊，唉，可憐的超！

我反覆地把超的來信看了幾遍，超的信上充滿了如許的熱情，而我卻背了她，在追求另一個女郎，我是多麼卑鄙啊，我覺到，自己好像犯了罪一般的，背着十字架立在愛神的面前，受着最嚴重的良心的責備，彷彿超從信紙上現出嚴厲的面孔在罵我，湘君，我拿什麼去回答她呢？然而最後，從信紙上現出來的，不是超了，而是靜的笑容，蘋果般的臉蛋上含着兩個淺淺的笑渦……

「回去吧，你這個不忠實的東西，不要再起非分的妄想了，你應該立刻回到故鄉去，投入超的懷抱裏，你不該摧殘了超的純潔的心！」

這種思想雖也曾在我那時的腦子裏湧出過，然而，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處處總逃不了感情的支配，只要我想到了靜，一切的勇氣立刻會消失了，消失了，像雲霧遇見太陽一般的消失了！上帝實在不曾賦給我那樣的勇氣啊！湘君，我真做了靜的囚徒了，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彷彿都操在她的手裏！

湘君，現在我莫名其妙的會懷疑起戀愛專一的理論，所謂戀愛專一，那簡直是舊禮教勢力下的戀愛方式，戀愛為什麼一定要專一呢？我愛蘭花，同時誰又能禁止我愛梅花？我愛喫魚，同時我又愛喫鱉掌，儘可以把這兩樣東西都拿來喫，誰說「二者不可得兼」？戀愛又何嘗和這兩個比喻不同，但是在事實上卻為社會所不許，愛了一個女人，如果另外再愛一個女人，就會被社會唾罵，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湘君，我真不知道戀愛專一論的立足點在什麼地方，專一的戀愛簡直是不自然的戀愛。

然而我們又怎樣不幸生在這個時代呢，一切都要受着拘束，湘君我是沒有辦法了，現在我是跌在泥漿裏，眼看着自己一天一天沉淪下去，一天比一天陷得更深，將要得到一個不可設想的結果，但是我能夠怎樣呢？我只有讓他這樣下去，一切我都聽命運的支配……

人說女人好像是有刺的薔薇，我委實相信這句話的正確，然而明知薔薇是有刺的，每個人都_{不願}慮到這些，仍然伸着手去採，也許被薔薇的刺所刺出來的血，是幸福的，每個人都願意的吧。

朋友，我也將要被薔薇刺傷了！

夜深了，這裏分外的寂寞，冷靜，涼風微微地吹來，我身上有點兒感到涼了，以後的事情再談吧！
朋友，祝你好！

你的朋友涵寫於深夜。

我的幼年

段龍田

我在K城裏一個小店的房間裏，我哭了。記得是民國十四年吧，那時我才十五歲。

那時是我幼年的結局，思想的轉變時代，社會給了我一個絕大的教訓，這教訓便是「你太蠢了，要聰明點兒（？）」

是民國十三年冬際，我爲了受不了自命爲「君子」的基督徒的惡罵，譏嘲和凌辱的緣故，所以便毅然地來反抗他們。記得有一次——不，常常的如此，那「打他左臉，而將右臉讓你」的奴隸性

的教徒，他每日裏在未上正課以前，要作禮拜，「中國人似像街上趕着的豬，一看見我們的汽車就胡亂瞎竄，真是饑的要命，亂的要命，沒知識的要命啊！」這種惱死人的嘲笑，漫罵在我們入教會學校上學的人聽來，本不算什麼，因為我們聽慣了的原故呀！

啊！想起來了，那是最令人難堪不過的事了！有一次，我們在飯廳裏喫麵條，因為人太多的關係，都喫的非常的快。有一個同學，他掉了一根麵條，我們的洋師母定要他爬在地板上喫了，那一位同學始終沒有喫，最後，她拿了他的帽子把落下的飯摺一摺。那位小同學哭了，她恨恨地用手向他頭上打了幾下，「哼，這東西，簡直不是人，只能當狗，教訓你，你還哭啦！好，我去叫校長來……」師娘走了，全堂的人都不敢響一聲，靜候着她的擺布。

校長來了，全堂的人都不敢喫飯，幾百雙呆着的眼望着校長的臉。「還用說話嗎？對你說話像一對牛彈琴。」你們是一羣畜生，看你們喫飯撲撲拉拉地一片亂響，像狗喫食。這還不說，還惹師娘生氣，來，來，跟我走。」校長用手向他招一招手，全飯廳的人個個人心裏都拍拍地……亂跳，默默不作一聲，面對面相覷，伸了伸舌頭，替這小同學擔心。後來，聽說那位同學向洋師娘叩了頭，掃大飯廳一個月，才算了結。

在民國十三年，是全國教育會在河南開會的一年，他們的議決案有一條是：凡是教會學校不在我國教育部立案的，畢業學生簡直無用。我們聽到了這個消息，趁着他正在痛罵人的當兒，我起首便向同班的同學說要提出立案問題，去質問校長。誰知道大一點的同學，已經起了十幾條草案了。最重

裏的幾條是：向教育部立案，信教自由，加添自然科學，自由選讀聖經，這是十月十二日晚的事。

次日早晨，事情爆發了。校長發慌地無所措手。但他始終遲延着不答覆，後來我們到了校長室去找他，他答應在禮拜堂上答覆。大家上了禮堂，校長上去罵了我們許多，並罵及國家、民族、教育部。最後我很勇敢的高聲的站在高椅子上說：「同學們，我們還如平日一樣，受他的辱罵嗎？是中國人的，要反抗了！」大家都氣憤的暴動起來，記得把聖經的第一個擲他頭上便是段龍田——我啊！

這時，他逃了，我們追趕着他。什麼洋小姐，洋師母都飽受了拳頭了，他們往日的威風便不翼而飛。一會，警察來了，聰明的同學都一哄出散，少許同學，——就是事後被人稱做傻蛋的，不走。我因為事應辦得澈底，不明白爲什麼要跑，活活地被警察捉去了。

後來，我被學校開除了，便回家去，我的伯父把我大說一頓，說我太不顧自己，馱小子。

到了民國十五年正月，我早早的來省城了，打聽打聽省教育廳援救我們的辦法。啊！發昏，他們那管這小事，這是妄想！

我沒辦法了，但祇得千方百計的到處找同鄉向各私立中學說情。起初是無望，後來找到了一個從前的教員，那時在S中學當教員，還好，准我考。自然，這未嘗不是我的升學的救星了。

好了，我拿了墨盒去考的時候，他還送我到校門口，這時，我心裏悲喜交流了。

考畢回去，我看見一羣洋車，一羣洋車拉着學生，他們都是喜笑地出校回校；漂亮的男女學生陣陣的在大街上攜着手在走，那樣的親密，談笑自如。然而我手拿着墨盒，那樣的冰冷；毛筆和鋼筆，是

如何的刺心啊！在初春的大街上，冒着利如尖刀的北風向北走去，唉！

到了發榜那一天，我去看，只有我一人考，取也只有我一人取。我當時何等的歡欣而鼓舞啊！

當晚，我就給家裏寫信，覺得我的前途，總是光明坦坦的大道，我興奮得不可言狀，到半夜才安眠合眼了。

次早起身的時候，本預備將昨晚寫的信投郵。心想喫了早飯出去好了，茶房卻送來一封信，一看是家裏來的。我心裏很懷疑家裏爲什麼來信呢？折開信一看，上面寫着：「本月初五日（陰歷臘月）汝叔父被架去，匪人索洋二千元，賣地典房，尙不敷數，故汝亦不必上學矣……伯父手書。」啊！好傷我的心啊，叔父被綁去了，地要賣，屋要典，學要不上，一切一切的希望，都打消了，歸於泡影了。過去，現在，將來，都不說了。我哭了，大聲的哭了，最後，我暈倒在牀上。

翌日，我就抱病回家了。

今年我二十二歲了，還在高中，我覺得很羞，對着我小年歲的同學，但爲什麼，我要到這樣呢？我就要回憶到幼年的一段，換得「馱子」的名稱的事的情由來及結果了。

可羨慕的是幼年；而我的傷心，我的痛苦，也是在幼年的時代；給我的教訓，使我得了經驗的，也是幼年的事情！

關於「觸發」

薛 寅

在中學生雜誌三十七號文心篇「觸發」一節，內容說：「……勿只把文字當文字讀，勿只從文字上去學文字……讀書貴有新得，作文貴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觸發功夫……希望於有字的書以外更留心去讀讀沒有字的書，在眼前森羅萬象的事物上獲得新的觸發。」

我閱後真覺得甚麼事都新鮮，甚麼事都有意義了。今將每次所觸發到的感想寫在下面。

那圓形的中有方孔的制錢，雜亂的堆着，貯存攜帶都很不便的，若用繩子將牠一貫貫的穿聯起來，則形式既一列而美觀，存貯或攜帶亦覺方便了。我們閱覽新聞紙，亦須把每日的斷片新聞，日積月累的心中存着一個聯想，對於各種情勢，方有一種系統的概念，才能明瞭世界大勢所趨及社會環境了。如果不存着一種系統的概念，只知斷片，則與制錢雜亂的堆着何異？可見求學對於整理的工夫也很要緊的。

近來練習書法時我悟到習字對於身心健康是大有益處了。

外國人以寫字作為美術，只用藝術的眼光及心力去練習和欣賞；而中國人的習字卻於研究藝術之餘，更具有養性的修身的另一意義。

外國人書寫文字，以快為前提，美為目的，與中國人習字大有不同。我們習字的時候，墨磨得濃濃地，紙放得正正地，筆提得直直地，人坐得端正地，慢慢地，緩緩地寫去，只在乎字的美好，不在乎時間的長短。靜坐斗室，寂寂作書，無意中將性情養得端正溫雅了。又寫字時，身體的部位更須端正，挺着胸，注

著背，對於健康的修養也因而養成了！可見習字於研究美術之餘，對於身心健康是大有益處呵！

今天同祖母在園中種植菜蔬，頗感到勞作的意味，田園的樂趣。萬百事物非親自實地去嘗試過，是不能感到其中真味的。

春在樹木的嫩芽上吐露了羞意；秋在西風中狂舞，將東風吹長成的樹葉一片片地吹落。到來年東風一起，便又成長發育起來，欣欣向榮了！猛憶到林黛玉的妙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真真不錯，世事是循環不已的呵！

也！
周鼎，商彝，秦磚，漢瓦，皆貴品也！所以寶貴者，因其歷經數世不為惡勢力所同化，獨存其聖潔之心也！

打籃球時，無形中精神活躍了，四肢雄健有力了。這是甚麼緣故？恐怕是「活力」這位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了罷！

在靜夜見到月光的皎潔，猶如窺見了處女的心！

電燈廠裏的工人爲創造全城的光明而整夜工作，這種爲光明而工作的毅力精神，真可爲一切創造光明者尋求光明者的模範！

重溫舊夢是最快樂的事，可是夢回愈添惆悵！

準確的工作應如時鐘，義勇的精神應如救火。

旅杭雜記

李斯人

一、從常州到杭州——給軼前的信

軼前：

現在我已坐於停在上海北站的滬杭車中了。

這次旅行，我們兩級大部份都參加的，共三十六人，領隊是我們的夏先生。

今天早晨四時多就起身，大家匆匆地忙着打鋪蓋，洗面，喫早飯，這種情景同我們去年爲東北義勇軍到無錫去捐募那天的情況可說是一般無二。大家走到車站，已是五點五十分，差開車時祇十分

鐘了。

上了車不一刻，車就開行。車中起初很空，過了幾站後，便漸漸的擁擠起來。

現在的團體票和以前不一樣，以前是僅有一張公用的團體票，現在另外還有印「團體票」三個紅字的車票，每人要拿一張。這樣比較以前要嚴密得多了。

在車中，有些同學們把他在學校裏縱聲談笑的習慣帶了出來——也許是這次旅行使得他們如此的興奮。其實也沒有什麼過分的行動，祇是講話和笑的聲音高一些罷了。然而那邊有人在罵了呀：「……格班學生子，神氣活老現，……現在中國的事真不能說……」他們弄錯了！要知道青年的生氣和他們初期老年人的持重（？）是絕對不同的。我敢放膽說一句：沒有「青年的生氣」便沒有一切！我國五四運動，可說是「青年的生氣」幹的玩意兒，至於世界的一切文明，也無非是這種生氣膨脹的結果，誰敢說「青年的生氣」是壞東西！況且那位有兩撇鬚鬚罵我們神氣活老現的朋友，在幾分鐘之前，我曾親眼看見他和他隔壁一位同胞破口相罵，動手相打過。呵！這又怎麼說呢？

正午到上海，同老范老憚等四人出去轉了一個大圈兒，喫了一碗麵當午飯。現在又在滬杭車中了。

汽笛聲叫了，車身動了……

二十九日在滬杭車中。

呵！軟爾，擁有湖山之勝的杭州地方，總算給我佔有了一個位置了。這裏是南洋旅館。房間裏打着

地鋪，有許多人都睡了；好好地養息一下，預備明天去爬山呢！

行裝甫卸，我即同小潘去和西子湖見面。這時她已沈睡在黑暗中了，但在遠遠的蘇堤路燈下，她也不時閃開她的眼睛，向我們投盈盈的眼波呢！

你叫我遊西湖回去後，把遊踪記下來。我想寫一點東西也好，不過在這裏也不會動筆，還是回了常州再說吧！

很有一點兒喫力了，就此擱筆。我回來時一定把你所要的西湖氣息帶給你。

斯人，二十九日晚在西子湖邊。

二 我們的嚮導

我們的嚮導不是什麼同學的杭州朋友，也不是在浙江大學的常中校友，而是一位「萍水相逢」的「賣葦蓆佬」。

第一天爬北山，在高嶺上，我們低着頭正在走那走不盡的迂迴曲折的山路，忽然一位賣葦蓆的朋友，身穿藍衣褲，赤了腳登着草鞋，向我們兜賣葦蓆。有幾位同學喊着：「不要！」有些同學就問他這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他於是一手提籃一手指劃着講：「那邊有個初陽台，再過去寶石山，有紫雲洞、黃龍洞……」第一次來杭州的老岳給他講得糊塗起來，就伸手去拉他：「你同我們走……等一會兒跑得熱起來，你這一籃葦蓆還不夠呢！」他真的同我們一塊兒走了。

他同我們逛靈隱，上北高峯。夏先生也不時笑着同他講話。

他的葦蕒生意此時就好起來了。自然，幾百幾千層的石級爬起來是夠熱的。大家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往下卸，這樣一籃葦蕒那裏濟事，他第二籃又提來了。

他這個人倒也和氣，同學們也很和他講得來，據老張說，老岳和他談得幾乎要「攀親眷」！

第二天我們遊湖，沒有遇見他，第三天又在南高峯碰頭，我們又包辦了他的葦蕒。最後，回旅館前，我們還給了他好幾毛錢。

三 洞

西湖邊上的洞真多，算來總有一兩打。這次我們到過的如紫雲洞、黃龍洞、金鼓洞、石屋洞、水樂洞、烟霞洞等，其中要算黃龍洞和水樂洞較有意思。黃龍洞是我們第一天到的，洞經人工修築，富麗得很。那兒據說是私人的花園，亭臺樓閣，富貴氣息很濃。所謂黃龍洞，乃是山壁旁可以轉得通的光亮的石洞，妙在石壁上有一橫隙，泉湧不絕，乃就而築黃龍頭，因此洞也就叫黃龍洞。又引泉水築一石池，泉引出處有石板橫於水面，這樣就顯得玲瓏巧妙；再加上波光雲影，花木蔥鬱，雖是人工，卻也討人歡喜了。

水樂洞在南高峯脚下，共有兩個洞口，裏面很寬敞，約有一間屋大，這裏可以泡茶吃，再裏面去就是很深邃黑暗的洞，我沒有進去。據他們進去的人說，很深，到盡頭地溼不堪，終點有兩洞：一個在上面，有飯碗樣大；一個在下面，約有面盆般大，有泉自上洞直注入下洞，日夜不絕。水聲淙淙，在洞裏遠遠的

就可以聽到。這個比較一覽無餘的黃龍洞又有意味得多了。

四 九溪十八澗

「杭州的泉水，真使人見了眼紅！」

在赴靈隱道中，有人這樣說。他指的是道旁小溪中的流泉。泉水自山上瀉下，緣着小溪，汨汨不停地流去，比我們走得快多了。真的，這種流泉在常州那能看得見呢？

「九溪十八澗更要有趣呢！」這是來杭州玩過一次的老張說的。

九溪十八澗究竟怎樣呢？——我們第三天就去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們翻下南高峰，再過烟霞洞，出理安楠木林，便到九溪十八澗。預備下澗走水路的同學們都在準備：脫下襪和長褲，把草鞋着上腳。走陸路的同學站在一旁看。當然，走水路要比走陸路有趣，我起先還不知道九溪十八澗怎樣玩法，到後來方知有水、陸路之分，我自然是採走水路。可是等我這樣打算時，他們都已起程，我只得赤腳下水，幸而還有兩位同志，然而我已做了最後的「殿軍」了。

澗中盡是石塊，被流泉沖刷得尖銳的角邊都變圓了，但是沒有走慣的我們還不能走得快，要時時留心着被絆倒。後來在半路上拾到幾雙草鞋，就把牠着上腳再走。他們走在前面的已遠得看不見了。

泉水各處深淺緩急不同，我們迎着泉流走上前去，很有點兒費勁。

後來那兩位一塊走的同學又改走陸路，贖下我一個人，在後面隨着澗水的轉彎曲折慢慢地走。途中遇到好些人，大都是別校來旅行的同學；他們男的女的，一面走一面說笑，反襯出踽踽獨行的我的孤零。我祇有加緊速度，超過他們，努力趕上前去。趕了一會，仍不見前面他們大隊人馬的影踪。後來我心中發起恨來：「他們走得這樣快！我非教他們好好的等一下不可！」於是脚步反而鬆下來，不時停下來玩弄玩弄泉水，看看兩邊的山草樹木，聽聽風聲，鳥聲和水聲。

最後，我終於趕到了盡頭。他們已等了好一會兒了。我立刻拭腳換鞋，一刻都沒有休息，又同他們上龍井去。

五月下老人祠

三十一日上午，參觀了浙江大學和浙江圖書館出來，已是十一時，用了點午飯，即出發遊湖去。同船夫講價錢講了好半天，總算講妥。我們六人下了第三隻船，船離開了岸邊，輕輕地跟着前面的船蕩過去。船上六人，一邊三個相對坐着，桌上放着一壺茶，兩隻茶杯，兩包瓜子，還有一隻口琴，都是消遣的東西。

先到柳浪聞鶯，再到劉莊汪莊蔣莊，風景都很不錯；後來又到了月下老人祠。祠屋舊而不大，中間月下老人，鬚眉皓白，面帶微笑。夏先生說：「你們大半還沒訂婚吧？來支籤問問他老人家！」大家嚷着

好，囑香伙和尙拿出籤筒來，小趙第一個拿着跪在月下老人前搖出一支，化兩個銅元到和尙處換籤條。這一開頭不打緊，卻忙煞了那和尙。我求得的籤文是陋室銘上的兩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拿去問夏先生，他祇說好的。

我聽人說，月下老人的籤在事前看不出，過後一定應驗的。照此說來，那末我現在求了籤於我不是一點也沒有幫助麼？其實這些全不相干，我們無非是存心鬧着玩玩罷了。

出月下老人祠，到三潭印月。大家都說這樣好，於是就擱上不少時候。下船時還要想到湖心亭去，船家說來不及了，不待吩咐就立刻向岸邊搖去。

這時風很大，平靜的湖面起了粼粼的微波，反射着陽光，分外豔耀閃爍，使人想起東坡的「水光潑潑」之句。

我一不小心，呢帽被風吹落入湖，雖然立刻拾出，已經濕了半邊了。上了岸，穿過湖濱公園，走回旅館，時已六點鐘。

六 小事記

在杭州東西買得最多的要算小潘，單說傘他一人買了五把。

杭州有些東西很便宜，如金鋼鑽牌皮鞋油，常州賣四角，在杭州祇要兩角，便宜一半！

第四天下雨，大家悶在旅館裏，幸而在航空學校和浙大的常中校友來閒談，消遣了大半天。上午

雨不大時他們有些人去遊錢塘江。錢塘江我們第一天在北高峯頂已經看見，一片淡黃色遠遠橫在天邊，雄大豪放，幾乎氣吞西子湖！

三十一日我們在浙江圖書館看到了四庫全書。

靈隱寺的正殿很高大，但比起常州天寧寺的還覺稍遜。

回來在上海住一夜。我們看了兩場電影，順便見識了上海的偉大：數十百丈高的建築，穿梭般的汽車，繁星般的電燈，還有戴帽斜四十五度的瀟三，和排列在馬路旁的野鷄！

回來時大家沒有去時的興奮，這一方面可說是一般人的常態，一方面也許是爲了自己又要被關進動物園般的學校了吧！

七 尾 巴

旅杭回來後隔了好久，方能執筆作記，有許多印象已是很模糊，所以寫出來的祇有這麼一點。自然，我可以在同學方面收集材料再寫一些，但是現在正在大考期中，時間總不允許我這樣做，只得作罷了。好在將來我也許還有遊杭州的機會，到那時如別有所感，不妨再寫。至於這篇的文筆的幼稚，我也不乏自知之明，不過藉以紀念我們此次杭州的旅行罷了。

春 季 旅 行 留 痕

廣 州 省 立 一 中
彼 岸

四月十八日

我們在人生底途程上，不時地在作着美底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可是現實告訴我們，現階段的生
活是如何無聊，枯寂，假如我們乾脆地把牠分析起來觀察明白的話，或許有些人們以為現生活是怎
樣的令人陶醉而值得歌頌。這我也沒有甚麼話可說，但壓根兒我們都應該承認距離所謂美底生活
的樂園尚遙乎其遠着，我以為。

「旅行，旅行，」許久以前大家都這樣吶喊過，但是對於旅行所應具的條件還未會有相當的
把握，於是旅行底機會便消失了，而大家都含蓄着一種遠遊的慾望，——美麗的異地風光，我們在幻
想着牠底輪廓。

春光明媚，大地是這樣新鮮，大家都是青年人，不消說是應該在枯寂底生命史上留下些許美的
痕跡，於是學校底旅行團便建築在美化生活的意義上成立了許多個了。因為各班各自為政的關係，
我們班上在出發前數天便開始來討論關於旅行的種種問題，在經濟方面鬧了許久，這並不算納罕
的事，因為近代一切組織都離不掉經濟問題呢。最後終於通過了八塊錢的提議，旅行梧州的事實便
實現了。

早晨八時許梳洗，用膳畢，大家都極匆促地準備起程，九時半西村車站上擁擠着數十條好漢，挺
起胸膛預備踏上征途。十時許火車開行，嘈雜的空氣中隱約可以聽到學校底鐘聲，這聲音在平時是
怎樣的使我們注意，但在今天便有異樣的感覺，好像是歡送我們底優美的歌聲一般！

天氣是這樣黯淡，微風輕輕地拂過了我們底面龐，含有些許涼意。車廂裏的人們是十二分沈靜，鐵道兩旁的一切都呈着動底狀態，學校底景緻不久就消失在溫和的空氣裏了。我極鎮靜的想像着前面的事物是如何的能夠給與我們以無限的愉快，煤煙的氣味不時把我從幻夢中驚醒起來，十一時便到黃沙了。

正午轉搭廣三車，啓行時太陽忽衝破薄雲而給與我們以光和熱，愉快的歌聲，口琴聲，在沈寂底空氣中瀾漫着，有時雜着賣東西者的喧噪而合奏出一曲不和諧的交響樂來。

在將到達佛山的當兒，太陽不客氣地躲到雲心裏去，煩悶悒鬱又盤據了我們底整個心頭，愉快的歌聲也停止了。

時鐘三打，到達三水河口的天定輪船，不爭氣的肚子便開始作怪起來，大家便把生蝦雲吞麵向肚子裏送。旅行的愉快滋味也嘗到一點兒了。

浮雲蔽白日，一切都點染着一種銀灰色，西邊山巔掛起幾道晚霞，輪船便在這樣的景緻裏面開始搖動起來，把平靜的海面鼓動起許多波浪，把牠奔送到無何之鄉裏去。何處是歸宿，只有天知道了，大家都有一種好奇、前進的表情。

晚餐後，大自然又呈着靜寂的景象，黑鬚鬚的山頂稀落地點綴着幾顆星兒，神祕的夜景，又使我沈於幻想中，軋軋的機輪聲以及波浪濺桅檣聲，表現着人類戰勝自然底力量的偉大！

「梧州！梧州！」快點呈現在我們底面前罷，夜雨中大家將就寢時都有這樣的希冀。

十九日

昨天上船比較遲一點，所佔據的位置雖也差強人意，但味兒極不好，「海中清風飛蕩，船裏臭氣逼人。」大家都這樣埋怨着，早晨那寒冷的氣息把我從甜夢中驚醒，反正那雜着爛魚，雅片煙，……底味兒的狹小房子裏也非作夢的所在，於是我揉着惺忪的兩眼，馬上到外面來。大宇宙是那麼新鮮，空氣雖含有多少涼意，但使我發生無限的快感。嶺上疏疏落落地長着樹木，山麓不時發現了許多像古剝般的房屋，從薄霧中我們可以隱約地看見些人物，那是多麼神祕的所在。大家欣賞之餘，在腦海裏不覺鼓起出世思想的波浪。艇家極自在地遙道着，努力地搖，搖……在人生底途程上向前邁進。太陽底光輝把那像極有規則的連續圖案般底波浪，點染上許多不同的色彩——啊！大詩人們，你們到那裏去了！

時鐘七打，這大好風光忽然的變了，濃雲密布，風大雨急，海面白登登地呈了混亂的狀態，我們又不約而同的悵鬱起來。好在過的是團體生活，大家能夠在一起歌唱，談天，讓悲壯底歌聲在風雨飄搖的空中飄蕩，而不致於十分寂寞無聊哩。

在突變的環境中某君曾乾脆地說，今天的天氣正可十足地象徵我們現中國的一切，美麗底河山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暴雨，從前值得讚美的大地，現在是這麼螞蟻，暮氣沈沈地沒有半點兒生氣。啊！這說法是多麼忿激，其實！至於我們現在在飄搖風雨中歌唱，好像在火山上跳舞一樣，說來極爲慚愧，惆悵。但我希望大家於歌唱中領略到真實的生活以及認識現實底一切，把我們底意志於談笑中訓

練得鐵一般堅強，不猶豫地踏上征途，那麼美麗底河山，我們便有欣賞，漫遊的機會，反之，無疑的我們底肉體及靈魂都會受着蹂躪而至於毀滅呢！

今天最值得記載的事情，就是一位印警對我們說：「日本人最壞蛋，像法國鬼，美國鬼……等一樣壞蛋！」我們不遲疑的說：「大家一齊起來和他們拼命！」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人們，談起話來特別的容易互相了解而起共鳴的。

約十一時許，我們想像中的梧州，終於赤裸裸地現在眼前了。牠雖不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宏偉，秀麗，但民風底淳樸，是極值得稱讚的。總之，這次旅行總有相當的價值了。

登岸後寓洞天酒店，下午參觀女一中及蒼梧中學，這兩校在管理方面頗佳，但在設備上因經濟及環境的關係，未能臻於完善。

二時遊中山公園，風景平庸，五時遊罷歸來，疲倦之至；晚上就寢極早，預備明早參觀廣西大學及硫酸廠。

二十日

夜雨中所蕩漾着的寒冷底氣息，從敞開的窗戶中衝進我底睡牀，醒來天還未十分亮，朦朧底天空從窗格中可以極清楚的映進我底眼簾。旅店中的人們已開始騷動起來，毛毛雨還不停的亂灑。我以為糟糕極了，今天參觀的計劃將會蒙到重大的打擊。百不聊賴的梳洗畢，比較遲一點起身的 Mr. Pitt 及 Baby 等也正在嘆氣，無精的打彩的嚷着：「麵包還未曾送來。」誠然，喫麵包比較參觀重要得多。

七時許解決麵包問題後，肚子固然舒服得多，可是更使我們雀躍三百的還算天晴呢！太陽底光線雖然是十分微弱，但當牠射進我們底心窩時，委實的令我們愉快得非楮墨所能形容的喲！

當大家開始吶喊到西大去參觀的當兒，已是八時的光景了。這大學是我們這次到梧州來的唯一目的地。起程時大家都表示着一種嚴肅的態度，希冀收穫美滿的效果，到校時由某先生領導參觀，農、工、礦諸學院圖書館及儀器室的設備還算完善，建築物也宏偉，五六百學生哥兒完全軍事化，總之這是南中國比較實際的一所大學，用不着我來詳細介紹了。

十一時繼續參觀兩粵硫酸廠，這也算是南中國比較大規模的工廠之一，可惜其出產品在質和量各方面都不能和外國並駕齊驅，但在科學幼稚的中國裏面，已經算是很可矜貴的了！

聽說我們假如能夠於十二點鐘以前離開旅店，在旅費方面可以減少一天計算。我們爲實現經濟旅行計劃起見，馬虎的用膳畢，便趕快離開該旅店，打算上船和梧州握別，反正逗留多些時候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正午時我們便在天定輪船佔據了極好的位置。一時船啓行，在騷雜的空氣中某君直率地這樣說：「再會吧梧州，我們底可愛的青春已消失了十餘小時在你底懷抱中了，何時是重逢，只有天知道了。別矣梧州！」這是多麼值得玩味的說法喲！

「看風景呀，看風景呀，多麼優美的肇慶峽底風景！」同學們像煞有介事的鬧着，我一溜煙的跑到船頭去，打算來飽個眼福，呀，風景固是秀麗極了，但那位女郎的背影更使人們神往——一隻海鷗在我們面前表演牠底驕傲的姿勢，炫耀牠底優美的飛翔樣式！

晚上飯後因爲整天忙碌的關係，覺得格外疲倦，很難捱受。「長夜漫漫何時旦？」我這樣說，便入睡鄉去了。

二十一日

黑沈沈的夜說來未免令人恐怖，但當想起我們可愛的青春會不戀地和牠一齊消失了一點兒時，又覺得夜底可愛。造物者又照例的匆匆地把這可愛的夜帶去了，輪船也像我們一樣在牠底生命途程上走完了一階段了，在三水河口作暫時的安息。旅客們好像是知道了自家底生命途程太渺茫了罷，忙忙碌碌地爭先恐後的前進。我因爲想多享受一點早晨的氣息，自家站在船旁向海面出神，一直至五時許，聽說我們底團體就要動程了，才信步走進大家所租定的艇子裏面去。那早晨之海底滋味是我們這般在城市中鬼混着的人們難於玩味到的，但覺得週身的血球中都含有爽快的份子哩！

在河口早餐畢，就步行到車站候車，大家底面腔都襯着一種疲倦的色彩。

七句半鐘大家慢慢地從佛山車站走出來，轉搭汽車向石灣進發，到埠時散隊讓大家可以自由去玩耍，我和楊主任到磁氣製造區去參觀，覺得十二分滿意，知道我國底手工業尙有發展的可能，假如稍加改良的話。

十一時午膳畢，繼續坐汽車到瀾石，正午轉乘電船向西樵山進發，在船裏我犧牲了欣賞風景的權利來作一個極甜蜜的夢，醒時已經是到達目的地的時候了。我預想着西樵山的景緻是怎樣的優雅而正在等候我們去漫游，才不辜負大自然底好意呢。

經過幾般的努力和跋涉，終於到達西樵山附近之雲泉仙館，休息了半個鐘頭後，拿出時計來看，已是二句半鐘。大家打算游覽該山附近諸名勝，可是一見了「飛水千尺」那麼壯麗的所在，便好像發現奇蹟似的，簡直把我們底整個靈魂都吸住了，不時發現了「石欲點頭花欲語」諸名句，大家便在一起吟詠，欣賞，精神上獲得了無限的安慰。

六時許游罷歸來，在用晚膳時因為僧多粥少的關係，飯畢還須大嚼其西樵大餅，大家名之爲「擲餅餅」可算是有趣極了。

晚上九時睡覺，山泉倒瀉的聲音不斷地衝進我們底耳鼓，宛如預祝我們明天能夠平安歸去一般，使我發生無限的快感；而數天來的旅行日也就在這兒結束了！

一九三三，一八，八，重抄于廣州市一中

明陵遊記

楚振元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九日，我和梁君政、平鹿君一、萍同作明陵之游。我們提前喫飯，帶好了昨天買下的點心和水菓，各人拿了一枝手杖，於九點半出發。且說且走，不覺已到西門外了。我們決定越過城北的小山，直奔大宮門，回來再看白石坊。上山時很覺喫力，各人都出了一頭大汗，下了山坡，由田中小徑直奔西北而行，農夫們在地裏忙着播種，他們用了驚奇的眼光打量着我們，好像在說：「這些遊陵的先生們，這麼這樣的打扮呀……」我們只微笑着從他們旁邊經過。

到了大宮門，暫時休息一會兒，我們如果拿白石坊來作明陵的大門，那麼這大宮門就只好算作二門了。因為牆上滿塗着紅色，所以俗稱大紅門。門有三洞，高二丈餘，頂上的琉璃瓦因年久失修，多已殘壞，生着許多雜草和小樹，看了不禁有滄桑之感。據說當初有石門和鐵門，但現在只贖了三個空洞了。門南有兩個大碑，分立左右，附近居民有七八十家，多以務農爲業，出大宮門，舉目北望，則石人石馬及德、永、景、定諸陵，均隱約可見。龍虎二山，分峙左右，虎山屹立於西，山峯突兀，有如虎踞，龍山則蜿蜒曲折，山頂有突出之黑石數道，遠望之酷似龍脊，二山均以形似得名。前行至碑樓窪，建築頗爲宏壯，高三丈餘，四方有四圓門，中間有一最闊，背上馱一大碑——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爲仁宗高熾所建。碑高二丈餘，寬約六尺，厚約二尺，上面的言詞，無非是誇獎先皇——成祖的文治和武功等等的話頭而已。起頭的一段是這樣寫的：「上天眷佑我國家隆景運於萬年篤生皇考皇帝以至仁大聖安宗稷於瀕危啓太平於再造武功文德之盛巍巍乎蕩蕩乎既合羣臣言奉冊寶上尊諡惟先陵咸有功德之碑謹循彝章敘述大概刻於貞石樹之長陵用昭無窮敍曰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云云。東北兩面爲乾隆御筆，西面爲嘉慶御筆，字頗工秀，詞亦哀婉動人。最闊高五尺餘，周圍可七抱，自頭至尾，長約一丈五六尺，身被鱗甲，頭上有鬚，雕刻甚工。四角約百步外有盤龍柱四，高二丈餘，其北較遠有祥雲柱二，高亦如之，再前進則石人石馬分列兩旁，俗稱十八對者是也。計有獅、狐、駱駝、象、麒麟、馬各二對，四武人，四文人，四殉臣（或謂四宰相）共十八對。惟每一石像之上，均有傷痕一二處，說者謂清帝欲將石像移至清陵，明朝遺老乃於夜中加以毀損。

以阻之。觀於諸陵之拆大改小，則此說不爲無因。再北爲龍鳳門（俗名龍子門）全用白石築成，共有三門，但石門早已失落，只贖了三個門洞而已。我們覺得有些餓了，就坐在石門坎上大喫而特喫起來，喫了些糕餅和油酥燒餅，末了以梨代茶，別有風味。

我們說着笑着喫着，早把疲勞忘掉了，收拾了喫贖的食物，鼓着勇氣走過了石橋和沙石堆積的河灘，繼續前進。走上了完整而傾斜的石路，路旁果樹很多，惜爲時尚早，多未開花，否則花香山色，定增游興不少呢。

十三陵的名稱，是德、永、景、長、獻、慶、裕、茂、泰、康、定、昭、思。就中惟長陵係原來規模，其餘均經拆改，且多傾圮，敗瓦頽垣，不堪入目，是以來游者看過長陵，卽不復再看他陵。但據當地人云，當初永定二陵，規模都很宏大，後經濟帝拆改，定陵又被火燒，所以不如長陵罷了。諸陵規模，大致相同，惟在位長久之皇帝，則不免踵事增華，出奇立異，永定二陵的規模宏壯，正是因爲這種緣故。我們走進了長陵的大門，守衛的警察，因爲認識我們，先打招呼，把我們迎接進去，殷勤的爲我們燒茶。我們歇了一會兒，喫了些點心，買了幾張照片，正打算到裏面去看，這時門外嗚嗚的來了一輛汽車，從車裏走出兩個外國人和一個野蠻翻譯。我們好奇心動，呆呆的瞧着他們，這位翻譯和這兩位洋大人嘖哩咕嚕的說着英語，很有自得之色。我不禁想起了世界語的創造人柴門霍甫博士的偉大來，因爲他不但渴望着統一世界人類的語言文字，還打算用世界語主義征服世人的心，親愛如家人，如弟兄，以造成大同世界……

鹿君的呼喚，打斷了我的思潮，我們一同到大殿裏去看。這殿的規模很大，彷彿北平的三殿，中有

寶座，殿後爲明樓，樓前有長方石供桌一，上置石鼎之類等祭器，石縫裏終年有水，相傳下爲泉眼，不知確否。明樓之下爲深長的甬道，爲石棺入陵寢之路，但葬後則以石門鎖閉，外復砌以磚牆，甬道盡頭，分向東西，由下而上，出甬道後，再拾級而登明樓，樓上有一大碑，上書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靈，字頗劬勁，碑高二丈餘，碑上和牆上題詞幾滿，大大小小，亂七八糟，粉筆字鉛筆字，毛筆字，刀刻字……應有盡有。我忽然想起，當初孫總理也游過明陵，但未見他老人家題一字留一詞，也許他沒有甚麼感觸吧！

在明樓上遠眺，則見羣山環拱，諸陵錯綜其間，蒼松翠柏，依稀入畫。明樓之後，卽皇帝之靈寢，爲一極大之土邱，上植松柏之屬，濃陰蔽日，據說裏面係按照宮殿形式建築，金井玉葬，且有萬年燈，永遠不滅。陵寢之外，繞以寶城，我們登在土邱之上，折了幾枝柏枝，又到大殿前的臥龍松（有老松臥地，枝葉繁茂，有如虬龍，故名）上，摘了幾枝松塔，時已下午三點半鐘，我們才離開長陵，向定陵出發。

定陵在長陵的西南，爲神宗顯皇帝之陵，二次被焚，大殿與村落，均成焦土，外宮牆亦被清帝拆毀，惟明樓工程浩大，遠非其他諸陵所能及。全樓爲石築成，現在還很完好，其餘與長陵相仿，惟游人來此者少，門雖設而長關。其鑰匙爲昭陵村陳姓所保管，他說，陵上當初有地一百零五畝，現在也都沒有了，還得負着保管的責任……言下很露不平之色。陵門外有月亮碑一座，青石上雜以許多灰白色的斑點和條紋，驢看好像凸凹不平，據說月亮亮出來，照在上面，牠也隨着放光，所以叫做月亮碑。

歸途路過白石坊，全坊純用白石作成，高約三丈餘，共有五座，規模很是宏大，相傳建築時興工困難，匠人束手，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忽見一白髮老人，冉冉而來，工頭情急智生，趕忙上前拜問：如許大的

石柱，如何立起？老人說：「我已是土屯的人了，如何曉得？」言訖不見，工頭大悟，乃用土將石柱漸漸屯高，始克交工……這不過是一種傳說罷了。看完勿完返校，因勿筆記之，以誌不忘。

二三四十。

無錫崇安寺

無錫師範齋 雲

「無錫要算崇安寺頂熱鬧。」這話不錯，因為我到過。聽的，看的，嗅的，玩的，這裏各色都有，真熱鬧！我告訴你：

崇安寺有點心店，有水菓攤，有治病郎中，有談命相士，有變戲法的，有賣拳頭的，有賣手巾洋襪，盃碗，刀剪的百貨攤，有玩具攤，也有書畫攤……啊，真多！但，這樣說你是不大會明白的，我應當說好聽一點，我重新說。所謂熱鬧，應當有喊的唱的，這些都有，而且真多。那末，我先說喊的。

喊的，喊得真響，我真有些不相信那末年高的老頭兒有偌大的喉嚨。一大羣人圍着，那老頭兒在當中，赤着膊，據說，是唱戲的。他的腳底下黃石地上，有十多個銅子，「還只要四個，開場了，那里四位仁兄，Huzang！老頭兒喊得太響，觀衆笑了。可是不見一個銅子丟下來。於是老頭兒跳得很高，橫身倒下，猛力把背心與黃石拼，在觀衆「再來一個」的喊聲下，這樣接續着五六次，好像一下子要把他那殘餘悲慘的生命就在這黃石地上結似的，爲了四個銅子！可是他終於爬了起來，背心上一塊塊紅紅的，滿頭流着汗，仍舊喘着氣喊：「開場了，還……有……四……個……」

這樣說法也不好，太嘈囂。簡單的說，朋友，你懂我的話，聽我再說：

賣糖的小熟昏，登在台上，不站在長檯上，挺直了喉嚨，唱得真好聽，聽的人特別多，十一二歲的兒童也不少，甚至背着書包，嘴都始終拉開着，笑！

唱些什麼？俚俗的，淫猥的和比較文雅些的都有。到底是崇安寺啊！竹板小鼓，說因果，雙珠鳳咧，小方慶咧，還有崑山顧大麻子咧。總之：「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聽客團團圍坐，聚精會神，息心靜氣地，惟有一個意念時時襲擊着：「真命天子總快出世了吧……」

此外，喊的唱的還多，賣膏藥的，賣洋貨的，當然都儘他們的喉嚨喊，能喊多響就多響。而且，你也能猜想得到的，賣洋貨的當然說他的貨物怎樣便宜，怎樣美好，同時「頂括括中國貨」也一定要申明的；賣膏藥的也當然說他的膏藥有不可思議的靈驗，只要買牠，保你百病消除，他能說得不怕你不信的。還有，應該特別提出來告訴你的，那就是相面和談命的先生了，這種人，一個崇安寺有好多個，而且每個都圍坐着許多人，而且每個人都張圓了眼睛，一動不動地呆看着談命先生的懸河般的嘴，因為從他嘴裏可以得到充實的生命。他說，「某甲將來一定富貴！」他說，「某乙將來一定尊榮！」他又說：「某丙的命真好的了不得！」他更說：「某丁近來宏運臨頭！」真可喜，全人類除了他們自己的命（流浪江湖，漂泊天涯的磨苦命吧）不好以外，人人都是富貴種。於是都慷慨解囊——誰知道那些阮囊裏剩得幾個錢呢？付了命錢站起來，私心竊喜地抱着無限希望回寒舍期待富貴去了。「不枉走了趙崇安寺」他們想。

以上，我知道說得太不高明了，你感覺到乏味吧，朋友？但崇安寺雖說熱鬧，也只有些平淡的事物，我又只會說些平淡的話。然而，我要說完了才開心，朋友，請你耐着性聽下去吧！或者我可以盡我之力再說清楚一點，使你興奮一點。現在，就講「喫」吧。

講到吃，只要有錢，隨意小點幾乎色色都有。次等的，麵粉餅，梅花糕，小花糕……；中等的，湯糰，餃餌，雞湯麵……；上等的，百寶飯，香腸飯，白果湯，蓮心湯……朋友，你要喫那一樣呢？百寶飯？蓮心湯？但，你得事前考慮一下錢，我是知道你有的，不過你除了洋錢鈔票之外，你願不願放幾個銅子在袋裏呢？因為，那是有意外的用處的。到這里，我必得告訴你一件故事，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是那一天我可記不清楚，總之是星期日的下午，在崇安寺裏白布幕下，喫百寶飯的所在，（所以我問你是不是要想喫百寶飯還有蓮心湯）有一對年青男女，自然囉，西裝，洋服，正是邊喫邊笑的談得有興，突然來了個老女丐，面目那樣的黧黑枯憔悴，衣服那樣的破爛污穢，她竟敢大膽走近那一對情侶近旁，而且伸出烏黑的手來嚇他們，求她們施捨一二個銅子。她是那樣愁眉苦臉的悲傷地喃喃着：「真討厭！那來這老鬼怪？誰有銅子？」男子罵：「可是那老鬼怪竟不走。於是女的丟了半碗飯站起來：「不要喫了！看了那樣子誰還喫得下？」——對你說沒有銅子。要不要，鈔票？好骯髒！」付了賬恨恨地拖着男子走了。老女丐也終於給夥計趕了出來！

朋友，也許你不會相信，對的，無錫大街上尚且不許有乞丐，何況崇安寺。但我並不撒謊，那天那個老女丐不知怎的竟例外地來到了。她是有着如何的熱望，你知道？然而，可憐，那料一個銅子也沒有討

到呢？……所以，朋友，我得好心的事先告訴你，恐怕你例外地去吃一次百寶飯，竟也會例外地遇到一個骯髒貨。滿希望你不要也忍心地把一二個銅子的要求也拒絕了！其實，我明白，你的良心人格也和那對青年男女一樣善良偉大的，因為你也有的是鈔票啊！況且，半碗甜美的飯丟了不喫又是怎樣一件可惜的事！我好心地為你設想，朋友！我也例外地替骯髒貨打算呢！

然而，朋友，你假若怕這些麻煩，我勸你就簡單的喫一碗豆腐花；再要興奮點，多加些辣油，那纔有味哩！還省錢。

朋友，不要心焦，喫完了，現在另說一點關於「玩」的事情。

其實，崇安寺沒有什麼可玩。不過，你會不會着象棋？你懂不懂「么二」「三四」「天牌」「地牌」？你是否更願意學小孩子去轉糖？假若你會得，懂得，願得，那就得啦！擺象棋壘的胸前堆許多錢，你能把他的「將」弄掉，銅子就是你的啦；可是，也得當心你的「帥」啊！擲骰子，一贏三；抽牌九，也會一個變兩個；非但玩得有趣，發財也不難啊！朋友，在你一生真閒空得沒事做嗎？那個「玩意兒」可以使你一天過得很快。轉糖，所有的小孩都津津於此。早上，用盡方法向母親騙到十個或八個銅子，於是「轉糖」人在教室裏，心在崇安寺，「轉得好，一個銅子轉幾十粒，多有趣！」你說學校教育力量大呢，還是這崇安寺（小社會）的「賭教育」力量大？雖然，假使你的「帥」給打去了，你袋裏的錢給「骰子」「牌九」弄得僅餘一二個銅子了，那你可趕快留着去轉糖。你願不願做做小孩呢，在失敗的當兒？因為小孩得勝之後，進一步就是「骰子」「牌九」啦！

我倒忘啦，開頭說過，崇安寺有書畫樓，不錯，有的，那是蘊藏着許多智識的所在（？），我應當把你所問的回答你。總共有五六處吧？賣書和賣畫是分開的。所謂畫樓，並沒有唐宋古畫，也沒有近代名家劉海粟油畫，豐子愷漫畫，究竟是些什麼？紅紅綠綠，很好看。薛仁貴、征東啦，三審玉堂春啦，還有新報子報啦……等等。不過，也有幾張小畫片，風景片偶有一二，多半卻是女人——電影女明星——的照片啊！但那倒沒有什麼；你要不要我告訴你一件新奇事物呢？崇安寺真偉大啦！你猜是什麼？原來那個賣畫的，你看見過嗎？就是那個矮矮的胖胖的黃皮黃臉的賊眉賊眼的人，當你向他選擇畫片的時候，旁面倘沒有幾個人，他就會怪頭怪腦地伸長了頸子把嘴巴湊近你的耳朵：「阿要春宮，阿要……」輕輕地卻又明亮地，假若你會笑，他便笑得更甚了！

書樓是這樣，那末書攤怎樣你可以想像了；你當真要問我有些什麼書？你怕我說不出？可以告訴你一大堆，聽好：「施公案，彭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續小五義，七劍十三俠，連環圖畫小說，火燒紅蓮寺，連環圖畫小說……」還有，「房中祕情海魂」，唐官二十朝，清宮十朝演義……」還有，「知心客，十標郎，十不敢，小紅郎，四季想思，黃陸哭七七……」啊！崇安寺固然偉大，沒有這些偉大的書攤，那就不興啦！我每次每次去拜訪牠，幾乎少有一二次不使我失望的！那就是說，偶有一二次看到或買到一二本中意的譯著或古本。不過，有一次，我偶然替我的朋友買到一本魯迅的吶喊，只化了三角大洋。我和我的朋友眼看著那本吶喊是書攤主人用兩本連環圖畫小說向一個十一二歲的哭喪着臉的小學生手裏換來的，我們本來要向那小學生直接購買的，可是給書攤主人眼眼地嚇阻了！朋友，假使你肯

稍些用一下你的腦袋，你一定可在這件事上發現許多可痛的問題，這許多痛心的問題在歐美各國是不會有的吧？

你爲其頻頻發類呢？朋友！你有點頭痛吧？好，我結束我的話了：崇安寺內部當然有威靈顯赫的丈六金身，也當然有阿彌陀佛的禿頭僧侶，而且還有終日團團圍坐念經誦讀的非和尚的男女老幼，他們都是「經咒救國」的院長要人的信徒，真誠救國的志士啊！中國的安危完全在他們肩上。

真說的不少了，止於此。口渴得很，喝茶去吧！呀！提起喝茶，倒想起了崇安寺也有喝茶的去處呢，在水溝的圈中，廁所的隔壁。哈哈！朋友，崇安寺還有惡濁污穢的水溝和臭氣衝天的廁所呢！這個也幾乎連帶的忘記告訴你了。

西山遊記

大 蛋

在高低不平，鬆緊不同的山道上走着，人也隨着一上一下的搖蕩着，一氣兒的往上沖去，好容易爬到了山峯。以爲到了絕頂，擡頭一望，上面卻又冒出一座峻峯來，不禁新的希望又生了出來。像這樣的爬了十幾回，終於達到了最高峯。

兇猛的西北風，無頭無腦的吹了過來，打在人的皮膚上就像穿上了一件金針織成的清紗，既涼又痛。我很想被道風把我像吹砂粒般的吹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但是事實並不如此！

俯首一看，地下的枯大而極高的樹木，宏偉雄壯的建築物都變成小玩具了。或者這倒不如說是

些小點聚成的模型！再往四周一望，天與地相接處的線，恰恰是一道炭筆畫的圓圈，一道比圓規畫得更圓的圓圈。我正好站在炭圈的圓心點，稍向東或向西移一移，也是站在圓圈的圓心點，稍向前或向後一點，也是站在圓心點上。啊！如意神祕的圓圈呀！

地下走着的駱駝及各種在蠕動着的東西，就好像許多圓小的炭球，在這大而圓的炭圈上或圈裏慢慢的移動着，無論如何，總跑不出這不知有多麼廣大的圈。

擡頭一望，只見那仍不比在地上時較近的半圓的天，如一盆深的而且清的湖水，恰恰的蓋在炭圈上，不大不小的覆在上面。啊！永久的困在炭圈裏，長久的覆在半球下，那是件多麼可憫恨的事？霧起來了。四周的一切，都隱隱的失去。漸漸的，我覺得自己是在飄蕩了。啊！我確是在飄蕩了。

西方的永定河河水，被日光照着，反映出來的金光，孤獨的，靜爛的，輕輕衝破了濃霧，射到了我的眼簾裏。那種自然神祕的風韻，就像拿了枝蘸了金液的大筆，在一張大而且迷離的灰色布上就腕一揮，無意的一揮一般。那是多麼的美麗可愛呀！

我的意識模糊了。至少現在我認識了大自然，我認識了人生！

遊 痕

張仲純

君山！君山！在雄偉的洞庭湖中擁抱着這麼一點青翠的豔麗的山影，終年與那浩淼的湖波親吻着。君山！君山！多麼惹人夢想的君山啊！這兒便是我為它留下的一絲痕跡。——節二十年十月二十日日記

多年結想而從未一遊的君山，今天算是給我的遊屐踏到了。

.....

在「虞帝二妃之墓」上，我悠然地駐足遐想：我要尋那叢篁中的淚痕；我要看那血淚染滿了的斑竹。可是這些卻無處可尋，我心裏只有着無限的惆悵。我無以自爲地踏上了那小小的土阜，在那墓旁的石牆上輕輕盤繞。

朗吟亭上，正如這秋水長天一樣地爽朗。四顧是這般曠達的風光。來吧！健兒們！當這國難方般的當兒，來吧，來痛飲一杯登高一呼，臨風長嘯啊，這是何等的勇壯！豪放！

古寺中，聽濤閣上，一切都是這般清靜而幽雅；寺僧殷勤招待，庭前的兩樹丹桂都已殘了。飛來鐘偏廢在這寥落的庭院，依舊帶着古代的光芒。鐘啊，願你如警鐘一樣地怒響；波濤啊，也願你激起飛潮一樣地怒浪，來驚醒沉沉的睡夢！來激動白熱的心腸！

謝謝寺僧，領我們看了廟旁的古井。傳說是柳毅入海的地方，並有金釵古樹，生在這井的右旁。據說當時有個誓約，只要金釵在樹上三敲，自有人來照料。我以手在樹上敲搖，怎麼全沒有聲響。假若真能入海，我將由此濟赴東海中的三島，擊破人間的獸窟！

藉樹和九江樓的遺址，封山印的古蹟，無從尋找，我們不及看到。我們只在山野裏奔忙。

我們飲了君山的細茗，採了茶枝的標本，折了許多的竹枝，作爲遊山的紀念。

夢裏的君山，一旦來遊，卻又是這般地快遊過去，事後又將要引爲多麼的憾事啊。君山，君山，我夢想你是多麼秀麗而美麗啊，猶如我夢裏的江南一般。未來之前我充滿了向你求愛的熱情。可是既來之後覺得你已不是極其嬌豔的少女了，而今你恰似半老的徐娘，不過還存你動人的風姿而已。

在乘風破浪的歸程中，我讚美着，這纔是偉大壯勇的歸來。當船離開了君山，我曾頻頻回顧地道作這樣臨別的贈語：「別了！君山姊姊！何日更重遊！」

前途

張仲純

在一片廣漠的原野裏，我踽踽地向前獨行。天空是漆一般的黑暗，大地上也不見一些光亮，我就在茫茫的黑暗之中，摸索地匍匐地前行。我聽見了許多啾啾的哭聲，我嗅着了一股污穢的腥味，在這死一般的黑暗之中。命運已將我驅入了這惡魔的領域了！我恐怖，我懼怕，我想一切都只有由它去擺佈了！但是我不願做命運的俘虜，我不願葬身在死神的墓穴；我要和命運決鬥，我要衝破這死神的環

境；我還是在黑暗中摸索我的路程。

背上的重負壓得使我吐不過氣來；我的口腔煩渴了；我的心兒跳動了；我的精神感到無限的疲勞。我的腿兒幾次想跌倒下去。我終於不顧了一切，並加緊了我的脚步。

這迢迢的黑暗的長途啊！是否有走盡的時候呢？……

忽然，我眼前火花一現，一道閃光劃破了死寂一般的黑暗，我隱約地辨出了我前面的行程。我喜極了，我想光明不遠了！

重九前三日

長沙高級工業學校

李漁舟

日記的一頁

秋深了，教室前的一棵小小的梧桐樹上僅有幾片黃葉尚在留戀故枝，秋風吹來，有的終於依依地辭別了；還想掙扎片刻的，也在顫抖的枝頭簌簌交響。多麼殘忍的秋風啊！

秋風吹落了多情的黃葉，秋風也帶來了難解的鄉愁，何況重陽節就在目前，何況這就在目前的重陽節又是母親的生日。「獨在異鄉爲異客」的我啊！怎不深深地感到「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悵惘呢？

這使我記起三前年母親的六十誕辰，那一年我還在離家一百二十里的一個初中讀書。正在這個時候，也感到同樣的悵惘，當這種悵惘塞在心頭覺得難過時，我不顧其他的一切，立刻要投向母親

的懷裏了，但事情沒有這樣的容易，當我跑到訓育主任的房子裏去請假，任你如何說法，訓育主任祇是冷酸地吐出一「不准」兩個字。他的鐵青的面孔毫無表情。那時我真有點氣憤了。索性跑到自習室寫了封請假的信給他，不管他准與不准，立刻就走上歸途。我還記得信中有幾句話是：

「……生來校時，家慈曾囑以於誕辰前數日返家。今爲期不遠，則慈親倚闥而望，可想見也。人孰無親？其能忍此……」

在歸途上，我一心只想到母親的撫慰呀，兄弟的團聚呀；何曾知道有什麼校規，何曾憶起訓育主任的鐵青的面容；在一天半工夫裏，跑了百多里路，也不覺得跋涉的勞苦。當我遠遠地看見我的住宅下首的幾顆冬青樹時，我無意中增加了跑路的速度，恨不得一步當兩步地跑到冬青樹下，恨不得一口氣跑到母親面前，心頭說不出是愉快還是焦急，反覺得跑得慢了；雖則沒有半點鐘光景就到了冬青樹下，好像跑了大半天似的。

當我第一步跨進家門，一眼看見母親，我一面喊了聲：「媽呀！我回來了。」一面走近母親的面前。母親很親切地握着我的手，審視了一回說：「元兒，你瘦了啊！」她說時，她的慈祥的面上滿是堆着笑容。但是她的眼角上已迸出幾顆晶瑩的淚珠了。世界上祇有慈母的愛才是最偉大的愛啊！在那一剎那間我領略到世界上最偉大的愛了。

可是，這次，一年一度的母親生辰就要來臨，我遠在數百里外的長沙，再也不能投在母親的懷裏了！

今天是母親生辰的前三天，雖說天氣很好，暖烘烘的太陽照臨着大地上的一切，但是我的心裏還是怪難安的好像塞着一件什麼東西。爲着慰解這悵惘的情緒，在早飯後跑到通俗圖書館去看書。但枯燥和單調的空氣仍緊圍着我的周遭，何況這圖書館的所在，又是使人感動的定王臺的故址。原來定王臺是漢景帝的第十子長沙王發築臺望母的古蹟。在漢時，南方還沒有開化，長沙被稱作卑濕貧地。這位長沙王遠別了微而無寵的生母——唐姬，來做這卑濕貧地的藩王，自然要「去國」和「思親」兩種悲哀的情緒。雖說他站在他所築的臺上望不到數千里外的母親，但在他也許要覺得慰情聊勝於無吧。他的用意既已可憫，他的處境亦殊可悲。他死後諡名叫做定王，于是他生前爲着望母所築的臺，就有人定名爲定王臺來紀念他了。

現在殘留着的幾座荒涼的高樓，還是明朝時所重修的。最高的一層，現在闢做閱書室，我坐在上面，於追懷陳跡之後，不覺又悵觸思親的念頭。我向我的家鄉所在的南方一望，祇見遠山之外飛着幾片白雲，這渺茫的雲天之中，何處是我的故國？這使我的心靈的深處感到空虛，同時我的眼睛有點濕潤了。我想凝凝神來看書，但一看手裏的書，又是一本描寫情育的愛的教育。這書是亞米契斯借一個熱情的意大利小學生的第一身的語氣，用日記體裁寫的。書中所描寫的故事是那麼生動，那麼熱情充溢，而夏丐尊先生的譯文又很流利，毫不覺得在讀翻譯小說。我讀了二十多頁，受不住牠所給與我的刺激；我的眼睛爲眼淚所模糊，我看不下去了！但所看過的還有幾段深深地刻劃在我的心板上：

——洛佩諦和卡隆是多麼勇敢多麼義俠的孩子呀！克洛西和他的母親多麼可憐呀！書中的主人安

利柯多麼可愛呀！他的情感何等純潔何等熱烈啊！他所說及的幾個教師何等親切啊！他的父親和母親何等慈愛啊！——尤其在最後我讀安利柯的母親在萬靈節給安利柯的一封信，更是一句一字都震動着我的傷感的心弦。——這二十幾頁書，使我憧憬着一個愛的世界，使我回想到逝出了的童年；「不知有多少做父親的在勞苦之中失去了生命呢？」萬靈節裏的這句話，又使我痛悼我的逝去了十二年的父親。此時我的眼淚，更不止單純的思鄉之淚了。

恰巧在這時從臺下的市立第二小學裏傳來了清脆的歌聲，唱的歌是木蘭辭：

「……爺娘聞——女來，出閣——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嘖嘖的童音雜着柔和的風琴音，悠悠地散播在四圍的空氣裏，從歌聲中可聽出一些兒童的純真，可幻想出一幕家庭的喜劇。但是一看我自己還坐在定王臺上，我心中又有點惘然了，恨不立刻生着一雙翅膀兒，飛過湘江的千層巨浪，飛過衡嶽的七二危峯，投在母親的慈愛的懷裏。

我不住的聯想，我的眼眶中又有點濕潤了。

爲着慰解這難解的鄉愁，才跑到定王臺去閱書。結果反帶着更多的鄉愁回到校裏。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從這次我深深地體驗到李後主這一闋詞的細膩的滋味了。

東亞毛呢紡織廠參觀記

河北工業學院 宏 詞

天津東亞毛呢紡織廠，已有二年多的歷史；所出「抵羊牌」毛線，在國中很著名。十月十四日，校中染織學會赴該廠參觀，我也在列。現在把參觀所得記在下面，至於有許多機器，不知道名稱，和不知道用途的，也就從略了。

東亞廠廠址在天津意租界，十五號路六十一號。

我們一共有二十餘人，由該廠管理招待，有我們的陳先生解釋。

數十間廣寬的儲毛的地方，裏面有大批羊毛。

經過儲毛的地方，便是洗毛的地方了。毛由羊身上剪下來，自然不清潔，所以必須經過水洗，故而有大的「洗毛機」，有四五個大鐵池相連着，池裏有水，上面掛着許多的「插子」，工人們往下放羊毛，插子由電力轉動，把水中的羊毛來回沖洗，等羊毛到了最末一個池子，已經很乾淨了。

再過一處，是烘乾洗好的羊毛的「乾燥機」，形狀像一個很粗的曲頸煙突。毛經過即被烘乾。盡頭處，有口，毛可以由口出來，有工人把它放在一旁，已經烘成乾而白得可愛的羊毛了。

洗好而烘乾過的羊毛，看着是很白的了，但上面還有不純物和雜質存在，而使毛不十分柔軟。所以必須經過彈毛的工程，這用的是「彈毛機」。羊毛放在裏面，由兩軸之間出來，就是柔軟的羊毛了。機的內部我卻無從曉得。

還有「梳毛機」把彈好的毛梳成縷縷的。

再把毛縷繞上線軸，這才到了紡毛的工程，機器的上部兩行插着未紡的線軸，中間經過一些工程，底下便是紡好的線的軸了。紡好的線僅是單股毛線。還要紡成合股線子，也是差不多的。

再把紡好的毛線打爲一縷縷的，都是有一定的長度，以周圍一碼的絡紗車八十周圍爲一縷 (lea)。七縷爲一緞 (hank)。一緞一緞的弄好，便要染毛了。一屋裏熱氣騰騰，有許多色池，各種顏色都有，工人們袒胸露臂，正在工作，把毛線由木棍套上，放在池子裏，來回上下的移動，便各部都着色了。經過了染色，毛線才算完全成功了。還有一處，就是上磅，打包，往外發運。

我們穿一件毛衣，要經過多少的手續，工人們的多少辛苦，毛衣纔舒服地穿在我們的身上。該廠其餘的出品，有毛毯，有「起毛機」織好的毛毯要起毛，才有我們用的毯子的毛絨。看完，已經下午五點了，各自回家。

楓橋畔的華盛紙板廠

蘇州工業學校 吳贊廷

我們八個人，胸前都掛了小麥稈扇，排了一排在闊大的虎邱路上整齊地走着；雖則已經遊罷了，虎邱，但是遊興卻仍舊是這般的濃厚，大家面上都滿佈着笑意，——不，春意。

「我們湊巧是四個土木科，四個染織科，正好平分了春色。」珊說。

「但是春色不夠平分，再到寒山寺去尋求春色如何？」我提議。

「好寒山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蘭哼着。

「但是恐怕要失望呢！那裏已經荒蕪了，留給我們的影象，只是淒涼與感慨，一些詩意也沒有了！」我又說。

大家都無言地，繼續着向前走。

鐵提議唱歌，於是我們齊聲地從因為你唱到伏加爾船夫曲齊步地從虎邱路走到楓橋。

「看！偉大的煙囪是那裏？」珊問。

「華盛紙板廠，我們進去參觀。」我快走幾步，轉身面對着他們，一面這樣說，一面退後走。

「恐怕不能進去參觀吧，你看。」謝絕參觀。「這時已經走到了門口，蘭讀着門示。

「試試吧！」於是我們走進去，對他們說明來意。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非但允許我們參觀，並且還有一位職員指導我們。他先領我們到堆積着破紙和稻草的一間，他說：「這是第一步手續，先把稻草札剪得短短的，再由這上面用機器拖上去。」我們跟着他手指指着的地方望過去，是和學校裏輪板差不多的一條狹長的木板，一直很高地通到三層樓。

他於是再領我們從狹小的扶梯走上去。樓上工人正在喫飯。飯菜是四只，一只金花菜，一只鹽菜豆腐，一只小魚——被油豆腐包圍着的小魚，一只百葉炒肉絲，但是葉和肉絲差不多成了一百和一之比例。

「他們湊巧休息，這裏工人十二點到一點是休息時間。」

「這裏有多少工人？」

「五百左右。」

「他們每天工作幾小時？」

「差不多也是八小時。那稻草拖到了這裏，再裝到這鐵球裏。」他指着地板下一個很大的鐵球，對我們說。

「那裏邊大約能容多少稻草？」

「四十擔，要裝二十分鐘；再灌進石灰水，然後通蒸氣，大約也要二十分鐘。」

樓上的地板已經不怎樣堅固了，我們站了一會，他很客氣地讓我們在前面從樓上下來。

「那鐵球裏的稻草再倒在這裏，經過機器的打搗，隔了相當時間，再運到這裏。」說着我們又已換了一間，這一間裏有幾只圓桶，桶裏的紙漿不停地轉着，但是有的卻是紅色。

「這紅色是上過染料的；再從這裏倒到這機器裏。」一邊說，他又引我們到另一間，這裏有很長的一輛機器，有許多圓的鐵筒橫貫着。

「紙漿起初還要毛氈保護着，後來就能夠單獨了，好像人一般到了相當時期而自立了；這圓筒裏都是蒸氣，裝置着是用來烘乾紙板的。」

我們一面看一面沿着這機器走過去，有的地方用水把紙板沖洗着，有的地方紙板被轉動着的

水蒸氣筒烘得在出蒸氣；到盡頭，機器上裝着三把刀，把紙板切得一片一片地很整齊的疊置着。

我們大家都十分驚奇地拿着紙板細着。啊！萬能的機器！

「貴廠每天大約可出多少貨？」

「十五噸，——一噸四件，一件十捆，一捆大約七十張。」

「啊！那很可觀了！否則這許多又是外國運來。挽回好多利權啊！你們厚的紙板製造不製造？」

「也有，那種是做假皮箱的。」他說着，又領我們到另一間，那裏有二個工人把紙板在上漿。在機器裏上漿後，再由機器壓緊，然後放到一間十分熱的烘間裏。

「大部你們都到過了，只有機器間。」說着他同我們走出那間，經過一條很長的煤屑路。

「這裏大約要多少資本？」

「一百多萬，我們還有第二廠在濟關。」

「在中國像貴廠這般規模大的紙板廠，也不多了吧！」

「那不見得，在上海無錫也有幾家，不過他們是出灰報紙的。」

「你們這裏的出路是向那方面的？」

「南洋一帶和近地。」

說着已經到了機器間，有三只大爐子燒着煤。「這煤是開灤煤礦的，可惜是外國貨，還有機件也是外國貨，否則可以說完全是國貨了。」他又領我們到隔壁一間柴油引擎間，那裏的工人剛喫罷了

飯，飯菜似乎比那邊好些，我們只看到狼籍地六只都能夠見碗底的花的空碗；只有一只碗裏還遺留着同蜈蚣般一條魚骨。

「可以參觀的地方都走遍了，你們到會客室去坐一會，好不好？」

「對不起！對不起！有勞你指引，我們再要玩寒山寺呢，再會吧！」

走到寒山寺，天色傍晚，夜半發着詩意的鐘聲的鐘樓，已經不能夠登臨。但是我們幾個人誰都已覺滿意，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的一個新興的工廠。

燕子的話

蘇州中學 嵇振飛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烏衣巷》——

是暮春天氣了，我偕了妻兒又快樂樂地從南國歸來，可是我總料想不到今天要遭這樣的大慘劇。是的，我從前也會一度奢華風流過，人們都稱我為自然的驕子；小孩子尤其喜歡我，羨慕我，包圍了我們要聽着我講從南國帶來的消息。

但是現在是一切都完了，華屋雕樑上的舊巢早沒有了，連最親愛的妻兒也失散了，只剩得我這一個孤苦零丁的流浪者，就算流盡了眼淚，還有誰來安慰你呢？對於人間再有什麼留戀呢？上帝所賜與我的到底又是什麼呢？沒有呀，一切都沒有，我對不起任何的一切，惟有一死！死罷！同宇宙一起毀滅了罷！死神！我謳歌你！死神！我歡迎你！

如今我是亡國奴家的燕子了！今年重來的時候，滿想要和我久別的人們作一回暢敘，可是現在連他們的屋子都已化爲瓦礫場，要從那裏去找尋他們呢。全城是在連天的炮火聲中，滿天像火一般的通紅，飛機像穿梭一般的飛行着，緊張的空氣裏夾雜着悲痛的呼號，一切都呈着殺氣，這正是日人開始大屠殺的第一天。昔日馬路上的繁華，兩旁紅磚白墻的大廈，現在都已變爲平地，這些呈現在我的眼底，更增長了我的心痛。俯視地上無數的屍體重重的全暴露，在瓦礫堆上，血流了出來，腸暴了出來，眼珠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觸鼻的只是陣陣的惡臭。我從瓦礫場中尋到了老主人，他伏着地，槍彈是打在右臂，一個很大的窟窿已破鮮血淤塞沒了，可憐他還在無力的呻吟和掙扎。見了我好像哭喪着臉說：「燕子！回來了麼？救救我吧！好忍心呀！」突然，又有一陣悲慘的哭救聲從那邊傳來，乃是我小主人貞姑被日兵推倒在地，被發洩着獸慾，她嬌弱無能的身體勉強的掙扎，然而終於又被日兵的一柄白刃斬成身首異處。啊！僅僅是一年的離別，人事竟這樣的大變了！

「轟」忽然一陣爆裂的巨響，像天崩地裂一樣，一個巨大的破彈從半空中直落下來，幾處高大的殘壁就受了震動，傾覆在不少的屍體上，接着砂囊裏的砂泥騰空飛去。

「達達達！」幾支機關槍的火口，像幾條怒蛇的舌尖似地狂舐過來，噴吐出子彈的洪流。密密層層的槍林間射出每個惡獸猙獰的巨眼。

炮彈在繼續的掃射，烈火在迅速的蔓延，煙霧正充塞了天空。我就在這一刹那失散了我的妻兒，他們早先聽見了炮火的巨響，就嚇得魂不附體，心慌意亂的飛不起來，想是迷失在煙霧中，或葬身於密彈之下了。啊！我飛遍全城，只是找不到他們的影蹤，他們從此和我長別了！我悔不該帶了他們到此地來送死。這是我害死他們的，我永遠是他們的大罪人！

夜暮已是深深的籠罩着大地，一切的一切都覺得靜謐些，天空中滿佈了黑雲，夜風在不住的呼嘯，四面八方都是黃沙瀾漫，陰風慘慘的……

想起了從前，真是不堪回首！往事像夢一般的不時從腦海中重浮起來，淚下不能自禁！還記得去年今日借紫燕從南國歸來，暮春的天氣一切都呈着活躍的氣象，我倆沐浴在暖和的陽光裏，感到無限的春意。和風輕拂着池塘中的春水，皺起柔波向我倆微笑，柳條兒垂着像美人的頭髮，梅花和桃花正在爭豔鬪妍，雲雀和金鶯都鼓起了她們的簧舌，唱着清歌。春神已把春的消息帶到了人間。

南國最值得紀念的，因為是我和紫燕的定情的地方。她當時還是一個天真爛漫可愛的處女，週身披覆着紫色的羽毛，在陽光中不住的閃爍，眉間發出那聖潔的靈光，無處不充滿了愛，使我不得不每天早上在樹枝上奏着悠揚的樂曲來引誘她，把各種的甜言密語來使她感動，從此我倆才漸漸地成了終日的侶伴。熱情和真摯始終培植着我倆的愛，沒有半點虛偽，沒有半點欺騙，世界是早已被愛

溶化了的，我倆感到的只有青春的歡樂，前途只有光明和幸福！

就在去年飛回來的第二個星期，我已經把我倆的新巢築成，我倆就在主人家的樓上舉行了婚禮，小孩們也有來慶賀的，他們老是逗着我的紫燕發笑。她天真的微笑呀！如今再從何處去追尋！

新婚後的紫燕更引人可愛了，最可愛的是她時常有兩朵淡淡的紅雲輕輕地泛上她的面龐，不多幾時就生了我倆的小乖乖，她非常疼愛他們，一天到晚總是抱在懷裏，直到他們羽毛長盛，會飛了，又教他們呢喃學語，這時她才得到了一點兒安逸。

我主人家是非常愛護我們的，他們的房屋造得異常的富麗堂皇，從我們的新巢可以直望到大花園，所以我們時常飛到花園裏去，在這兒簡直像登在天堂裏一樣。老主人是一個白髮飄飄可愛的老頭兒，在外邊的時候多，難得歸家，聽說是做着什麼大官兒呢；女主人是不大出門的，終日坐在廂房裏念佛，時常有一種好聽的音調，從窗隙中發生，她天生着一副善笑的面龐，一望而知是一個和愛可親的老婦人。她最愛我的紫燕，紫燕懷孕的當兒，身體脆弱了許多，臉兒也憔悴得可憐，她就時常替我倆擔心；孩子們把竹竿晃着我們遊戲，她一見了就立刻阻止。她已是一子二女的母親了。人家都喜歡的說着「老太太好福氣！」她的面龐就現出了一陣微笑。

記得她那兩個女兒貞姑和玲姑常常牽着鄰童到花園裏去遊戲，那天我和紫燕正躲在枝頭上看着他們。樹枝上的花瓣都已掉滿在碧綠的草地上，一羣孩子們正在那裏興高采烈的各自遊戲；有的仰望著天空，有的傾聽着我們的歌聲，有的靜坐在綠茵上檢着花瓣，有的追趕着蜂蝶。

一個年紀最大的孩子把花瓣穿好了一串花圈，把牠盤在貞姑的頸上，忽然大聲呼道：「這是我送給阿真的嫁粧，請大家來喫杯喜酒，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看阿華做新官人了。」又有一個孩子這樣的喊了出來。孩子們都拍着小手笑得口合不攏來了。

貞姑俯了頭漲紅了面龐，孩子們的笑聲更響亮起來。那邊的阿華被他們弄得真要哭出來了。

「你願意做她的丈夫嗎？」一個頑皮的孩子更使得阿華難堪。

「你願意做他的妻子嗎？」油滑的玲姑模仿着同她的姊姊開玩笑。

貞姑羞得逃出了花園，孩子們仍舊繼續不斷的說笑，大家又牽着小手圍成一個小圈子，一個孩子紮沒了雙眼，伸手摸索着在捉迷藏。

是的，他們一家子都是過着間情逸致的逍遙日子，從來不知道人間有什麼憂患和煩惱，世上有什麼痛苦和貧窮。可是自從那天小主人從校裏歸來以後，風聞到外面風雲的緊急，數十萬方里的東三省拱手奉讓了日本，這才漸漸的恐怖起來，日夜擔心着，恐怕日寇要到內地來蹂躪。唉！誰料今天竟有這種的悲劇呢？

如今我是亡國奴家的燕子了！我不能忍受下來，我要飛向自由的去處了。

風箏

單稼書

正月燈，

二月鷄；

三月上墳船裏看姣姣。

……

我記得故鄉有這樣的一首歌謠，是小孩子們唱的，他們的遊戲，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按着這首歌謠的指示，去玩着行着。

從騎蕩的春風吹醒了芳草之後，楊柳枝條上的嫩芽，漸漸地飽滿，田邊上的紫雲英，開得紅灼灼地顯出燦爛的世界，草坪上是綠茸茸的也顯出媚媚可愛；那時，在夕陽西去的當兒，孩子們是在柔綠的草坪上，跑着笑着，把風箏兒放着，於是晴朗的天空中，浮動着彩雲似的風箏，點綴成春之微笑。

風箏——並不是一種很容易放的東西，我記得小的時候亦曾經放過；有時因風力過猛，線會得中斷，若一中斷，它即勾了頭飄飄的飛去，使孩子們張大了口，大聲地呼喊或含着悲痛撤出腿去追。有時因風力不穩，也會使得風箏動搖——左右頻搖，或一個勁斗，翻到樹林中或湖裏去，結果，只剩了一束線和鷄的骷髏——竹殼絡！

大約是七、八年前吧，因放風箏而引起了一幕精神上的悲劇，我到現在還記憶着。是明媚的春日，的下午，我和弟弟到草坪上去放風箏，風是軟洋洋的，委實是醉人。我把鷄兒放高之後，把線端的篋，打在草地上，命弟弟看守着。後因不知他怎的一來，繫着線的篋兒脫了手，那鷄兒脫了個空，它即勾了頭

很快的飛了去！待我發覺，那鷓兒已飛得遠遠了，而弟弟還呆呆地立着，木鷄似的。那時我火星冒頂啊，哭笑不得！看他那副形狀，似乎已入了驚慌的狀態，忸怩而瑟縮着。

然而這樣的畏罪的忸怩，反而激起了我的憤怒，我牙齒癢癢地，然而，奈何他不得。最後看到他的雙手在失措地玩弄着，於是忽然似有所悟的把他的手拿來，在手背上猛力地咬了一口。

他把手收回後，看了看咬的疤，哭了！大聲地哭着回家去了。

我立在草地上，呆呆的看他遠去遠去，那時我心靈忽而來了一種悔恨的創痛，失了風箏的痛，反而給這痛趕跑了！

「呆立着，怎麼事？回去吧！」我腦子裏發了這樣的一個疑問。

我愧悔交并茫茫回到家中的時候，弟弟含着眼淚坐在門檻上，將那隻受創的手捧着。

我走進去的時候，他還用含着驚慌的眼光向我看。

我見了他，一股火似乎又要衝上來了，但是，終於消失了。因為他那嬌哭的臉兒，那兩隻烏黑圓大的眼瞳，滿含着晶瑩的淚水，紅蘋果似的雙頰上，也同樣地掛着兩條澄清的淚痕。

於是我心軟了。像強盜發了慈悲善心，我走近去看他的手背時，那受創的手背上，還留着紅紅的半圓的三對牙齒印！

「什麼？要咬得這樣重！」我心中悔問着。

「你和母親說過嗎？」我憂慮地問。

「沒有。」他搖頭。

那時我心寬了一半，不然，是要給母親訓斥的。到如今我還感激他不把那件事去告訴母親。

現在在異地看到小孩子們放風箏，在我便引起一種悲哀和惆悵。

一九三三，春季。

淒風苦雨的秋夜

豫北中學 尹先榮

蒙着灰褐色薄雲的上弦月，孤淒的在灰褐色的天空中戰抖着。

刺骨的深秋的寒風在呼號，在發狂的吶喊；殘柳的黃葉望着月兒點點頭，嗖的一聲躲入牆角的一隅；沙沙地和同伴們擁擠着，低語着牠們悲慘命運的來臨。

殘柳的枯幹在隨風作戰，爲的免去體積的累贅，盡量地在摔下牠們的寄生者。

天空越加灰黑了，月兒漸漸地黯淡，以致於消失了踪跡，看不見！

枯葉盲目的在細細的月兒臨別灑下來的同情淚的微微滴滴中飛舞：啊！親愛的同伴！……

人們縮到被窩內成一堆，偶爾聽到窗外淒風呼號地吶喊；心中在抖顫着，黑漆漆的沒有一點日光，矇矓地從被窩口探出頭來，睜開了惶怙的眼。啊！該有月光了。黑啊！這麼黑。縮到被窩內，靜靜地聽着，似乎有什麼在近近的窗口，如泣如訴，緊緊地，緊緊地閉住了眼！黑！明！夢！

當

赤
炎

居停夫人的談話和飯店主人的臉色，再也受不了了。

在今天我非設法弄一點錢不成，但是家裏又沒有得寄出來，朋友們又都窮到不相上下的地步，簡直沒法可想。

錢也不是今天纔開始感到需要的，這幾天都爲了這勞什子發愁，生氣。同學們這個講「又在想念小瓶子了吧？爲什麼這樣煩惱呢？」那個講「消費合作社二毛小洋就能買一只了，裏頭還裝滿着花露水呢！」地開着玩笑，我一聽到心裏就覺到刺痛難過，世界上已經沒有能了解我的人。

忽然地我決定了把我最近不用的幾件衣服寄向牠娘舅家——當舖——去，換幾塊錢應應眼前的急吧。起碼付了點飯賬，喫飯的時候，心裏好暢快些。近來飯作老板的尊容，實在太可怕了。

天氣雖然冷到很可以的地步，但我還穿着夾的。我惟一較值錢的皮袍，在最近大約還不致用到牠，所以我一想就想到牠。我打算用牠來換十幾元錢，等到要穿牠的時候，家裏的援軍——錢，我們是這樣稱呼牠的——大概也可以寄到了。其實我實在也沒有別的更值錢的東西了，補綴過的棉袍和竹布衫大約遠不如牠的。

可是真當，我雖然有過一次的經驗，一個人是不敢去的，因此想和谷同去，他是比較得經驗多些，因爲他家在遼遠的西部，在後援不繼，情勢緊急的當兒，他是常常乞靈於這所謂「當」的。

在我把這意思告訴了谷之後，他就問我要當什麼？要當多少錢？我把豫備了的皮袍給他看，並且告訴他希望能得十塊錢。谷將我的皮袍翻來覆去像商人似地看了就搖頭了。我知道我底希望太大了。我說：「那末五塊錢呢？」谷並不響。於是我開玩笑似的又減去了二塊，但我心中是以爲十塊錢卻很有把握的，可是谷回答得我太出意料了，然而他又是頗有經驗的人。

「皮破了呢，面子又不好，當不當還是問題，錢還不能談到呢！」

這真是對我當頭的一盆冷水。在我身傍唯一值錢的東西，並且也不是絕不需要的用品，竟連當都當不成麼？這使我幾乎哭了出來，然而倒底只用苦笑來結束了這場存有熱望的念頭，像在黑暗中劃了一根短短的火柴，纔有些微的光明便又息滅了。

鶴，經濟恐慌人員中之一，大約不高興看到我苦悶在失望裏吧，雖然他也有資格一進貨店，但他還願意借給我二身現在不能穿的夏天的西裝，這是他用每身四十幾元的代價做來的。二身共約值九十多塊錢，當十塊錢是總不成問題了。爲了要救目前的急，我接受了鶴的好意。

爲了要省點車費，我決定獨自去嘗試，我拒絕了谷底同去。在我挾着用報紙包好的二身西裝出門的時候，谷還輕輕地叮囑我：「西裝不容易當，還有要不要的呢，即使要，他們也出得很少，你得多費些口舌。」

不知怎的，爲了怕碰到人，於是碰到的人便特別多。雖低着頭快步奔向車站，但是：

「去上海麼？看影戲罷？」一個同學招呼着。

「唔，去上海，」困難地回答。

「那里去上海？」另一個又碰到了。

「不，就在那邊！」這回答似乎好點。

實在過於窘迫了，但也到了車站，強差人意的是車剛到，於是汗流氣喘地擠上了車箱。奇怪，今天最能引起我夢幻的小洋房，和一塊極爲幽雅安靜植滿松柏的墳地，都沒有注意到，而滿腦子只是奇怪的思想，當舖的影子。又猜想着朝奉的可怕的臉嘴，大約將和飯店老板的臉嘴差不了多少吧！回想第一次——也就是上一次，上典當是爲了捐款給孤軍抗日的馬占山將軍，而這一次卻是爲了自己的喫飯問題。無疑地好像有點退步了，但爲自己爲國家倒底那一方面較重要呢。

換了電車，終於到了目的地，這是一條典質店匯集的街上。

龐大的「當」字搖晃在眼前。對於這毫無藝術趣味的大字，不像平常一樣無關重要；牠底背後雖隱藏着剝削和搾取，可是牠給大眾看到的，卻是幫助和安慰。我生着希望的火焰，我對牠是感激了。望了幾家，踏進了最大的一家，爲的是希望得到較大的價錢。把報紙包塞進高而圍有鐵欄的櫃台上去，一張冷淡鐵青底臉出現了。那漠然的表示，好像這世界上什麼都對他無關的樣子。本來典當裏的朝奉要是有了二分同情心，一分仁慈性的話，主人早就要請他滾蛋了。這些留下來的，自然是經過特別訓練，特別選擇出來的最冷酷的一類了。再說如果有一點熱血的人，也不會去幹朝奉這類事情的。

嘴裏哼着「西皮」，手裏就把報紙扯碎了。

「西裝不要！」簡單而有力的回答，跟着連衣服連報紙塞出來。谷底話是對的。

自然沒有商量的餘地，只好費力地勉強地把破報紙在他們特備的大條凳上包起衣裳，豫備到第二家去碰釘子。

總算好，第二家居然承認西裝也是錢買來的了。「你要當多少？」要不是他說話的態度冷到你害怕的程度，你將以為這位朝奉是怎樣和氣的人了。他居然具有着「人」的臉。

「你說呢！」我再也不敢要了，我已經碰過釘子了。我打算說二十元，但又咽了下去。

「六塊錢！」說着把衣包跟着擲了出來，表示要當就拿六塊錢去，不然，你就再帶回你府上去。

「十元吧！」我將我最低限度說出來了。

「拿去！」這是碰到的第二位朝奉的最後一句話，我打算再減少點，但那張人臉已經不知何處去了，只能再困難地把衣服捆紮起來。報紙經了這兩場大變之後，已經破碎到無法使牠隱蔽完善的地步。挾了這碎紙團，走進了第三家。

有了二次的經驗，第三次膽子更小了。戰兢兢地雙手恭敬地將破包奉給第三只冷面大王，我走出第二家的半途就把這裴斯開登的別號奉贈給他們了。承他不棄，也許是天良還沒有完全泯滅吧！

「八塊！」在同樣冷冷的答話中，我似感到了一絲熱意。

「就是這一身也要多少呢？」我指着差不多全新的一套說，恭敬地，柔和地，低聲地。

「就是這一身，值七元，另外那身舊了，你拿回去吧！」一身較舊的擲了出來，但被我又捧了上去。

「要當就一起當，十塊！」我不禁有些憤然。

「九塊，一起當，」相差已經很小了。

「十元吧。無論如何你們是不會蝕本的了，」我又懇求着。我知道第四位冷面未見得會出九元，可是仍沒有放棄這最後的試探。

他沒有回答我，然而他竟依了我的要求了，雖是最低的要求，可總是我的要求呀！

「法蘭絨西裝六件入庫嘍！」他向掌櫃的這樣喊了一聲。「十塊錢，」又補足了一句。那邊也高聲地答應了一下。

不久二張五元的中國銀行票子和一張當票拋到我手中，我勝利似的跑出了當舖，沸騰着的憤怒情緒隨着我底脚步平靜下去。對這第三位冷面，已經只有熱的感覺了。

我忘記二套西裝的原價，袋着像借來的十元快樂地返家，當票上寫着十元一角對我也沒刺激，一角究竟是小數目呀！

第二天飯作老板居然又先生長先生短用笑臉來迎送了，這也使我感到些勝利的驕意。

「××！這樣漂亮！去看你底熱水……瓶了吧？」強向我高聲地調笑。我從茫然回到意識裏來，原來我二月沒有剃的頭髮，今天也從那當來的十元中提出一小部分而剪去了。

動搖

畢師萬

王五右手執着鐮刀，左手抓着已告成熟的稻穗，不住地一把一把的割下；隨即安放在他身邊四周的空地上。雖然現在是秋天的氣候了，但是汗珠不住地在他醬色的臉上淌着。他有時趁着左手在安放稻穗的時候，去用着右手拿起他青布短衫的大襟，抹去臉上掛着的汗珠。

「唉！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在上春時雨水倒還調勻，我以爲今年總可以豐收了。哼！菩薩老爺都料不到！在準備收割的上月裏，整整地落了半個多月雨，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田稻，沉浸在汪洋大水裏。唉！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城裏佃主的代價倒在步步高升！」王五的語調漸漸地由失望的歎息轉變爲強烈的憤恨。同時他在末後的二句上，聲音是特別地提高，似乎要引起對面正在忙着工作人們的注意。

「不還租米，大家一條心！」所來被人稱爲阿慧的金生這樣地怒吼着。

「留心！現在的時世；閒話要小心，不要闖下了大禍，坐牢、槍斃……不是玩的……」蔣二伯用着老前輩的資格，裝出處事老成穩重的態度；警告着阿慧相躁直言不諱的習性。

「繳去佃主的租米，還去以前所賒欠的肥料賬……所餘下的一些，怎能維持以後生活的費用。交會錢、上利息……」王五的臉上浮現着失望頹喪的苦悶，同時他手中的工作——割稻——也沒有先前的有勁與興奮，他不住消極地囉嗦着。

「抗租！抗租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坐牢！坐牢比不能活命好起幾百倍！」金生斬釘截鐵地說着，

語氣是肯定與堅決。

蔣二伯沒有話可以反駁他，但是不住地回頭去似乎窺探什麼似的。同時他的臉上浮映着恐懼與惶急。

四圍割稻的人們，驚悸地呆望着金生的如怒虎般的臉，料不到向來被人藐視的人，忽而會發出這樣地驚人與偉大的論調。

暫時大家靜默着，惟有鎌刀碰着稻根時發出殺殺的悲慘的聲音。

「哼！時世是變了！假如從前，我們鄉下遇着荒年歉收的時候，城裏的縣老爺是要派着人到來查驗的，免租的免租……哼！時代簡直變了！現在，現在連荒年也要還租。米價是額外的賤！前村的張秀才不是說因為外國米的進口，反而我們的米受着極大的影響！現在城裏還租的代價是每石十元二角。但是米行裏的牌上不是寫着「糙米七元，穀四元」的大字嗎？哼！再隔二三年，鄉下的田簡直無人要種了！」蔣二伯一邊停止着工作，一邊這樣地講着他從前經歷的情形，以及現代的轉變。同時他的口吻，似乎被阿麴有些感化了。

四面的空氣又歸沉寂。

「張三媽真是福氣，自從去年到上海去幫工後，聽說每月的工錢有十元啦，還有外快。」尖下巴的阿根，面上映現着飽羨的色彩，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

「大約每年的進賬有二百多元吧！福氣，福氣！張三媽」金娘補充着阿根語言的缺點處。

太陽漸漸地西沉了，暮色四合。王五肩上海挑着感到失望的稻穗。他孤獨的黑影，在田岸上不住向前移動。四邊是靜悄悄地。「金生的怒吼，張三媽的福氣，城裏的工價，今年的欠收……」一切的一切，在他微弱的心中強烈地震盪着。

八月九日作於自修室

農村黃昏曲

張明南

猛烈的太陽，漸漸的向西方下山了。夏天的炎熱，從此就漸漸消失，晚風吹動着梧桐，嘩嘩的發響。月光是何等的整潔，可愛！柔弱的光悄悄地從樹葉間射到地上，使宇宙變成了銀白色的世界。

張士道在銀色的月光下使勁地揮着扇，汗仍從頭上雨般的滴下，因為他剛喫了晚飯，覺得非常悶熱，雖然有微風吹來。

李聖子也拿了一把扇，從屋內出來，走到天井的東角處，在一株大柏樹下和張士道面對着坐下。他頭上沒有汗，上身也沒有穿衣，在朦朧的月光下，顯出他那黑而帶紅的皮色。

因為張士道和李聖子都是農民，他倆是鄰居，而且很要好，所以二人一坐下，就要談着不息了。

「你頭上有這許多汗，今天是辛苦了吧？」聖子親熱地問，帶便在椅邊找了一條細枝，剔着殘留在牙齒裏的菜蔬。

「現在剛從山坑坂回來，喫了飯，真熱死。我想在黃昏裏再做一些生活，卻不料月亮的光這樣暗

淡，照來沒有看見，連眼睛也要發花了。」士道很無力似的回答，一面用手揮去額上的汗。

「你何必必要這樣辛苦，像我從三點鐘出去，到六點鐘就回來了。我只要……」聖子還沒有說完，士道就搶着說：

「你不知道，你去年的田租付清了，而且田主還好，」士道停了一停又憤恨的說：「像我那樣，穀便宜不要穀而要錢，穀只要三石就夠，錢卻要十二元。我一共只有七石穀，現在穀便宜到一石只值二元，十二元就要六石穀。家裏有六七人要喫飯，只剩一石穀那能夠喫，所以我只好挨着不付，預備今年一起付清，不料今年又……唉！」他嘆起氣來了。

「你剛才說要納多少租穀？」聖子好像忘記似地問着。

「穀只要三石，你沒有聽見嗎？可是這個忘八蛋不要。」士道咒罵着，頭上的汗，又湧出來了。接着是聖子和士道都默着不響。

「我覺得今年很失望，你呢？總好吧？」士道打破了沈默說。

「我——今年比前年還好，只是水坑坂的田常常缺水，而且那一帶都是靠天田。下坑坂完全靠一條堰水，所以還不致乾涸。」聖子一面說着，一面拿出褲袋裏的煙斗，開始吸煙。

「那你還好，」士道說：「我真不得了，阿公坑全都沒有水，已有三天，我今天去看看，稻苗都要枯黃了。」士道從椅子上站起來。

「那末其餘的怎麼樣呢？」聖子將煙斗向石子上敲了幾下，倒出裏面的旱煙渣。

「我平時就靠這一塊田過活還債的。這一塊田沒有希望，其餘無論怎麼好，也不能過活的，我一共七石田，阿公坑就有四石多。」士道重新坐下椅來，皺着眉頭。

「真不得了！聽說今年還有什麼捐啦！」聖子雖是隨便地說着，可是這話在士道的心頭上，卻好像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碎的一跳。

「是的！我也聽見允公說，是辦什麼保衛隊。」士道很勉強的說。

「這真夠我們死。土匪不會來搶我們的東西，要辦什麼保衛隊？還是改爲保衛田主隊好些。因爲這完全在替田主謀利益的。」聖子也憤恨起來，他因爲看了士道臉上的表情，也就想到自己本身了。他家裏只夠喫，倘多拿出一些錢來繳捐稅，那就要挨餓了。

「保是保他們自己的家，而所用的錢，卻放在我們肩上。」士道又補充着說，並更顯明地暗示着聖子——他也有債。

「這種的錢，要我們拿出，真是冤枉的。」聖子過了一刻，又接着說：「當他們來收錢時，我們不要拿出，看他們怎樣？難道真叫我們去死嗎？」

「那會把你送到公安局裏去喫官司的。假如你真沒有錢，拿不出，有時他們還會以三分至五分利息，把錢借給你。不是在前幾年捐築汽車路的時候，老王不拿出一元錢，就帶到公安局裏去，喫了不少的苦，坐了三年牢獄而死的嗎？」士道望着月亮說。

「正是呀！現在他們坐汽車不要錢。我們去坐卻要買一元票。聽說還有一筆餘剩的錢，都被他們

落入荷包裏去了。」聖子口裏的煙跟着嘆氣一同噴出來。

二人又沈默下來。夜是漸漸的深了。四周靜着，只有很遠的地方傳來一些犬吠的聲音。

「坐公安局飯總也有得喫。」聖子將煙斗遞給士道。

「飯自然總有得喫。不過有些人說也不能喫個飽。」士道又接着說，「但是家裏的人卻要餓死了。」

士道深深的吸了一口煙，煙氣從兩鼻孔出來。二人面對面的望着，沒有一句話。

周二嫂子

紀書

雪仍舊在下，地上已積了四五寸厚了，男子們脚也要埋沒了。周二嫂子的脚裹得太緊，那能出門營部離這兒太遠，又沒有人來掃一條路，她只坐在門限上注視着從天上落下來雪片。東邊枯柳上停着的烏鴉，凍的無奈，縮緊了脖子想把頭放在翅膀底下。

周二嫂子像是餓了，點着了一把柴火，把一個小沙鍋架起來。柴火太濕，又滅了，祇冒出一股灰煙，充塞着一間小屋。周二嫂子忙着去揭開罐子，要掏米；她站住了，凝着神好像要說什麼，但她終於沒說什麼。沙鍋底下的煙也快消滅了。

周二嫂站了半天，腿軟了，仍舊坐在門限上，面向裏，恐怕烏鴉看見她的愁眉苦臉。她凝望着坑上那一副破被子，底海裏一幕幕的幻影映演開來。

呵！七年前，那時的地是一個二十八歲的處女，父親早逝了，祇有她親愛的老母和一個弟弟。媒婆王大脚奔來硬要將她說給周二爺當續絃，於是她母親便把這件成日發愁的事情照辦了。那時周二爺四十七歲，娶了三年，周二爺即害傷寒病死了，這是她終生最傷心的一幕。

周二爺死後沒有留下兒女。雖然周家是大家庭，一時不能叫周二嫂子出去，但總覺着有一個寡婦，家裏一定過不好了。他們弟兄五人，在周老爺在世時，就不甚和睦，但誰也沒有法子，因為周老爺想享五世同堂之榮。不幸周二爺死了後兩年，周老爺便也病故了，接着自己娘家的老母也不在了。兄弟不是好鬼，早已將家產花盡，當兵走了。這時的她，妯娌的氣，小叔子大伯哥的氣，不知受了多少。

周二爺死了的第二年，他們弟兄四個便會議着分家了。

大哥一言不發，三弟祇是咕嘟着嘴，四弟和五弟不管二三的擬了一個分單交給大哥。大哥無法照單分了城南河灘地六十五畝，後院住房七間；三弟分得城西沙岡地七十六畝，前院住房全算。城東的九十八畝地，和城內兩個鋪子平分給四弟及五弟。

大家全分好了，大哥忽然皺起眉頭發問道：

「你二哥雖然死了，你二嫂又怎麼辦哩？」

三弟剛要開口，五弟搶着說：

「她一個寡婦人家，破壞我們的家道，還要分給她東西麼？」

大哥剛要理辯，五弟接着說：

「不然，你既可憐她，你可把西城外那一間小屋給她好了！」

大哥聽了更皺緊眉頭，悔不該多這麼一句話，又損失了一間房子。

坑上的那副被子是她（周二嫂）死包活扯地才拿出來的，不然，連這一副被子也要被他們扣下了。

雪下得不起勁了，太陽好像要見出的樣子，簷上的水珠順着稻草的葉滴到地下的雪上。周二嫂一扭頭，見雪不下了，動一動身，打算到營部裏去作一點活，找碗飯喫。身上顫抖得利害，肚子一陣陣的雷鳴，使她飢寒交迫的身子終於又坐下來。

「唉！」

可憐的她在嘆氣了。

地下的雪化了一部分，走起來要滑跌滑跌的。周二嫂終於提着她的小籃在雪地裏慢慢的走着，一條黑痕跟在她的腳後進了城，來到營部門口。她坐在門樓底下給兵士們縫些破爛的衣服。

上士張三縫了一條褲子，本該銅元二十枚，但是只給了十枚。周二嫂只得接受了，沒有說什麼。別的人也有許多來援例的。縫了一下午，除了兩手凍得漆青之外，眼角和話頭兒喫了無數。最末了，還有一身破制服，和一雙襪子，沒有人來取。周二嫂等得不耐煩了，提起籃子來走了。

下士李二小只顧和幾個兄弟在廁所背後擲骰子，胡迷擲了三四五，他偏擲了一個二三四，剛差

一點，輸了一毛票，這一下午連輸了一元，更不高興，忽然想起周二嫂，替他縫着的制服和襪子，便一把搶了輸的錢跑出來。恰好周二嫂剛走出了門，李二小一見，不覺怒上心頭，三脚兩步追上了周二嫂，一言不發，一脚正踢中了她的大腿，一個翻身，周二嫂跌在雪裏，弄得滿身是泥，連襖的小襟上都沾污了。

「你媽……」這位老總的聲音，一連又是數脚。

周二嫂在地上。

「老總……你饒……了……我……吧！」她顫抖得說不成話了。

「饒過你這條狗命吧！」李二小不想再打她了，一壁罵着，一壁把籃子裏的東西收拾着走了。

周二嫂被踢得滿身疼痛，直等到天黑了才爬起來，深一步淺一脚的走開。她的幾十枚銅元也不知飛向那兒去了。

冷森森的寒氣撲向周二嫂的全身，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她走到十字街頭，終於往東轉灣向着東街周五爺開的鋪子走去，從前她曾過去兩次，雖然沒有多大結果，可是還給了一塊錢，並且給了一頓飽飯。這次，在周二嫂想來絕不能一點也不周濟吧。

到昇號門口了，她一脚邁上了階台，卻又倒退了下來，好像前邊有什麼東西阻擋着她，電燈亮了，燈光穿過玻璃窗子照着她青紫的臉，散亂的像鬼一般的頭髮。她終於大着膽子扯開了門簾。

「做什麼？不要往裏走！」

櫃台上的小伙計知道她又來了，忙喊。但周二嫂已經進來了。

「五爺在裏邊嗎？」

「找五爺做什麼？」

「我找他！」她好像很應該似的睜大了眼睛氣壯的嚷出來。

「你找他，現在太晚了，明天來吧！」

其餘的幾個小伙計也集來湊熱鬧，一齊喊叫着：

「出去！出去！」

周五爺剛要睡了，聽見前面亂嘈嘈的鬧聲，本想出來鎮壓一番，一到前面，原來是二嫂子來了。這時小伙計們的鬧聲早已停止了。

「唉！我真糊塗，兵的制服等到他拿去了不好了嗎？偏偏我就拿出去走了幾步，可叫他把我打壞了……」二嫂子坐在地上對五爺訴冤屈，好像要叫五爺替她報仇也似了。

「嘻嘻！」五爺冷笑了，但立刻就又轉怒起來：

「偷人家來吧！怎麼偏要找尋兵呢？虧了沒有打死你！」

「不！我不是偷他們的東西，我實在等的太麻煩了！」二嫂急辯着，兩手揉揉她的雙眼。

「不管你真偷假偷，黑天摸地來這裏幹什麼？快走！快走！」五爺好像動了真火。

二嫂子見勢頭不好，急忙提出她的迫切問題來：

「我一天尙且沒喫一點東西啦，你給我點喫……的吧！」

「什麼時候呢？」五爺將瞪大的眼珠子轉一轉：「一來就要喫的，你沒有記着別的？」

「五爺，我真沒喫一點東西，不然，你給我幾個銅……銅……」

「不要再說咧！」五爺的喝聲壓住了二嫂子的哀求。

「滾走！你真不懂事，大年初一就給你一塊錢，前幾天你來一次，現在你又來……老四給你的米你已經喫完？你全不自量，你是什麼玩意兒，一遭一遭踏進我這門邊子……」

周五爺一邊說着，將要吸盡的雪茄煙恨恨的擲在地上。

「可憐我……這……一次吧……以後永不再……打擾你……了！」她的噪子好像塞住一塊什麼東西一樣。她的眼淚從兩腮流下來，也落到油膩的大襟上，燈光照射得就好像摩登太太身上鑲的電光片一樣的閃閃耀人。

五爺太氣恨了。因為他最看不慣婦人們的哭，況且又是寡婦老婆子在櫃台前哭，他不由的喊出了：

「你是鬼！你是給來送倒霉……」

「把她推出去！」

五爺怒氣沖沖的進去了，伙計們毫不遲疑的將周二嫂子推了出去。

周二嫂子沿着街走了下去，伙計們隔着玻璃窗子在裏面迷迷的笑着。天陰得黑黑的，雪片又飛

下來了。

一九三三，二十，改作。

八斤囡

上海中學 潘乃斌

當八斤囡呱呱墮地之後，它的父母，兄弟，一家人都沉淪在失望的深淵裏了！

八斤囡是一個貧農家的第九產了。它已有四個哥哥和四個姊姊，一家須得無間寒暑的在田野間工作。在從前，過着年成好些時，也還能有相當的盈餘存積起來；近年來，因了各處的經濟恐慌，農人們雖遇到了豐收的年成，而結果倒反不能有一個溫飽。所以八斤囡的生育，實在祇有使他們更窮困些罷了。並且在這農忙緊張的夏天分娩，更多添了不少直接間接的損失啊！

在S鎮的北市梢，居住着一個小康的家庭，裏邊的主人在物質上的享受是很滿足的，只可惜膝下無兒，雖然這主人曾娶了兩個妾。

他們只得準備祕密地向遠地招領一個作自己的親兒來承繼他們的產業。

爲的要避免人家的藐視，她——第二妾——假裝着懷孕的模樣，只等待有一個剛出世的嬰孩能給他們的時候，她也可以假裝着分娩，使他人相信確是她的親生兒子。

在八斤因未脫離母體之前，長生——它的爹——已得到了這個消息，並且知道還有二百塊錢的補償。這使他們的衰頹的面龐上能不泛着些內心的微笑嗎？她，八斤因的媽阿三妹，不時的扶摸着自己的膨大的腹部，低首瞧着襖襟的衣衫，兩種不同的意識在她的心坎深處不絕地交戰着——

她想啊，這是第九個啦！第九個苦命種了過去的八個不是也終究養活了嗎？難道這第九個就不能拖大來啊！這是自己的肉呀！讓這第九個也跟着苦苦地成長吧……

但另一個念頭，像閃電般閃過了她的心靈：他還有更多的力量來養活這第九個嗎？他是太辛苦了，好，索性送給那富家吧！還可得一筆大款子呢……她出神了，愉快地微笑着。

雖然是深夜了，但濃烈的暑氣還不肯消去，蚊蟲嗡嗡地飛，昆蟲的鳴聲從外邊聲聲的傳來。孩子們早就入睡了。

阿三妹靠着坐着，嘴巴很大的張開，嘴唇沒半點兒血色，那泛白的，遲鈍的眼瞳，彷彿凝視着不可知的遠方，憂鬱而且可怕。她雙手按住膨脹的腹部，突然覺得一陣痛，一陣劇痛……

在他還沒有走到產婆那邊，孩子已呱呱墮地了。這是一個浴在血汨中的小動物，它掙扎着，它幽微地哭着。

猛然地她想起他曾說過那富家要的是男的，女的就不要。她連忙推開它的小腿，看看是男還是女，痛苦給熱烈的希望驅除得無影無蹤。

「啊……」失望使她開始痛極而昏過去了！

「怪肥大的，長生，千金，你有福阿！」產婆一邊洗着孩子，望着長生笑着說。

他瞪着眼，一會卻又發狂似地，在孩子身上用力一捺，想一下把它窒死，孩子卻哇哇地叫了起來，那哇哇的叫聲，呵！刺醒了偉大的母愛。她，阿三妹，急切地聲嘶着：「喂……不……」孩子便從產婆的手裏遞到了她的母親的懷裏。

這可憐的小生命也就開始過她的困苦的生涯。

在它出世後一天，長生稱得它的重量恰是八斤。於是它便被叫做八斤囡。

小乞丐

絲心

在奢侈繁華的上海，卻有那末一條路——有最悲慘的景象，最殘酷的生活。那條路靠近兆豐碼頭，叫華記路。

在五點鐘以後，各大公司洋行的汽車成羣結隊的飛奔，NEON燈紅紅綠綠的炫耀着的時候，卻有許多衣服襤褸的苦力，搖擺着他們那疲乏的高大的身體，聚集到這條路上來。他們蠕動着，叫罵着，有的咬着大餅，有的蹲伏在牆角裏，有的呆呆的瞪着兩眼坐着。很狹小的路，擠了這末許多人，好像有什麼集會一般。一股難聞的臭氣薰騰着，噪雜的聲音永沒有休止的時候。從遠處望去總好像有一層霧，蒙着他們，只見他們那灰黑色的頭顱與破亂的衣衫蠕動。

夾在這羣苦力中，有幾個小孩子。他們是沒有父母的孤兒，孤兒院或留養院絕對不會收容的孩子。他們的家，就是這條路。晚上他們夾在許多苦力身邊，就在這條路上睡覺。他們沒有棉被，身上只穿一件破棉襖，這件棉襖穿過冬天，春天和秋天，在夏天他們是赤膊的。有幾個孩子連那破棉襖也沒有，只穿一件處處露着肉體的單衫。他們的頭髮滿是灰塵，蓬亂得可怕。手臉髒得好像生着鐵銹一般。他們得不到一盆水。

他們不像有家庭的頑皮孩子一般，在路上亂跑，爬到電車後面玩或是向黃包車丟香蕉皮。也不像報販的兒子能夠手裏拿着報紙叫賣。他們沒有遊戲，沒有一個銅板，只是縮着頭在人羣中蠕動，或陰鬱的默默的坐着。有幾個孩子到附近各洋行的棧房旁，去拾從木箱中掉出來的碎紙。在那幾個吝嗇的管理人——以這些破紙去撈幾個錢放在自己腰包裹——沒留心的時候，突然去扯一點，連忙縮回手，有如偷盜一般。他們的左手夾着拾來的破紙，夾得那樣緊，好像得了寶貝一般。當印度巡捕揮着木棒打來的時候，他們就趕快逃跑，叫着，罵着。

在這羣孩子裏，有一個可憐的孤獨的女孩子，他的兩眼已經半瞎了。她不會跟着旁的孩子去拾紙，或是拾香煙頭。她只是伸着小手，屈着手臂，在電車站上向人們討錢。她的手顫動着，嘴裏噤哩咕嚕的說着那幾句難聽的江北話——「給我一個銅子兒吧！先生呀！給我一個銅子兒吧！先生呀！」她的聲音很微弱，幾乎聽不見。她把頭斜着，用那半瞎的眼睛看着你，眉毛緊緊的皺着。她每逢人們扭轉身子走開，或叱嚇她的時候，就低下頭，縮回手，灣着腰默默的走開。對於那些面貌惡劣的人，她不敢伸

手去討。在她每次伸手討錢以前，好像總是經過一番內心的審察，怕被人家討厭，被人叱責。有時候，她對着人把手欲伸不伸的躊躇着。

我天天在電車站上遇見這個可憐的小動物。她總是在我眼前蠕動。她那半瞎的眼睛，一閃一白的，好像在作怪似的恫嚇我。她那顫抖的小手，好像要抓去我的心。那低沉的聲音——「給我一個銅子兒吧！先生呀！」好像鬼哭。我怕，我打寒戰。在我第一次遇見她的晚上，我夢見了她，我從夢中驚醒，還看見那一閃一閃的白眼。

那第一次的遇見，是在我初次進KM書店辦事回來的時候。我在華記路口等電車，夾在那般等車的人羣中站着。突然我受到一擠，一看，正見這骯髒的小女孩，衝在我身上，把我的新夾袍撞備了一大塊，還帶着鼻涕。我瞪着她，破口罵道：「小鬼，怎麼亂擠亂撞的？」

「先生……咳……先生……」她聲音顫抖着，緊緊的縮了頭，低低的灣着腰，慢慢地畏縮着走開了。

我立刻懊悔，我為什麼要罵這樣一個可憐的孩子？這樣一個無依無靠，今天不知明天怎樣過活的動物？我坐在電車裏悔恨着，罵着自己，一直回到家裏，心裏還是鬱鬱不樂。

以後，我每天至少給她十一個銅板，那是我的電車錢，我不再坐電車。爲了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多走幾步路心裏是很寬慰的。

這樣過了兩星期的光景，我傷風了，全身發熱，在店裏請了三天假。我完全忘掉那可憐的孩子。

滿假後，一個放工回來的晚上，走到華記路，猛然想起那孩子。我向四週巡望，那裏有她的影蹤？我嘆了一驚——天呵，那可憐的孩子到那裏去了？我很擔心，仔細的去找她。我在那羣苦力中間擠着，向路警詢問，但是總找不出。我心裏受了重重的打擊，我好像失了一件貴重東西一般的驚疑失措。

最後，我只得走回來，打算坐電車回去。不料在那路角的狹小黑暗的牆角裏突然發現了她。她蹲伏在那裏，似乎在呻吟着。我叫她：「喂！喂！出來，怎樣了？」

她睜開眼睛，看見了我，慢慢的爬起，蹣跚地爬過來。

我仔細看她。見她瘦了不少，兩眼翻動着，一白一白的更覺可怕，精神好像完全消失了。最可憐的是她全身在微微的發抖，我想她準是生病了。

「先生……呀……先生」她幾乎說不出話來，只是翻動着眼睛，顫動着嘴唇。「呀，先生……三天，三天……沒喫東西！」她似乎要暈倒了——也許好像要死了。我駭怕，不敢看她一眼。我摸出二角小洋丟在她手裏，連忙轉身逃回來趕電車。

但是我怎麼丟得下她呢？我在電車裏看她，只見她撫摸着那小銀幣，好像很驚喜。然而有如青天霹靂一般，來了一個苦力，搖擺着高大的身體，只在她面前站了一分鐘，打了這可憐的孩子一巴掌，急速的搶了她那個小銀幣跑了。

她從地上爬起來，拼命的蹬着腳，好像瘋了一般的哭着叫着，好一會，才有精神追上去。電車早已開動，並且加快了。我瑟嚇異常，但是無法下車，我只能注視着那孩子。我只見她的影子一點點的小下

去，突喊聲也一點點的遠了，遠了，終於聽不見。突然我似乎見她衝在一枝電線桿上，她跌倒了，慢慢的圍了一羣人。

天呵！我作了什麼事呀！這突然間出乎意外的事，刺激得我幾乎暈過去。手脚冷得像冰，心頭跳得極亂，眼睛裏好像拼出火星來。我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得勉強站起來。那電車嗤嗤的無情的急駛，絕不容我下車。

電車一停，我即刻下來跑回去。跑得汗流氣喘，跑到那裏已經不見那孩子了。只有一堆血污在電線木脚下。幾個路人斜着身子看。

我悲憤得幾乎哭出來。我罵着，叫着，像發瘋一般的向人詢問，沒有一個人聽得懂我在說什麼，誰也不理我。只有警察向我斜着眼睛。我終於靠在牆上暈迷過去。

大約過了十分鐘，我才醒來。我看見許多人圍繞着我，指手劃腳的講着。我推開人羣逃出來，趕快跑。

一路上紅紅綠綠的 NEON 燈光在我眼前跳耀，裸着腿扭着屁股的小姐放出來的各種脂粉香，混亂的由風吹進我的鼻孔。汽車的馬達聲與喇叭聲雜亂的在我耳旁混叫。我望着這萬惡的奢華的都市，漲着臉蹬着脚，我只想揮着拳頭叫喊着亂罵牠一頓。

回到家裏，身不由主的躺在牀上，又暈過去了。

葛 迺 春

黎 岑

被去年一二八淞滬一炮迫出了學校後，曾度過了一程顛沛流離的生活。我在六年前進中學校的時候，雖然早已決定出了中學校是要進工廠的，然而要進工廠，卻是談何容易，你要進來，你得拿大面子來。於是，我弄到了失學且又失業的地步，於是不得不去嘗試那艱苦的流蕩生活。其間很得了幾個友好的援助，得免於淪落，這是很可以感謝的。

最後，居然買到了一個情面，進了某工廠了。進廠後確曾安心了幾時，然而不久葛迺春所給我的印像，又使我心上痛苦起來了。

葛迺春，一個十六、七歲模樣的孩子，是廠裏的學徒。

一天是將晚的時分，正散了工，我在辦事室裏看報，葛迺春被廠務主任的某先生傳來了。被傳來的理由我不知道，但聽得他進門時，某先生就響雷一般的問他，可懂得廠裏的規矩，願不願遵守，想來是因爲犯了過。

葛迺春走進辦公室後，立在某先生的面前，只是不作聲。我只管看報，不去看他們。

「你懂得廠裏的規矩嗎，願意遵守嗎？」某先生響雷似的問聲又爆發了，可是葛迺春總是不響。

「問你的話聽見嗎？耳朵有沒有——？」結末一個「有」字的特別的延長，頗使我驚怪了；通常一個人盛怒時的語氣，總不會這樣延長的，「爲的什麼呢？」我心想，接着擡頭一看，葛迺春的耳朵正

吊在某先生的手裏。當然，手裏使勁提着一隻耳朵，嘴裏的那句問句的語氣不知不覺間自會延長了。我望見了這情景，又俯下頭去看報。

突然，又來了一大串的響雷：「你是聾子嗎？不聽見話嗎？聽見了話不會回答嗎？是啞子嗎？你媽的！」接着又是兵的一聲：「你媽的！」這一句話，某先生說出來時，「你」字上還有一個動詞，「的」字下還有一個名詞，把那動詞名詞通省去了，寫成魯迅所論過的「國罵」的形式者還是我。

我又擡頭一看：葛迺春的耳朵雖已得到了解放，而臉上卻添了五條紫紅的指印。

又被罵了幾聲「你媽的」，又喫了幾下耳光，耳朵又受了幾次磨難，然後，葛迺春走出辦公室了。事後，我去問一個同在廠裏做事的同學，葛迺春究竟爲了什麼使得某先生如此動怒呢？他回答我的果然說是犯了過——一個很小的過處。「那末葛迺春真是聾子或是啞子嗎？」我又問。「哈哈！你不懂得，你要是回他一兩句話，那你還要倒楣呀！」他笑了。

不久就是廢曆的新年，我回家了一星期之後再到廠裏來，再留心葛迺春時，這孩子不見了。又去問那同學，他說，「給廠裏開除了。」「開除了。」我想，「那罪名當然是『行動粗暴，資質愚魯』等等，因而『難望造就，着即開除。』」那同學還給我說，廠裏是早就存心要開除他的了。

在我們中國，這種情形本來是到處都有，不足爲奇的。然而以那在社會上素負聲譽的某工廠裏也如此，卻不得不使我駭怪了。「某工廠尙如此，其他怎樣呢？」如此一想，更使我心中感到十分的苦痛。

然而我想，現狀是不會永久繼續下去，終會有死去的一天的，雖然怎樣死去，何時死去，現在尙不能知道。這樣一想，心中就稍爲寬暢了一點。但是現狀即在短時期內死去了，而像葛迺春一樣的人，總已是從「現狀」裏走出來的人物了，他們現在所遭受到的一切，還會有得到報復的可能嗎？這樣一轉念間，又由不得痛苦起來了。

廿二年七月二日

開除

杭州浙大工學院 朱烟影

北風呼呼的號喊，白雪翩翩的飛舞，這真是人們大不幸的一天，嚴冬在起勁地使用它的工具來威迫着人們！但是，被金錢所保護的富貴者卻沒有感覺到什麼不幸，這樣的情景，和夏天在電風扇下喝冰汽水有另一番樂趣；邀幾個朋友，或者和自己的妻妾，用極幽閒的態度賞雪，在高樓上，炭盆裏燻着酒壺，邊喝邊望着天空的雪花微笑。而昨夜破廟裏凍死了一個乞丐，南鄉吹場的一所茅屋，卻都被他們當作消遣下酒的佳肴般很有味地談論着。

嚴冬和盛夏是同一樣地可惡的！炎赫的烈日，冷冽的尖風，都飽含了使我們害怕的魔力，所以人們是深恨那嚴冬來主宰這世界；然而，嚴冬並不會想到要討人們的歡喜而偷了懶，終於在新秋過去以後施施然而來。

當紗廠裏放第一次汽笛的時候，天還沒有亮，阿根從朦朧裏醒了醒，感觸到一陣寒冷，便仍舊依

裹着溫暖的被窩大約再待過了半小時才勉強起身，他剛揭開了鍋蓋看看有沒有昨夜餘剩的冷粥，紗廠的第二次上工的汽笛又嗚嗚地鳴了，他祇得匆忙地走出了家，耐着飢寒。

白雪繼續不停的落了一夜，到這時候還沒有落完，街路上積得厚厚了。阿根沒福穿皮鞋，只有薄的襪子和破的草鞋保護着腳，走在半溶化的雪泥中，腿部以下是全凍得麻木了。他的臉龐一路承着西北風走來，似針刺一般疼痛。到進了工場，才透了一口氣，室內的溫度比較高了許多。

阿根的工作雖然很簡單，——只須留心紗頭不斷，斷了給他接連起來，就算是盡了責任，可是他的身體卻不能夠長時間離開車術，否則，被管理員查見了，將給你一頓訓責。假使機器又不原諒你，你走出後發生了毛病，紗線也不替你爭氣，一齊斷了頭，那麼，至少要被罰半天或一天的工資；因為這是對於廠中的生產上有損失，資本家爲了要賺錢才開工廠，你可沒有理由說不賠償啊！至於你自身關係於工資的其他可憐事情，誰有那種閒暇那種心情來顧及呢？所以阿根現在只有讓肚子哀鳴。

又經過了二小時，阿根真飢餓得難堪極了。本來，窮人的肚子是註定了應該時常挨餓的，否則怕有嘗不起「賤」的尊稱的嫌疑，而且，有時候不願挨餓，或許會碰着點額外的不幸。不過阿根自己思量，他現在還能賺幾個錢，挨餓像是太對不起肚子了，於是託了另外一個工友：

「大毛哥，託你代我照管一刻，我小便去去。」

他見大毛點了點頭，便很快的跑出大門外，在小攤上買了兩塊冷而硬的燒餅。不經仔細咀嚼，當時就在攤子旁邊把燒餅喫完，又很快的回到工場裏。

「禍事」他心頭卜卜地跳動了，並且遠遠的呆停了幾秒鐘。他看見那位瘦長的管理員擺着威嚴的面容正立在他的車街口。

自己總以為無事的，誰知道偏偏在這個短期間內，額外的不幸便尋着他了，但他又不能夠不走回自己的位置。他懷着不安的心情走過管理員身旁時，拿一雙眼睛只注射在面前的地上。

似晴空裏起了一聲霹靂，阿根的全身都為管理員的叫喊嚇得震顫了：

「阿根！」

阿根腳不敢再向前挪，停止了，頭仍不敢稍稍仰起一點。他的心早被惡魔抓住了！

「到那裏去的？這許多時候，離開工場！」

「我去大便。」雖然太滑稽，硬把喫點心說是大便；肚子餓，到門口買塊燒餅喫，不好說嗎？可是阿根知道不能這樣說，在管理員的怒喝之下，祇得說謊，他們都懂得想減輕一等罪名。

「不再在外面多玩一會來！」管理員說過，踱了過去。阿根也進了車街。

時鐘打了十二下，機械緩緩地停止，工人們都伸着懶腰，盪蕩着預備跑到膳堂或者家中去飽腹。靠工場門口的，揭板上的一張新的條告，將每一個爭先走的工人暫留片刻。每一個工人讀過之後，默然讓開，心中也許被引起了燃燒，而阿根則是受影響最甚的，感到了極度的悲酸。

阿根的妻子皺了眉坐在灶下煮飯。

米又喫完了，牀頭僅存有二角小洋，離阿根領工資的日子卻還有一個星期，他想。五歲的兒子阿大站在她旁邊喊肚飢，她不去理會他。

「唉！」一聲含着無限淒楚的長嘆，伴送阿根跨進門限。他兩隻手塞在褲袋裏，頭是俯着。

阿根在妻子背後的櫈上坐下。妻回頭來看他時，他正瞪了眼望着桌上的從屋頂瓦隙間漏下的一小點日光出神。

「真苦極了！」隔了幾分鐘，阿根說：「又罰了半天工資！」

罰了半天工資，就是要他們一家人挨餓半天。這刺心的語音傳到妻的耳中，嗡嗡的鳴了，吊下了眼淚。窮人與富人是有區別的，沒有閑錢像富人一樣供不相干的女人做衣裳置首飾，窮人的生活，要勞苦了十二小時之後才能換到她幽幽地問：

「爲了什麼事呢？」

「總不會是爲了有什麼天大的錯事！我到門口買兩塊餅喫，管理先生說我怠於工作。只要隨他們高興，無論如何毛細的事，也可以把最大的罪名給我們的！」

屋中又歸於靜默。

在靜默中他和妻子，阿大三個人喫着飯。菜蔬是一碗多湯的豆腐。阿大餓得荒了，只管努力喫飯。阿根和他妻子倆的心中卻盤旋着不同的思想：妻子又想到了那二角小洋如何支配一星期開支？阿根計劃着他將要進行的要事。阿根第一個喫好，用破面巾抹了抹嘴就走了。

他到廠裏，距下午開工還有二十分鐘，他含着希望在總務部尋到了那位瘦長的管理員。

「何先生。」阿根用極客氣的態度叫一聲。

「什麼？」何先生顯然非常不高興，他的說得很有味的閑話被打斷了。

室內其餘幾位先生，也都將眼睛用力地看着阿根，表示厭惡。

「何先生，請你可憐我！我們苦人，請何先生今天不要罰我了，可憐我是苦人！」阿根又用極宛轉的聲音說，他看見何先生不作聲，只有怒氣漸漸浮到臉上，便再繼續懇求：「何先生，我素來不敢懶惰的；上半年實在是去大便，請你可憐我，何先生！」

「不成功的！」何先生大聲說。

「何先生！我真的——」阿根的希望已被嚇得消滅無踪，話也不會講了，眼淚直流。

「用不着多說！」

在總務部的玻璃窗外，慢慢地聚集了幾個人，他們都受何先生的大聲所吸引；以後更逐漸增多，一層一層疊立着，隨即互相私語起來。

許多窗外旁觀者談話的聲音，驚動了經理先生。這位方盤面孔，軀幹非常高大的經理先生，正伏在寫字樓上寫一封緊要的關於交易的信。經理室位置於總務部的對面，他擡起頭，見天井裏許多人頭在攢動，大嘆一聲，便立刻丟下了筆桿，將信紙塞在抽斗裏，趕到總務部。

何先生和一位庶務一位工賬房迎接經理坐下。經理看了看阿根問他們：

依然不肯離開這裏，阿根只看見光明站在對面，他那知道黑暗就在背後襲來了！」

「冥頑不靈的東西！開除他！」經理先生宣判後，回進經理室去。

事情告了結束，何先生和工賬房分別向各自的辦公處走了，總務部中只存下一位庶務，他整一整坐的姿勢，從桌上取過一本小說，全神貫注地搖頭默讀起來。還有那靠牆木立着的失去了生活的依據的可憐的工人阿根，卻被任何人都遺忘掉了！

像神經病患者似的蹣跚出總務部，腦筋裏昏昏然像做着一場大夢。一忽兒意識到應該再去懇求經理，就慢慢地走過東邊；但是經理室的門是關着。於是又覺得到工場裏去罷；走到工場裏，自己管的車銜已經有別人在出作了。那個接替他位置的工人的臉上，佈着一層淺淺的笑，同時，見許多熟識的朋友們，大家都用奇異的視線投到他身上。他陡然記起剛才經理說的開除的話，悲哀在全身的細胞中活躍，隆隆的機聲變成了送葬的哀樂，周圍有憧憧鬼影往來。他正在這黑暗的墳墓之中摸索的時候，右面的肩上被一種重的力量所推動，才將他的靈魂喚回到這慘淡的世界，瘦長的管理員帶了強盜殺人時的般凶相，推着他驅逐他出了這曾經他在裏邊工作過五年的工場。

返鄉記

陳昌吉

幾年沒有到故鄉去，祖母常常託鄉人帶信來，話頭老是這樣說：「我已老了，風前殘燭，去日多矣，來日少，一別多年的孫兒，再讓我見見面，」等等的傷感話。這次返鄉，一半是祖母百般的催促，一半也

的難過。慈祥的祖母非常愛憐的叫他的兒孫住了一月，又依戀地別開。我重新再到上海，受繁華都市的麻醉。

還鄉瑣記

上海南洋中學 沈 謙

一 還鄉去

近世科學構成的巨靈——火車，朝着晨霧裏衝……

下着稀疏的雨。滴在窗子上，一點，二點，三點……二點併成一點，三點併成二點……車在動，雨點也在上下的動，就好像外邊落着雪似的。

四週一片綠油油的原野，望着後面退，退，噓——的一聲，又是越過了一條河。
還鄉去！

二 春雨故鄉美

漸漸的慢下來，車停了。

原野中的城市呀！

受着春雨的輕拂——電氣按面似地癢癢的。

美的夜——聖處女的誠默呀！

五 姑娘呀

這是一條窄狹的小巷，卻很幽靜；喧鬧也沒有，煩惱也沒有。

依着窗櫺，嚼着瓜子，在這裏我將作一度早晨的禮讚。

雨不掉了，雨水卻還不會乾，泥濘地，原野中的故鄉的街道呀！

遠遠地，一個年輕的姑娘走近來了，近來了……自然的美呀，唔，美的真空呀！

姑娘站停了，卻把一雙頂明媚的眼珠向這裏望，忸怩，羞澀，——不，這才稱是可愛。

然而，我被媽喊下樓去喫粥了，自然不只是一次。我是留戀着了，可又不得不離開她了。

匆匆地，又回到窗子邊，可是我失望了！

我苦苦地對着這冷落的窄巷怔住了。

「姑娘呀！」

.....

六 空 德

太空德了！

匆匆地歸來，又將匆匆地離去！

捨不得的故鄉呀！

順手拆幾枝桃花，——姑娘，我紀念你！

投考的早晨

湖北一中高一 朱鍾澤

似乎像醒了又像沒有醒，總覺得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在心頭。提心弔膽硬睡不着，時時將眼睜開來一看，像睜開又像沒有睜開，眼前沒有一點光線，大半晚上就是這樣的過着。

「嗚嗚……」

在極靜的夜中遠處傳來一兩聲斷續的放汽聲，這時不得不用手揉一揉眼睛，看是實在睜開了沒有。那一件重大的事又在心上浮現——今天要早點過江。

外面的空氣由鼻子進出知道是很冷的。在被裏縮着一團的我，祇覺得多挨一分一秒的時候，都舒服得了不得。口裏唸着「早點過江，早點過江」，身子依然在被裏挨一刻是一刻。

意志見着不服他的命令，不覺發怒，恨的一聲說：「太無勇氣的東西！」無勇氣的東西不知道怎的覺悟了，把心一橫，被頭一掀，坐將起來，急忙的穿上衣服，下牀來穿起靴子，走到天井向天一看，那冷清清的月兒猶靜寂的視着下面，不覺失聲的說：

「哦！聽錯了吧！到蔡甸的洋船這早就拉了叫子嗎？（因為到蔡甸比過江的船要早）好！已經起

來了，等一會也不妨。」

這時兩腿不由的顫抖起來，嘴裏也絲絲的噓着氣，像上面一陣陣的寒氣襲下來似的。連忙走進房中，將熱水瓶的水倒在臉盆裏，漱了口，洗了一個臉。將火酒爐子點燃，燒開水泡了一碗米泡，一面嗅，一面將物理揭開放在桌上看，正是在法刺第定律那一面看了半天。腦子裏好像越看越模糊了，一點什麼也不記得。把書一推，「未必獨獨的考這個定律的！」這樣想。

再出來在天井一看，月色已照在屋檐上，光輝已淡了些，似乎東邊有一點魚白色。這大概是動身的時候了，跑到房裏把圍巾一圍，手套戴上，拿起小手巾包的鋼筆墨水，匆匆的把後門打開，浴着月光的我，挺胸昂步的走出巷子口。我以為我是最早的，那知道街上已有來來往往的人。

小販子挑起一滿擔子菜，大半是從廟王廟挑上來賣的，小攤子的主人在裝着一滿車貨物的車子後面押着走。沒找着雇主的車夫，屈着兩腿坐在車板上呵北風。還有一些忙忙碌碌的人，我不知道那些大人物這時在被窩裏擁着姨太太，怎的知道民間還有這些喫苦的人。

我這時做了一點慈善事業，——就是雇了一乘車子，坐到王家巷，遠遠的一陣鑼鼓聲，後面擡着一個棺材，裝着個忙碌一生達到休息時候的人。到了集稼嘴，月始西沈，天上已放了光明。咸寧碼頭一帶每一車子經過的時候，就聽到有些聲音。

「蔡甸的下河，兩角兩角……」

小河——漢水——的汽船叫了兩聲，江裏又叫起來。我恐怕時候不早，用腳在車槓上踏上兩踏，

嘴裏說：

「快點拉！快點拉！」他把頭回過來：

「先生！我是在跑，還叫我如何的快。」我也好笑起來，原來我只注意四邊的靜景去了。王家巷的江邊，也有些船夫拉長喉頭，張着嘴，滔滔不絕的唱，特別有趣兒。

「小划子過江只要壹百，坐洋船要貳百！小划子只要壹百……」

我下了車子，許多船夫圍了攔來：「先生！要小划子不？小划子過江壹百！」我終於不敢偷省壹百錢去冒險。

這次也像孔明借箭的那遭，江裏蒙着大霧，一望無邊無際，似在海航中行。假使不是後來霧減輕了些，幾乎攔了淺，船靠了岸，上岸僱了一輛東洋車。曉風拂着面龐，有的人家才下門，兩邊的房子直往後面移動，街上稀少的行人，點綴着二、三皮鞋清脆的開關聲，遠處推來的垃圾箱隆隆的聲音，衝破了這靜極的清晨。心中默憶着書，眼前現着希望的光線，這時的情景，只個中人說得出。這時似睡非睡，被車子將沉醉着的我，慢慢的送到這投考的學校來。

這美麗的一剎那，有趣的瞬間，回憶起來又是半年了。只可怪東風爲甚麼這樣快的暗換年華。

日記的斷片

湖北省立第一師範
李源富

十月二日 陰

到今天，來校整整的一月了。我們的伙食（公費）上月餘存均分，我名下的一元八角四分，晚飯後已經領收到手。嶄新的一元八角四省農民銀行出的紙鈔，亮眼可愛，真有說不出的快樂！聽戲呢？還是看電影呢？同學們得到紙鈔之後，腦筋裏起了不平的浪波。靜心一想，穀米價跌，伙食便宜，我們每月底纔能多分幾個。換句話說，我們歡喜多分幾個，農民的淚珠，就得多滴幾滴，唉！不忍向下想了，祇有希望我們伙食方面，支存相抵，分無可分吧！

十月三日 雨

聽說父親陰曆八月初頭，已往朝鮮，不知確否，特寄信大哥以問行期。今天已到八月十四日，父親如已動身，現在將達韓京了。父親年近六旬，勤勞從未稍懈，精神老健，尤非我輩所能及。這次跋涉重洋，主因大概是因家庭生活艱難，出外清索欠款，急謀救濟；再者舊地重游，也有一番樂境。大哥玩性過重，父親離家後，怕他有忽家事，所以聊盡弟義，以上言規勸。

十月四日 雨

滂沱的雨，在屋檐下響個不停。中秋節是到了，可是那冰盤般的皎潔月亮，終是藏在黑幔裏，使地下人們空望穿了兩眼。祇聽得的的搭搭之雨聲，如深閨訴怨一般，好不使人愁苦！學校於此廢節下，添幾樣嘉肴，稍事點綴。同學們夜間喫月餅，嘗美酒，高興一團。但我因為愁雨的心理，老早睡去。古人說「每逢佳節倍思親」，真是好像為我寫照了。

十月五日 雨

耐寒，換上絨襪衣服，始覺溫暖。

十月九日 雨

夜間聽軍事講話（補授暑假時所規定）。有同學起立說：「明天是國慶紀念，要求教官提前下課！」教官說：「明天是國慶，難道今天也是國慶？」要求無理，未即允許，同學雜聲四起，接着又是一陣噓氣的聲音。教官重怒之下，力加叱斥。結果，提前了半小時。但國慶在明天，同學們今夜就極力提前慶樂，是因為東北四省淪亡，國難日深且重，應該大舉慶樂呢？還是外患迭乘，民族垂危，應該為國慶樂呢？同學們是興高采烈，祇不知東北的幾千萬同胞，對於祖國的國慶，是哭泣？是垂淚？

十月十日 陰

國慶日到了！學校放假一天。早飯後，伴玉書遊黃鶴樓。全城國旗招展，行人冷靜。市面樂氣，於秋風蕭瑟中已減少許多。同胞們的五分熱血裏，多少遺留了點國難的色素。對於國慶，都沒有大事鋪張，微行點綴而已。學校裏加錢添菜，稍示慶意。但這種豐菜嘉餐的慶賀方式，易於催人飽暖忘憂。我想最好全國大餓一天，使大家餓得難受，或可想到國慶雖照年增加，國恥仍毫未消除；國慶愈增，國脈愈短。外面上慶賀國慶，骨子裏不要忘掉悲哀！

奔喪日記

蒙 子

二十年九月二日

昨晚睡得非常不穩，做了許多夢，紛紜錯綜，都奇特詭異而多變幻。外面的風很小，簡直是沒有，卻屢次把玻璃窗推上，又拉開了，發出砰砰的巨聲，往往把我驚醒了。長夜漫漫，很覺淒涼，我方知失眠的苦痛。

起身已六時半。

第一節很輕易地過了；教師演講式的教授使我感得厭煩，於是張開了草稿紙寫長稿，精心結構的寫了二三百字，竟散課了。接着是級會開全體大會，爲的是請求更變課程問題。所謂開會，無非是提議，反對，喧鬧，開笑，表決，舉手……糊糊塗塗地了了一件公案。結果是推了幾個代表，和教務處交涉。

照例我去看報。盈篇累牘嵌滿了關於水災軍事的話；而且這次各地大水災，逃不了是圩堤潰決，然而據說邵伯有一處的堤岸，是被一艘民船的篙鈎拖鬆了石頭而潰決的啊，其堅可知了！實在中國官場的敷衍功夫太好了。上讓下讓，祇要保得太平無事，便是倖運，前人築了一條堤，便似可保用幾萬年不壞的，一旦出了毛病，便通電怎麼辦？怎麼辦？臨渴掘井，有什麼用處呢？我憎惡他們，也憎惡報紙，轉出閱報室走下樓去。

接到×姊的信，我已盼望了二天的。很歡欣，急忙折開讀了，世界又在我四週活躍起來。回到寢室裏，隨寫了二百字，我真高興，因爲有非常的進步。

時針指在十一點半，房門喊着有人找我，我肚裏打量着是誰，伏到欄杆上一望，「呀！原來是許生和永秋。」本來永秋在暑假裏告訴我大概在中秋時到上海來，順便來看我的，不料他會來得如此速。

如此突然，不過這於我總是可喜的。於是下樓熱烈地歡迎他們。但是他們所說的並不是我意料中他們應說的話啊！「你大爹病了，病得很厲害，叫你回去！」我的顏色立刻變了。

「昨晚他還唱什麼灘簧，講了許多關於崑曲的。」永秋重新一五一十地說下去，「而且哼了幾句，非常有興致。直到一十點鐘才睡。今晨我起來，他照例靠在籐椅上抽水煙，和平時一樣的咳嗽，不過咳聲似乎有些空洞……後來我從區公所回來，還很早，你父親正在找我，他叫我出來，叫你們都回去。我見他面有淚痕，而且萬分焦急，才知是怎麼的一回事。我走的時候，據說手脚都冷了，鼻息也只剩了微微的掀動……到上海二叔先回去了，三弟還沒有找到……」

似有一桶冷水直淋在頭頂上，我凜然回到寢室裏，匆匆把必需的衣服塞在小提箱裏，提着就走。到訓育處請了假回出來，廚房裏鈴聲響了，清脆而飄逸，正是十二點，午餐的時候。

我們說定永秋去松江，我和許生找三弟。

在電車上，我異常悵惘，一切都無心看了。——景物在眼前掠過，似最迅速的一瞥中所見，無數凌亂的雜色在兩旁邊閃過，閃過。

到小西門下來，指示了永秋去南站的途徑，也不顧是那路電車，祇要是朝北的，跳上去就走。到西門我換了一向不喜乘的迅捷而顛簸的公共汽車。達××××，他們正在午餐，說：「三弟早往太陽廟去了。」離開車的時間尚有半點鐘，我滿望能在這極短促的時間內，趕到汽車站。

踏上黃包車就行，到東新橋，恰巧電車將開，我不假思索地跳上去，茫然到了新閘橋。又換上黃包

事情是不妙了。

終於我們憂心忡忡的進了鎮，全鎮都有些瀟颯淒涼，大家以奇異的目光注視我們。車轉入小東街，微聞「孫兒都回來了」的歎息。

進東柵口，離開不過二十步，全身的汗毛，根根豎起來，一股冷氣，從頭頂直透到全身。車停了，抓了一把錢給車夫，轉身進去，啊，全家都變了，屏門都去了，可以從大門一直望到裏客堂，白色的孝幃，外客堂有許多人，都帶着灰色，顯然是……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也不會辨明。我一步步走進去，冷氣漸漸加上來，似乎方踏上外客堂的階沿，父親嗚咽起來，「大爹是沒了——」二叔也在門旁飲泣，似觸了電的猛烈的一震，我失去了一切知覺和理智，從心裏爆出一個大騾動，支配着我，向前走去，也不知地方是高是低，戶檻，或是階石，走過幃幕，靜靜地躺在板門上的，我的祖父啊！一條被單裹住了他的全體，只約略顯出一個人的體型，頭在外，腳在內。想不到他那昂藏的有精神的身軀，就祇是被單所籠罩的一個！而且他竟是真的去了呢？難道我不能見他最後的一面？四天前赴校的一別，難道就是我們祖孫間的永訣嗎？……

突然我清醒過來，旁邊母親和二位嬸母都在悲號，我自己也在哭泣……幾個蒼蠅在被單上爬，我很快將牠們趕走了，回頭來，牠們卻仍在被單上爬。悲哀海潮似的一陣陣湧上心頭，我想拉開被單見一見祖父才死的臉容，但是被一種顧忌所禁住了。隔着被單我極力追想到祖父的各部分：頰長微笑的臉，斑白的向後擡的長髮，尤其是鬚，他的飄飄的美髯呀……

漸漸我的兩手麻木起來了，一種未嘗經過的麻痺，蔓延到全身，任何微小的部分，都失去了知覺；又變得微微震顫，兩腿手指都僵直了，幾乎不能伸屈，我自知是血液失和的現象。用手巾摩擦着兩臂，漸漸我覺得身體沉重起來，幾乎不能自持。幾個人叫我們外面去，不過我總不願就這樣離了祖父，守在遺軀旁邊徐徐飲泣。

我終於離開了長眠的祖父，到外客堂，喫了半杯十瀉藥水，麻木才逐漸回復過來。但是悲痛仍不能抑制，每一件東西，都可以算是祖父的遺物。能夠追尋出一些關於祖父的線索。

裏面孝幃上掛着祖父的遺像，是三年前六十大慶時放大的，和平，微笑，富有生命的精神。記得那時也是如此，忙亂，紛擾，不過一切都帶着欣悅和愉快的氣象。不料就祇短促的三年後的今天，就變得這樣。人生的確太渺茫了。

從家人的嘴裏，我知道他是這麼死的。

清晨他起來，到後園去修花草，祖母在裏面理髮，他回到外客堂，坐在皮椅上抽水煙，有幾個鄉下人等着看病，並有二個轎夫等着，他說：「你們且去喫一杯茶，我抽一會煙就來。」也許他覺得不舒服，自去睡了。祖母梳了髮，洗了臉，出來叫他洗臉，卻不見回答；便撩起牀帳，祇見他襖都脫了，上衣鈕子都解開着，坦着胸睡着，非常甜蜜而穩靜，叫了幾聲仍毫無反應，而且胸部也似乎沒有呼吸時的起伏，就按一下脈息，已微弱得幾乎是沒有了。急喊父親，父親看時鼻息已差不多停止了，就教×弟去請醫生，醫生來時人已絕了氣，手指足趾已冷了。可是皮膚卻還潤澤得和常人一般，但也漸漸地冷了……

他就這樣的全身都死去。雖然人都逃不了死，但不料他這樣矍鑠的精神，與堅強的身體，死亡突然會加在他頭上！而且他去得這樣飄忽灑脫，毫無掛牽地，雖然人們都以為無疾而終，但我總覺得這樣太悽慘了。

喧嚷的陸續來了，父親迎送他們，悵悵的哽咽着，像病人的呻吟。

祖母氣呆了，坐在一個隱暗的角隅裏，一句話都不說。

全家都黯然，除了幼小的弟妹仍嬉戲着。可祝福的無知的他們啊！

飯沒有喫，並不餓，就是喫，喉間似梗住了，咽不下去。

祖父一切所爲的事本毫不在意的，如今卻都變了預兆。什麼他三天前請××快把他的照片放大；昨天理髮，這是他一向所不講究的，昨天竟特別留意！而且晚飯後又洗了一回澡……都在預期着今天的事。實在當他今晨到牀上時，也決不自知就這樣的去了。

因爲有蒼蠅集在被單上，所以用一擔韭菜罩住了他的軀體，但我並不贊成，或者祖父不過暫時的去，等一會還能醒過來的吧？會聽到過這樣的事，假使他果能再醒來，給如許沈重的韭菜壓住着，仍只得白白的悶死了。

時光像儘地過去，不知幾時了。姑母回家，她坐在車上尙在飲泣。

傍晚有雷雨，他們把一領簑衣掩在韭菜上。圍家人都在，除了×姊和四弟——據說四弟在病着；瘧疾；永秋該到松江了，×姊大概祇知是病重，假使她所望見家裏如此情景，將怎樣地悲痛！

木匠裁縫都來了，他們將連夜趕他們的工作。

大約每隔半點鐘，靈前的燈裏要化一次紙錠，接着便又是一陣哭聲。

半夜的時候，祖母拿出一疋白布來，裂成數十條，長的，短的，圓腰的，扎頭的，摺疊好了，預備明天分發。

一點鐘時，一次化錠時，母親們在哭，祖母坐在旁邊，觸景傷情，失聲號哭起來，她哭得太悲傷，一字一句都從心坎裏發出來，刺入大家的心底。淚一行一行的淌下，涕也隨着點滴。大家都勸她不要過悲，但是她不能自制，於是大家都哭了。父親趕來，竭力苦勸，他自己也嗚嗚的哭了。我太不忍和他們一起哭，更不忍看着祖母哭，轉過身，凝視着恬靜地輪着的祖父，被簑衣蕪菜所堆沒的，我怪他去得太快，毫不逗留！雖然他自己不覺得痛苦，究竟使大家太痛苦了。不，這一定是拘魂使者的罪惡，他太忍心，假使我有赫克里士的勇力和能耐，我一定打入地府，負着他回來。果能如此，這悲慘的大家，一定突變成意外的歡欣和活躍了。

忽然我看見堆着的蕪菜似在搖動，難道他真醒了？被哭醒了？定睛細看，乃知是虛幻。

祖母終於被勸止了哭聲，紅着兩眼不住的抽噎，神氣十分頹喪，大家都在拭淚。唉，這樣一個大家庭，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叔姪，和十六個姊弟妹妹，這樣地和煦，活潑，歡欣的家庭，如一座華美的大廈，斷了一根正樑，怎能不痛哭失聲呢？

我躺在牀上，外面淅淅的下着雨絲，不知什麼時候我睡着了。

寒 假 雜 記

浙江金華省立七中

許 爲 通

一 小 羊 兒

現在，到家已十多天了，也沒有出過家門一步，終日在家裏翻舊書。每天的時間，大部分就消耗在這無聊的工作裏。倦了，出來散一回步。街上是熱鬧的。我厭惡這熱鬧的街。所以，每天在倦了的時候，我總是到村前那座竹園的附近去散步。

今天，出乎意料之外，竹園的矮牆外，繫着一隻小羊兒。

對於羊，不知甚什緣故，我特別愛好，我討厭笨的牛，討厭髒的狗；只有羊，真馴良可愛！在荊棘叢裏尋出了幾根草，餵給羊喫，覺得羊真是十分溫柔。

四年前，我曾要求母親替我買了一隻小羊來；天天早晨把羊牽到草地上去，太陽落山時牽了回來。但是不久我又進了學校，便離開這羊了。到了暑假回家，問起這羊的消息，那知離家半年，這羊兒已在高塢上失足跌死了！真慘！這消息使我不快了半天。

而今，又引起了我的「牽羊」的趣味，甜蜜地回憶着四年前牽那隻白毛小羊的情景。

二 臘 梅 花

隔着湖水，有一株臘梅花。

牢牢的記着「十二月來臘梅開。」所以，我早就到樹下去看過幾次了。回來，喃喃地說：「梅花還沒有開！」母親卻說：「蠢孩子，春還沒有到呢！」笑了！自己真會這樣蠢。

年年的年初一，我總要去折一枝梅花來，供在祖先的香爐裏。自己不會爬樹，總是到樹下去向別人要了一枝來的。這影像，深深地在我的記憶裏。

但是，今年的年初一，花還沒有開。是的，春還沒有到啊！

古人詠梅有「春在枝頭已十分」之句。梅花開還是在極目荒涼的時候，只有在梅樹上我們可以看到十分的春色。

今天折了一大束的梅花，帶回家來分插在兩個黃色小花瓶裏。心中很歡喜地：「春到了！」

三 「沒有給你去」

離家的日期到了！過了兩星期的寒假，對於家鄉還未免有點戀戀。

收拾桌上雜亂的書籍。此刻對家中一事一物，都會生出惜別之慨。終於，茫然地依舊把書放回桌上。

同六歲的妹妹：「嬌，我要去了！」嬌把我看看，遲疑片刻，說：「沒有給你去！」這是多麼天真的話

啊！

她要我買幾本「有駱駝的書」給她。這孩子話在別人是不會懂的。她有一本兒童畫報，裏面有一隻駱駝，所謂有駱駝的書，就是指兒童畫報。這樣又和她談了許多孩子的話。

她所以說「沒有給你去」也許就為我會說這「孩子的話」吧！

一天，她和雲在「做戲」。我說「我也來」。雲把手裏的棒遞給了我，嬌卻阻止了她，對着我說：「你太大！」這是多麼令人傷心的話啊！在小孩子面前，自己不知不覺也會換成了一顆孩子的心，然而在孩子們看來，已經不是她們的伴侶了。

呆呆地望着她們，童年你竟悄悄地離開我了！

臨走時，嬌還沒有醒呢！講過「沒有給你去」的嬌，醒後不知要怎樣呢！

出了地獄

子規

自己生下了這樣粗魯的性格，做事不留意，處處地方要受主人和主婦的責罰。曾經一失手，把玻璃杯掉在地上，跌得粉碎，便給主人打得頭上腫起一塊，像胡桃般大，直到半個月後，方才復原。也曾經送失過一封信——其實是一封平常的信——主人暴跳如雷，拿起手杖直打下來，痛雖然不久便消滅了，但傷痕卻一直留到現在。還有一次，也是因為粗魯的緣故，抹桌子弄翻了一個墨水瓶，瓶裏的墨

水瀉流在一本書上，結果也是遭了一次毒打，添上些傷痕。

主婦的責罰是和主人不同的，記得有一次燒火燒得過旺，鍋裏的魚燒焦了，她便除我的飯，只得餓了一頓。還有一次買來的豬肉被狗偷去了，主婦便加倍的扣我工錢。腦子裏的印象過於多了，一時也記不起許多，只是每次犯出錯處來，主婦便除飯或扣工錢。

做了一次錯事之後，下次便想改正，但臨到了下次，卻又忘了，這粗魯的性格依舊要發作。但是，十四歲的小廝，怎麼沒有一點錯處呢？大人也有做錯事的時候。一方面的確生性鹵莽，一方面主人和主婦太認真了，所以錯處似乎格外多。早上一天亮便起來，到深夜才睡，其中除了大小便和喫飯算是休息之外，其餘簡直沒有一刻是閒着的事情。一多，便容易做錯。有時因做了這事，忘卻那事，主人和主婦不免又要責罰。

還有一種頑皮的性情，也是受責罰的原因。譬如有一次主人給我二十幾個銅元，說「阿二，去買包香煙來！」卻問他道：「不買便怎的？」話雖如此說，其實銅元早已接在手裏，正在轉身去買了。誰料主人怒不可遏，捏起拳頭撲的打在頭上。當第二拳又要打下來時，早已溜到街上，去替他買香煙了。像這樣的事，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有時他們命我這樣做，偏偏要那樣做；命我這事先做，偏偏要那事先做，每次不依他們，每次要受到責罰。

也許有人要問，「爲什麼偏偏不依，情願受譴責？」不過因生性如此，改不掉；有時卻是有意如此的，因爲氣不過，覺得生活太苦了。當不依他們的時候，是想不到譴責的，直到被責之後，才有點懊悔。但

第二次卻又如此做了。

主人和主婦是完全看不起我這樣一個小廝的。他們出我兩塊錢一年工錢，因為說是小孩子，做不來什麼事的。到年底領工錢時，往往給主婦扣光了！飯雖同他們一樣，一天三餐，不過有時逢着飯缺了，小廝只得餓着，飯菜是剩下來的東西，和給狗喫的一樣。有時肚子餓得利害，多喫一碗，主婦便說，「小孩子怎麼要喫這許多飯呢？」她要我做事時，就想不到我是小孩子了，自此以後，每餐限喫一碗半。天天餓得要死！

有時主婦不在面前，偷了些來喫，不發覺時猶可，被她發覺了，說是做賊，又要扣工錢和責罵一番。下次遇到這樣的事，不必說加倍扣工錢，責罵也重些。第三次則再也不敢偷喫，只得天天挨餓。所以瘦弱到如此田地，一半是工作過度，一半是這個原因。

睡覺的地方是廚房的一角地上，鋪些稻草，蓋了一條薄薄的被頭，便算了。主人雖餘有牀架和更厚的被頭，但小廝生來就是賤骨頭，說不宜睡得太好的，所以在暖和的春秋猶可，一到隆冬，便縮得像皮球似的，終夜只是發抖。有時小主人要茶要水，就是午夜也要起來服侍他們的。

想到今天的事，真是嚴重，非平常小事可比。說起來也是鹵莽的結果。事情是這樣的：

當我正同着小主人在樓上頑球，不知怎樣一來，小主人從樓梯上直滾下去。「唷！這是我的責任啦！」便也跟着直滾下去，自己痛且不管，抱起小主人一看，滿面是血，一時哭不出來。隔了一會，才哇的一聲哭出來。接着便是大哭。看到這種情形，嚇呆了，差不多也要哭出來哩！

主人和主婦聽得哭聲，連忙三腳當兩步的跑來，一看小主人滿面是血，主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拳頭直打下來；主婦卻要哭出來的樣子，「你這死鬼，叫你看好，不要讓小官官跌，卻跌得如此模樣！」一面罵，一面替兒子洗血，搽藥，忙亂的了不得。

搽好了藥，主人便問：「你說怎樣跌的？」聲音顯然憤怒到極點。「怎好怪我一人呢？」這樣想，便把實情告訴了。誰知一告訴，更是憤怒了，連忙去拿一根帶子，把我綁在一只櫬上。想到這樣一點小事，也用得着綁嗎？真氣！但卻不抵抗，看他們怎樣就是了。這時主婦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了一根又粗又大的棍棒，給主人，像要打的樣子。這一來，真可窘了！雖然預料到有一次責打，但如此嚴重，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剛才被綁時不抵抗，真有些懊悔。現在卻被綁得一動也不能動，只得咬緊牙齒，行點工夫受打。究竟棍棒是粗的，主人氣力是大的，打不到三下，眼淚就流出來了。那個害人的小東西，還在旁邊哭，哭得越利害，棍棒打下來也越重。「打得好，不打他下次還要如此不留心。」主婦卻還這樣慫恿哩！直到屁股上的血把褲子溼透了，痛到哭不出聲來的時候，方才停止。

晚飯不必說是沒得喫的，就是給一點藥搽搽傷處也不肯。沒法，只得黯黯的睡了。

現在樓上的鐘，已打了兩下。可憐屁股如此痛，肚子如此餓，怎麼睡得着呢？為了一點小小的事，卻打得如此模樣，天下少有的吧。心中覺得十分悲苦。

「二兒……身體……要……保重……」突然媽的話從記憶裏浮起來。接着，家裏的事也都記起了。家在鄉下，面南兩間草屋，前面有個池，後面有個竹林，兩旁都是田。當春風吹動了，便同着哥到竹

林裏尋筍，尋滿了一籃，媽就剝了壳，放在鍋裏燒。隔了一會，便同着爹，媽，哥圍在一桌喫，味道鮮嫩無比。在主人家雖也喫過幾次剩下的筍，但味道沒有一次像家裏那樣好，喫筍的時候也沒有一次像家裏那樣快活。

夏天，面前的池水是碧清的，常常同着哥在柳蔭下釣魚。偶然釣得一尾，便誇口說：「究竟我，你看，本領不錯嗎？」哥說：「不錯，你本領好。」就快活得什麼也似的，釣得更高興了。可是一到主人家裏，便小鳥給關在籠子裏一樣，終日苦悶。

有時爹到城裏去，便也跟着去。鄉下孩子誰個不喜歡看鎮上的熱鬧呢？到了城裏，總是買些東西我喫，覺得爹是一個和善的人，彷彿有一次看見一座大房子，——後來才知道就是主人的房子——羨慕得了不得，牽着爹的衣不肯走，也要買一座，結果似乎是買些糖來了事的。現在居然住在這屋子，反覺不如家裏萬倍。

講到媽，真是天下最慈愛的人。夜來總是跟媽睡。樣樣受媽照顧。假使今天飯不夠喫，總是說：「二兒！你先喫飽了，我是不要緊的。」便也不忍自己喫飽，讓媽餓着，大家分喫一半。但現在有誰來憐惜？誰來照顧？

在家裏時雖也犯過許多錯處，爹和媽卻從沒有一次責打得如此利害。要是今天的事在家裏做出來的，難道爹和媽也會打得屁股流血嗎？想到這裏，屁股上似乎更痛了，眼睛熱辣辣的，眼淚便流了出來。

十歲的時候喪了哥，十一歲上爹也繼着死了。家裏本貧窮不堪，靠種口過活。爹和哥一死，沒有人種田了，更一貧如洗。媽不得已，只得送我來做小廝。

還記得和媽離別的時候，悽慘到極點。爹和哥的死，本已傷心萬分；剩下娘兒兩個，又要分別，怎麼不叫人悲傷呢？而且這種分別又不是人家去做官發財，而是去受苦呀！

媽顫巍巍的說：「二兒，你今年也十一歲了，總能懂得一點，家境如此困苦，娘也養你不活，如今不得已送你去做小廝。要是你父親活着呵，也不會小小年紀便放你出去的，娘的苦衷你是應該明白的吧。」

「媽，不要傷心，我明白，很願去。」語雖如此說，其實是不忍同媽分別的。

「到了那邊，要好好做事，聽主人的話，莫要懶惰。娘雖要你去，其實心中是……」眼淚流在臉上，哽咽得說不下去。

「不要難過媽，我去了，隔幾日就回來看你。」這樣安慰着媽，淚在眼眶裏湧，卻忍住不給他流出一滴來。

隔了一會，媽舉起哭紅的眼，說：「現在時候不早了，可以去了。處處地方要自己留意。」

「哦」的一聲，便同着薦頭人走出門口去。媽送出門口，嘴裏還在喃喃的叮囑着。儘管往前走，不回頭，免得她更傷心。但走了幾十步，忍不住了，依舊要回頭來看一看媽。黃瘦的兩頰，深陷的眼睛，便是我最後的印象了。

「二兒……身體……要……保重……」還是在那裏嗚咽的叮囑哩！

「媽……進……去……吧。」這樣說了，眼淚終於流了出來。

再往前走，往前走，漸漸媽的影子看不見了。

到了主人家裏後，因年紀輕，性情粗莽，做起事來不好，動不動就受到敲打和責罵。但心則時時刻刻記掛着媽，每每在睡夢裏和她相見，醒來時倍覺淒涼。有時想回家去見媽，主人卻不許，只得偷偷地啜泣。

這樣一天做到晚和半餓的生活，一天天的過去。到了第二年上——即去年——傳來了一個母親病死的噩耗，幾乎要發狂了。整整的哭了一夜，到明天才被允許回家去。幸虧鄰人的幫助，把房屋及一切家產——其實也無所謂家產——賣了，作為喪費，草草的把媽葬好。自此以後，我便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孤獨者了。

往後的生活怎樣？為了要喫飯，不顧主人和主婦的嚴厲，只得仍舊來做小廝，到現在又是一年了。三年以來，受到敲打和責罵的數次，已是不可計算。這付粗莽的性格，卻依舊不會改掉。生活如此苦，工作一天到夜，飯不給喫飽，睡覺的地方又不興；這一切且不要講，為何又常常受敲打呢？心裏悲傷起來，便要思念死去了的媽，不禁淚如雨下。

在家裏時是一個自由人，現在卻變成囚犯一般；在家裏時是活潑和快樂的，現在卻變成憂鬱和沈默了；本來是一個完整的身體，現在不知添上了多少傷痕；面上本來都是豐滿的肉，現在瘦得只見

骨頭了；這一切，呵，究竟爲了自己粗魯而受的呢，還是主人和主婦的殘酷？

想到今天的毒打，真是三年來破天荒的大舉！留意確是自己的不留意，但這樣的毒打是應該的嗎？小主人的血似乎值千金的，小廝的血連半個錢也不值，小主人傷了面孔，便要傷小廝的屁股作賠償。小主人出血是痛的，難道小廝出血是不痛的？同是人喲，爲什麼要有天地之差呢！

今天的事自己太忠心了。小主人既滾下樓梯去，爲什麼自己也要急急的跟着滾下去？自己痛爲何？不管自己的肉不是肉？而所得的結果只是受傷和出血！「二兒……身體……要……保重……」媽的話猶是在耳邊哩。

唉！地獄，這是地獄！不，連地獄還不如啦！這樣下去，一定不堪設想呢！不如走罷。走，就是把自己救出地獄。不走，難道一直情願做奴隸？真的，再也不高興過這種牛馬生活了。

但是，想到已是無家可歸了，走到那裏去？哦，不錯，難道世上沒有同情我的人嗎？只要用兩只手去做，隨處可以過活的。現在樓上的鐘，由四點而五點，快要六點了。一到六點，便是天亮，走是不容易的。快些走吧！

但還有一事，就是三年來所受的種種虐待，真是不共戴天之仇，能不報嗎？性情如此魯莽，現在索性再魯莽一點，放把火，燒光他媽的，倒也爽快。

於是屁股痛也不顧，慢慢立起來，燃了根火柴，點在稻草上。自己便急忙開了門，寂寂地走了。

喜兒姑娘的一身

蘇州中學 爲 剛

我看到做母親的在打兒子時，終不免回想起當年的那件事情。

今天我和國維出去散步，在一條冷靜的狹窄得太陽光照不到的巷子裏走着；忽然一個人家的門內跑出個狂哭叫喊的小孩，向我們踉蹌跑來，當注意看時，後面還跟着個氣態失常右手提着藤鞭的婦人，一步緊似一步追逼那可憐的孩子。看快要擒住了，孩子就在路旁垃圾箱邊匍倒。婦人趕上兩步，就把他捉住；舉起那根藤鞭，在孩子的背部臀部兩腿處使勁亂抽；孩子嘶叫着，掙扎着，和在婦人的呵責聲中，鞭打聲中，吵做一片。我不忍看這人類間充分地含着殘酷淒慘的悲劇，於是加快脚步，離開這不平的活劇，向前急進。可是國維硬牽住我的衣角，留着要看。唉！他真是鐵石心腸。當我說出「不願看這人間的不平，大人還心地摧殘孩子」的時候，他却笑我是「迂腐」了。唉！他那曉得我心坎間蘊藏着這樣的一段故事呢？

二叔子是近三十歲的人；他有溫和的笑容，快活的溫柔的心腸，待人十分地和藹可親，姪子外甥或是鄰家的孩兒們，都喜歡去親近他，撫摩他的手，牽住他的衣角，要他講故事，說笑話；他從沒有憎厭這些，很高興的和他們說笑。可是他現在卻變了！自從他女孩死後，天長吁短歎，面部瘦得發青，眼睛紅腫像葡萄般。當看到孩子們在天井中玩時，非但引不起他的歡喜，並且引起了無限的悲戚，懊惱自己運命的不濟，悔恨自己的不該續娶這女人，痛惜前妻女孩的相繼夭折；過去家庭中的幸福，像泡

影樣消逝，現在所餘賸的，都是些淒涼而已。

我記得在九年之前，二叔正是念歲的那年冬天，他和那比他大一歲的女子結了婚；一年之後，她就生下了個女孩子。青年夫婦們對於這初次的收穫，加以珍視與愛護。

這已成爲不可破的陳規，每當傍晚他從廠中回來的時候，已是習慣了的把脅下挾着的皮包向桌上隨便的丟去，呈着笑容，先伸出了兩隻手，從妻子的懷抱中接過喜兒，用那慈祥的眼光，端詳女孩的全身；而且十分親切地吻着孩子的臉頰，頭髮，額部，眉眼間，像繁密的雨點樣，吻遍了孩子的頭頸部。孩子怕爸爸嘴邊的短鬚，碰在臉上癢癢的，時常避着爸爸的嘴脣，把頭匿向他的胸前，或是脅下；這時，臉龐急的緋紅，像初放的玫瑰花般露出可愛的微笑。有時還像省人事樣的啞啞地作着單純的語音。

時間如流水樣不停地逝去，幾度的春風秋月，喜兒已是七歲了；她比襁褓時長的俊俏得多，她有豐盛的呈着笑渦的臉龐，潔白纖嫩的肉體，兩條如同鮮藕般的小臂，配着個微胖而活靈的身子，那對烏黑的眼珠，像電閃樣在眶中滴溜溜旋轉着。當她斜偏了頭，把眼眯成一線，向人們裝着媚笑時，真有種說不出的可愛；這種天真爛漫的神情，自然更加引起大人們的歡喜。

七歲的孩子，正好是入學的年齡，在夏末秋初小學校開學的時候，父親就替她去報了名。在一天暖 and 的太陽初升，涼風拂面的早晨，她喫了早飯，換上新製就的散花白衫褲，牽住了父親的手，很高興的到學校去，加入那新穎的兒童的世界，求人生日常需要的普通知識。

加入兒童的樂園，認識了許多活潑潑地和自己年紀相彷彿的小朋友，大家在一塊兒唱歌，遊戲，讀書，在喜兒看來，那是何等快活有趣的一件事啊！可是還沒過滿兩星期的新生活，掌運命的使者，像妬忌她的幸福，故意擺佈下一樁極大的變故，把她從樂園中拖入苦海；她此後永遠在悲苦悽寂中生，再不使她有一絲的歡愉，在心田活躍；原來她的慈愛的母親，染瘡疾死了。

常伴在娘膝前的她，一旦喪失了終日不忍離開的母親，給與她重大的打擊，像被尖刀戳一下似的，在心的深處，刻上了深深的創痕；永遠的使她鬱結着，悲痛着。她現在是失了慈母的，沒了保護的小羔羊，有時在街頭或者校門首遇見了小朋友們的母親，在擁抱她們自己的兒女時，表示他們親子之間的愛時，她就會想起自己的再也不能親近的慈母，流出那人類中最辛酸最苦楚的眼淚。唉！小小的年紀，就失了慈母，真是人寰間的大不幸。

沒有母親的孩子，無論在甚麼地方——在街上走路，場中遊戲，——總是比較容易招人家的欺侮。有時她在街上走路，可憎的孩子們，當她是失了保護的小鳥樣的欺負她，頑弄她；他們故意一字形橫排開，攔住她的去路，將身子不停地搖蕩着，慢慢的取包圍勢，將她圍在正中。她急得面色通紅，慌張得幾乎要放聲大哭，但是，終不敢反抗他們；他們看着此種弱小者的窘相時，都露出勝利的笑容；直至玩得倦時，才把她放走。當他像從陷阱中逃出的走獸樣奔逃時，他們還得裝着勝利者所有的餘威，在後追逐她。

鄰家的孩子們在曠場中拔着車前草做打官司的遊戲，她也拔了幾根粗長肥美的，和他們相鬪，

有時碰巧她戰勝時，別的孩子便說她不該作弊，把指甲摘斷他人的草兒；她正想分辯時，他們就不講情理，一夥兒轟上去搶掉她手中的草，並且打她的頭皮，把她推倒在地上。她受不起委屈，於是就哭了。嬉母們姑母們見了這種神情，非但不去安慰她，憐恤她，而且還呵責她，不該出去和他們頑；因此，孩子們越發肆無忌憚的欺凌她。

可憐的喜兒，受了人家的欺侮，孤寂而沉痛的心，得不到一些安慰，不免愈加悲戚；想到慈母在時，孩子們都不敢欺侮她，萬事總不致喫虧。如今可全然變了，隨處受人家的欺負，就是自家的堂表兄弟姊妹們，甚至姑母伯母，也變了個樣子虐待她。她愈想愈苦，坐在門檻上，頭枕着門檻，放聲大哭；旁人都不去睬她，她也只顧哭泣。後來，有些倦了，就昏昏入睡。姑母伯母祇當陌路人樣對待她，不比自己親生兒子須得當心地抱到房中去睡，恐防受寒，生病。

二叔辦完了公，傍晚時回家來，看到心疼的喜兒，坐在門檻上或是在階沿上打盹，心裏說不出的難過。不好意思去怪姊妹嫂子的不當心，喜兒，祇歎息女孩運命的不濟，早死了慈母。他伸出兩手，輕輕地把她抱起，貼在自己懷裏；吻着喜兒，不像從前那樣豐盛的黃瘦的臉頰。她驚醒了，狂哭着。他頻拍着她的背心，輕輕地呼她的乳名；在這哽咽聲裏，他的淚拌和在女孩的淚水中，一併地從她瘦削的臉上涔涔流下，沾溼了衣襟。

隨你有着父親的疼愛，終不比母親樣能夠體貼入微，各方面都照顧得周到；男子爲了職業的關

係，往往在外的時間比較總是多些，那有閒功夫兼顧得家中的雜務呢？

二叔在紗廠裏服務，每天在太陽尚未上昇的清早，就離開家裏；當烏兒唱着歸巢歌，街上的路燈放光時，他才回來。所以喜兒雖有個愛她的父親，實際上和沒了父母的一樣。爲了賺錢活命，他簡直不能再照顧她，像母親在世時一樣。

年輕的男人們，死掉了妻子，往往耐不住獨宿的寂寥，總喜歡在外邊尋一些安慰。現在孀母死後的百日已過，二叔子對於過去的他倆的情感，漸漸的淡漠下去，在外邊和另外的一個女子愛上了。據說他在中學校讀書的時候，就和她發生過關係；現在趁這機會，他就和經過了長時間不能在一塊同住的她訂了婚。因此緣故，喜兒漸漸的被父親忽視了，再不像先前樣受他的熱愛，唉！正在這時，埋下了喜兒一生的結果的導火線。

喜兒的母親死後六個月的二月中旬，二叔子娶了續弦；爲要家裏照顧得周到，和伴熱鬧計，再僱用一女僕。

俗語說：「小滿裏的日頭，繼母的拳頭。」做繼母的人，無有不苛虐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兒子的。喜兒從別人的欺凌之外，現在又加上層更難堪的虐待了！

在過門後不久，繼母就處處地方裝出做母親的尊嚴，待喜兒漸漸的苛刻。

記得有一天下午，她的繼母坐在廳上打牌，僕婦牽了鄰家的兒子，在天井中耍。此時喜兒已放學回家，執着從校園中摘下的二枝絳桃；她害怕繼母的凶悍，不敢走進屋子去，就躲在牆角邊，獨自個尋

來繼母拿起杯子時，專心一意對付打骨牌，沒留心到手裏的東西，稍一傾側，茶便潑了出來，把檯毯溼了一大灘；新製就的嘩嘩旗袍，也灑了許多的水。現在正拿着手帕子在揩拭，嘴裏還在咕嚕着。

喜兒受了呵責，更加地顯得呆鈍，望着繼母的臉，一刻又回頭去望天井裏正頑得高興的孩子們，很想要去和他們一起頑。但心中存着繼母要打她的恐怖，並且經驗過伊的利害，那裏還敢玩耍呢？恐懼的心，早將她的慾望壓制住，呆站着不動。

下午的太陽，斜照在東廂房的窗格上，石階上離枝而排列成「王」字形的紅桃花，漸漸地萎縮，滿懷着悲哀苦痛的孩子，眼送這鮮紅的桃花乾癟。

傍晚，繼母因輸了十二塊錢，心中憤懣，就借喜兒來發洩；可憐無辜的孤兒，竟又遭了一次很酷虐的摧殘。

從此以後，喜兒摸到臀部、背、臂處青紫的創痕的疼痛，益發怕見繼母的面；好比小兔兒迴避着獵狗一樣。繼母因此就說她是貪懶，一天到夜常躲着不見，愈加的仇視她，虐待她，有時毒打她，比敲貓狗還要狠；絕沒有憐恤心，仁慈心，而且竟至瞞住丈夫，一天不給東西她喫；她餓的雖是難過，但是終不敢張聲，只咬緊了牙齒，捧住了餓腹忍耐。

這樣的事實，像演劇般一幕幕過去，已有好多次了。喜兒始終是馴服如黃牛樣，隨你怎樣鞭敲踢打，永遠沒有反抗過；照舊繼母吩咐她做甚麼事，她就順從伊的意旨做去，絕沒有違拗過。但是繼母總多方尋覓，故意找些不是處來呵責她。

初夏的某天午後，火一般的太陽籠罩大地，天氣悶熱得異常；雖是很大的東南風，吹得樹枝亂晃，作着呼呼的怒吼，終是不濟事。空氣中水蒸氣含的太多了，人們的呼吸都覺得有些悶塞，肩頭像壓了千斤重擔樣沉重。這種黃梅天氣，不論成人孩子，都帶有幾分倦怠，而要睡去也似的。喜兒因為身子的不舒適，在臥室中躺着。

這是何等舒適的事啊！在繼母的心目中看來，但是那曉得她正在難過呢！

繼母風車樣不停的使出心計來，伊引長了嗓子，緊咬住牙關，露出了魔鬼樣可厭的猶笑，帶着滿臉的刁說：「喜兒，好快活啊！伸直了腳，挺拔地躺在牀上……」

「媽媽，我肚子痛的難受啊！」喜兒不待繼母說完，坐了起來，兩手捧住了肚子，臉上現着很可憐的顏色，戰慄地說：

「什麼？肚痛？」繼母狡獪地冷笑：「恐怕不是吧？爲了要省力些，好，你就放心睏吧；我終不差使你做甚事。」

「媽媽，我並不是說謊，委實痛的難受啊。」

「肚痛嗎？正好，青天白日，喫飽了飯不做甚事，就躺着，要牠痛，否則睏的再要寫意呢！」白瞪着眼，向喜兒惡意地望了一下，嘮叨着：「還不爬起來，看真個積食不消，那不是耍的。小孩子家總應該做些瑣屑的事情，那有喫飽就睡的，像你這樣懶惰……」

喜兒在無可奈何下，忍痛站了起來，踏着地板，扶住牀沿，因為痛的實在太狠，身子站不穩，亂晃着，幾滴淚珠，在眼眶中閃爍着，兩眉縐的緊緊，幾乎連成一線。

「裝扮得像一些，好看些，還不去把玻璃窗措抹；地上骯髒得這樣，也該把牠掃除一下。」

她匍倒了，兩手捧住肚子，淚珠泉水般滾出。

「不給你狠，總不知我的利害。」她轉動身子，向四周找東西，可以作鞭打用的東西。

「媽媽，我……我不是……是說謊……肚痛……痛的像……有刀……刀在劈。」

「什麼？還敢胡說。」她發怒了，擎起安放在桌上的裁縫時用的竹尺，當頭就打；她竭哭嘶叫，繼母不去理會；只顧自己開了櫃門，取出件嫩綠的印度綢旗袍穿上，到鄰家去抹骨牌。當臨跨出房門時，停住腳，高聲說：「傍晚我回來時，如果沒把地板掃乾淨，玻璃擦亮，當心，休怪再打你。」

喜兒病的很嚴重。肚子痛得刀劈開樣，躺在牀心，只是縮緊兩腳打滾；眼睛前好比看着萬花筒樣，紅的綠的紫的黃的變化無窮的小東西，不住地滾動，汗滴泉水般從皮膚深處湧出，嘴裏呻吟着。可憐病得這樣，沒人去顧問她。不久劇痛疲倦之下，昏然睡去，唉！這情景如果給地下的慈母瞧見時，將怎樣的心痛啊！

她驚醒了，痛的比先前益發利害，並且還下痢；從三點鐘到繼母回家喫晚飯時，一共瀉了數十次；她本是個弱質的女孩，怎經得秋雨打落葉樣的摧殘，頓時四肢無力，像軟化了似的；皮膚乾縐成廊下掛着的水風雞樣。

天色漸漸的昏暗，街上的路燈都亮了，人家的煙突處都在冒出嫋嫋的炊煙，繼母回來了。今天運氣不佳，伊輸去大洋六元，心下很不快活；走到客廳，找不到喜兒的影子，以爲她定是躲着去睡了。於是就動了火，高聲叫喊：「喜兒……喜兒……」喜兒從房中接應着，聲音細微得她一時不易聽見。伊因此斷定她一定是偷着閒出去玩，就置之不理；但心裏還憤恨着。走近庭柱處，把電燈開關旋動，燈就亮了。忙着往廚房做飯，守伊丈夫的回來。

二叔回來的特別晚些，——或許同事們邀他去喝酒，或者賭錢——喜兒又躲的不見，伊一個子在空洞的廳裏，寂寞得很，從衣袋裏抽出枝香煙燃上火，來回地踱着方步，像沒事做的男人樣。三兩回後，當走近臥室的門口時，忽的有一種刺耳驚心的呻吟聲，從臥室中透出，在寂靜的空氣中動盪着，伊嚇了一跳，趕忙把紙煙丟掉，踏進房間去，把電燈先旋亮。在幽白的光芒下，有一團白色的東西，在牀中蠕動，並且又嗚嗚的在叫。伊喫驚，倒退幾步，鼓足勇氣，當定睛看時，卻不禁大怒，原來是喜兒躺着。伊走近牀沿，預備給她幾個巴掌。可是喜兒轉過身子時，伊卻就嚇呆了；心中暗忖着：「她上午面色還好，怎的就變作這樣呢？」伊的勇氣，早已驚失，惶懼不知所措。

停了一回，喜兒舉起了失神的眼睛，瞧住繼母，淚珠就源源的掛出；戰抖地輕細地說：「媽媽：我口喝啊！而且痛的難過極了。」

繼母不即答應，還當她在欺騙人家，假扮出這樣可怕的可憐模樣兒來，所以就吆喝她：「耐性點，待父親回來再講。」她不再開口，伊只顧走了出去，把電燈關掉，房間仍爲黑暗佔據住。

病得很劇烈的喜兒，在陰森黑暗的房間中，沒有人去理會，又昏糊地睡去。大約九點鐘時，病發足了，她嘶啞的喉嚨狂叫——這是最後的掙扎。此時，恰巧父親從外邊回來了。

他見了女孩沈重的病勢，急忙去請醫生，趕緊設法救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喜兒閉緊她永不再開的眼睛，到她親愛的母親處去了。

二叔就此遺恨無窮，我因此也憎厭人家的打孩子。

就業

蘇州工業學校 明子

——九年前的「一頁」——

是陰曆七月十四，沒有風，也沒有雲，是「秋老虎」的天氣。

早晨，大舅送來一只蹄子，裝在簍籃裏，防要變壞不能喫，預先已經醃好的；還有杏仁酥，好讓路上當點心。母親道了謝，一起收下了，杏仁酥就塞在箱子裏，跟蓮心棗子一道放。箱子裏已經裝得滿滿的，連棉袍棉褲等一起在內，有三十四件罷。抄了一張清單，貼在箱蓋的裏面。平日很寶貝的一個洋鐵盒子，也安置在箱角裏了，並且還有着積下來的幾十個銅子。父親日常用的皮夾也給了我，還有昨夜給我的二塊錢，現在就一起在我新製麻紗短衫的袋裏了。短衫是母親自己做的，當時並沒有做袋子，原

因是：她會聽人說過，「學生意」的衣服上是不許做袋的，否則就會給「學生意」以揩油時的便利，

黃包車停在門口，鋪蓋箱子都搬上了，父親已經坐上去，送的人很不少，連同居，舅父，大哥，二哥，足有二十多。大家勉勵我，或是說好話，連門口看門的裁縫娘娘也說了不少逼的「步步高升。」聲音很嘈雜，而嘈雜中顯然充滿着生氣，絲絲的笑形，流露在各個送行者的臉上。然而我一注意到獨有母親不在這人堆裏，使我馬上回身去尋找，只見她呆呆的獨個兒立在客堂裏，眼睛裏有些潮潤，使我的一顆愉快的心，陡的變為沉重了。我這個還未脫去乳臭的十二歲的孩子，怎經得起這股離別的苦味呢？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使母親能立刻恢復適才的笑容，我只覺得鼻尖發酸啊，這顆純潔的淚珠，怎禁得住叫它不滴下來呢！

究竟還是小孩子吧，離別的難堪，一忽兒已成了過去，而對於生平還是第一次坐輪船的這回事，倒立刻覺到怪有趣了。兩岸的風景就儘你看，電桿木一根一根向後跑，雪白的浪花，緊追在船的兩旁，西斜的太陽，耀得河水成爲萬道金光。田裏的稻穗，也被野風吹成一條一條綠油油的波浪。

輪船吼了幾聲，就慢慢地停下了，我心裏好像驟然緊張起來，不知是欣快呢，還是憂懼，總之是一種異樣的心情，心在別別的跳。

候在碼頭的老司務，就挑了行李做爲我們的嚮導，街上的口音，已不是我所聽熟的聲氣了。轉了幾個彎，就是××街，高大的風火牆，就赫然映入了我們的眼簾。

第一個影象是：兩扇厚而且重的包着鐵皮的門，上面還釘有無數的釘。跟着就是一個龐大的「書」字，這是寫在二門上的。再裏面，就是所謂店堂了，櫃台比我高出一個頭，看了簷角下的積塵，就

會疑心自從造屋到現在，還沒有掃除過一次，而幾塊張着告示的木牌，也分外地顯示出封建餘孽的氣息來。一望見它，就像會感到「威靈顯赫」的神氣，而有令人肅然的樣子。櫃台裏還有幾個「朝奉」，是毫無表情的臉，睜大了眼儘向我看，像要把我吞下去。我只有低下頭跟在父親背後，一直走到裏面廳上，關帝像前站住了。心裏只覺得沉重，甚至就像要窒息而死。

欣快，有趣，現在不知逃到哪裏去了？送行者的笑臉和美麗的野景，都早已化爲幻影，眼前是只有關帝老爺的神像，和小巧玲瓏的財神堂——這倒似乎很好玩的，但又哪敢正目相視呢？明知這小擺設的東西，是很有一番觀賞的價值，然而終沒有這勇氣，敢當了全是陌生人的面前，去明目張膽地盡量觀摩的呀！

經父親用了應酬時的種種必然公式——敷衍攀談——之後，方才知道這位赤膊、大鼻、禿頂、老布襖而背後褲腰不束住的老頭子，姓張，也就是一典內佔着最高位置的管賬。還有一位呢，那就算是我的介紹人，姓錢，肥得就像一尊「彌陀佛」，只差了耳朵生得小一些，他就坐第二把的交椅。

張老老的精神似乎很好，他今年七十四了，講起話來還怪有勁的，他說他有過十二個學生子。自己喫這碗飯也有整整的六十年，對於這些，他講的時候是異常得勁的，彷彿典當業中，要是也有狀元的話，那麼這狀元被他奪定是無疑的一件事。

司務們片刻的紛亂，大紅臘燭已經燒起，地上是紅氈毯，我本能地跪下了，而張老頭子竟就毫不客氣的坐在我面前，只是這時他並不赤膊，而且夏布長衫之外，還加了一件黑紗馬褂的。

張老頭子問父親，我是排行第幾，父親告知了他，於是他就宣佈，我以後就叫作「三官」。

父親在箱子裏取出了蓮心、棗子、鹽、白糖……吧，交給了司務，隨即由司務泡了一把錫茶壺，分送給各個朝奉師兄們。

儀式大概已算完畢，即有一位師兄領我去行相見禮，「這是××先生，」於是我就照樣稱他一聲「××先生，」同時還加上一個揖，「這是××兄，」我就「××兄，」這樣作了二十多揖，只覺得二十多個嘴臉，全是一套板的陰沉，和灰暗成份所構成的罷了。

晚飯後，我就被引到店堂裏去，而父親仍舊在和這張先生攀談，並且打聽他明天第一班的輪船，要什麼時候開回城。

大紅臘燭還是燒着，照得關帝臉上也有了點紅光。

學徒

蘇州中學 周邦霖

母親，我的母親，在我六歲時死了。此後，我過着繼母的「手掌」生涯。挨到十三歲那個年頭，高小學堂畢業，我知道家裏幾畝薄田不足供我再進一步的深造，同時，我也知道繼母的氣量狹仄，不能再容我在學校留戀下去。

這一年的冬月，我已到上海城隍廟××堂書局當學徒，來的時候，一人一件行李爬上了來上海的四等車，在動身的前一日，我還到母親的坟上祈禱，希望她老人家的幽靈保佑我的前途光明，在火

車上我還帶着這種想頭。

當火車懶洋洋地爬進了上海車站時，大白鴨鐘正指着九點一刻，我看着火光燭天的上海夜市和怪喧囂的馬路，不覺昏頭昏腦地認不清天南地北，任憑黃包車夫把我拉了去。

這店是兩開間的，堆滿了書籍，招牌是陸潤庠的手筆，你一看便知是年久的老店，老闆是浦東某富翁，我不願說他是資本公司，店裏請曹雨亭先生當經理，又兼賬房，我是拜他為師的。當我初到這兒的第三天，也許是黃道吉日吧，我拿出二十塊錢來請「拜師」酒。店中是日紅燭高照，香煙縹緲；而且在這天我碰上七八個響頭，王朝奉與李朝奉是打個扞兒算了。老闆家也去走一趟，什麼老老闆，小老闆，老太太，姨太太，小太太，大小姐，二小姐……總共人數起碼有二十多位，我依次地拜過去，頭也磕昏哉。二小姐脚下繞着一隻哈巴狗，我也認牠是老闆的骨肉而向牠磕一個頭，引得大家笑得流出眼淚來。先進山門為大，這是一般店中的舊規。這兒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論什麼事都委在我一人肩上。從早到晚，除燒飯，取水（無自來水），淨便桶，倒夜壺外，還要學着裝訂書冊，忙的我夠受的了，沒有到一個月，兩隻手已開着寸來長的血唇。

店裏的夥友喫着飯怕不會肚子餓，竟把喜怒哀樂四字建築在我身上，拿我做一種消遣品，呼往嗚來，稍有差參，就有現成的紅木戒尺孝敬你。我不知受過牠的恩惠多少次數了，這樣，他們還不稱心，嘴裏還要你媽的、禽娘的、罵得不住口，因此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便對已死的母親流淚哀痛。

曹經理是驢子，副經理趙一松是蠻牛，王朝奉是豬羶，李朝奉是兔子……他們的綽號有前輩的

師兄替他們額外錫賜，我也樂得來咒詛一番，以出心頭之氣。

一整年過去，他們已知我在高等小學畢過業，文言白話都能塗就，字筆算盤已有父親給我打了基礎，英文也認得來是O。O。去是O。O。比經理曹驢子還通達一點。

店裏發售善書、經、懺等一類書籍，而以玉歷至寶鈔傳（十殿閻王故事）為最銷行。來購書的主兒，不是和尙便是道士，還有圓胖胖，白皙皙臉兒的尼姑，他們胸前掛一串唵佛珠，兩手合十的走來，口裏喃喃地哼着「南無阿彌陀佛」（道家是志心朝禮）。這樣購書，他們稱為「請經」。從此，我才認識自己已陷入萬丈深淵。

幾次寫信回家，說誤入歧途，父親總是那麼一套老調，「好兒子！你不要被人家笑話你是一個社會的叛逆。」呵呵！社會叛逆是要不得的喇！竟又吞嚥我幼年期的寶貴光陰。

一天天地延下去，不消說，店裏的一切祕術我都在行，便是經理曹驢子副經理蠻牛與幾位朝奉合夥措油，也瞞不過我的眼。在十五歲的四月裏，蠻牛赴杭收客賬，恰巧經理曹驢子為母奔喪，店中無主的當兒，他把現錢封存着要我維持兩天。

在這幾天中，王朝奉有幾注大生意都沒入賬，便全部的吞在腰包裏了，我眼前開演着這種怪誕情節，自然表示反對。他在晚上送我五地錢來邀我入夥，我為人格計，反嚴詞拒絕他們的同盟。

好了，這副經理蠻牛已經回來，我老實不客氣宣佈王豬獯的罪狀，剛巧他老人家為分贓不勻與豬獯有隙，便慫恿我去告訴老闆，這一件平常事，居然掀起極大的風浪。經理曹驢子換了一套孝服到

店，也被捲入洶湧的漩渦。這時，我們大家站在同一戰綫上，憤恨王豬羅樹大根深，揩油自肥，一面要求老闆把這豬羅免職，一面把他的行李擲入街心。

這一件大事，王豬羅很有一些法門，不但能保持自己的飯碗，而且能使老闆免曹經理之職。那末，我們更進一步的工作是挽回經理，驅逐豬羅，不然，我們就全體罷工。

久等不得要領，我第一個先罷工，師兄們先後來附和，老闆果然軟化了。同時我們要求每月按發一些零用，他老人家也都依了，在五月的端陽節，我們預備候這當兒來慶祝勝利，滾熱的酒杯還沒上嘴，老闆來了一封請我「滾蛋」的信。鋪蓋業已扣好。原因呢？便是此番風潮，無故造謠（？）生事（？）煽動罷工（？）：另有用意（？）：……

剛巧今天大雨，這浙瀝的雨陣，好似在說：社會的叛逆呀！社會的叛逆呀！我幾次冒雨去見老闆，總遭拒絕。終於我被連人帶行李塞進了一輛黃包車去，在雨絲中，我彷彿看見父親的怒容，繼母的譏笑……我的熱淚也像大雨一般地滂沱。

一片小小的客棧，我暫居着，想親友們在這時荐我進他店習業。這樣，也許可以洗去我的社會叛逆的名稱，也許有目面可以回去見父母。豈料人情半張紙，終於，只有「悲哀」與「淚水」和我做伴侶。我在平坦的馬路上蹣跚，在黃浦江邊徘徊，幾度地想投浦。呵！死呀！死……死，死，死；但是，淚光中我彷彿看見我慈母的哀號，呵！慈母的哀號，已挽回了這顆已死的心。

端陽節後的四天，我仍舊一人一行李爬上了回家的四等車，我輕輕地在說：

「別矣！上海再見上海！」

練習生

陳長春

糊糊塗塗地把寶貴的光陰浪費過去，算是中學畢業生了。既沒有跨進大學的福分，也沒有去教書的資格。手裏拿着這張久在渴望底文憑，茫然不知那裏是出路，前面是一片迷濛的霧氣，我底心兒也隨之染作灰色了。

一天清晨起來，忽然想到了我底老友××君，他現在××洋行做一位主任，他的交遊很廣，假使去請他謀點職業，或者不致太難。今日恰是星期日，照例各洋行都是放假一天的，他一定是在家裏；我打定了這個主意，便忙穿上了一件土布的長衫，戴上了一頂幾乎要沒頂的呢帽，便垂頭喪氣地去拜訪××君了。一路行，一路心頭跳動着；恐怕不能成功，反要白白費了一場心血！沒走多少路，便到了他的堂皇大廈底門前了。就輕輕地把門敲了幾聲。

「你找誰？」一個苦口苦面的僕人開了門對着我這樣問着。

「找××君；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想找他商量一件事，請你替我通知他一聲吧！」我和顏悅色地笑着向他說。

「等一等，」他說着轉身就走。待了許久時候，終於在他的華麗客廳相見了。我溫和地說：「我現在已經在中學畢業了，我的品學兩方面，諒你也很明白，能否替我找些職業呢？」

「唉自從九一八，尤其是——一二八，受了暴日糟塌以後，甚麼洋行，公司，商店，幾乎都要停業了，所以現在謀事很難，以後倘有機會，一定替你想辦法，不必憂慮吧！」他這樣強笑的回答着。啊！這些甜蜜門面式的話，真是使人難堪了。

數星期後，僑伴得了母校××先生介紹到××洋行當練習生，他既然有心介紹，當然談不到待遇問題了。況且××先生事前曾說過：「待遇當不致太壞，」我於是抱着大大的希望，「走馬上任」了。

在××洋行第一天底生活，是平生最苦底生活，除去替客人和司理等……倒茶、點煙外，簡直沒有練習的工作。靜坐在椅上，既沒有參加他們談話的資格，也沒有看書的閒興，只是木鐘似的呆着罷了。

第二天早晨，腹大便便的司理坐在一張西式的沙發椅上，下了一個命令，「前來！」即速即走到司理的面前聽命了。司理見了我，笑嘻嘻的說道：「這裏雖是洋行，不過用洋行的名義，實際上即是中國買賣式一般。你想練習些工作，就要勤勞耐苦；晚上須在這裏安睡，早晨六時起床，晚上十二時以後才可休息。你每天做的工作是泡茶、掃地、扶檯椅、擦地板等幾件。你須要知道，現在只有兩餐之飽，假使專心練習工作，前途有很大的希望，三年後可賺些薪金。這就是你真正的飯碗了。你現在能夠在畢業後數星期，就謀到這樣的位置，確是萬分好了。」啊！這一番教訓，真是使我的心頭熱辣辣的。

有一天晚上，我和同事談到將來的希望，就知道有幾位同事，也是這樣待遇三年——飽餐兩頓！

我於是惶惶失望了。我想拋棄這種無聊的職業，然而，又爲着了這個所謂——飯碗問題——不能不忍的着，忍耐着，直待我真正的幸福來臨。

廿二，五，十八，脫稿於堯中。

這是誰的罪過

徐聽聽

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又兼着「六少奶奶」這個資格的王鳴華，每當大的一個孩子給奶媽接了去，小的一個也哄騙着睡的時候——這是她近一二年來唯一的空閒時間——她總是也不自覺的落到一個平日思慮過而得不到解決的問題上去。說是「問題」其實倒不是鳴華自己覺察出來的，連她自己也記不清楚究竟在什麼時候起，就開始打擾了自己思想的平安。不過自從聽到一句什麼「鳴華是只能繼續做母親下去了」的話之後，自己就開始感到不安，這是事實。鳴華好像還記得，說這句話的，是自己的一位初級師範時代的同學；這位同學現在正在幹着小學教員的事情。

說起來，鳴華現在的生活，也夠舒服的了。雖然處在大家庭二三十個人之中，喫着一隻鍋裏的飯，不過這個大家族，在×縣的小城裏，也算得很是富有的人家，何況鳴華自己又是這家家主×老太太的小媳婦，遇到嬸伯媽中間有起口舌來，婆婆總是言語之間，一句兩句袒護着自己。可是這種處境，設若是在二十年前的女性地位上，當然是一個女子的理想目標——她們但願能有如此遭遇就很好了！至於輪到我們這位小媳婦的鳴華，成長在二十年後的今日，受過幾年的「試驗教育」，腦子裏有

的是「平等」、「自由」；甚至比鳴華長一輩的女性，她們的「三從四德」、「賢妻良母」這種觀念，用鳴華自己的時代看，有時也在她的不諒解之中的。但是神祕的就在這裏，假使直捷的加給王鳴華以「摩登」的雅號，你又會覺得怎樣的不適合；就是合鳴華談起只要是「摩登」場合的種種，她接着就給它們許多嚴厲的批評，這種批評顯然是批評的成分少，說它是全盤的唾罵也不算過分。所以除非王鳴華不發表她的論調，要是說什麼時，她說的就是粉飾過的賢妻良母論，粉飾過的三從四德論——她自己確是依好了一步步走到現在的。

但是這個思想上的不平衡，不會因着鳴華這一番論調稍稍減輕了分量。愈到最近，她愈覺得嘴裏說的是許多撒着謊，安慰自己的違心之論。自己好像覺察到從出嫁到現在，已經有什麼東西在自己身體裏跑掉了；而且這東西的跑去，不是什麼驟然的事，是漸漸地，一步步，一天天，一些些這樣遠去的。同時有什麼另一樣的可咀咒的東西，代替了先前的接近了來；這東西在自己身體裏的加多，加重，也是一步步，一天天，一些些這樣漸漸的慢到使它來的時候。鳴華是絲毫也覺不出，可是這種看去是渺小的累積到現量的分量，只要有時一想起，鳴華就覺得內心在顫慄起來。然而自己是無法拒絕的，自己的生活是一天天向着這方面近攆去。至於將來要陷到怎樣不堪收拾的田地，鳴華是沒有這樣膽量再設想起來的。鳴華還明晰地記得，有一天，就是在小學裏當教師的這位自己的舊同學，當時說的話，一句句不偏不倚的打進了自己的心坎去，抓着真的痛癢，給了自己確切而又嚴厲的批評。談話是這樣開場的：

「你覺得近來的生活怎樣？」同學睜齊了眼睛，抿着嘴笑，一面這樣問，頗帶幾分戲弄的成分。
「沒——有什麼……」鳴華覺得自己說這句話是十二分的勉強；深恐對方覺察出是勉強的，而不住地眨着眼睛，看好了這位比先前似乎更活躍些的舊同學。

「沒有什麼？哈哈，你說這句話，自己真是不好受呢！真是奇怪，幾年把你一消磨，怎樣拿出了你先前自己最反對的『不了了之』的神氣來了呢？而且是短短的幾年！」這位同學的笑，更不自然，有些不屑又有些憐憫的樣子。

「我什麼都明白。可是我不能反抗。好像環境這件衣服，緊緊的裹住了我，不給我絲毫的自由。」
鳴華覺得短時間的坦然。

「那末，你就這樣毫無生氣的延續幾年，預備赴人生的葬禮了嗎？」同學問這句話的語調，很是莊嚴。鳴華只能這樣默默不言，像正在想着什麼，自己的臉上是浮起一臉的苦笑情意。

而最給鳴華難堪的，是同學說了這樣的一句結論：「這樣說來，你所讀的幾年書，是作為一種入選的條件，去找一個有身分的丈夫的。」——鳴華，這是「摩登」的另一解釋；要是這樣的時候，我希望你永遠把它扔進泥裏去罷！」

就是鳴華想不出的這個代替了先前的而進據自己身體裏的「東西」，這位舊同學也給它指示了出來：「生命的活躍」已經快要在你身體裏跑盡了，而代替了來的，正是你現在所表現出的懶散，平凡……我也知道在你現在所希求的，最好是一夜醒來已另換了世界，一切有着新的刺激……

但是你要是這樣希求得十分急切時，你也得明瞭，現實的世界所能給你的，將永遠只有失望，而把你陷進更是懶散，更覺得平凡的境地裏去。——世界只是這麼一個放在眼前的世界，唯有我們興奮地去幹，樂觀地去看的時候，才能覺出它的意義來。就是你所希求的另一付面目的世界，能剎時間實現了，（自然是不會有的事），你也要有這種明眼，能看得到所謂的「新刺激」，仍是暫時的事，結果所能給你的還是這一串懶散，平凡……」

……

鳴華坐在窗前，儘是出神地思索，愈到後來愈覺得沉重；而這番回憶在腦子裏跑過的時候，比鞭子在渾身抽過去還要難受。她覺得同學的話絲毫沒有錯：說出了自己的心病——自己的致命傷！自己就這樣白白地葬送了。自己早幾年所諷笑他人的，現在正落到了自己身上來，而同樣的沒有辦法。她看到「時代」這大輪子推動前來，自己躲避不及，整個的被壓在這下面，立即被碾得血肉模糊：……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鳴華這段幽怨，除了這位同學能說出它的事實真相外，是誰也說不出的。而這個真相的說出來，到底能給了些鳴華的什麼，——除了更使它不可解，成一個更深的謎之外？

鳴華望見窗外這株桃樹，在這春寒料峭的括風時光，開出一枝枝紅的花朵，未免太嫌早了些罷？然而，也竟是來了，——可惜不能再有第二次的機會這樣開着！「自然」叫它這樣做，那裏還有反抗的餘地呢？鳴華最後是把什麼都交給了「運命」去。這時間走進了她這位相依不去的「六少爺」來。丰采處處表顯得很充分。嬉笑着的一張臉他跨上一步，走近鳴華去。

「庶之呢？」

「奶媽接去了，」鳴華這樣回答；像煞六少爺還要接連問第二個的樣子，她也接連着說：「毛毛睡着呢。」

「你怎麼老是儘這樣憊憊的呢——該自己尋快樂才是！」

「我是好好的，沒有什麼。」

「我只覺得你變了。」

「是真的嗎？連你也覺得我是變了？」鳴華這可不得不驚奇了。一面意想着，要不是自己的外表也大大的改過樣了嗎？

六少爺這時貼近在鳴華的右側。他歪下身子，用兩手捧起鳴華的頭，自己迎上嘴去，也像把鳴華的嘴拉向前來，深深地吮吸着一個長吻。在互相吻着的當兒，忽然一個轉念在鳴華腦裏閃過：「一切任它怎樣，我現在可只能這樣做了！」——她完全恢復了現實的世界。當這一切過後，一腔熱烈的本能上的要求，正在她心頭燃燒起來。

臨死之前的一封信

時 鳴

給芬的幽魂：

果然的，只有在死後方有我們重見的機會！

你的思想及你的勇敢，是我永遠了解和欽佩的。你爲這壓在最下層的人類，而情願犧牲了你的幸福；你爲這黑暗的社會，而毀棄了你的一生，雖然你終於是這樣無信無息的去，但是你的偉大的精神，究竟是永存於人世的呀！

不錯的，當你是這樣做的時候，你總得接受你應得的一份。但是你竟這樣迅速的捨棄了我，捨棄了你的工作，而接受了這一份，終究是要使人感到戀戀的吧！

雖然我們是不應沉迷在往事的感傷和未來的幻想裏，可是甜蜜的往事，夢般的回憶，終究是這樣使人難忘！更何況是死前傾刻的我。

你該記得吧，是三年前的事了——

空前的水災，把你漂到繁華而又黑暗的上海來。雖然離別了並不久的你我，重聚究竟是幸福的。可是當我在火車站上遇見你的時候，你所帶來的只是孑然一身，和憂鬱的面孔。無名的恐懼懾住了我，使我不敢問起你的爸、媽和弟弟來，你該記得我那時的驚懼的神色吧！

「爸爸和媽媽好吧？」在到了我們暫住的清家後，我用了極大的勇氣問你。雖然你是裝着沒有聽見而不回答，可是你的行動總逃不過我的銳利的眼光。我看見你裝着眼睛不適在暗暗地揩淚。這使我莫名其妙地驚奇，但是在我的內心，已很明白定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雖然在先前的信裏你沒有告訴我。

這樣的事怎能隱瞞長久呢！事實終於告訴我們：「在水與雨的雙重侵蝕下過了五日，瘦弱的弟弟是被傷寒奪去了生命，媽媽在到了姑母家後，也患了同樣的病而逝去了。爸爸呢，因傷感而神經錯亂；在一夕大風雨的晚上失了蹤。當第二日雨勢稍息的時候，在水已漲得很高的河中發現了，爸爸是……」同樣的命運，使你也成了這樣孤零的一個人。

雖然儘你所告訴我的只是這樣的簡單，已足夠我悲傷了。但是怕你過分感痛的緣故，我反含着苦笑來安慰你：「命運早已註定了你的遭遇，有什麼方法可以來解脫呢？」

承清的幫忙，找到了小學教員的位置。每次當你來清家找我的時候，清總是說我們是一對多麼愛好的情侶。你是用微微的一笑來作否認的表示。我也覺得他的話使人羞澀，可是我的內心是多麼快慰與欣悅！

半年了，你是屢次帶着懷疑的神色，來詢問的我工作，我總是微笑着沒有回答。但終於我的隱瞞也失敗了，從清處及我的行徑上，你知道了我在作什麼。雖然表面上你說我的勇敢，有為，可是我知道你的內心，是多麼的爲我擔憂：「秋是在作着這樣的事！」

出於意料的，在文家的會上，我看見你掛着胸章，在左右奔走。我不信任我的眼睛，但是經幾次的仔細審視所得的結果，的確是你——美麗而又勇敢的我的芬妹！

「秋這是我們的新同伴，王麗芬女士。」散了會後，文領了你來介紹給我。我們不期然的相視笑了，你很快的握住了我的手，但沒有話，文很奇怪，但立刻他也明白我們是舊同伴了。

會終了以後，人是一個個的用着不同的方式溜出去，在天色微露魚肚白的時候，我們離開文家。在靜寂的路上，我們挽着臂走回去的時候，我真有說不出的愉快：我的同心的芬妹，也已加入了我們前進的隊伍。

在我們，安樂是不會長久的事變終於像預料一般的發生了。當我到你的學校裏來訣別的時候，清已是接受了他應得的一份，我帶了這樣的消息來見你，雖然你是極力的慰勸我，但是你自己的悲痛，在一舉一動之間，使我深切的覺得了。

你該不會忘記吧，這離別的一幕，雖然你已是幽魂。

終於在校門邊是必須分離了。

「再會了！」我毅然的說。在「不得不」的情形之下相聚的孤零的你我，又在「不得不」的情形之下離別了。

「再會！」你用盡了氣力說。手自然的讓我緊握着。「秋哥珍重……」後面的語聲變成了嗚咽的抽噎。

「芬妹！」是一聲心的深處的呼號。

突然的一種奇異的勇氣，使我放開了你的手，你也覺得這離別的一幕的難免吧？忍聲的給了我四句贈言。這永遠不會忘記的四句話，是多麼和婉而又雄壯呀！

「別矣！珍重！漂泊的遊子。」

放出你的勇氣，收起你的淚珠！

又何必情短氣長——爲自由而殉死！

死！留「精神」於永世！

離別——永遠的離別，是開始了。你在凝望着我的背影吧！我是踏上了「流浪的征途」！

在灰塵蔽天的北國，度了半年流浪的生活。從文的信裏知道了你的失蹤！在一個幽靜的清晨，她是不見了。當然的，你也和清一樣的不見了。

和文等奔走設法，雖然我們知道你的失蹤是光榮的。同時，我們也明白我們的奔走所得的結果只有失望。

在一個大風雨的下午，文急喘喘的奔到我的寓所，頭髮上的雨水向面上直淌。衣上是溼的。可是他讓水淋淋的身體，埋在我的牀上，

暫時我們是靜默着。

「芬是去了！」好久後，文開始說話了。無須他的解釋，我就明白我們當前的一切了。

你是帶着未完的志，向靈魂的大解脫的路上去了。你的幽魂該看見我們在文家追悼你的情形吧！在這黑暗的社會上，你的死不過換得了幾聲嘆息，或竟是幾聲唾罵。但是在我們，個個都想要在繼續你的未竟的志呀。

流浪的生活，終有結束的一天。在悄然的會議席上，我自告奮勇的擔任了最重要的工作。生命對於我有什麼可以留戀呢？我的惟一的芬妹也先我而去了。餘外，這污濁的人世所給與我的只是憤與恨！

芬妹，在地之角等着我吧，這「最重要的工作」已使我成了待死的囚犯。但是我的死，卻完成了你的未竟的「志」，雖然這還是你的全部的「志」中最微小的工作。

在這生命的最後一刻裏，讓我把這可喜的消息告知你吧：

在一個幽靜的清早，大都市的資產階級還沉迷在金錢與女人的美夢裏，我負了嚴重的使命，在靜穩的××路的轉角，一所石庫門房子前徘徊着。我的手在顫抖，我的心在劇烈的跳動！我帶了從來不曾使用過的利器，我把眼睛埋在寬大的帽子下，使偶而過去的人不致看出我的驚惶的神色。

最嚴重的一刻終於來了。當我所等候着的大門，微微的發出一陣開鎖的震動的聲音時，我很快捷的避開在路角。門邊閃出一個矮胖的，穿着寬大的長衣的身體，向四面探望。一陣奇異的勇氣，推動了我，我緊握着致人死命的利器很快的衝上去。

砰砰！在道接連的三聲裏，我的芬妹，我的清，我們人類的仇人，握着胸邊自備的手槍倒了下去。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我會成了一個殺人的惡魔。他的胸口的血，很快地流出，他的眼緊閉着。在這大使命完成了以後的我，也在這使人震顫的幾聲的餘音下暈倒了。

我並不想逃避，我也不是受誰的指使。當我覺着面上水淋淋的醒來的時候，我是躺在現代文明

國家所應有的電椅邊。我微笑了，我把我的殺人的動機很真實的說出。在秘密的刑訊庭上，我公開的宣佈着暗殺你及清的罪狀。我極端盼望我能早日脫離這人世，來見你可愛的微笑。

現在，我在人們認為最殘酷的監獄裏，安靜的在寫着我的字，回憶着往事——悲辛而又甜蜜的往事。

外面二個獄卒在低話了：

「X長，這威猛的獅子，也竟被這瘦弱的書生所挫傷了！」是一個粗俗而帶有惋惜的調子。

他的手段也太狠了，終不得好結果……聽王探長的話，天一全亮之後就要做了那媽的，「是第二個人的聲音。

從他們的談話裏，可以知道X是被這三彈，我的顫抖着的手中所發的三彈所制服了。

芬妹，天已亮了，從幽黑的鐵窗外透進來一線曙光。自來水筆的墨水，已完全變了一個個的字在日記紙上了，我的可喜的消息，也已告知了你。再會了，真的再會了！在這一小時以後——天一全亮後，就是我們相見的時候了。

芬，最親愛的芬妹！這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動，也是我生命的最後一葉。在這裏把我所要說的預先告知了你，在「生」與「死」之界上，你含笑的來歡迎我吧！

「死！留精神於永世！」

你的秋寫在死前的頃刻

我的父親

開明中學講義社
第一期社員 鍾森材

我和我的父親已經好久沒有見面了，最近一次相見，還是去年在潮州的時候。他的不長不短的身材，一件垂在腳背上的外衣，白色的褲，黑色的鞋子，老花眼鏡，十足的老成神氣，都深深地刻入我的腦中。

一個炎熱的夏天，我爲着要投考中學，便冒了暑到潮州去。我一走進一間小小的錢莊，就看見一個坐在櫃中帶着老花眼鏡的人。他就是我的父親。他見了我，臉上充滿慈愛。

「森！你來了嗎，可有同伴？」

他一面說一面叫廚房把我的手提箱拿進去。

「來了，爸爸！」

我一面說，一面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家鄉的稻成熟了？祖父可康健？家中人可都好？」

他又用很掛心的神氣向我繼續的問。

「家鄉的禾稻快要成熟了，祖父每天都喫得飯，家裏的人都好，只有三叔父的病仍是和從前一樣，沒有什麼變動。也喫得些飯，每天只希望五叔父早些回家。三叔父總很操心，家裏和店裏的事情，他老是要料理，雖是祖父和四叔父等屢次勸解，他的性情生就那樣，還是常常因家裏的事而生氣。」

我一五一十的回答他，廚房已打了水來，我洗了臉，然後他又介紹兩位住在潮州的中學生給我。考試後，離開學的時間還有一個多月，我就打算回家，在考試後的第三天的早晨，喫飯的時候，我就對父親說：

「現在我要回家了。」

他聽了這句話，很躊躇，他是在尋思什麼比較老成的人伴我一同回家。

「你自己一人在船上很不方便，你又不曾多出門，江水又淺，今天沒有輪船開行，不如明天和村裏的阿綸哥一同回家的好。你在這裏再住一天，明早七點鐘和阿綸哥一同走，我才放心。」

我聽了這段話，深深地覺得父母愛子之心真是無微不至，我就在店中再逗留下去。

那晚我正在似睡非睡的當兒，忽然聽見一陣脚步声，到我的床前，接着我的父親就催我起床。

「現在已五點鐘了，這裏到輪船碼頭要半點鐘，你在這裏喫些點心，好上船，並且買兩個竹箕回家用。」

「現在上船今晚必在高坡住，明天才能到埔，若到得早便回家，若夜了便和辦房一同上埔站去住，埔站的人你是熟悉的。」

他一面說，一面替我整行李。我喫了牛奶和餅干，廚房替我拿了手提箱，三個人一同到船上去。恰好阿綸哥也來了。他便替我去取優待券，和辦房說兩句，對阿綸哥說幾句，又對我說。

「我買幾個柑子回去給祖父和叔叔喫。」

七月十五過去，埔中招考的結果也揭曉了。事情出人意料之外，學識淺陋如我的，居然獲了冠軍。消息傳來，博得家庭的欣慰，師長的讚揚，這是多麼歡欣的一回事啊！

時間的輪子一天天的推進，不久埔校就開課了。埔中開課的前三天，我離開溫暖的家庭，這是初次久離家庭，對於家中的一切，都感到依戀。出門時祖父再三叮嚀說：「秋來天氣，忽冷忽熱，在外身子宜加意保護，勿使家人掛念！」我聽了這些話，心中不禁難過起來。但是這又有甚麼辦法呢？讀書是正當的事，是事業的基點，斷不能留戀著家庭，而犧牲學業。我終於離開了家。新到校中，在新環境裏討生活，真有如啞子喫黃連的苦。啊！人地生疎，言語隔閡。一層悲哀的幕罩在眼前。蟋蟀的鳴聲，落葉的蕭蕭聲，都帶有愁意。總之一切的一切，都足使人感到別離的滋味！

後來，所有本班的同學，都漸漸地認識了，離家的痛苦纔漸漸地忘記，覺到在校的快樂。同學間的親熱，大家相親相愛。地上課時在一塊兒讀書，下課時一塊兒頑耍。課餘飯後坐在校園石階上，微風吹來，籬竹蕭蕭，嬌弱的垂楊時舞時止，快樂的小鳥啾啾啾啾，這些給我以無限的愉悅的，確，十二分地的確，在這富於愛美的自然界中，我已享足了人間的清福。

自後在研究學問的時候，操場上遊戲飯廳裏喫飯的時候，都覺得學校生活的快樂。我素不喜歡玩足球，但跟著一排排的同學到大沙壩養足球，卻也覺得學校生活是快樂的。

呀，我是多麼的幸福啊！我那時真正是無憂無慮地享受學生生活的幸福。我游泳著，游泳在學生生活自由浪潮之中，覺得有無限的愉快。

時間的老人執著無限的威權，挾持寶貴的光陰風馳電掣般從人旁跑過。長林變色，衰草無涯，點綴著一箇蕭條肅殺的深秋。深秋到了，忽寒忽熱的天氣，便跟深秋到來攪擾人間的體弱者，因此全校中患病的同學，不下一百個。我這弱不堪言的身體，自然難跳出病魔的手掌。這次雖然只是寒熱病，卻纏綿得很久，以我的體格精力，那能受得起呢？自患病到病愈，整整兩月有奇。在呻吟床第間的時候，祖父叮嚀的話，總在我腦海中浮蕩。

一連病了兩月有奇的我，依學校章程，已失掉應期考的資格了。天啦！進大浦中學讀書。曾經我三番五次的要求，才得到家庭的允許。踏進埔中之日，熱烘烘的希望，年終期考得獎狀啦，免學費啦，得獎牌啦，都發迴在腦海之中。而今是全不可能的了，希望變成失望了！從前的計劃盡付東流了。唉！苦命人終是命苦，最後只得重返家園，度我自學的生活。離校時，同學們送我到校門口，和我握手作別。我的眼眶都潤濕了，我自知我的淚點已經流出來，我有一種非我這枝禿筆所能描繪的緒情。

數月睽隔的家鄉，緩緩地現在眼前。當我垂首慢步踱進大門時，只叫得一聲「祖父」，就流出酸心的淚。母親很詫異連忙用那驚恐似的眼珠，向著我，「兒啊你每次回家來，都是笑容可掬的。為什麼這次變了呢？」我嗚嗚咽咽地哭得更利害了。最後我不忍使我的母親悲傷，才慢慢地說我因為曠課太多，以竟失去應期考的資格。拿家庭中血汗金錢來讀書，而不能博得合家的歡心，我覺得傷心極了。當時雖經祖父母親善言勸慰，中止了我的眼淚，但是自後紊亂的思潮和蠶絲一樣綿綿不絕；說不出是快樂，是悲哀，是惆悵，還是空虛。

唉，往事不堪回首。寫到這裏，心酸了，手軟了，只好擱了筆，然而一種擋不住的恐懼和傷痛，卻一陣陣的冒上心頭。

送朋友從軍

開明中學講義
社第一期學員 鍾雄材

親愛的青年朋友！你們爲救中國的危亡而將遠行了。

我以滿腔熱誠，祝你們乘風破浪到東北去，努力抗日工作，奪還錦繡河山！

不怕餐風宿露的義勇軍，在那邊等候你們了；

儘管痛苦的東北同胞，在那邊等候你們了。等候你們去援助他們，等候你們去拯救他們。

朋友，你們此行，是負着尊貴的使命的啊！

你們是中華的健兒，

你們是救國的戰士。

親愛的青年朋友！

那魔王似的，敵人已擯棄了人道與公理；

東北的山河被他們弄得破碎支離；

東北的同胞在他們飛機巨砲炸彈排槍下

轟得血肉橫飛！

你們有同胞的感情，

你們有博愛的心田；

這些自然要叫你們心悲。

親愛的青年朋友！

你們在悲憤之餘而將遠行了，

你們到東北去，只有以自己的熱血與頭顱
和仇敵拚命！
趁你們的聲帶未破，你們就要把同胞喚醒；
趁你們的熱血未乾，你們就要向仇敵挑戰。

給哥哥

在塞外，
無際的沙漠，
滿目荒涼！

風沙中，
夜霧裏，
刺骨的冷天，
襤褸的衣服，
怎敵過這種嚴寒？
但是，不停的奔馳着，

青年朋友！你們為救中國行了，
你們要牢記著你們尊貴的使命！

正 芽

血和汗會使他們和暖。

啊，長蛇似的一隊，
——現社會的奴隸，
新社會的創造者——
勇敢的奮鬥着，
衝破了敵人的包圍！
雖然，血染紅了白的沙，
仍然，高呼，吶喊，
啊！高呼，吶喊，驚破了敵人的心膽！

哥哥——
緊緊的，

出獄者之歌

洗完了澡，再去剃頭，
洗去兩年集藏的污泥；
剃去兩年集成的長髮；
腫子變得大大的，

我——
再能看見太陽的光明。

運一運屈慣了的腿，
伸一伸彎久了的腰，
放開大步，

緊緊的，
跟着他們向前！

一九三三，九一八之夜。

正 芽

挺直胸膛，

我——

再來走一走這熱鬧的街道。

這街道，還與兩年前一般的熱鬧；
有車的奔馳，
有人的叫囂。

啊！一點沒有改變？
僅僅，多上一層勞動者們的血汗！

一九三三，八月十日。

夢

正 芽

昨夜我做個奇怪的夢——
彷彿我佇立在荒涼的沙漠中。
灰色的天空，
沒有月，也沒有星；
陰沉沉的，
只有鬼火在閃明！
狂風怒號伴着怨鬼的呼聲。
我戰慄了，我膽怯了！
我忽然想起你，
高呼着你的名字，
希望你來引我逃出這恐怖的環境。
但是——
我總不能得到你的回答。
多麼可怕呀？

我幾乎要暈倒。
猛然我覺得有件東西拌住我的脚，
我注視，
不是狗，也不是豬，那是人！
我再細細的看——
雖然看不見這人的面孔，
但我認識這件襯衫，
啊！我記得——
這是臨別時你穿的那件！
沒有什麼可疑惑的，是你，
我俯下身去將你緊緊的抱起，
你已僵硬了！
你的臉已變得比紙還要白！
血，鮮紅的血，

從你的頸骨前不住的流！
我用嘴對着你的血口，
你的血還不會冷，
熱，火似的熱，
我讓你的血
充滿了我的口，我的心，我的全身；
我不再戰慄，
我不再膽怯，
這是你給我的勇氣！
我跳起，不知爲什麼，
我已變成另一個人！
沒有怕，沒有退縮！
拳頭比鐵還要硬，

打禾曲

黃色的太陽，

心比金子還要堅！
我要繼續你奮鬥，
爲你復仇！
我向敵人宣戰了；
我驅逐了夜，
我找到了光明。
啊！這是你的血的力量，
這是你助我成功！
我不曾流過淚，
也不曾哭出聲，
你的血永在我週身沸騰！

一九三三，九月一日。

保定育德中學
韻
秋

紅色的高粱！

黑驢拖着轆轤，
低着頭，垂着臉，

汗滿胸膛。

「達！老李喝道，

一手執了皮鞭，

一手挽了麻繩，

身隨着小驢旋轉，

止不住煩亂的思想。

想：

「五月的血汗；

六月的大水；

七月的蟲蝗！

十畝田園，

五人血汗，

薄薄的一場！

拍！心憤怒，

通過皮鞭，

落在小驢的脊梁。

「薄薄的一場。

薄薄的一場高粱！

「五個伙計，

還有各人的妻子爹娘，

空着肚腸，

晝夜奔忙，

禱告希望，

結果，是這薄薄的一場！

「而這薄薄的一場，

要全數的送到集上，

低價賣出，

交了地租，

完了錢糧！

「剩下的錢，

向東家換些

餵豬的糟糠；

採些蟲蝕的榆葉，

做一頓苦淚，^(註)

全家飽飽饑腸。」

往年如此，

今年更甚；

空前的饑荒！

地租高；

捐稅多，

兩天隔不了，

就得催一趟！

枯弱的身軀，

悶熱的太陽，

叫喚着的肚腸！

老李，

嘴吐着白沫，

眼充斥着血光；

他高聲喊了：

「他媽的，誰能喝着風，

活到小麥上場！

誰甘心落這樣一個下場！」

黃太陽，變成紅太陽，
垂到樹梢，落下土牆。

秋之曲

一

聽那邊有人聲，
是誰的呻吟？
是誰的低訴？
喲，我知道了，

是蟋蟀，看見了末日的命運。
命運喲，你恕宥了牠罷！

二

勝利之歌

註：「苦淚」北方飯食，混合菜麵蒸成的。

蘇州私立女子職業中
學高中部師範一年級 余其華

黃昏裏一隻烏鴉落了單，
丫，丫，丫！哪裏是我的棲枝？
我的生命的歸宿喲，
喚我一喚吧，喚我一喚吧！

三

溼的霧啊，
你沾在我的心裏了，
矇矓的一片，我看不見你了，
我能夠怎麼做呢，我的天哪！

東台中學 孫家驥

——強權永遠消滅了

我左手提着一個剛剛砍下來的倭寇的頭
顛，

我右手揮着一把驚人魂魄的亮晶晶的大
刀，

我挺着了身軀勇邁無倫地奔上了高山之
巔，

我對着這血肉橫飛的世界的戰場狂歌長
嘯！

給奴隸們

俯伏在那裏痛哭的奴隸們：

你們並不是人間的罪人，

你們也有掙扎的可能！

只要你們心靈震盪，

只要你們熱血沸騰，

我把倭寇的一付獐狎兇惡的豺狼似的面

孔，

緊緊地抓住了給全世界的人類仔細地觀

瞧，

等到宇宙似乎在顛搖在撼動的那一個時

候，

我便把它——倭寇的頭顛，向洪濤的大江

擲拋。

東台中學
孫家驥

攬起手來，

衝破那牢獄之門！

呀！前面是青天白日，

你們將做世界上的主人！

我的家

唐英偉

一片雲霞，
一朵鮮花，
我在這下面走過，
想着我的家。

那是一個美麗的城，
那是我的快樂的家，
我有親愛的哥哥和姊姊，
也有我愛慕的麗伽，

在很遠很遠的，
一個小城裏，
那裏有我的家，
那裏有一片雲霞，一朵鮮花。

我愛的麗伽呀，
在去年的暑假，
她卻已出嫁，
我也離了家。

霞飛路上

蔣曉光

點點街燈迷茫，
在這深長的深長的霞飛路上；

歡悅從腳步聲裏消逝，
悲哀爬入了創痛的心房！

女郎底一雙灼熱的媚眼，
隨着我孤獨的背影徬徨！

謹獻於芳姑娘之前

在天涯竟有個未嘗過戀愛滋味的人，
他底赤誠的心呀，時刻向着異性飛奔；
那是多麼苦惱呵，得不到安慰和撫愛！
祇空辜負了滿腔青春的熱血向誰噴？

姑娘呀，不知你會否覺察？他已愛上了你！
他爲你那秋波傾倒，笑渦醉了，醉了！啊，
你是那樣的美艷婀娜，像白玉般純潔，
他願長跪於你脚前要求：賜我以愛吧！

記得有一次是你獨自在郊野上徒步，

落葉發出低低的嘆息，
在這幽靜的幽靜的霞飛路上。

南京成美中學 夏仁麟

對着桃李芬芳儘低唱那心琴情狂曲；
那時喲，花鳥無語，都俯首靜聆這清音，
誰知還有他亦追隨芳蹤綻花鳥多情！

在一個皎潔的月夜他曾吐露過私意，
可是你呀，祇輕微的一笑說：「儂羞也未？」
這輕微的一笑呵，是拒絕呢抑是願意？
但他那顆枯萎的心上已若甘露淋漓！

從此他始明白了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前途的光明燦爛，發展正未可限量！

他祇努力充實他底學識和鍛鍊體魄，
爲的是什麼，姑娘可知道？「在得你底青盼！」

可是你那最後的答覆呀，怎不使他心傷？

是那樣的輕淡的一句：「哼，我已有了情人！」

一盆冷水無情的從頭頂直澆到腳跟，

他已墮入暗黑底深淵萬丈，神志迷昏！

自殺，自盡？怎樣去了此失戀後的餘生？

但馬上又是一縷思潮浮上他底心頭，

想到了你，他真不忍隨便送掉那身軀，

覺得有線光明還在他的面前微顫！

這一線光明的希望呵，已漸漸的擴張，

青春的懺悔

聽說他底情敵已病重在牀，——旋即夭亡！
他底死去的青春又燃起了火燄萬丈，
熱血呀，像大海中的怒潮般洶湧澎湃！

姑娘哟，這以前被你遺棄過的可憐人，

又日夕在緊緊的在追隨你的芳蹤！

他祇有一個願望，這唯一的願望呵，是：

被你遺棄的可憐人可否再作你底情郎？

他祇祈禱，祈禱在天父之前，呵，上帝！

保佑她快快答應了我這唯一的要求！

那是多麼苦惱呵，得不到安慰和撫愛！

祇空辜了滿腔青春的熱血向誰噴？

廈門大學附中

冰

輪

這是華燈乍上的黃昏，
胭脂色的美酒溫醇，
優美的背影掩映電光。

音樂開始了，
光滑的地板在響，人影流轉，
合着悠揚的節拍。聲色華光，
蕩漾着我的醉魂。

夜靜了。酒闌人散，狂燒的熱情冷凝了，
我離開舞榭的中央，
街燈疎落，閃着光芒，
大地已在暗雲中埋葬，

午夜時分

濃暗的松林深處，

昏迷沉醉後的情態是無量的哀傷。

寶貴的年華，黃金的青春，
消逝在迷離後酒影電光中，
輕綿旖旎的洋曲，
粉紅色的歡情幻境，
掩沒在笑謔的喧聲裏。

我是個失卻靈魂的青年，
再不能將玫瑰花埋在狂醉中，
歸來吧！我的靈魂，
歸來吧！我長醉的青春。

林清遠

我寂臥在橫石之上，

寒冷的海風頻吹，
幽邃的松濤浮響。

明月悄然照入林裏，

縱橫的樹影迷離，

映出我夢樣的舊情，

悲涼透入我的心意！

松隙漏出幾點疏星，

小詩五首

晚風輕吻着浮雲，

夕陽羞得臉紅了，

默默地躲向青山背後。

風號燈昏的當兒，

夜已闌了，

我孤獨的懷思悲傷，

那湮沒了的梨花歲月！

哦，有一段隱情呀，含蓄在我的心腸，

繚繞着千萬縷的情絲，

我悽愴的躑躅着，

在灑满月色的山徑上。

王天佑

聽鄰家牛在曼聲哭了，

我欲低泣呵！

誰能夠數清我心之傷痕呵，

新的重重襲來，

舊的那麼深刻。

人生的戰場上，

有幾個高唱凱歌的勝利者呢？

向何處去 [獨幕劇]

把遮在觀衆眼前的一塊布即所謂幕的掀開，能看見的是：

一間出十二小時氣力拿一小時工錢的人底臥室；不，飯廳；不，廚房；不，會客間；不，不是，是他底、他們的家。

你想得到這是在握着全國經濟中樞的一大都市裏麼，一切是零亂的污穢的卑下的，這裏邊沒有一件東西能夠出來地首先映進一個生疏的闖入者底眼簾裏，牠們都是一般的破舊，一般的灰暗，和在最貧苦

莫擊吧，你深宵之寒柝，
人們都在夢中喲！

袁亦偉

的村裏差的不多。

二張牀是屋中惟一耀目的傢具吧，但是這牀，兩條板凳攔一塊板的牀，沒有豐富常識的人是不認識的。一張較大的放在右邊，一張小的，放在牠底對面。

小窗開在中間壁上，糊着報紙，一年大概難得幾回開閉的。窗下，是一張舊半桌，桌上放着瓶罐等廚房裏的用具。

屋正中放着一張舊方桌和二條破凳。小鋪上面被頭零亂地堆着，曉得牠主

人從早上起來之後就沒有碰過牠了，牀頭有付行灶，上邊放着一只小鍋。幾塊木頭，豎在牆邊。

壁上掛着雜物，如手巾和洗了的衣服，路上拾來的舊月份牌等等，是全室僅僅的裝飾品了吧！但是在牆上空着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從報紙上剪下的廣告畫，運動員，明星，名媛及其他。

支撐着全室交通的門，是開在左邊的

人物

阿森 四十歲的年紀，五十歲的外型，

工人的服裝。

阿森嫂 都市病的患者，咳嗽，面色慘白。

柳大爺 四十左右的年紀，有二分之

一的殘酷性和二分之一的同情性。穿長衫。

阿實 農村裏的農夫，都是二十多歲。

阿成 張二嫂 女工樣子的鄰人。

黃先生 工廠裏的職員，二十幾元的月薪，穿五六十元一身的西裝。

小順子 是不出場的青年工人，阿森的兒子。

時代

是還沒有過去的現代。

幕啓時，阿森嫂朝着裏躺在牀上。阿森坐在她對面小牀的牀沿上，低頭沈思，臉上充滿了悵鬱的氣分，一聲不響地。沈默片刻。

阿森嫂 (後簡稱「嫂」) 唉! 唉! (翻了翻身)

阿森 (後簡稱「森」) 不舒服麼? (由沈思裏

醒來)

嫂 唉!

森 怎麼樣? 不舒服麼? (站起來)

嫂 不! (略停) 渴得很, 給我倒點水!

(阿森從半桌上拿了隻飯碗, 注滿了白水)

森 喝麼?

嫂 讓我坐起來喝, 你扶我起來。

(阿森把阿森嫂扶起來, 把水遞給她喝了)

嫂 睡得滿身都痛了, 把那條被拿來給我靠靠,

坐一忽兒, 人也許好點。

(阿森把小牀上的被拿來給她放在背後)

森 成了吧? (嫂點了點頭)

嫂 你又在想心事了吧?

森 也沒有什麼想的, 反正這麼回事, 事情到也

到了這種地步了。

嫂 天也不照應, 斷命病又擦在一起。

森 又不是你自己愛病, 病生了又有什麼辦法

呢? 我老早跟你講過了。

嫂 那末既生了病, 就讓我死了乾淨, 省得做你

們的累贅。

森 快別又這樣講, 就是咱養不了你不養你, 小

順子不也該養活你做娘的麼。

嫂 小順子年紀還青, 掙又掙的不多, 怎麼能養

一家子呢!

森 不過現在只有他還在掙錢了。(略停) 自

己年紀並不老, 只要再找到工作, 咱們是還

要活的。

嫂 唉!

森 他媽的, 又不是工作的不好, 又不是犯了廠

規，憑空的廠倒了，自己就因着失業了。雖說丟飯碗的不是我一個人，我可是廠裏有名的好手，能幹手呀！跟着他們那班草包一起丟飯碗，心裏可真不自在。

嫂 好啊，你不會去找找認識的人麼？

森 （搖頭）認識的工頭，還不是跟咱一樣失業啦！有幾個在別家廠裏的，我早去聽過他們十來趟了，可是他們總說不添工人，就是廠也不曉得在什幾時候要倒啦，過幾天去，這樣說，隔幾天再去他們還是這樣說。看樣子也真是真情，大前天上康裕廠去，親眼瞧見一百多個被迫停工的工友圍着康裕廠大門在懇求恢復他們的工作。可是廠家卻把鐵門都關上了，到晚上碰見李大叔，他不是在康裕裏做工頭的，說這些工人都是被緊縮了的。廠裏不但沒有法子容納他們，並

且還豫備停多少人的工啦，還聽他們賬房裏先生們說，要是市面上生意不馬上有起色的話，廠也馬上就得關門了。

嫂 世界真像反了，從前的廠不是只有一家家

的開起來，作工的總沒有找不到工作的。鄉下人瞧見作工有出息，就連着到城裏來尋工做，可也總不見有退了回去的。

森 可不是，打二三年前起就不興了。

嫂 不過前年咱們同村老德子出來還是給他找到飯碗的。

森 那還不是巧，正逢着一個倒運東西，給鐵條壓斷了腿，管工的頭兒又認得，就把老德子用進去了。

嫂 真是的，什麼事都得碰運氣。

森 咱失業也是運氣不好麼？

嫂 還不是運氣壞？

森 怎麼這樣巧這許多運氣壞的人碰在一起呢？

嫂 我想因為你們運氣壞，所以纔碰到一起了。森 也不該這樣齊整呀，千把人在一天都丟了飯碗。

嫂 (似乎是詞窮了，不答。)

森 什麼運氣不運氣，我們可不相信，而且要信也信不了呀，你看就是在運氣壞的，也不該這樣多，這里倒廠，那里關廠的。難道所有的人都運氣不好麼？再看，就是現在還有工作的人，也都提心吊膽地害怕着。

嫂 不錯，咱們小順子不是說廠裏也有這風聲麼？

森 這年頭就沒有一家穩固的廠。

嫂 謝謝老天，保佑窮人吧！別讓我們小順子出岔子纔好。

森 誰能擔這個保呢？

嫂 再求咱們祖宗有靈吧。

森 我想也總不至於的，假如他再一……啊！咱們便只有餓死了！

嫂 但求沒有這種事情。

森 (略停) 他媽的，這種日子我真不想過了，從前在永豐廠，咱也賺過二十塊大洋一月的工錢，那時候真有我的，真夠樂的。可是他媽沒有多久，爲了芝麻綠豆大的事情和大班吵一句嘴，就歇生意了。多虧劉大叔幫忙，馬上又在得利廠補上個位兒，纔算沒有喫空飯。現在又歇了，連吵嘴都沒有吵半句，可還不是一樣找不到第二只飯碗！我想我們真不該這樣安分的。反正沒有飯喫，一樣沒有飯喫，(愈說愈興奮了) 這樣當了一輩子工人，當了一輩子奴才，喫盡苦，喫盡虧，

結果只落得個餓死。廠裏邊只曉得賺不了錢就得關廠，可不管關了廠幾千人就得餓死，自然餓死的是工人，又不是他爹娘，關他屁事。（停）媽的，用得到咱們的時候，就咱們用不着咱們的時候，就一摔，什麼都不管了。他奶奶的廠家頂不是東西，開廠的我罵他絕子孫，（阿森越講越激昂，最後竟像他底敵人就在她面前似的。）

嫂

森

又動氣了，別講啦，好在天總不會絕人之路。（像沒有聽見一樣）媽的只曉得賺錢，賺錢，賺了錢我們可沒有半點好處，只落得一個說不定在那天餓死。他媽，咱們真傻，爲什麼這樣厚道，這樣不曉得自己的利害。他開了廠沒有咱們就開不成廠，咱們有了咱們這身子，可那處不能喫飯，（拍着胸）咱們太厚道了，拚着性命幫助了廠裏，可是叫廠裏把

咱們餓死。咱們別再跌下去了，咱們別再跌下去了。（阿森底感情像瘋了一樣。）

嫂

森

你別瘋呀！

什麼？我纔不瘋啦！我從前倒是瘋的，現在

我纔不瘋了。哈，直到今天我纔不瘋了。

嫂

我瞧你卻像瘋了一樣呢！（阿森沒有回答）

別生氣了，生了氣生意也不會找上門來的，

錢也不會有誰送上門來的，給我倒點水喝，我渴得慌！

森

（提壺倒水）水冷了，喫了不好，去泡半個子兒的吧。你有一個銅子麼？

嫂

（搖頭）沒有了，前天小順子拿了幾件衣服

去當了八毛大洋，買了六毛錢米回來，剩下

兩毛另用，到今兒早上，最後一個銅子泡開

森

水用去啦！
真的一個沒有了麼？

嫂 真的一個沒有了，就爲了這個小順子不是

說今天到廠裏去借工錢麼？可是他上禮拜
就豫支過二個禮拜的工錢了，今兒廠裏不
知道准不准借呢。

森 唉，真是的！那末去賒半籌水罷。

嫂 別去了，就是涼水將就一次拉倒了。

森（把水倒給她喝了）坐多了累得很，還睡一
忽兒吧？（阿森嫂首領之，他把她扶躺下去。）

門聲響，阿森站起來問。

森 誰呀？

門外聲 有人在家麼？是我。

森（開門，柳大爺進來）我道是誰，柳大爺，您

好啊？請坐請坐！

柳大爺（後簡稱「柳」）不用客氣，阿森，怎麼

說呀？

森 柳大爺，是房錢吧？

柳 不是，我來找你幹媽？

森 嚇，嚇，是的，大爺，您是明白人。

柳 怎麼？又是沒有！

森 您瞧咱們家裏生了病，一總有二十多天了，

連醫生都沒有請過一次。

柳 誰叫你們不請呢？

森 我們也很想請個醫生，不過……

柳 不過沒有錢，是不是？

森 柳大爺真是曉得咱們窮人苦處的，您瞧她，

自從病了，就忍着忍着不請醫生看，總算天

照應沒讓閻王爺把命要了去。一睡二十多

天，不病的也折磨病了，要是有了錢請醫生，

早該好了，所以病犯在窮人身上就是死症，

大爺，您看我們連請醫生救人命的錢都沒

有，那裏有錢交房租呀，總請大爺鴻恩，遲延

幾天吧。

柳 這可不成啊！那里有住房子不給租錢的呢？

森 不是不給租錢，大爺，想遲幾天。

柳 房錢這個月不算進去就欠了三個月了，上

回來要過，說定一個禮拜之後準有，可是這

回來了，又是……？

森 大爺，實在沒有法子，從大上個月廠裏關門，

我歇了手，一家就單靠小的一個人來支持

了。自己滿打算能找個工作，不過到今天還

不見影子啦，找東西當罷，窮人都是兩個肩

膀扛張嘴，有什麼值錢的能當的呢？前天沒

有了米，就把眼前用不着的衣裳拿去當了。

到今天連她想喝熱開水的銅子都沒有了。

柳 房錢不付是不成的，人家憑什麼不要錢給

你住房子呢。

森 咱實在不是想白住房子，實在因為歇了手，

沒有進賬，飯食都支持不住，大爺，您明白。

柳 老實講，你們也不該這樣使我為難，是不？

也不過是幫人家收租的人。

森 是，是，大爺我曉得。

柳 要是這房子是我的，我能作主，就讓你們白

住都沒有什麼，可是我們東家可不興，住了

他的房子就得付房錢，不給房錢就得搬家，

欠了房錢不給就得坐牢。

森 是，總得請柳大爺照應，向東家老爺那邊講

個情兒，再通融半月。

柳 又是半個月，哼！

森 大爺，實在沒有辦法的事情。

柳 我去跟你們去講是沒有什麼，不過昨天東

家說過他不能讓誰再多欠一個月以上的

房租了，他瞪着眼睛直了喉嚨地罵，你們反

正受不到，我受了這冤，可找誰去呀！

森 柳大爺善心呀！我們不是不曉得您老的苦

處，你是修福修壽囉，下個月總想法子交清，再不使您老爲難了。

柳 收來的房錢，我連一個大都裝不進腰包，這是拿了工錢沒有法子。

森 柳大爺，我曉得，我曉得，哦，您用煙不，讓我去煙紙店賒一包您抽。

柳 不用啦，我自己有。

森 您別客氣呀，唉，這世界窮人實在沒有法子過了，工廠這家關那家倒的，柳大爺。

柳 嗯，市面上受打仗的影響，水災的影響，實在太不成了，又加上東洋貨花旗貨，大英貨，像潮水似的運進來，人家的東西又便宜又好看，大家都愛買，因此在市面能銷的只有他們洋貨了。咱們中國的工廠本錢不大，出貨不多，賣價不能不大些，又經不起洋貨的排擠，跟不上人家，就接二連三地倒下來了。

森 咱們窮人可就了不得了。

柳 就是開廠的也是一樣了不得。

森 總比咱們窮人好多了。

柳 唉，聰明的會想法子，就比你們好點。

森 是呀！有錢的有法子就能辦，咱們可就是想出法子來也幹不了的。

柳 那也瞧你想的是什麼法子了。

森 柳大爺，我們房東老爺家開的大綸紗織廠不也關了麼，可不曉得他打算再開麼。

柳 要能再開工，也就不倒了，現在還不是在想別的法子。

森 可不知他想什麼法子。

柳 昨天在東家那邊聽見他和他少爺在計劃把這里他底幾十畝小房子產業，都拆了，造個遊藝場，裏邊有回力球，跑狗場，高爾夫球場，跳舞廳等等，將來是全市頂大的俱樂部

了，所以你們的房錢他急於要收齊了，好叫你們在一個月裏頭搬家。

森 天喲，搬家，搬到那里去呀，柳大爺，這是真的麼？

柳 真不真可不知道，不過他還沒有正式對我講過。

森 哦，那，那也許不成爲事實的罷！

柳 那也許是了，我還有事去，告訴你把房錢豫備好了，下次好給我，省得我中間人爲難，說不準他生了氣，叫警察來向你收啦。

森 是了，大爺，爺，嚇嚇，您再坐忽麼？

柳 不了。

森 大爺您慢請。

森 找錢的方法，能想到的都想過了，還找不到一個大錢，可是用錢的地方卻一舉手一動

脚都要錢似的，一件件緊迫着來了，房錢一帶就是三個月，連覺得都沒有覺得，上回付房錢還不像是昨天似的，要不是來催，是真想不到的。柳大爺人總算好，一趟趟來了好幾次，又沒有多大脾氣，可是咱也不該給他太爲難了，想什麼法子把房錢付了吧。（忽然變爲激昂，憤怒）他媽的，出大洋錢住你房子，照顧你生意，還要受你底氣，真可恨。爲了造什麼烏俱樂部，你就能把住着人的房子拆毀，出房錢給您的房客趕走麼？咱們是出了錢買個沒有地方住了。咱們真獸呀，房錢咱不給了，瞧你把咱怎麼辦，這麼豬窩似的一間破房子就要五塊半錢一個月，一準不給了。搬家好了。

森 （柳大爺下，阿森見他走了，又像瘋了。）
可是阿森是沒有覺到的。）

嫂 搬那兒去不是一樣呀！

森 我總氣不過住在這裏。

嫂 搬家又得錢，這錢上那兒去找呢，

森 總有法子的罷。

嫂 有法子找來，還得付房錢啦。

森 唔，唔，錢上那兒去借呢，又沒有工廠能進。

嫂 你有心思想搬家的錢，還是想想法幫幫家

用的吧！

森 唉，窮人是連氣掙不了的，還等人家來趕了

再搬罷，我說明天我去拉車。

嫂 你別做夢啦，車呢？

森 車行裏租去。

嫂 這麼便當，你找那家鋪子保您呀？

森 噫，（是難住了）

嫂 就算鋪保有了，你可認得這許多街道，這麼

大地地方，上千累萬的街道，你連五條街都

認不得，還拉什麼車子，夢醒罷。

森 唉，只有做強盜去，人家還說連手槍都不會

放啦！

嫂 咱們是一點法子都沒有了。

森 我算把法子都想盡了，

嫂 小順子把工錢借回來還不夠一個月房錢，

森 這種日子

嫂 怎麼及得從前在鄉下的日子呢，

森 真的，那時候家道雖然不好，可是一年飯米

總算用不到發愁的。房錢不用出，是住自己

的破房子。

嫂 那時候我身子也不常病，能幫你在田裏做

做。

森 每天總有些空閒的功夫，晚上還常打點老

酒喝喝，跟街坊談談天什麼的，比起現在來

可不能說了。

嫂 可不是，不管怎樣，總不用三五天買一次米呀！

森 每頓飯的菜，不是從自己園子裏地上去拔棵菜回來，就是自己去河裏捉來的魚蝦。

嫂 可是現在喫着半毛錢一斤的蟲蝕青菜啦！

森 雖說一年不會多幾個錢，可也不用去借貸。多，不多，現在當着錢換米喫的衣裳，還是那時候做起來的啦。

森 噯，是呀，咱們爲什麼又出來了呢？聽人說外邊做工好賺錢，等出來了，先幾年是不差，有幾個錢的，可越來越不是，房子貴了，東西貴了，掙的就不夠用了，到現在一切都貼光了，還常常討氣受。

嫂 我看在這里等也不見得有出息，還是回鄉下種地去罷！我只求像先前那老樣就好啦。

森 啊！（一種光明照耀着阿森了，使他恍然悟

適似的，喜極了）好主意！好主意！我們是要回到鄉下去，在這里過不了日子，等小順子回來跟他商量一下，我們一準回鄉下去，在這里咱們過不了日子，我們非回去不可。是囉，慢慢地來，回去了總能積幾個起來的，小順子年紀也到把了，該給他找房對勁親事了。

森 那可不是咱倆分內的事，不給他辦了這件事，咱倆的事情就沒有了，不過這都是後事，我們先得想法了結這里的家常再說。

（又有打門的聲音，兩人停止談話）

森 誰哪？

門外聲 阿森哥！你們有鄉親來咧！

（阿森開開門，張二嫂領着兩個典型的農夫進來，他們都背着衣包和鋪蓋）

張二嫂 這二位來問信，我就給你領來了。

森 謝謝你，張二嫂！

張二嫂 別客氣，(下)

森 (望二人面呈驚異之色) 你倆不是阿成

和阿寶麼？

阿成 (後簡稱「成」) 是的，阿森叔，叔我是阿

成，他是阿寶。

森 你們怎麼會來的？你爹好麼。

成 我一問信就問到那位嫂子，勞她就把我倆

領來了。

阿寶 (後簡作「寶」) 我們幸虧打聽到這位

嫂子，不然現在還不知道在那兒問信呢？牀

上的是阿森嫂子麼？怎的，是不舒服麼？

嫂 是阿寶麼？你跟阿成怎麼來的呀？我病了二

十多天了，你媽都好吧？

寶 謝謝您，她很好。

成 我們前天乘便船到××，今朝早上乘頭班

四等車到的。火車走的真快，飛也似的。

森 頭一回乘罷，這里還有電車和汽車啦！你們

來的路上沒有瞧見麼？

成 是那有兩節的罷？

森 是了，那是電車，還有嗚嗚會叫的，就是汽車。

成 都走得像飛，鄉下小火輪都比不上。

寶 小火輪差遠啦！

森 你們沒有看見東西多着啦！慢慢瞧吧！多玩

幾天之後咱們一塊回鄉下去。阿成，不瞞你

們講，你們阿森叔在這里是住夠了。你們來

得真巧，一塊回去有伴兒。

(阿寶阿成均大驚異，不知所措。)

森 難得來的，好好地玩他兩天。回去的時候，我

們可以一塊回去！

成 阿森叔怎麼？我們……是……不回去了。

森 (大驚) 怎麼？你們不回去？爲什麼不回去？

寶 是的，我們不回去。我們是來作工的。

森 (不明白) 來作工的？

成 是來作工的。

森 你們在鄉下種地不好麼？到這兒來做什麼工？

成 我們再也不下鄉種地了。我們要出來找飯喫。

寶 在鄉下只有餓死，只有討飯過活了。

森 別傻了，這里遠不如鄉下，遠遠地不如鄉下。

成 鄉下，這幾年是把我們受夠了，水災，蟲災，兵災，像在石子裏找油一樣把我們逼得乾乾淨淨。去年收成豐了，理應把從前賠的本補上了，可是他媽的米就不像是米了。一石只賣到三塊四塊，還怕沒有米店要。糧販，米串，田賦，田稅可一樣不能少，米留着，不賣給米店裏就沒有錢還糧，沒有錢還債，賣了吧。

二三十石米只賣得幾十塊錢。還了糧，還了債，就全完啦。一家好幾口人，一年就沒有法子。

過了去年一年，把自己贖下的地賣去了一半，纔算過了年，今年再用血汗去種地，收成還不差，可是米價一點都不漲。今年跟去年一樣，還得賣了地，纔能過日子。

今年賣地，地價只打四成都沒有人要。

去年有地賣，喝了一年粥，今年算他還能賣田，再喝一年粥，明年沒有了地，就連粥也喝不成了。

森 不會有的事，我不相信。鄉下種地總要比城裏好。

寶 種地的，照這樣下去，只有餓死，只能灌涼水過日子了。

成 鄉下人都拚命地向外跑了。我們瞧鄉下實在沒有法子想了。所以纔上城來找工作的，

我們在鄉下過不下去啦！

森 不興，不興！這是不興的！你們怎麼到這里來找飯，這里有的是餓，是飢，是失業。

成 您別哄我們了。給我們倆介紹介紹罷。我爹叫我倆來找阿森叔提拔提拔啦！

森 唉呀！我告訴你們，我在這兒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事情了。工廠吧，只有倒的，沒有開的，只有停人的，沒有招工的。現在喫盡當光，什麼法子都沒有，只等死呢。

成 怎麼這……

森 一點沒有錯，到這里城市來找飯喫是做夢。

成 這……這……

森 這是千真萬確的，在這里一點生機都沒有的。

寶 找不到一點工做的麼？

森 一點也沒有！有了我早就去做，你們現在也

看不到我了。

成 要……要……要是真的，那怎麼辦呢？

森 沒有別的辦法。我想過，只有回鄉下種田去，

現在只有這個辦法了，這纔是我們底生路。阿阿森叔！那不，不成，那邊只有餓在等着咱們呢！

成 啊！

寶 不能去，不能回去！我們受夠了苦處纔出來的。

森 那末我們不回老家，上別處鄉下去。

寶 阿阿森叔，在中國的鄉下，那里都是一樣的啊！

（此時門口忽現一人）

黃先生（後簡稱「黃」） 這里是顧阿森家麼？

森 是的，您找誰？

黃 顧阿森在家麼？

森 （驚異）什麼事，先生！我就是阿森。

黃 你就是顧阿森！很好很好，你們顧小順在廠

裏不留神被機器壓斷了手臂。

森 (大驚) 啊! 什麼?

嫂 (在牀下) 啊! 天啊!

黃 現在送在紅十字醫院裏, 你們可以去看他。

這是廠裏賞你們的醫藥費, 三十塊大洋, 以後顧阿順也不用來廠裏了。

森 什麼? 手臂給你們壓斷了!

黃 是的, 他自己不留神給鐵輪子碾斷的。

嫂 天啊! 我們兩口子可完了! 也不用活了!

黃 因為廠裏可憐你們, 所以賞你們三十塊錢。

森 什麼? 一個人殘廢了, 只給三十塊錢, 就了事麼? 不成。咱和廠裏去打官司。

嫂 我也把這條老命拚了。

(她從牀跳下來, 但是被阿成又扶上

去, 坐在牀沿上安慰她。)

阿成 阿森, 你是病人, 別這樣興奮, 安靜些, 病好

了什麼事都好想法子。

嫂 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

黃 (冷淡地, 面前慘事不關他一點點, 假如說他

也是和別的人一樣的, 那簡直是疑問。) 你們愛打官司, 廠裏也等着你們呢。

森 沒有皇法了, 一條命只值得三十塊錢, 咱們

和你到巡警局去評評理看。(說着去抓黃先生。)

黃 咄, 別亂碰人家衣服, 有怨氣也別跟我講。到

廠裏去說吧。三十塊大洋還嫌少, 老實說, 這三十塊錢也是瞧你們可憐纔賞給你們的,

不然一個大都沒有。你愛打官司, 廠裏請着現成的律師在等着你們啦, 準跟你們應酬

的。

森 (喘氣地) 一個殘廢了, 只給三十塊錢了事,

人家年紀青青還要活一世啦!

嫂 (呼天搶地的) 我把老命拚了, 不打這場

官司, 怨氣怎麼出呀!

黃 (冷笑) 打官司不要緊的, 儘去告廠裏好了。

不過我自己也可憐你們。勸你們一句話, 你們愛聽不聽; 我問你們有多少錢豫備和廠裏打官司呀? 唔?

森 (不出聲)

黃 怎麼不講話呀? (略停) 對不住! 我沒有功夫等你, 這兒是廠裏賞你們的錢。(把一疊鈔票擲出去。阿森沈默半天, 頹然伸出手去接了。)

黃 咳, 這纔是明白人啦! 咱們回頭見。(黃先生臉上含着辦事敏捷和勝利的微笑, 下。)

嫂 我不要這條老命了! 小順子啲……

(阿森不出聲, 呆住, 阿寶扶他坐在桌旁長凳上。)

成 (搖頭嘆息) 唉, 可憐呀! 小順弟。

寶 (搖頭嘆息) 啲, 是多麼可怕呢!

成 (從阿森嫂牀沿上站起來) 我們怎麼辦呢?

森 (又恍然而且明白了似的) 你們, 你們回鄉下去, 在這里這麼容易死的, 我們也要逃回去的, 等小順子出了醫院。

寶 不, 那里也不見得能去。

成 鄉下人的命也同樣的危險, 不是餓死, 就是被兵匪打死!

森 (大聲地) 那末你瞧見這里的了!

(三個人都像石像似的呆着, 也不做聲。在阿森嫂底微弱的哭聲裏, 幕漸漸地落下來了。)

(完) 一九三三年在蘇州。

開明青年叢書

中學各科學習法 巧尊等 精本一元七角

給青年的三封信 朱光潛 四角五分

談美 (給青年的) 朱光潛 五角

西洋名畫巡禮 豐子愷 精本三元二角 平本二元六角

西洋音樂楔子 豐子愷 精本九角 平本六角

孩子們的音樂 豐子愷 五角

化學奇談 顧均正 九角

動物珍話 賈祖璋 四角

航海的故事 劉虎如 三角

邏輯例解 秦仲實 六角

我們的身體 胡伯愷 五角

數學的園地 劉薰宇 四角五分

世界之童年 黃素封 卽出

社會科學講話 祝伯英 卽出

人類史話 陶秉珍 卽出

少年科學大綱 胡伯愷 卽出

探險生涯 李述禮 卽出

南極探險記 胡仲持 卽出

開明書店出版

物刊的力勞而益利切一生學中為

中學

中等教育的後援軍隊

中等學生的課外導師

主編者 金仲華 夏丏尊 葉聖陶 顧均正

特約撰稿人

清人	自建	朱周	侯同	鞠予	王周	祥彬	伯雲	王宋	燾帆	光春	方谷	金潛	巴光	朱林
之愈	予息	明張	劉學	愷子	董子	豐子	逸六	謝六	鐸振	鄭振	錫彬	章傅	盾標	茅克
予養	琴叔	壽顧	白壽	顧愷	子豐	董子	豐子	謝六	鐸振	鄭振	錫彬	章傅	盾標	茅克

本誌全年	共出十册	一月六月	為特大號	七月八月	停刊零售	普通號每	册一角八	分郵費二	分特大號	每册三角	六分郵費	四分預定	全年一元	八角本國	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	一元五角
------	------	------	------	------	------	------	------	------	------	------	------	------	------	------	------	------	------

總店 上海 福州 路第 八十 五號 開明書店印行 分店 南京 廣州 北平 漢口 長沙

開明少年英文叢刊

張沛霖 李未農等註

已出廿冊 每冊二角

本叢刊選取世界著名少年文學，如安徒生、格林、托爾斯泰、王爾德等所著童話及天方夜談等，注音釋義，供初級中學學生及同等程度者自修之用。注音採用牛津字典音標，不但單字逐一注音，對於成語和全句的讀音亦往往完全注出，以表明音之轉變或省略，和全句的語調。釋義不但解釋單字的意義，並且注明單字在全句中的意義，使讀者於明瞭一字的字義之外，並能諳習此字的習慣的使用法。已出各冊書名列舉如下：

三	高加索的俘虜	奇馬記	獵熊記	快樂王子	航商辛巴	星孩	幼主	阿寶哈森	伊里亞斯
姊	姆指	人魚	白	旅	醜小	忠僕	飛	樂	賣火柴的女兒
妹	麗娜	公主	蛇	伴	鴨	約翰	箱	園	
金									
鳥									

分店

南京 廣州 北平 漢口 長沙

開明書店

總店

上海 福州 路第 八十 五號

K209

8,051

民國廿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藝文生學中三三九一’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照善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路〇八五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橋梅竹斜街長沙南陽街

82
500072



九角